（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三十九）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三九〕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冷廬醫話 〔清〕陸定圃 著

柳洲醫話 〔清〕魏玉横 著

鸖塘醫話 〔清〕張景燾 著

先哲醫話 〔日〕淺田惟常 著

原 编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閲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値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尙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値，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値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清〕陸定圃 著

冷廬醫話

中國醫學大成

冷廬醫話提要

清、陸以湉著。以湉字定圃。桐鄉人。先生前有冷廬雜識。刊印行世。識中所採醫學家言。正復不少。又著再續名醫類案十二卷。吾越何氏尚有鈔藏。至今尚未刊行。惟冷廬醫話五卷。烏程龐元澂於光緒二十三年刊行。其卷一、首論醫範、醫鑑、愼疾、保生、愼藥、求醫、診法、用藥。其卷二、論古人、今人、古書、今書。卷三、四、五、論病。則專以辨證爲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原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自序謂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裨於世也。爰爲重校圈點付印。

自序

醫理至深。豈易言哉。抑自軒岐以來。代不乏人。既已詳且盡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學疏識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於言乎。雖然。言必窮乎理之奧。則誠不能以幾及。若惟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於是涉獵之餘。隨筆載述。聊以自娛。意淺而辭瑣。殆所謂言之無文者歟。夫言之不能文。猶之可也。言而或悖於理。則言適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當代君子教正焉。

咸豐八年十二月陸以湉書於杭州學廨之冷廬

冷廬醫話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一

醫範

徐氏醫統云。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卽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卽今修養家導引按摩[illegible]納是也）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者可祝由而已卽今符呪禳禱道教是也）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類經云。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曰婦人。曰傷寒。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傳。二說微不同。而太醫院所設十三科。則與類經之說同。詳見明史。余按近有專業耳科者。是又

在諸科之外矣。

錢塘名醫金潤寰塗珂。治極難險症。從容處之。常云。古之名醫者。曰和曰緩。倉遽奚爲耶。此語可爲俗醫鍼砭。

五世之醫。北齊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國朝有陳治。人華亭三世之醫。宋張杲、陳自明、倪維德、陸士龍爲最著。近代亦多世其業者。青浦北簳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張子和云。古人以醫爲師。故醫之道行。今以醫譬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恥而不學。病者亦不擇精粗。一概待之。常見官醫迎送長吏。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師傳遂絕。吁。醫官馬前唱喏。乃以爲可羞乎。今之官趨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於此者。而況於醫乎。山陰陳載庵爲其邑令治病獲瘳。將薦之上司。使爲醫官於郡中。力辭。將著之勳籍。使棄醫而爲官。又力辭。此真過人遠矣。

醫人每享高齡。約略數之。如魏華陀年百餘。吳普九十餘。晉葛洪八十一。北齊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許智藏八十。唐孫思邈百餘。甄權百三。孟詵九十三。宋錢乙八十二。金李慶嗣八十餘。成無已九十餘。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原禮

八十二。汪機七十七。張介賓七十八。近代徐靈胎大椿七十九。葉天士桂八十。蓋既精醫學。必能探性命之旨。審頤養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葉天士治金某患嘔吐者數年。用泄肝安胃藥年餘幾殆。徐靈胎診之。謂是蓄飲。爲製一方。病立已。（見徐批臨證指南）薛生白治蔡輔宜夏日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然。口目皆閉。六脈俱沈。少妾泣於傍。親朋議後事。謂是痰厥。不必書方。且以獨參湯灌。衆相顧莫敢決。有符姓者。常熟人。設醫肆於楓橋。因邀之入視。符曰。中暑也。參不可用。當服清散之劑。衆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其塾師馮在田曰。吾聞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試之。皆以爲然。即以葦管灌之。果漸蘇。符又投以解暑之劑。病即霍然。（見徐晦堂聽雨軒雜記）夫葉薛爲一代良醫。猶不免有失。況其他乎。知醫之不可爲矣。然如符姓。素無名望。而能治良醫誤治之疾。則醫固不可爲而可爲也。

震澤吳曉鉦茂才。（劍森）言乾隆間。吳門大疫。郡設醫局以濟貧者。諸名醫日一造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腫。徧體作黃白色。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診其脈。揮之去。曰。水腫已劇。不治。病者出而葉天士至。從肩輿中遙視之。曰。爾非更夫耶。此爇驅蚊帶受毒所致。二劑可已。遂處方與之。薛爲之失色。因有掃葉莊踏雪齋之舉。二

人以盛名相軋。蓋由於此。其說得之吳中醫者顧某。顧得之其師。其師蓋目擊云。

徐靈胎名醫不可爲論。謂名醫聲價甚高。輕證不即延治。必病勢危篤。醫皆束手。然後求之。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辭去。猶可免責。若猶有一綫生機。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此蓋現身說法。猶爲真名醫言也。若獲虛名之時醫。既無實學。又切貪心。凡來求診。無不診視。其以重幣招致者。臨證猶或詳慎。鄰近里閭之間。尋常酬應。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經心。余昔一弟一子。皆爲名醫誤藥而卒。（弟以灝中秋節玩月眠遲。次日惡寒發熱。誤謂冒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味。致內陷神昏不知。實伏暑證也。子寳章內風證。誤謂外風。而用全蠍牛黃等味致變）由於匆匆診視。不暇細審病情也。是以爲名醫者。當自揣每日可診幾人。限以定數。苟逾此數。令就他醫。庶幾可從容診疾。盡心用藥。不至誤人性命。

揚州府志謂鄭重光之醫。克紹吳普、許叔微之脈。其不在滑壽下。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儀徵續志雖入方技。而但以泛辭譽之。太史公爲扁鵲司馬季主作傳。必詳述其技。蓋人以技傳。不詳其技。不如不錄其人也。此論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

人爲醫家作傳。往往以虛辭稱揚。不能歷敘其治驗。即敘治驗而不詳方案。皆未知紀述之體裁也。

王葑亭先生友亮作葉天士小傳。謂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即往執弟子禮甚恭。既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衆美以成名。善哉轉益多師是我師。藝之精不亦宜乎。

紹興府志載山陰金太常蘭之祖輅。精保嬰術。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餘。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襚惠耳。又山陰孫燮和志切救世。專精岐黃。就醫者不論貧富。詳審精密。檢閱方書幾廢食寢。此皆可以爲醫者法也。

醫非博物。不能治疑難之症。略舉二事以證之。粵東呂某女。爲後母尹氏所忌。佯愛之。親爲濯衣。潛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漿糊女衣袴。女服之。搔癢不止。全身浮突。酷類麻瘋。延醫療治。經年不瘳。問名者絕踵不至。將送入瘋林。呂不忍。復請名醫程某治之。程察脈辨色。見其面無濁痕。手搔肌膚不輟。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滌之。漿澄水底。色黃黑而味烈。程曰。樟屑舂粉。壞人肌肉所致。此必爲浣

衣者所藥。非瘋也。棄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呂詢得其情。遂出尹氏。事見東莞歐蘇靄樓賸覽

余戚王氏女。徧體紅瘰。痛癢不已。飲食爲減。延醫視之。以爲瘡也。治數旬不愈。後延名醫張夢廬治之。審視再四。曰此必爲壁蝨所咬。毋庸醫也。歸閱帳枕等。檢棄壁蝨無數。果得瘳。

醫鑑

臨海洪虞鄰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經紀人。勞苦嘔血數升。延醫視之。用川連、人參、大黃。余詰之曰。既補矣。又瀉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穢血未淨。故瀉之。余曰。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藥。老米粥厚滋味。令寢食數日。不一旬而強健如故。蓋勞苦之人。未嘗享有飲食之美。數晨夕之安。得此勝於良藥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輿夫素無疾。忽腰痛肚飽不食。醫進以大補藥。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氣喘且死。翌日醫復視之曰。此中鬼箭也。藥物無所施。亟宜禳遣。余歎曰。奈何嫁罪於鬼哉。是中寒傷食者。飲以祛寒化食兩大劑。第三日其人擡轎如故。書之以告世之誤信庸醫者。余謂誤信庸醫。由於不諳方書。不能不求援於醫耳。所可恨者。爲醫而不深

究醫理。強作解人。以致誤事而不自知也。

吳郡某醫得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奉爲秘本。見其屢用麻黃湯適治一女子熱病無汗。謂是足太陽表證。投以麻黃服之。汗出不止而殞。蓋南人少真傷寒。凡熱病無汗。以紫蘇、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豈可泥古法乎。

朱子暮年脚氣發作。俞夢達薦醫士張修之診視云。須略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脉流通。先生初難之。張執甚力。遂用其藥。初製黃耆、粟殼等服之小效。遂用巴豆、三稜、莪茂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繼而大腑又祕結。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峰夢葬記詳載之。觀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藥也。

祥符縣醫生胡某操技精良。當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與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診之。胡謂此孕脉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識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視之信然。胡大駭暈仆。良久始蘇。歸病數月卽卒。胡之藝工矣。惜乎其不知顧忌也。（先祖秋畦公宰密縣時諗知此事先生祖母顧太孺人恆爲以儆言之）

近世醫者。能讀內經鮮矣。更有妄引經語。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

湯。覆杯則臥。云是厭勝之法。令病者服藥後覆盞几上。謂可安臥。治脚疔。引膏粱之變。足生大疔。以爲確徵。不知足者能也。非專指足而言。又有治癉瘧證。以陰氣先傷。陽氣獨發。爲已任編之言。蓋未讀內經金匱第見已任編有是語耳。疏陋若此。乃皆出於懸壺而知名者也。

醫貴專門。歙吳章侯太守端甫。撰花易簡良方中勸行醫說。言之甚爲切至。特錄之。古法行醫。各有專科。近見懸壺之輩。往往明日出道。今日從師。牌書內外兩師傳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無擅長。不過取門數之多。以博錢財。抑知賦質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恆被貽誤。曾見有人患風痧。醫視爲漆咬而誤用清藥。又有患火焰疔者。醫視爲熱瘡而誤用發散諸品。幾致不治。此皆不專門故也。可不慎哉。

蘇州曹某狀修偉多髯。醫名著一時。而聲價自高。貧家延請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字閨中。因病遣僕延曹。僕素憎曹。紿以女已出嫁。今孕數月矣。吳俗大家婦女避客。醫至則於牀幃中出手使診。曹按女脈。漫云是孕。翁大駭異。次日。延醫至。使其子僞爲女診之。復云是孕。其子褰幃啓袴視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誣我猶

可。誣我妹不可恕也。叱僕毆之。并飲以糞。跪泣求免。乃薙其髮。以粉筆塗其面。縱之去。歸家謝客。半載不出。聲望頓衰。太湖濱瘍醫謝某。技精藥良。而居心貪譎。往往乘人之急以爲利。鄰村某農母患疽求治。以其貧拒之。疽潰遂死。某憤甚。謝有拳勇。數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間。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謝以所製藥敷治將痊。怒某之剌己也。亟愬之縣。循例擡驗。縣官揭其衣用力重。衣開皮裂。冒風復潰而卒。某按律抵罪。後遇赦得生。此二人醫術皆良。乃一則以傲敗名。一則以貪傷身。皆可爲戒。故並誌之。

徐靈胎愼疾芻言曰。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況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謹愼。卽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眞可砭俗。近時所稱名醫。恆喜用新奇之藥。以炫其博。價値之昂不計也。甚至爲藥肆所餌。凡診富人疾。必入貴重之品。俾藥肆獲利。此尤可鄙。

揚州府志辨高郵州志稱袁體庵班案脈極捷。以爲醫之切脈以審愼爲工。捷於案脈。乃市醫苟且之爲。班斷不如是云云。吁。今之醫者。鮮不以捷爲工。卽延醫者。亦皆以捷爲能。盍深味此言。

南方有割蟷螂子之術。小兒蒙其害。徐靈胎蘭臺軌範詳辨之謂即拓乳法用青黛一錢元明粉三錢硼砂一錢薄荷五分冰片一分同研細擦口內兩頤一日四五次北方有割瘩之術。婦人蒙其害。兼及小兒。吳鞠通溫病條辨雜說辨之謂瘩字考之字書並無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僞造其名。而劣婦秘傳其技。藉以欺世圖利者。明識之人。愼勿爲其所惑。

吾人不能徧拯斯民疾苦。宜廣傳良方。庶幾稍盡利濟之心。每見得一秘方。深自隱匿。甚至藉以圖利。挾索重貲。殊堪鄙惡。唐白華秘發背方。遂遭虎阨。歙蔣紫垣秘解砒毒方。竟獲冥譴。可以爲鑑。

烏程鈕羹梅福厚。由中書歷官郎中。在都門十餘年。聲望翕然。咸豐八年三月。偶患風溫惡寒。自足而起。漸及四肢。身熱脈浮。舌胎白。醫謂是風寒。用柴胡、葛根、防風、蒼耳子等藥。遂至神昏躁厥。胎黃便結。更醫用石膏、大黃等藥。病益危篤。醫皆都門有名者而悖謬乃若此更醫又用理陰煎、復脈湯等。卒不能救而歿。年僅五十有六。羹梅爲余舅氏周愚堂先生之壻。好學敦品。氣度雍容。咸謂可享上壽而躋顯秩。乃爲庸醫所戕。亦可惜矣。余見風溫濕溫等證。凡用風藥升提。伏熱陷入心胞。無不神昏厥逆而斃。當此卽用清營湯、至寶丹、紫雪丹等。滌除中宮。猶可挽回於萬一。使認

爲陽明經腑症。一誤再誤。則生路絕矣

作事宜從容詳愼。爲醫尤甚。不特審病當然。即立方亦不可欲速貽誤。杭州某醫治熱病。用犀角七分。誤書七錢。服藥後胸痛氣促而殞。病家將控之官。重賄乃已。某醫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爲病家所詬。此皆由疏忽致咎也。

治癰疽之法。不可輕用刀。破膿鍼疾之法。必先精究穴道。一或不愼。適以傷人。過事有可以爲鑑者。杭城有善者。設局延醫以拯貧人。外科李某與焉。農夫某脚生癰。李開刀傷其大筋。遂成廢人。農夫家衆毆李幾斃。吾里有走方醫人治某哮病。以鍼貫胸。傷其心。立時殞命。醫即日遁去。

烏程周岷帆學士學源。才藻華美。咸豐九年。大考一等第二。由編修擢侍講學士。旋丁外艱。同治十一年。避亂苕南。臀生瘤有年矣。因坐臥不便。就菱湖瘍醫費某治之。費謂可用藥攻去。予以三品一條鎗。大痛數日。患處潰爛翻花。復投以五虎散。藥用蜈蚣、蜣螂、全蠍等味。服後體疲神憒。遽卒。年僅四旬。往歲余館湖城。及寓京邸。恆與岷帆談藝論詩。昕夕忘倦。今聞其逝也。深恨庸醫之毒烈。無異寇盜。特書於此。以志惆焉。是年余避難柳絲有鄰女陳桂姐手生癰毒亦爲費某開刀傷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醫治得痊大抵近世瘍醫皆從外科正

宗治法專用霸功誤人甚多學者當以爲戒

愼疾

王叔和傷寒論序例云。凡人有疾。不時卽治。隱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卽時調治。斷不可忽爲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余在台州時。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餘。患時感症。堅守不服藥爲中醫之戒。遷延數日。邪熱內閉神昏。家人延醫診治。無及而卒。又余戚秀水王氏子。年方幼穉。偶患身熱咳嗽。父母不以爲意。任其冒風嬉戲。飲食無忌。越日疹發不透。胸悶氣喘。變症畢現。醫言熱邪爲風寒所遏。服藥不效而卒。此皆不卽調治所致也。

眞空寺僧。能治鄺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諸病如失。海鹽寺僧。能療一切勞傷虛損吐血乾勞之症。此僧不知神農本草、黃帝內經。惟善於起居得宜。飲食消息。患者住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

要於怡養性真。愼調飲食。不得僅乞靈於藥餌也。

北方人所眠火坑。南方人用之。體質陰虛者。多深入火氣。每致生疾。吾邑張侯舫孝廉維。留寓京師。久臥火坑。遂患咳嗽。醫者誤謂肺虛。投以五味子五倍子等藥。竟至殞命。張貧而好學。品復端謹。中年不祿。士林惜之。

凡從高墜下而暈絕者。愼勿移動。俟其血氣復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張皇扶掖以擾亂之。百無一生。余戚沈氏之女。年甫十歲。從樓墮地暈死。急延醫視之。曰幸未移動。尙可望生。否則殆矣。乃以藥灌之。移時漸蘇而安。治跌損者。人尿煑熱洗之灌之良。

讀續名醫類案。而知移動之禁。非獨墜跌者宜然也。備錄之。張子和治叟年六十餘。病熱厥頭痛。以其用湧藥時已一月間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門見日而仆。不知人。家人驚惶。欲揉撲之。張曰。大不可擾。與西瓜涼水蜜雪。少頃而甦。蓋病人年高湧泄。則脈易亂。身體內有炎火。外有太陽。是以跌仆。若更擾之。便不救矣。汪石山治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發熱。面色萎黃。六脈沈弦而細。知爲中風久鬱所致。令一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熱薑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

則氣不返矣。有頃果甦。溫養半月而安。不特此症爲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卒暴病。病家醫士皆宜知此。蓋暴病多火。擾之則正氣散而死也。余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羣集喧閧。又扶挾而徙之他所。致甦復絕。救無及矣。今錄張汪二案。五內猶摧傷也。

保生

蘇子瞻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旨哉斯言。士大夫祿位既隆。更思快心悅志。往往昵近房幃。講求方術。不知適以自促其生。偶見野獲編所紀云。大司馬譚二華綸受房術於陶仲文。時尚爲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尋致通顯。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時年甫逾六十。自揣不起。屬江陵慎之。張用譚術不已。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終。夫譚張皆一代偉人。而猶縱慾殞身。可見色之易溺人也。自非脫然於情欲之私。而兼之卓守之堅。爲能不爲所害哉。

凡人於情欲。最難割斷。觀宋李莊簡集中客有見饋溫劑云。可壯元陽。因感而作

詩。竊歎其淡泊之懷。堅定之守。爲不可及也。詩云。世人服煖藥。皆云壯元陽。元陽本無虧。藥石徒損傷。人生百歲期。南北隨炎涼。君看田野間。父老多康強。茅簷弄兒孫。春隴驅牛羊。何曾識丹劑。但喜秫黍香。伊余十年謫。日聞貴人亡。金丹不離口。丱妙常在傍。真元日滲漏。滓穢留空陽。四大忽分離。一物不得將。歌喉變哀音。舞衣換縗裳。爐殘箭鏃砂。篋餘鹿角霜。拙哉此愚夫。取樂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如不死方。禦寒須布帛。欲飽資稻粱。牀頭酒一壺。膝上琴一張。興來或揮手。客至亦舉觴。滌硯臨清池。鈔書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便覺日月長。參苓性和平。扶衰固難忘。恃藥恣聲色。如人蓄豺狼。此理甚明白。吾言豈荒唐。書爲座右銘。聊以砭世盲。讀此可以見所養之純。宜其久居瘴鄉而神明不衰。克躋上壽也。士大夫能如公之守身。有不康強逢吉者乎。公又與蕭德超書云。張全真在會稽。搜求妙麗丹砂茸附。如啖魚肉。徒恣嗜慾耳。自謂享榮貴得便宜。今爲一藁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此可爲溺情燕私者當頭棒喝。

養生家有行房禁忌日期。人每以爲迂而忽之。不知世間常有壯年得病暴亡。未始不由於此。至於合婚吉期。往往不避分至節氣。少年恣慾。隱乖陰陽之和。病根

或因之而伏。不可不留意也。

採戰之術。乃邪說也。孫真人千金方房中補益篇。詳房中之術。且謂能御十二女而不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萬歲。此等論說。疑是後人僞託。夫見色必動心。況交合之際。火隨慾煽。雖不施瀉。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又治陽不起壯陽道方。用原蠶蛾、蛇牀子、附子等味。以此示人。必將假熱藥以縱慾。而貽害無窮。曾謂濟物攝生如真人。而忍出此乎。男子破身遲。則精力強固。凡育子者。最防其知識早開。天真損耗。每至損身。當童蒙就傅之時。尤宜審擇傳侶。勿令比匪致傷。余族姪某。成童時至親戚讀書。同塾六人。有沈氏子年最長。導諸童以淫褻事。數年後。諸童病瘵死者三人。姪亦一病幾殆。又如傒僕韶婢。皆不宜使之相親。長洲陳公子甫婚而咯血。其母慮溺於燕婉。命居書室。一老奴一稚僮侍寢。老奴嗜酒。夜即酣睡。公子遂與僮私。病轉增劇。比其母知之。則已沈痼。竟致不起。此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鑑諸。（沈氏子余曾見之。屢應童子試不售。四十餘歲潦倒以卒。殆薄行之報。）

人至中年。每求延壽之術。有謂當絕慾者。有謂當服食補劑者。余謂修短有命。原

不可以強求。如必欲盡人事。則絕慾戒思慮。二者並重。而絕慾尤為切要。至於服食補劑。當審氣體之宜。慎辨藥物。不可信成方而或失之偏。轉受其害也。

盧子繇傷寒論疏鈔金錍云。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干祿者之不見害也。余為續之曰。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好色者之不見病也。蓋人能不為財色所溺。則於保生之道。思過半矣。

行房忍精不泄。阻於中途。每致成疾。如內而淋濁。外而便毒等症。病者不自知其由。醫者鮮能察其故。用藥失宜。因而殞命者多矣。可不慎歟。

史記太倉公傳載其診疾二十有四。得之內者有七。而死不治者有四。其一因於飲酒且內。其一因於盛怒接內。其一因於得之內而復為勞力事。養生者。識此當知所戒矣。

嚥氣不得法。反足為害。惟嚥津較易。亦甚有益。每日於閒暇時正坐閉目。以舌徧攪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滿。分作三次嚥下。(嚥時喉中須嘓嘓作聲)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久久。大可卻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園(士煜)中年便血。誤服熱藥。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載不痊。後乃屏棄方藥。專行此法。一年之後。諸恙悉愈。身體亦強健如初。

杭州郞二松十三歲患瘵垂危。聞某庵有道士功行甚高。往求治之。道士敎以行八段錦法。謂能療疾。並可延年。遵而行之。三月後。病去若失。

張景岳稱其父壽峰公每於五更嚥氣。因作噯以提之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閱四十餘年。愈老愈健。壽至八旬以外。俞惺齋非之。以爲陽明胃脈下行爲順。若吐則上逆。頻吐理當損壽。何反益壽。殊未敢信。此說良是。夫古人汗吐下三法。皆治實證。若屬虛證。均非所宜。張壽峰以吐而得壽。必體質強健。或素有痰飲。乃藉吐以推蕩積垢。他人不得輕易效之。

愼藥

乩方之風。於今尤甚。神仙豈爲人治病。大率皆靈鬼耳。故有驗有不驗。余所目擊者。都門章子雅患寒熱。乩方用人參、黃耆。痰塞而殞。蕭山李儀軒老年足痿。乩方用附子、熟地、羌活、細辛等味。失血而亡。彼惑於是者。效則謂仙之靈。不效則謂其人當死。乃假手於仙以斃之也。噫。是尚可與言乎。

藥以養生。亦以傷生。服食者最宜愼之。秀水汪子黃孝廉同年。燾工詩善書。兼諳

醫術。道光乙未。余與同寓都城庫堆胡同。求其治病者踵相接。丙申正月。汪忽患身熱汗出。自以爲陽明熱邪。宜用石膏。服一劑。熱卽內陷。膚冷泄瀉。神昏。三日遽卒。醫家謂本桂枝湯證。不當以石膏遏表邪也。嵊縣吳孚軒明經鵬飛。司鐸太平。壬寅六月科試。天氣大熱。身弱事冗。感邪遂深。至秋仲疾作。初起惡寒發熱。病勢未甚。紹台習俗。病者皆飲薑湯。而不知感寒則宜。受暑則忌也。服二錢。暑邪愈熾。遂致不救。又有不辨藥品而致誤者。歸安陳龍光業外科。偶因齒痛。命媳煎石膏湯服之。誤用白砒。下咽腹卽痛。俄而大劇。詢知其誤。急飲糞清吐之。委頓數日始安。猶幸砒湯僅飲半甌。以其味有異而舍之。否則殆矣。吾邑陳莊李氏子。夏月霍亂。延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適藥肆人少而購藥者衆。有新作夥者。誤以附子與之。服藥後腹卽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於醫。醫謂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藥肆於官。餽以金乃已。

世俗喜服熱補藥。如桂附鹿膠等。老人尤甚。以其能壯陽也。不知高年大半陰虧。服之必液耗水竭。反促壽命。余見因此致害者多矣。

禽蟲皆有智慧。如虎中藥箭而食青泥。野猪中藥箭食薺苨。雉被鷹傷貼地黃葉。

鼠中礬毒飲泥汁。蛛被蜂螫以蚯蚓糞掩其傷。又知嚙芋根以擦之。鵲之卵破以漏藥纏之。方書所載。不可勝數。今人不辨藥味。一遇疾病。授命於庸醫之手。輕者重。重者致死。亦可哀已。

凡服補劑。當審氣體之所宜。不可偏一致害。葉天士景岳全書發揮云。沈赤文年二十。讀書明敏過人。父母愛之。將畢姻。合全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於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渾身作痛。漸漸腹中塊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飲。後服酒蒸大黃丸。下黑塊無數。用水浸之。胖如黑豆。始知爲全鹿丸所化。不數日熱極而死。同服三少年。一患喉痺。一患肛門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熱藥之害也。葉天士醫驗錄云。黃朗令六月畏寒。身穿重棉皮袍。頭帶黑羊皮帽。喫飯則以火爐置牀前。飯起鍋熱極。人不能入口者。彼猶嫌冷。脈浮大遲輭。按之細如絲。此真火絕滅。陽氣全無之症也。方少年陽旺。不識何以至此。細究其由。乃知其父誤信人云。天麥二冬膏後生常服最妙。遂將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斷。服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腎。遂令寒性漸漬入臟。而陽氣寖微矣。是年春。漸發潮熱。醫投發散藥。熱不退。而汗出不止。漸惡寒。醫又投黃連、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貝母、鼈甲、萎蕤

之類。以致現症若此。乃爲定方。用人參八錢。附子三錢。肉桂炮薑各二錢。川椒五分。白朮二錢。黃耆三錢。茯苓一錢。當歸錢半。川芎七分。服八劑。去棉衣。食物仍畏冷。因以八味加減。另用硫黃爲製金液丹。計服百日而後全愈。此則服涼藥之害也。人之愛子者。可不鑑於此。而慎投補劑乎。

程杏軒治汪木工夏間寒熱嘔瀉自汗頭痛。他醫與疏表和中藥。嘔瀉止。而發熱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懶言。舌胎微黃而潤。脈虛細。據經言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因用清暑益氣湯加減。服一劑。夜熱更甚。譫狂不安。次早復診。脈更細。舌胎色紫。肉碎。凝有血痕。渴嗜飲冷。此必熱邪內伏未透。當舍脈從證。改用白虎湯加生地、丹皮、山梔、黃芩、竹葉、燈心。服藥後。週身汗出。譫狂雖定。神呆手足冰冷。按脈至骨不見。(脈伏可與壺仙翁治風熱症參觀)閤目不省人事。知爲熱厥。舌胎形短而厚。滿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黃黑綠雜色罩於上。辭以不治。其母哀懇拯救。乃令取紫雪蜜調塗舌。前方加入犀角、黃連、元參以清熱。金汁、人中黃、銀花、菉豆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藥。厥回脈出。舌泡消苔退。僅紫乾耳。再劑熱淨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程謂能審其陽證似陰於後。未能察其實證類虛於前。自咎學力未到。蓋以初用清暑益

氣湯之誤也。因思此湯。最不可輕用。況因傷暑而脈虛。外見汗多口渴等症。則尤不當用也。

醫家以丸散治病。不可輕信而服之。吾里有患痞者。求治於湖州某醫。醫授丸藥服之。痞病愈而變臌脹以死。又有嬰兒驚風。延某醫治之。灌以末藥不計數。驚風愈而人遂癡獃。至長不愈。其藥多用砞砂故也。

世人喜服參朮。虛者固得益。實症適足爲害。蘇州某官之母。偶傷於食。又感風邪。身熱不食。醫者以其年高體虛。發散藥中雜參朮投之。病轉危殆。其內姪某知醫。適從他方至。診其脈。且詢起病之由。曰。右脈沈數有力。體雖憊而神氣自清。此因傷食之後。爲補藥所誤。當以峻藥下之。乃用大黃、檳榔、厚朴、萊菔子之屬。一劑病如故。衆疑其謬。某謂藥力未到。復投二劑。泄去積滯無算。病遂瘳。此可爲浪服補藥之鑑。

世俗每謂單方外治者。非比內服。可放膽用之。不知亦有被害者。續名醫類案云。一僧患瘡疥。自用雄黃艾葉燃於被中熏之。翌日徧體焮腫。皮破水出。飲食不入。投以解毒不應而死。蓋毒藥熏入腹內而散眞氣。其禍如此。又云。余舉家生瘡。家

人亦用此方熏之。瘡不愈。未幾孿兒出痘。症極凶。藥不能下咽而歿。殆亦受其毒耳。竊意所患瘡當是熱毒。以熱攻熱。毒乃益熾。故凡用藥先宜審明陰陽虛實。不得謂外治無害而漫試之。

身軀肥瘦。何關利害。而隨郡王子隆體肥。乃服蘆茄丸以消。名位升沈。何與榮辱。寇萊公望得相。乃服地黃兼餌萊菔。推之服金丹以求仙。反促其壽。餌春藥以求子。轉傷其生。皆逐末忘本者也。

鄱陽名醫周順。謂古方不可妄用。如聖惠、千金、外臺秘要。所論病原脈症。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產病。用外臺秘要坐導方。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余謂古方固勿妄用。近世所傳單方。尤當慎擇用之。朱子藩眉極少。方士令服末子藥六七釐。眉可卽生。戒以服藥後須避風。服之夕卽有汗。偶值賊至。乃出庭除。及歸寢。大汗不能止。幾至亡陽。後竟不壽。（見析肱漫錄）湖州胡氏子患水腫。服藥不效。有教以黑魚一尾。入綠礬腹中。燒灰服之。服後腹大痛。遽死。夫古方單方。用之得當。爲效甚速。但當審病症之所宜。且勿用峻厲之藥。庶幾有利而無弊耳。

士大夫不知醫。遇疾每爲俗工所誤。又有喜談醫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藥以自誤。如蘇文忠公事。可惋歎焉。建中靖國元年。公自海外歸。年六十六。渡江至儀眞。艤舟東海亭下。登金山妙高臺時。公決意歸毘陵。復同米元章遊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時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覺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至旦憊甚。食黃耆粥。覺稍適。會元章約明日爲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脹。卻飲食。夜不能寐。十一日發儀眞。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卻。以參苓瀹湯而氣寖止。遂不安枕席。公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病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用淸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氣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飲冷暴下。不宜服黃耆。迨誤服之。胸脹熱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參、麥門冬。噫。此豈非爲補藥所誤耶。近見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鷹詩話云公當暴下之時乃陽氣爲陰所抑宜大順散主之否則或淸暑益氣湯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陳湯或治中皆可選用既服黃耆粥邪已內陷胸作脹或以爲瘴氣大作誤之甚矣瘴毒亦非黃耆粥所可解後乃牙齦出血係

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干胃腑宜甘露飲犀角地黃主之乃又服麥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門冬三物藥不對症以致傷生竊爲公惜之云云余謂甘露飲犀角地黃湯用之此病固當至桂附等味公之熱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用藥最忌夾雜。一方中有一二味即難見功。戊午季春。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陳姓病溫。壯熱無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頭痛。脈數。右甚於左。杭醫定方。用連翹、瓜蔞皮、牛蒡子、冬桑葉、苦杏仁、黑山梔、象貝、竹葉、蘆根。藥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殼二味。服一劑。病不減。胸口悶熱轉甚。求余診治。余爲去羚羊角、枳殼。加淡豆豉、薄荷。服一劑。汗出徧體。即身涼能食。復去淡豆豉、牛蒡子。加天花粉。二劑全愈。因思俗治溫熱病。動手即用羚羊角、犀角。邪本在肺胃。乃轉引之入肝心。輕病致重。職是故耳。

陶穀清異錄云。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以湉按白樂天詩中。退之服硫黃句。昔人已辨其非昌黎公。陶氏此說。未必可信。然亦足徵服食之當謹也。

求醫

漢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夫玉爲一代良工。而猶若此。矧在中醫。使臨以威嚴。必畏慄失措。而診治有誤矣。薛立齋醫案云。一穩婆止有一女。分娩時。巡街御史適行牌取視其室。分娩女因驚嚇。未產而死。後見御史以威顏分付。迨視產母胎雖順而顧偏在一邊。以致難產。因畏其威。不敢施手。由是母子俱不能救。即此推之。凡求醫治病。斷不可恃勢分之尊也。

凡病不能自治。必求治於醫者。而其要則有四焉。一曰擇人必嚴。醫者之品學不同。必取心地誠謹。術業精能者。庶可奏功。一曰說症必詳。脈理淵微。知之者鮮。惟問可究病情。乃醫之自以爲是者。往往厭人瑣語。而病家亦不能詳述。此大誤也。故凡求醫診治。必細述病源。勿憚其煩。一曰察藥必愼。藥之僞者不必論。即尋常品味。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攙溷。必親自檢視。方免舛誤。至炮煎諸法。亦宜精審。服之斯可獲效。一曰錄方必勤心。俗於醫者所定之方。服藥既訖。隨手棄擲。余謂宜彙錄一册。以備檢閱。此不過舉手之勞耳。有心人見之。則上工之治驗。固可

採以示法。中工之方案。亦可因以徵學識之淺深。品詣之高下。而定其取舍矣。

錢塘縣志方伎傳。沈好問精小兒醫。尤善治痘。江會陶子一歲。痘止三顆。見額上耳後脣傍。好問曰。兒痘部位心腎脾三經逆傳。土尅水。水尅火。宜攻不宜補。攻則毒散。補則臟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潤將成矣。好問曰。以石膏治之。恐胃土傷腎水。俗醫憐兒小。謬投以參。好問見之。驚曰。服參耶。不能過二十一日矣。兒卒死。夫治痘已有成效。竟爲庸醫所誤。由於恆情皆畏攻而喜補也。此亦可爲任醫不尋之戒。

贈醫詩鮮有佳者。近閱臨川李小湖同卿。聯琇 好雲樓初集中。有贈醫士費晉卿明經詩。語殊警惕。咸豐中。同卿督學江蘇。知江蘇有二名醫。一爲陽湖吳仲山。斐融居印墅。一爲武進費晉卿伯雄。居孟河城。遂並訪之。吳以同卿未有子。投補劑爲嗣育計。費謂同卿肝陽過旺。心腎兩虧。投以養心平肝之劑。同卿主費說。因贈以詩云。儒林與文苑。千秋照簡編。豈無藝術傳。別表冠世賢。華陀許穎宗。婦孺驚若仙。本草三千味。難經八十篇。格致卽聖學。名與精神傳。況用拯危殆。能奪造化權。活人較良相。未知誰後先。莘渭不巷遇。隻手難回天。孟城一匹夫。所值蒙生全。

日濟什百人。功德歲萬千。大哉農軒業。託始堯舜前。

診法

寇宗奭云。凡看婦人病。入門先問經期。張子和云。凡看婦病。當先問娠。又云。凡治婦病。不可輕用破氣行血之藥。恐有娠在疑似間也。彭用先云。凡看產後病。須問惡露多少有無。此婦科要訣也。沈芊綠云。嬰兒臟氣未全。不勝藥力。周歲內非重症。勿輕易投藥。須酌法治之。即兩三歲內。形氣畢竟嫩弱。用藥不可太猛。峻攻峻補。反受藥累。此幼科之要訣也。王洪緒云。癰與疽截然兩途。紅腫爲癰。治宜涼解。白陷爲疽。治宜溫消。又云。惟疔用刺。其餘概不輕用刀鍼。幷禁升降痛爛二藥。此外科要訣也。

傷寒論六經提綱。大半是憑乎問者。至如少陽病。口苦咽乾目眩。及小柴胡湯症。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等。則皆因問而知。此孫真人所以未診先問也。

脈

大腸脈候左寸。小腸脈候右寸。此脈訣之言也。自滑伯仁候大小腸於兩尺。李士材稱爲千古隻眼。後人遂皆信之。余考汪石山脈訣刊誤。辨正叔和之說甚多。而獨於左寸候心小腸。右寸候肺大腸。未嘗以爲非。謂以腑配臟。二經脈相接。故同一部也。又昌邑黃坤載元御。謂脈氣上行者。病見於上。脈氣下行者。病見於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大小腸位居至下。而脈則行於至上。故與心肺同候於兩寸。其說亦精。可正滑說之誤。

楊仁齋謂脈沈細、沈遲、沈小、沈濇、沈微之類。皆爲陰。沈滑、沈數、沈實、沈大之類。皆爲陽。一或誤施。死生反掌。余謂亦有不盡然者。按名醫類案火熱門壺仙翁治風熱不解。兩手脈俱伏。時瘟疫大行。他醫謂陽證見陰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翁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時疫也。升之則死矣。投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又按脈訣歌謂傷寒一手脈伏曰單伏。兩手曰雙伏。不可以陽證見陰爲診。乃火邪內鬱。不得發越。陽極似陰。故脈伏。必有大汗而解。時證見此脈不少。習醫者宜審之。不可專主楊氏之說而爲所誤也。

仲景傷寒論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金匱論寒

疝繞臍痛。若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沈緊者。大烏頭煎主之。同一沈緊之脈。一則屬熱。一則屬寒。然則臨證者。豈可專憑脈乎。

上海縣志藝術門。載姚蒙善醫。尤精太素脈。鄒來學巡撫召之視疾。姚曰。公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鄒大驚曰。此余祕疾。汝何由知。姚曰。以脈得之。左關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通下故也。鄒求藥。曰不須藥。到南京便愈。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約十二日可到。鄒卽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而卒。夫預決死期。脈理精者能之。至因關脈之滑而緩。知其有漏通下。恐無是事也。志書好爲誇張之辭。往往若是。

李東壁奇經考云。凡八脈不拘制於十二正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脈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霶霈妄行。流於湖澤。按此則奇字當讀作奇耦之奇。無表裏配合有讀作奇正之奇者。非也。

脈象虛實疑似之間。最難審察。葉思蘭治一產婦醫案有云。凡診脈遇極大極微者。最宜斟酌。如極大而無力。須防陽氣浮散於外。如極微之脈。久久尋而得之。於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此症六部皆無脈。尺後則實

數有力。所謂伏匿脈也。陽匿於下。亢之極矣。豈可泥於產後禁用寒涼哉。其辨別脈象。至爲精細。爲醫者。當熟復其言。

鬼祟之脈。忽大忽小。忽數忽遲。蟲症之脈。乍大乍小。蓋皆無一定之形也。至若氣鬱痰壅之症。每因脈道不利。遲數不調。最宜審察。虛者此脈。亦有至數不齊者。汪石山醫案一人患泄精。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汪曰。脈之不常。虛之故也。用人參爲君。加至五錢而病愈。

脈有六陰。亦有反關。診病者。均宜詳審。吳郡某醫有聲於時。一達官新納姬人。忽患心痛。痰湧手厥。某診其兩手無脈。辭不治。易醫診脈。知是反關。一劑而愈。某之名望頓減。

明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徐文定公爲詹事時。至蘇城。聞王時勉明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無妨。然則脈又有歇至而非爲病。臨症者。可不詳察乎。錢塘梁氏玉繩曾記謂近有人祇一手有脈一手無脈此理殊不可曉此又臨症者所當知也

汪石山醫案載。王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欲飲冷水瓜果。譫語若狂。飲食

不進。體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脈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耆。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此段病情脈象無一可以用溫補者。醫安得不用清涼。迨服清涼而熱增劇。始知其當用溫補。然非如汪之有膽識。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脈雖浮大洪數。而按之必無力。與葉思蘭所云見前相合。此可於言外得之。

元和江艮庭聲論語竢質。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說未經人道。然禮記疏有夫子脈訣之說。則江說亦自有因。況疾爲子之所愼。豈漫以任之醫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謂孔子既知醫。何以康子饋藥而曰未達。余曰。藥當是丸散之類。不知其爲何物。卽知之而莫辨其種之善否。故曰未達不敢嘗。

魏書術藝列傳。顯祖欲驗徐謇之所能。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情。兼知色候。後高祖疾大漸。謇診治有驗。酬賚甚渥。下詔有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之語。其藝可謂精矣。乃文詔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爲龍而繞后。后

寤而驚悸。遂成心疾。王顯診脈云。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而謇則謂是微風入臟。宜進湯加鍼。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醫道真不易言也。

脈數時一止爲促。促主熱。然亦有因於寒者。如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謂真陽之氣本動。爲寒所迫。則數而促也。脈緩時一止爲結。結主寒。然亦有因於熱者。如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鞕。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注家謂濕熱相搏。脈緩爲濕。所以裏濕之脈當見沈結也。觀此益知臨症者。不可專憑脈矣。

用藥

徐之才十劑。宣、通、補、洩、輕、重、滑、濇、燥、濕。王好古補二種曰。寒可去熱。大黃、芒硝之屬是也。熱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屬是也。藥之用已無遺。心印紺珠經。標十八劑之目曰。輕、解、清、緩、寒、調、甘、火、暑、淡、濕、奪、補、平、榮、濇、溫、和。則繁而寡要矣。

鄭康成周官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素問以麥黍稷稻豆爲五穀。分屬心肝脾肺腎。治病當從之。程杏軒醫案輯錄。治胸脘脹痛。泛泛欲嘔。食麵尚安。稍飲米湯

脘中卽覺不爽。謂肝之穀爲麥。胃弱故米不安。肝強故麥可受。當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内經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於衆人所用方中加一藥味。卽可獲效。如宋徽宗食冰太過患脾疾。楊吉老進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楊曰。疾因食冰。請以冰煎此藥。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腦疽。自服防風通聖散。數四不愈。朱丹溪視之曰。何不以酒製之。清碧乃悟。服不盡劑而愈。張養正治聞教諭羸疾。吳醫皆用三白湯無效。張投熟附二三片。煎服卽瘥。繆仲淳治王官壽遺精。聞婦人聲卽泄。瘠甚欲死。醫者告術窮。繆之門人以遠志爲君。蓮鬚、石蓮子爲臣。龍齒、茯神、沙苑蒺藜、牡蠣爲佐使。丸服稍止。然終不斷。繆加鰾膠一味。不終劑卽愈。葉天士治難產。衆醫用催生藥不驗。是日適立秋。葉加梧桐葉一片。藥下咽卽產。嘉定何弁伯患嘔吐。醫用二妙丸不效。徐靈胎爲加茶子四兩。煎湯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積。故用此爲引經藥。略識數條。以見治病者。必察理精而運機敏。始能奏捷功也。

鄒潤庵治一人暑月煩滿。以藥搐鼻不得嚏。悶極。遂取藥四五錢匕。服之。煩滿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語。蓋以藥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鄒謂南星、半夏之毒。

須薑汁乃解。盛暑煩懣。爲可更服薑汁。勢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極甘。少用則毒氣不解。服至一二錢。卽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觔蒸露飲之。飲盡而病退。凡病者畏藥氣之烈。惡藥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陳載庵嘗治一人。熱甚喉痛。用甘草、桔梗、連翹、馬勃、牛蒡、射干、元參等味。其人生平飲藥卽嘔。堅不肯服而病劇。又不能不進藥。乃令以藥煎露。飲二十餘碗而全愈。

許允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以防風、黃耆煎湯數斛。置牀下熏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語。陸嚴治徐氏婦產後血悶暴死。胸膈微熱。用紅花數十觔。大鍋煮湯。盛木桶。令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遂得甦。此善師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謂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則又卽其法而變化之。醫而若此。與道大適矣。

吳人畏服重藥。馬元儀預用麻黃浸豆發蘗。凡遇應用麻黃者。方書大黃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當時治病皆於醫家取藥)徐靈胎治張某病當用大黃。恐其不服。詭言以雪蝦蟆配藥製丸。與服得瘥。可想見良工心苦。非拘方之士所能及也。

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詳問得之。奚由奏效。前人治驗。略誌數則。以資玩索。

朱丹溪治叔祖泄瀉。脈濇而帶弦。詢知喜食鯉魚。以茱萸、陳皮、生薑、砂糖等藥探吐膠痰而瀉止。林學士面色頓青。形體瘦削。夜多驚悸。杜某詢知喜食海蛤味鹹。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藥而病愈。富商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嘔食減尫羸。一草澤醫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涼太過。脾氣受寒。醫復用寒涼。重傷胃氣。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行。由是病除。趙尹好食生米而生蟲。憔悴萎黃。不思飲食。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末。蒸餅丸米湯下而愈。吳孚先治長夏無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語。問之曾食猪肺。乃令以款冬花二兩煎湯灌之而痊。蓋所食乃瘟猪肺也。沈繹治肅王嗜乳酪獲疾。飲濃茶數椀。蕩滌膈中而愈。薛立齋治一老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藥不效。詢知素以酒乳同飲。爲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遂以茶茗爲丸。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數服而瘥。吳廷紹治馮延已胸中痛。詢知平日多食山鷄、鷓鴣。投以甘草湯而愈。楊吉老治楊立之喉痛潰爛。飲食不進。詢知平日多食鷓鴣肉。令食生薑一片。覺香味異常。漸加至半觔餘。喉痛頓消。飲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謂是食毒。詢知好食竹鷄。令搗薑捩汁折齒灌之而甦。某醫治一婦面生黑斑數點。日久滿面俱黑。詢知日食斑鳩。用生

薑一觔切碎研汁。將滓焙乾。卻用生薑煮汁糊丸食之。一月平復。蓋山鷄、鷓鴣、竹鷄、班鳩皆食半夏。故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視脈無他。問知近食羊脂。曰。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治痼病宿病有不能不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虛損瘦甚。右脅下痛。四肢輭弱。用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竹瀝。八十貼而安。祝仲寧治脚膝痺痛。服淸燥湯百劑而愈。此類甚多。當初服數劑時。必不見效。非信任之深。誰能耐久乎。吁。世之延醫治病。往往求其速效。更易醫者。雜投方藥。而病轉增劇。蓋比比然矣。

袁隨園作徐靈胎先生傳有云。張雨村兒生無皮。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此蓋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子無皮。速用白旱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明葛可久治舟人生子身無全膚。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動。久之生膚。蓋其母懷姙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徐參用二法而得效。洵乎醫之貴博覽也。

治婦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藥。而不知陰受其傷。治小兒驚風。每用香竄鎭重之劑。而不知隱貽之害。治肝莫善於高鼓峰之滋水法。治風莫善於吳鞠通之解

兒難。洵可以挽積弊拯生命也。

世人襲引火歸源之說以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誤。動輒誤人。今觀秦皇士所論。可謂用桂附之準。特錄於此。趙養葵用附桂辛熱藥溫補相火。不知古人以肝腎之火喻龍雷者。以二經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皆有相火存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經真水不足。則陽旺陰虧相火因之而發。治宜培養肝腎真陰以制之。若用辛熱攝伏。豈不誤哉。夫引火歸源而用附桂。實治真陽不足。無根之火。爲陰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陽陰躁之症。非龍雷之謂也。（何西池曰附桂引火歸源爲下寒上熱者言之若水涸火炎之症上下皆熱不知引此火歸於何處此說可與秦論相印證）龍雷之火。肝腎之真陰不足。肝腎之相火上炎。水虧火旺。自下衝上。此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臨。而用苦寒直折。又不可宗火鬱發之。而用升陽散火之法。治宜養陰制火。六味丸合滋腎丸。及家秘肝腎丸（地黃天冬歸身白芍黃柏知母共研細末元武膠爲丸）之類是也。

病有上下懸殊者。用藥殊難。陸養愚醫案。有足以爲法者錄之。陸前川素患腸風便燥。冬天喜食銅盆柿。致胃脘當心而痛。醫以溫中行氣之藥療其心痛。痛未減而腸紅如注。以寒涼潤燥之藥療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陸診其脈。上部沈弱

而遲。下部洪滑而數。曰。此所謂胃中積冷。腸中熱也。用潤字丸三錢。以沈香衣其外。濃煎薑湯送下二錢。半日許。又送一錢。平日服寒涼藥一過胃脘。必痛如劊。今兩次丸藥。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便行極堅而不甚痛。血減平日十之六七。少頃。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堅。清晨又解便溏一次。微見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尚未舒。因爲合臟連丸。亦用沈香爲衣。薑湯送下。以清下焦之熱而潤其燥。又用附子理中料爲散。以溫其中。飴糖拌吞之以取戀膈。不使速下。不終劑而兩症之相阻者並痊。此上溫下清之治法也。（盧紹庵曰丸者緩也達下而後鎔化不犯中宮之寒散者散也遲咽膈即鎔不犯魄門之熱妙處在於用沈香飴糖）

陳曙倉室人咳嗽吐痰有血。夜熱頭眩。胸膈不舒。脚膝無力。醫用滋陰降火藥已半年。飲食漸少。精神漸羸。診其脈。兩寸關沈數有力。兩尺濇弱而反微浮。曰。此上盛下虛之症。上盛者。心肺間有留熱瘀血也。下虛者。肝腎之氣不足也。用人參固本丸。令空腹時服之。日中用貝母、蘇子、山查、丹皮、桃仁、紅花、小薊。以茅根煎湯代水煎藥。服之十帖。痰清血止。後以清氣養營湯。（茯苓白芍歸身川芎木香白豆蔻陳皮黃連）與固本丸間服。三月後病痊而受孕。此上清下補之治法也。

物性有相忌者。即可因之以治病。如鐵畏朴硝。張景岳治小兒吞鐵釘入腹內。用活磁石一錢。朴硝二錢。井研末。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遂裹護鐵釘從大便解下。豆腐畏萊菔。延壽書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醫不能治。作腐家言萊菔入湯中。則腐不成。遂以萊菔湯下藥而愈。菱畏桐油。橘旁雜論云一醫治某嗜菱食之過多。身熱胸滿。腹脹不食。病勢垂危。知菱花遇桐油氣輒萎。因取新修船上油滯作丸。入消食行氣藥中與服。即下黑燥糞而痊。此類尚多。未能縷舉。習醫術者。誠不可不博識多聞也。

冷廬醫話

卷二

古人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京師先醫廟。始於明嘉靖間。（按元貞元間建三皇廟內祀三皇並歷代名醫十餘人至是始定爲先醫廟）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農。右黃帝。均南面。句芒、風后。東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東向。東廡僦貸季、天師、岐伯、伯高、少師、太乙、雷公、伊尹、倉公淳于意、華陀、皇甫謐、巢元方、藥王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神應王扁鵲、張機、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真人孫思邈、啓元子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以北爲上歲。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按韋慈藏名訊道。唐人。施藥濟世。因有藥王之稱。今世俗之祀藥王者。塑像爲卉服。而以王爲皇。未知出何典。按渤海

秦越人受桑君之祕術。遂洞明醫道。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乃命之曰盧醫。世或以盧扁爲二人謬矣。語見楊元操集注難經序。凡爲名醫。必有傳授之師。如孫文垣一奎之師黃古潭。張景岳介賓之師金夢石。此皆青出於藍。而師之名轉賴徒以傳。漢張仲景稱醫中之聖。其師爲張伯祖。自非仲景。誰復知有張伯祖哉。傳道貴得其人。非獨聖門爲然矣。

張仲景醫中之聖也。華元化醫中之仙也。二人同時。范氏祇爲元化作傳。爲得稱良史乎。

明代以醫名而爲顯官名列史傳者有二人。曰許紳。曰王綸。許官尚書。因醫而始顯者也。王官巡撫。既顯而猶醫者也。然許能拯世宗於已絕。事見明史而野獲編今言所載較詳野獲編云嘉靖壬寅年上寢於端妃所宮婢楊金英等相結行弒用繩繫上翻布塞上口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綰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戶外聞咯咯聲孝烈皇后率衆人解之今言云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辰時進之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次年紳以用藥驚憂病死而不能自療其驚悸。明史紳得疾曰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王所在治疾無不立效。而不能自知服藥之誤。續名醫類案節齋得心腹疾訪峨眉道者治之道者問公於服餌有生用氣血之物培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灸而入之日是矣宜亟歸節齋遽投檄歸至吳閭下赤色小龜無數而卒醫豈

易爲哉。

元史方伎傳醫家僅列李東垣。言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爲尤長。而不及脾胃。載治驗有六。皆不詳其所用之藥。史例大率如此。然而略矣。

道士知醫最著名者。有崔紫虛。僧則有深師、荊山浮圖師、慎柔和尚。宦官則有羅大無知悌。婦女則有胡宗仁之母徐氏。妻李氏。醫任死生之重。而通性命之微。固無人不當學也。特非盡人所能學耳。

上古俞跗治病。能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華元化猶傳其術。史謂能刳破腹背。抽割積聚是也。華以後能之者無聞焉。雖有弟子吳普樊阿。不盡其奧。豈神奇之術。非其人勿傳歟。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奇疾門。錢國賓案注云。錢塘人。萬歷時人。有壽世堂醫案四十則。多奇疾。乃刻本由杭太史堇甫處借得。凡三十二字。閣本無魏氏家藏本有奇疾門錢論肉行一症。可補瘟疫諸書之缺云。癸亥冬山海天行時疫病者。頭痛發熱。惡心口渴。神昏欲寐。四肢不舉。其肉推之則一堆。平之則如故。醫有作傷寒者。有作時氣者。投以發散藥。無不加重。死者數百。時督師閣部孫及贊畫各傷一

僕。至乙丑春。錢之闢門謁太師。談次問及曰。此症天行時疫。名肉行。人肉屬土。土燥則崩。土濕則流。其邪感於血脈肌肉。不比傷寒所治。古今醫集不載。止於官邸便方見此異症一款。因人血枯。而感天時不正之氣。當大補血。用首烏、枸杞、歸、地等味。少加羌活風藥。足以應病矣。若經發散。立死無疑。又治足跟響至頭。聲如雷。診脈五部皆和。獨腎乾大。舉之始見。按之似無。乃腎敗也。腎經自足走頭。腎主骨。腎虛則體空。空則鳴。所以骨響。以六味丸加紫河車膏、虎骨膏、豬髓、枸杞、杜仲服之愈。又治兩膊紅十數條。頭粗尾尖腹大。長尺許。闊寸許。曰。此青蛇異氣。不急治。蛇形入腹而死。或生大小腿。如頭向上。故入腹亦死。以鍼挑破頭尾。使其不走。流出惡血。又硏明雄黃唾調塗患處。內服清涼敗毒散而愈。(防風荊芥白芷羌活黃芩黃連金銀花槐子甘草當歸生地各一錢)觀此則錢亦當時名手。而今罕有知之者。不有續名醫類案。不幾湮沒無傳乎。

古今醫案類按云。高果哉先生。乃王金壇之高弟。準繩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士也。余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治病如神。著有醫林廣見及雜症二書。未曾刊印。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亦難輕試。略選數條。以存

吾邑文獻。其卷七一條云。魏子一患嘴脣乾燥。自服麥冬一兩。生地四錢。元參二錢。五味一錢。甘草六分。烏梅三個。雖有小效。而病根不去。高云。此症宜用神水。其法以鉛鎔化。散澆於地。成薄片。取起。翦作長條數塊。以一頭鑽眼懸弔於鍋。鍋內置燒酒。燒酒之上。仰張一盆。與鉛片相近。鍋下燃火。使酒沸而氣上衝於鉛片。鉛片上有水滴下盆內。謂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從下而上。能升腎中之水。救上之乾燥也。按本草綱目所載神水。指五月五日午時竹竿中雨水。其主治亦異。此可以補方書之缺。特錄之。

今人

吾里張雲賨先生。季瀛桐鄉縣人醫學深邃。求治者門常如市。余表兄周士勳。夏日身熱不退。脈虛自汗。醫用清暑藥不效。先生診之曰。口不渴。舌少胎。且神氣虛弱。乃大虛症也。再服清暑藥脫矣。投以八珍大補之劑。獲愈。其子鐵葫上舍禾。亦精醫理。診病膽識絕人。有鄉農病喘十餘日。服藥不效。登門求治。令服小青龍湯。鄉農有難色。張曰。服此藥二劑。仍不得臥者。余甘任其咎。鄉農去。家人訝其失言。張曰。彼

喘而延至十餘日不死。非實症不能。又何疑焉。閱數日。鄉農復來。則病果瘳矣。

臨海洪蓁園孝廉裕封。精醫理。嘗言古方書如傷寒金匱。今方書如臨證指南。誠能專心玩索。診疾自能奏功。台郡少良醫。由於昧所適從。僅讀藥性賦、湯頭歌括及醫宗必讀等書耳。其治病每以古方獲效。文參軍之子患暑症。初微惡寒。後壯熱汗出。噯氣腹痞。口乾渴。面腫頭痛。大小便少。醫用葛根、桔梗、製半夏、薄荷、佩蘭、赤苓、通草、杏仁、蘆根等藥。漸覺氣急神昏。蓁園診之。謂脈大舌黃。是白虎湯症也。投一劑。諸症皆減。改用鮮石斛、黃連、生甘草、金銀花、瓜蔞實等味而痊。張明經患春溫。惡寒發熱。喉爛。醫用甘、桔、荆、防、牛蒡等味。病不減。蓁園投以黃芩湯加連翹殼、杏仁。一劑獲愈。此真善用古方者。

嫡兄星槎先生瀚。少好學。以多病兼玩醫書。久而精能。宰化縣。年老罷官。貧不能歸。乃懸壺於會城順德縣。縣令徐某之子夏月泄瀉。服清暑利濕藥不效。漸至發熱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衹此一子。計無所出。延兄求治。兄曰。此由寒藥傷脾。陽虛欲脫。宜進溫藥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湯。徐疑不敢服。兄曰。此生死關頭。前藥已誤。豈可再誤。設此藥有疏虞。我當任其咎。服藥諸症俱輕。連進數劑全愈。徐

大喜。傾囊厚贈。復爲乞援同寮。因得全家歸里。兄著有製方贅說行世。

錢塘呂搽村司馬震名。官湖北。有政聲。忽動歸思。僑居吳門。爲人治疾多獲效。潘太史遵祁病瘴。服茵陳湯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脘中若藏井底泥。米飲至前輒噦。呂診之曰。濕固是已。此寒濕宜溫之。與五苓散加附子。藥下咽。胸次爽然。方氏子傷寒疾革。議用牛黃清心丸。呂曰。邪在腑上蒙心包。開之是揖盜也。宜急下存陰。投以犀連承氣湯。一服病愈。葉氏女週歲。遘疾將殆。仰臥。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呂曰。此結胸也。服小陷胸湯立效。呂酷好醫書。徧覽百家。而一以仲景爲宗。嘗言仲景傷寒立法。能從六經辨症。則雖繁劇如傷寒。不爲多歧所誤。而雜症卽一以貫之。其爲醫也。問切精審。不雜一他語。立方必起草。閱數刻始安。一家有病者數人。一一處之無倦容。暇輒手自撰論。闡發仲景之學。著有傷寒尋源行於世。

青浦何書田其偉。家世能醫。初爲諸生。專於學。工古今體詩。未嘗爲醫。自其父元長先生卒。念世業不可無繼。稍稍爲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熱發狂。力能踰牆屋。何曰。是邪食交結也。則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澆飯。旋就柳陰下臥也。以大黃、枳實下之而愈。金澤鎭某生逾冠未婚。得狂疾。用牛黃清心加味法。而屬其家人於黄

藥時覆女子褻衣於其上。兩劑而愈。門人疑之。何曰。是陰陽易法。吾用之偶驗耳。嘗作醫論詩云。治病與作文。其道本一貫。病者文之題。切脈腠理現。見到無游移。方成貴果斷。某經用某藥。一味不可亂。心靈則手敏。法熟用益便。隨症有新獲。豈爲症所難。不見古文家。萬篇局萬變。此可見其生平所得力矣。

表兄周乙藜學博士照。潛研醫理。嘗治分水典史王某之妻。兩臂攣不能舉。面色黯淡。脈沉緩。諸藥不效。令服活絡丹數服卽愈。後以治手臂足腿攣腫之屬寒濕者皆效。乙藜之戚張氏婦。體弱惡食。月信已停八月。就診於蘇州名醫何氏診之。云是經阻。令服通藥。乙藜診之曰。六脈滑疾。右寸尤甚。是孕也。且必得男。以安胎藥與之。閱四月果生男。

爲程鈕松泉殿撰福保之父。晴嵐封翁芳鼎。精外科術。貧者求治不取錢。且贈以藥。製藥不惜重値。拯治危症甚多。殿撰尤好岐黃書。在京師每爲人治愈危疾。嘗治其同年之母。高年患痢。醫用芍藥湯不效。轉益困篤。身熱不食。殿撰詢知病前曾多食蟹。診脈左弦數。右數而弱。舌胎中黑。腹痛喜按。力排衆議。專主熱藥。用熟附子八分。炮薑一錢。白芍一錢。吳茱萸五分。焦白朮三錢。茯苓三錢。肉桂八分。炙

甘草一錢。砂仁五分。陳皮五分。生薑二片。一劑痢稀熱減。去茱萸、陳皮。加丁香、木香。二劑痢止。改用補中益氣湯。加附、桂、炮薑全愈。殿撰有診治醫案一冊。名曰春冰集。蓋言慎也。

吳江陳夢琴茂才希恕。家居蘆墟。其曾祖爲諸生者名策。得外科秘方於外家潘氏。始爲醫。茂才幼好學。有聲庠序間。壯歲家中落。母令習家學。可養生兼可治生。乃從其兄省吾上舍希曾學。期年而業成。生平所治疾。悉錄成爲書。積三百二十二卷。手撮其要爲十冊。以訓子姪。其壻沈沃之學博曰富擇取之。爲婦翁陳先生治疾記。篇長不備錄。錄其尤者。一人無故舌出於口寸餘。他醫遵古方熏以巴豆煙。飲以清心脾藥不效。先生命取雞冠血塗之。使人持銅鉦立其後。擲於地。聲大而騰。病者愕顧而舌收矣。或問其故。先生曰。舌爲心苗。心主血。用從其類。必雞冠者。清高之分。精華所聚也。擲鉦於地者。驚氣先入心。治其原也。(以括接周真治婦因產子舌上不收。以珠砂傅之。令以壁外墮瓦盆作聲。而舌收。此蓋從其法化出)

先生治疾。以至之先後爲序。一日忽於衆中呼一人前。問所患。曰。臂有微腫。視之僅一小皰。先生潛謂同來者曰。此白刃疔。試視其額端已起白色。速歸矣。危在須

臾。其人方出門。面部白色漸趨口角。未至家死。

徐氏子年二十餘。四肢不舉。昏昏欲寐。食後益甚。莫識其症。先生曰。是見肘后方。名曰穀勞。由飽食卽臥而得。以川椒、乾薑焙麥芽爲丸服之。遂瘳。

有食鴉片煙者。徧體發皰。痛癢交作。抑搔膚脫。終日昏憒語言誕妄。先生曰。此中毒之最甚者。尋常解法。恐不及濟。用硃砂一兩與琥珀同硏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湯進之。神志頓清。徧體無皮。痛不可忍。復磨菖蒲、菉豆爲粉塵粘席。乃得安臥。不半月愈。

胡氏子咽痛氣急。勺水不能下。或曰風溫。或曰風痰。先生切其脈細微。手足淸而脾滑。曰。虛寒喉痺也。用理中湯。觀者皆駭相顧。先生曰。急服之。遲將不及。苟無效。余任咎耳。覆杯而平。

吾邑張夢廬學博千里。少工詩文。長精醫術。家居後珠村。就診之舟。日以百計。醫金所入。半賙親友。不置生產。惟聚書數萬卷而已。時長興臧孝廉壽恭有文名。張延課諸子。臧亦通醫理。嘗問張曰。長洲葉氏忌用柴胡。吳江徐氏譏之。先生亦不輕用此味。得毋爲葉說所惑。曰。非也。江浙人病多挾濕。輕投提劑。瞑眩可必。獲效

猶賒。葉氏實閱歷之言。徐氏乃拘泥之說。此河間所以有古法不可從之激論也。臧曰。聞先生治瘡瘍。不用升藥何也。曰。升藥卽漢之五毒藥。其方法見瘍醫後鄭注。自來瘍醫皆用之。然諸瘡皆屬於心。心爲火藏。又南人瘡瘍皆由濕熱。若更劑以剛烈堥煉之藥。弱者必痛傷其心氣。強者必反增其熱毒。此所謂不可輕用也。張生平拯危疾甚多。尤著者。湖州歸某寒疝宿飲。沈綿四年。諸藥不應。投一方立效。三易方全愈。茲錄於後。初診云。肝陽鬱勃。動必犯胃。久則胃氣大傷。全失中和之用。以致肝之鬱勃者。聚而爲疝。胃之停蓄者。聚而爲飲。疝動於下。則飲溢於中。所以居常胃氣不振。時有厥氣攻逆。自下而上。懊憹痞懣。必嘔吐酸綠之濁飲。而後中陽得通。便溺漸行。此所謂寒疝宿飲互爲病也。病經數年。宜緩以圖之。若得怡情舒鬱。當可全愈。茯苓三錢 桂枝三分 生冬朮一錢半 炙甘草四分 小川連三分 吳茱萸泡淡三分 乾薑三分 製半夏一錢 枳實炒五分 白芍酒炒一錢半 生薑三分 竹茹七分 次診云。寒疝宿飲。盤踞於中。久而不和。陽明大失中和之用。今腸漸通降。屢次所下黑黃乾堅之矢。既多且暢。則腸腑之蓄積者得以漸去。腸通然後胃和。此數年來病之大轉機也。蓋飲疝互擾。皆在陽明。下流壅塞。則上流何能受盛傳導。盆滿必上溢。此理之易明者也。今宜專與養胃。以漸漸充復其受盛

傳導之職。機不可失。正在此時。至於痔瘻溺少。皆屬陽明。可一貫也。黨參三錢橘皮錢半茯苓二錢製半夏一錢麥冬去心三錢半火麻仁二錢叭杏仁去皮尖二錢白蒺藜炒去刺二錢刀豆子炒研三錢黑芝麻三錢柿餅煨半枚白粳米一撮三診云。病纏三四年。至今秋纔得腸腑通潤。燥矢漸來。繼以溏潤。然後胃脈不致上逆。嘔吐止而飲食進。可見陽明之病。以通爲補也。今深秋燥令。痔必稍愈。仍宜柔養陽明。以期漸漸充復。黨參三錢橘皮錢半茯苓二錢製半夏一錢麥冬去心錢半秫米二錢金石斛三錢棗仁炒研二錢生甘草四分驢皮膠二錢柿餅半枚荷葉一角

歷代宰相通醫理者。伊尹而後。狄梁公、陸忠宣公、范文正公是已。我朝山陽汪文端公亦諳醫理。其評吳鞠通溫病條辨有云。溫熱濕溫。爲本書兩大綱。溫熱從口鼻吸受。並無寒症。最忌辛溫表散。但當認定門徑。勿與傷寒混雜。再能三焦投藥。辨清氣血營衛。不失先後緩急之序。便不致誤。濕溫爲三氣雜感。濁陰彌漫。有寒有熱。傳變不一。全要細察兼證。辨明經絡臟腑氣血陰陽濕熱二氣。偏多偏少。方可論治。又云。熱症清之則愈。濕症宣之則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熱而後清。清而後愈。一爲陽病。一兼陰病。難易較然。觀此知公學識之精矣。

吾里孔行舟上舍廣福善醫。治外感尤精。嘗云。噤口痢半因誤藥而成。醫者治痢。

輒用葛根。濕熱提入陽明。遂至噦逆不食。變成險症。急投以黃連、乾薑。庶克有濟。余見近世治外感。不辨手足六經。輒用葛根、柴胡。溫病遇之。鮮不輕者至重。重者至死。病家不識藥性。以爲疾不可治。而不知醫實殺之也。可慨也夫。

續名醫類案云。鮑莱飲年二十餘。夏月至歙受熱。鼻衄愈後。偶啖梨。遂得吐症。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效。聞說吐字。則應聲而嘔。後至吳門就葉氏診。以其脈沈細。令服附子理中湯。參薑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其尊人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甘草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甚。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冬月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知則病劇。詢知爲向患吐。近復二便祕。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言令以艾灸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木火熾盛。又因久咳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關格。幸脈不數。易治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即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搗爛。罨於丹田。以物繫定。不逾時。二便俱行。

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按甲戌爲乾隆十九年葉天士卒於乾隆十年診疾者當是其後人若天士出手必不若是。後以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復作。余按鮑刊名醫類案。魏爲校正。鮑賦夕陽詩。魏亦和作。二人之交情非比尋常。蓋有由然矣。

上元葛芝山布衣鏞。少孤極貧。讀書僧寺。遇異人授書一卷。乃岐黃家言。其方甚秘。習之以治者效如神。羣小兒戲。一人張口而跳。蹶伏門限。舌斷墮地。一人騎門限坐力猛。腎囊破。舉丸墜。葛悉爲安之。自朝至日中。門庭如市。口講手畫無倦色。午後攜百錢獨游。或探藥。或看花。或冒雨雪。提酒榼訪知己。當道聞名。迎者沓至。則詭曰。葛某窮士藉醫苟活。實無伎倆。昨誤殺人。羣聚毆之已遁矣。其志趣如此。尤精砭法。凡病赤遊風汗不得發。死者十八九。宜以血代汗。葛削竹夾瓷鋒砭之。出血如珠。密排而不流立愈。蓋輕則皮不破。重則肉傷。無第二手也。咸豐癸丑三月。賊陷金陵。脅爲內醫官不從。十四日既夕。舁舊制兩棺於廳事。出白金九錠。分贈鄰里。且託身後事。遂與妻周氏縱飲沈醉。整衣冠各入棺。呼其兄子蓋而釘之。時夜將半。至四更。聞棺中格格然。蓋氣始絕也。其友當塗馬鶴船學博壽齡。爲作

詩。余撮其略如此。惜不得其治驗方云。

陳載庵坤。居山陰之柯橋。承其父梅峰先生燦之傳。虛心臨證。屢救危殆。猶復廣搜書籍。研究忘倦。咸豐丁巳春。訪余於武林。相見恨晚。各出所藏秘笈互鈔。載庵之長子幼時喉痛數日。徧身發皰如剝皮狀。痛癢難堪。醫者不識。載庵焦思無計。忽憶唐笠山吳醫彙講中曾載。名曰虜瘡。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卽療。必死。乃卽如法治之。蜜隨塗隨消。二晝夜用蜜數升遂愈。其好學之獲效有如此。

杭州趙芸閣泰。勤求醫理。洞燭病機。其戚有爲醫誤治。服利濕藥以致危殆者二人。趙皆拯治獲痊。其一患淋症。小便澀痛異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劇。趙詢知小便濃濁。曰。敗精留塞隧道。非濕熱也。用虎杖散入兩頭尖、韭根等與之。小便得通而愈。其一膝以下腫。醫用五苓。腫更甚。趙以其腫處甚冷。而面色晃白。知是陽虛。令服金匱腎氣丸而愈。夫南方濕病居多。此二症尤多挾濕者。茲獨不宜於利濕藥。可知治病不當執一。非學識之精者。焉能無誤哉。

吾邑沈吟梅州判炳榮。熟精醫理。官直隸時。曾治一婦。年二十八。因喪夫而得顛疾。時發笑聲。用六味地黃湯加犀角一錢。服二劑卽痊。蓋笑主心。心生火。心鬱則

火愈熾而上升。故以此藥交心腎。使火熄而病自已也。

古書

醫家著書。每爲假託之辭。以炫其功能。如竇材扁鵲心書。則以爲上天所畀。張景岳全書。則以爲游東藩之野。而遇異人。至陳遠公石室秘錄。乃竟託之於岐天師雷公。尤屬不經。洪氏集驗方五卷。宋洪景嚴遵所輯。本草綱目採宋人方書甚多。獨遺此書。蓋失傳久矣。嘉慶間。吳縣黃堯圃丕烈。得宋刻本。乃重刊之。其書始傳於世。黃序中謂此書刊成。求序於獨學老人。（謂石韞玉殿撰）有札示余曰。昨所言交感丹。疑用香附太偏重。因查敝處所藏方書。乃是香附一箇。配茯神四兩。尊鈔是香附一觔。竊意香附一箇。無一觔重之理。恐係鈔胥之誤。能再查原本。此固慎重起見。然余即以此方降氣湯二條證之。一用半觔。一用五兩。是遞減用之。原方一觔非誤。佞宋之癖如是。并附著之以質之深於醫理者。一正其是非云。余按用藥分兩。有君臣佐使之不同。即如此書中蓯蓉茸附丸。兎絲子六兩。而沈香僅一分。以視一觔四兩。更爲輕重懸殊。且瑞竹堂經驗方亦載是方。香附亦用一觔。本草綱目

收人香附條下。分兩悉合。然則黃說是也。

蘇沈內翰良方沈存中自序有云。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后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夫千金肘后。爲古方書之佳者。而猶若如此。況其他乎。卽如此書中蘇合香丸、至寶丹等素稱神效。而統觀全書。熱藥居多。至若止吐輭紅丸之用信砒、巴豆。治驚辰砂丸之用膩粉、龍腦。尤爲峻厲。豈可輕視。又小柴胡湯爲傷寒少陽症主方。而此書以爲赤白痢尤效。且謂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凡傷暑之人。審是暑暍。不問是何狀。連服數次卽解。是欲執此方以治一切暑暍症也。不又爲聖散子之貽禍於世乎。是知方書非無可取之處。而不能盡善。在人精心審擇。以定棄取耳。

宋董汲旅舍備要方。四庫全書題要云。汲因客途猝病。醫藥難得。集經效之方百有餘道。內如蚰蜒入耳。及中藥毒。最爲險急。而所用之藥。至爲簡易。其雜傷五方。古書中不少概見。今亦罕傳。尤見奇特。蓋古所謂專門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扁有所不能解。卽此類也。今錄其方以備用。

治蚰蜒入耳。膽礬末一匙。以醋少許滴灌之。須臾蟲化爲水。　解中藥毒。並蟲毒

悶亂吐血煩躁。甘草一兩生用。白礬五錢生。延胡索一兩。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放冷細細呷之。　雜傷。治火傷被火燒處急向火炙之。雖大痛強忍之少間不痛不膿。　治犬馬齧及馬骨刺傷人及馬血入舊瘡中方。取灰汁熱漬瘡常令汁、器有火數易其汁。勿令爛入肉三數日漬之。有腫者。炙石令熱熨之日二次卽止。

治蛇咬久不效。及毒氣內攻瘡痛方。雄黃、白礬等分研就。刀頭上爆令鎔下。便貼咬傷處自瘥。　治道塗大醉。仆地或取涼地臥。　爲蛇入人竅方。見時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尾。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以綿繫之。少刻自出。此蛇有逆骨。愼不可以力拔之。須切記。　壁鏡咬人立死治之方。檳榔不拘多少燒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後以醋調貼之。又一方甚平易可用。並錄之。治跋涉風雨或道路誤爲細塵眯目。隱痛不能視物。隨所眯目以手分開。自以唾搽之卽愈。

偶從友人處見張叔承三錫醫學六要眉間評語甚佳。惜不知何人手筆。摘錄數條於此。惟痰最易忽略。鄞醫周公望治謝時素三十年不愈之痰。用滾痰丸三服頓除。又治一夢遺幾死。百補不愈。以滾痰丸一兩行之卽愈。　葛可久補髓丹。黃

蠟與雞同用。此二味不宜並食。錄有明禁。當刪去。　一人嗜酒。醉後服葛花卽解。一醫曰。此人不久矣。疏利太過也。果以風痺死。　吞酸一症。東垣作寒證。河間、丹溪作熱論。世人因有標本之說分屬之。吾輩固當兼參。然治常得芩連症用薑桂者甚少。豈東垣之法可廢哉。緣俗醫治病。初多用溫散。久久寒化爲熱。未有不從熱治者耳。　一娠婦小便偏數。多而溺少。澀而不通。余用補中益氣湯吞六味丸四錢愈。醫貫法也。次日令再服。病人以不慣丸藥。且謂地黃泥膈遂止。越四日病復作。必欲另一方。因以淸心蓮子飲與之。一服效。後視傷寒準繩知古有成法也。

姙婦轉胞。由胎壓膀胱。大抵虛陷所致。薛氏以補中益氣湯舉之。較丹溪四物、四君、二陳煎服探吐爲穩。杭醫陳月坡治鄞謝宣子室人一劑而通。蓋淸氣之陷總因濁氣不降耳。升之則降矣。降之則升矣。　催生如柞木飲、兔腦丸、通明乳香等法。俱不足存。祇一味獨參湯妙甚。余第四女難產一晝夜。服參半觔而生。高鼓峰每用參耆各一兩。當歸五錢。川芎三錢。冬月加桂以溫之。

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藥鏡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題要云。明蔣儀撰。儀字用嘉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其歷官未詳。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凡例謂醫鏡之鐫。䢼車海

內。今梓藥性。仍以鏡名云云。此書余於咸豐七年。從武林書坊得刊本四卷。乃與王宇泰醫鏡四卷（有儀用崇禎辛巳序文）合刻者。前有儀用之弟雲章彥文氏順治丁亥序。及儀用康熙二年自序。各卷首刊嘉善（蔣儀纂定常禮參訂）彥文之序。謂儀用負宏濟蒼生之願。出入場屋。見刖執事。鬱鬱不得志。以爲無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濟之願者。莫若業醫。若偏訪名宿。遂得宗旨於王宇泰先生。發其枕秘。有醫鏡一書。鐫傳海內。學人奉爲指南矣。然而用克鏡醫。必先鏡藥。歲在乙酉。魏塘春夏爲宏光元年。魏塘秋冬爲順治之二年。民之死於兵死於疫者。蓋踵相望。儀用側處北村。惻然心傷。益無意章句。乃集古今藥性全書。並諸名家。及金壇用藥秘旨。手自刪訂編輯。綴方給藥。全活鄉黨貧人。又與常子馨逸互相考論。砥琢詞章。協以聲韻。成書四卷。名曰藥鏡。又云儀用近茸蓬編茨。驅兒輩及僮僕。督耕隴上。暇時買藥歸來。懸壺街市。袖古今醫說。研窮探味。云以自老。據此則儀用應試。而未嘗登第。入本朝業醫以終。題要所云。乃據採進本之辭耳。及考嘉興府志撰述門。祇有卜祖學藥鏡。無儀用名。當亦有誤。特識於此。爲吾郡徵文獻者告焉。

張介石謂醫貫以六味治傷寒。其言如酖。葉天士謂景岳以大溫中飲治溫邪時

疫。言滋陰可以發汗。真醫中之賊。蓋趙氏喜用六味。張氏喜用參桂。立言一偏。遂滋流弊今二書盛行於世。讀者必詳察其失而節取其長。斯可矣。

史載之方二卷。卽直齋書錄解題所云蜀人史堪指南方也。此書世少傳本。余從新城羅鏡泉學博以智借得鈔本錄之。洪景嚴集驗方曾記載之治婦人氣塊刺痛二方。兼及其治驗。蓋亦能醫之士也。然其書中之方大半皆麻黃、獨活、附子、官桂等藥。其治疫毒痢之通神散。用麻黃、官桂、甘草、川芎、白朮、細辛、獨活、桔梗、防風、芍藥、白芷、牡丹皮、牽牛。第二方用訶子。第三方用硫黃。楊子建護之。改爲萬全獲命三方。幷襲其說。如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相犯。血變於中。所以下赤痢云云。孔以立痢疾論深詆之。斥爲不經之說。又謂不辨人體之強弱。脈息之虛實。擅用麻黃、朮、桂、牽牛、訶子、硫黃。實乃殺人之事。其論良然。

宋靈泉山初虞世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人間絕少。咸豐初年。杭州吳山陶氏寶書堂書坊。偶得宋刊本於四明湖州丁寶書。以錢六千購之去。余友羅鏡泉亦喜搜奇書。聞之大驚。急從丁君強借鈔副本。余因得錄一册。按郡齋讀書後志謂是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謂是三卷。通志藝文略亦云三卷。又有續

必用方一卷。此册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紹聖五年宗室揖之重刊序文。書中記傳方之人甚多。皆詳其出處行誼。知亦有心人也。卷首論爲醫一條云。用藥之法。先審有害無害。苟能無害。是爲有利。蓋湯丸一入不出。人死豈可復生。歷劫長夜。永爲寃對。無有免離。仁者鑑此。豈不勉旃。語簡旨深。可爲醫門藥石。張戴人治病專用汗吐下。然則其時病者竟無虛症當補者乎。醫術雖高。不謂之偏不得也。其醫業中往往不詳脈象。此出自麻知幾輩之手。不免多附會失實。至如治勞嗽治虛勞治凍瘡。皆以舟車丸、濬川散大下之。治臨產病喘。以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二兩朴硝一兩。煎令冷服。且謂孕婦有病用朴硝。八月者當忌之。九月十月內無礙。其說皆未可信。

雷公、扁鵲。皆上古時人。戰國時秦越人慕扁鵲學。因稱扁鵲。迨後宋雷斆炮炙論亦稱雷公。實材心書亦稱扁鵲。炮炙論之稱雷公。乃後世所傳訛。心書之稱扁鵲。則材直以之自稱。從來著書家。未有如此誇大者。

秀水殷方叔仲春。醫藏目錄一卷。就其生平所見醫書。自上古以及近世咸載焉。分爲二十函。函各數十種。首曰無上函。自內經、神農本草、難經諸書。外兼及易經、

洪範、繁露。蓋本孫思邈大醫須兼識陰陽卜相之意。同時平湖陳懿典爲作序有云。方叔研討方藥治病稱神。戶屨常滿。然蕭然環闠中。不走五都。不游大人。而醫藏一編。網羅悉人間未覩之書。議論闡古人未發之旨。考嘉興府志方叔有傳在隱逸門。是殆精於醫而不以醫名者。方叔又能詩。有安老堂集。惜未得見。

董氏璉衞濟寶書吳曉鉦得袁永之影宋定本二十二篇。完善無缺。視文瀾閣本多三之一。後有續添方。乃元人所輯。不知名氏。方多佳者。摘錄於此。治毒蛇咬。先以麻繩紮傷處兩頭。次用香白芷細末摻於瘡口。以多爲妙。仍以新汲水調下半兩許。毒氣自消。（一方用熱酒調下諸方皆用麥冬水蓋欲先護心氣也）　繫瘤法兼去鼠嬭痔。（出集驗方真奇捷也）芫花根洗淨帶濕。不得犯鐵器。於木石器中搗取汁。用綫一條。浸半日或一宿。以綫繫瘤。經宿即落。如未落再換綫。不過兩次自落。後用龍骨並訶子末敷瘡口即合。依上法繫鼠嬭痔。屢用得效。蘇沈良方亦有用蜘蛛者。然費力不如此徑捷。如無根。只用花泡濃水浸綫亦得。趙氏嘗用以繫腰間一瘤。不半日即落。亦不痛。二聖散治咽喉風熱纏喉一切腫毒。鴨嘴膽礬二錢半。白殭蠶半兩去絲嘴。共爲細末。每用少許。以竹管吹入喉中立效。　來甦膏治驚邪風癇心恙狂亂積熱痰涎上

衝。破傷風搐牙關不開。無問遠年近日。並皆治之。用乾圓肥好無蛀皂角去皮弦子捶碎。用清淨酸漿水一碗。春秋浸五日。夏浸二日。冬浸七日。搓揉去滓澄淨。用磁器內以文武火熬成膏藥相似。攤以新夾紙上陰乾。遇病人用時。取手掌大一片。用溫漿水化於磁器內。將病人扶坐。用竹葦筒裝藥水扶起病人頭。吹入左右鼻孔內。扶定良久。涎出爲驗。此藥治愈病人不計其數。大德六年。有行御史臺徹里大夫舍人一十四歲。因風熱痰涎潮搐。牙關緊閉。不省人事。二臺醫治療無門。有臺掾李受卿收此妙藥。依法吹入左右鼻孔內。須臾痰涎出及一碗餘。立甦。

今書

魏玉璜先生之琇。續名醫類案。余既借錄閣本全部。後又假得魏氏家藏鈔本。校勘一過。視并閣本多所更正。前有杭太史世駿、余太史集序文。並目錄。後有魏鉽跋。海寧王孟英士雄潛齋醫話。謂卷首無序無目。殆祇據閣本言耳。今錄跋語於此云。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乃先君校栞江氏名醫類案而成。較篁南所輯爲尤備。是書之優劣。提要序文論之詳矣。余小子不敢贊一辭。書中兼援江氏例臨證諸

案附見焉。乾隆甲午歲。恭逢朝廷開四庫全書館。父友朱先生明齋攜此册入都。亟錄副詳校以進。幸蒙採錄。此千載一時之恩遇。得以藉傳不朽。原本仍發還本家。敬謹收藏。館上指駁數條。謹更正焉。經進後。鮑氏知不足齋擬刊未果。原本爲先人手澤貽留。未敢出以示人。茲愼選楮毫。精鈔全部。詳校裝潢。以冀當代大人君子布金刊板。廣播藝林。誠於身心有裨。鉽又何敢爲獨得之祕耶。時嘉慶丁丑冬日臨江草堂後人魏鉽盥手拜跋。

張景岳偏主溫補。尊而信之者不少。近日攻擊之者亦復有人。如葉天士、魏玉璜、章虛谷、陳脩園。其最著也。葉天士發揮一書。尤爲深切詳盡。究之景岳之重扶陽。時勢適然。亦以救弊。學者循覽其書。必當與發揮參觀。斯不爲其所誤。惟發揮爲家藏之板。久不印行。余歷年搜訪。至丁巳歲。始於吳門購得一部。惜力綿未能重刊廣傳也。

如皋顧曉瀾學博金壽。少擅才藻。壯歲貢入成均。屢困秋試。年四十。南歸秉鐸。遂絕意功名。專精醫理。每遇宿學名師。不惜虛懷就正。求其精微。治一證必刻意精思。寢食俱廢。方定。卒起沈疴。晚歲棄官。家於吳門。求治病者踵相接。門弟子彙錄

方案。因選擇百條付梓。道光乙酉秋鐫名曰吳門治驗錄。其治病每用人所不恆用之藥而奏捷效。婦女解鬱調經。則以合歡皮煎湯代水。婦女反胃痰飲。則用東壁土牆、白螺螄殼。入黑驢溺。連土陰乾。研末入藥。蓋黑驢溺入腎。陰中至陰。善通水道。取其引火下行。最爲神速。但氣味過臊。胃虛者格格不入。白螺螄能於水土中潛行成道。且可化陽明鬱痰。通厥陰鬱火。又得東壁土拌而陰乾。既無氣味。更得殊功。又治痰迷心竅。忽於數日所讀之書。皆不記憶。用茯神五錢。遠志肉錢半。製半夏錢半。陳皮一錢。九節菖蒲五分。陳膽星五分。珍珠母三錢。生甘草五分。以惜字爐灰一兩煎湯代水。煎服獲效。去膽星。加生益智仁一錢。醋煅靈磁石三錢。十服全愈。蓋養營開竅化痰。特以字紙灰作引。復加益智啓聰明。磁石交心腎。醫以意會。亦由善思而後得之也。

吳縣薛瘦吟福。能詩精醫理。流寓秀水之王江涇。著有瘦吟醫贅。附錄詩十數首。其自書吟稿後云。離家十載感華顛。一檢奚囊一黯然。未必書坊有陳起。江湖詩好定誰憐。語殊清婉。吳江李顯若王猷。聞湖詩續鈔。謂瘦吟治疾疏方。雄談驚座。惟執於用古。持論雖透澈。而服其藥者往往不效。以故門可羅雀。釜或生塵。年七

十餘。窮困以終。然觀醫贅所言。非盡不合時宜者。如云今之傷寒。皆溫熱病也。若太陽之麻桂、青龍等症無有也。初起只須葱豉合涼膈散散表邪。兼清裏熱。令其微汗而解。又云。看溫病先驗舌之燥潤。以渴不渴爲要訣。又云暑瘧多燥。其治在肺。重者。人參、白虎。或竹葉、石膏。加厚朴。輕者。杏仁、滑石、蔻仁、絲瓜葉、蘆根、米仁之屬。濕瘧多寒。其治在脾。宜苓、桂、朮、薑。或消暑丸之屬。又云。吾吳前輩吳正功只教人看醫方集解。徐炳南晚年。案頭只兩本廣筆記。青蒲吳元常以臨證指南爲枕中秘。角里牛孚亭於己任編亦然。可見心得處不在多也。然無心得者。不得以此藉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讀古書不可。蓋不博亦斷不能約也。此皆可爲醫學津梁。而其治病乃如此。俗所謂行醫須運氣者。殆非誣歟。

醫贅所列單方有絕勝者。錄之以廣其傳。鮮鮮合歡皮兩許。煎服。治雞盲頗效。吐咽瓦松炙存性等分。研細和入製過蘆甘石內。敷爛弦風眼。極有神功。鳳尾草根（背有金星名金星草）又洗去泥。打爛。同雞子清研和如膏。入麝香少許。後敷臍上。一日一換。小便卽長。退水腫甚速。不動臟腑。信良方也。疥瘡每日煎鮮首爲一兩。川萆薢五錢。服一二十劑。重者二三十劑。無不效。

小兒小水不通。脹急欲死。圀圖蓮房一隻。煎服即通。鮮者尤妙。

金蟾化管丸。水銀三錢。雄黃一兩。大蟾一隻。銀硝一兩。明礬一兩。先以水銀、雄黃用火酒二觔、漸漸煑漸漸添。酒盡爲度。其末用紙包好。取大蟾去腸留肝肺。以藥納入縫好。另銀硝、明礬研末。入陽城罐。加水半茶鍾。加火上熬乾於底。放地中入蟾於內。升文火二枝。中火一枝。武火一枝。候開看刮下靈藥。用蟾酥汁爲衣。如芥子大。凡管用一丸。放管口外。蓋膏藥自入至底。雖灣曲處能到。嫩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見效。如不全退。再用一丸。無不除根。

老馬蘭頭飽喫。可治內癰。

鼓證濕邪入絡居多。消滯利水。徒傷氣分。焉能奏績。方用新絳錢半。蜣螂蟲二錢。延胡索錢半。絲瓜絡一枝。淡木瓜錢半。川通草一錢。路路通十枚。生米仁八錢。陳香櫞皮半隻。乾佛手三片。川鬱金一錢。遠志八分。即此數味出入加減。自能奏捷。至消滯莫如紅麯鷄內金。達下莫如車前子。降氣莫如蘇子、川貝。又瘦吟自載醫案云。嘗治一徽商積虛痰喘。用金水六君加熟附、細辛、五味、煑米仁漿丸。外用水澄生半夏、生薑二粉爲衣。終劑而十餘年之病如失。後治數人。並效如神。

程氏鍾齡醫學心悟。篇幅雖隘。其方頗有佳者。余戚李氏婦患噎症絕粒。諸藥不效。醫告技窮。奄奄待斃。余檢此書啓膈散令煎湯服之。北沙參三錢丹參三錢川貝二錢茯苓錢半砂仁殼五分廣鬱金五分荷蒂二箇杵頭糠五分四劑而能納食。去鬱金。加蔞皮一錢。服四劑。復加味調理全愈。

南海何西池夢瑤醫碥。余偏求之蘇杭書坊不可得。丁巳冬日。從嚴兼三借錄一部。西池少負才名。學士惠公稱爲南海名珠。生平篤嗜醫學。成進士。爲宰官不得志。乃歸田行醫。所著醫碥七卷。刊於乾隆十六年。自序有云。或曰方今景岳全書盛行。桂附之烈。等於崑岡。子作焦頭爛額客數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醫。是書出。其時醫之藥石歟。碥當作砭。余笑而不敢言。凡例有云。河間言暑火。乃與仲景論風寒對講。丹溪言陰虛。乃與東垣論陽虛對講。皆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偏執也。後人動議劉朱偏用寒涼。矯以溫補。立論過當。遂開酷烈之門。今日桂附之毒。等於刀鋸。夢瑤目覩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執。書中時出創解。頗有裨於醫學。

錢塘趙恕軒學敏。串雅內外編。皆走方術。謂走方之藥。上行者曰頂。多主吐。下行

者曰串。多主瀉。頂串而外。則曰截。截、絕也。如絕害然。此即古汗吐下三治也。又謂走方有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倉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訣。便是能品。其自序謂幼嗜岐黃家言。性尤好奇。聞走醫中有頂串諸術。操技神而奏效捷。以此獲食。其徒侶多動色相戒。祕不輕授。又多一知半解。罕有貫通者。以故欲宏覽而無由。宗子柏雲。挾是術且老矣。戊寅航海歸。質其道。皆有奧理。顧其方。旁涉元禁。瑣及游戲。未免誇新鬬異。爲國醫所不道。因取其所授。重加芟訂。存其可濟於世。合余平昔所錄奇方。彙成一編。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實也。并矯奇而歸於雅。使後之習是術者。不致爲庸俗所詆諆云云。然觀其所載。多興陽之方。大半熱藥。如天雄、附子、草烏、肉桂、硫黃、阿芙蓉、淫羊藿、鹿茸、蠶蛾等味。用之必致爲害。且導人以縱慾。亦非大雅所當言也。此書無刊本。好事者若以付梓。當更爲芟訂。庶幾盡善。

傅氏女科書。道光丁亥張丹崖鳳翔序刊。近復刊入潘氏海山仙館叢書。王孟英謂文理粗鄙。勦襲甚多。誤信刊行。玷辱青主。余觀此書。措辭冗衍。立方板實。說理亦無獨得之處。尤可怪者。解妒有飲。謂可以變其性情。蕩鬼有湯。且假託乎岐天

師。更列紅花霹靂散。成此書者。當是陳遠公之流。而其學更不如遠公。乃女科書之最下者。

瘍醫大全。搜羅浩富。而不及癘瘡。見今人門陳載庵治案癘出附后方採入本草綱目劉松峰說疫。紀載詳備。而不及肉行。見古人門錢國賓治案可見著書之難。而習醫者。當博覽羣書。不得拘守一家之言。謂已盡能事也。

無錫沈芊綠金鰲要藥分劑十卷。準徐之才十劑分類。凡四百餘品。皆尋常日用必需之藥。故曰要藥。其宣劑五靈脂註云。寒號蟲。四足有肉翅。能飛。但不甚遠。此雖名蟲。既能飛則屬鳥類矣。從前本草書多列蟲部。恐非是。今故次於禽鳥之例。余按五靈脂自蟲部入禽部。始於本草綱目。豈沈未之見耶。

會稽章虛谷楠醫門棒喝。謂春溫症以黃芩湯爲主方。必加柴胡、葛根爲使。以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發。鬱勃既多。驟難宣達。其火內潰。或作暴瀉。外灼則肢體疼痛。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再加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則汗泄而熱去。或見其熱盛。過投寒涼。遏其欲出之勢。熱反甚而難退矣。竊思春溫由於冬不藏精。熱邪既熾。真陰必傷。何得更以柴葛升提其陽。重耗津液。即

欲宣達。加薄荷、牛蒡子、香豉等足矣。間有需柴、葛者。亦屬偶然。不可云此症必加柴、葛也。景岳全書發揮。世皆知爲葉天士之書。按武進曹畸庵禾醫學讀書志謂此書爲梁溪姚球所撰。坊賈因書不售。剜補桂名。遂致吳中紙貴。又謂陶氏全生集。山陰劉大化所撰。本草經解要、醫效秘傳、本事方釋義。皆僞託葉氏。余觀數書中。景岳全書發揮爲最勝。惟盡情斥詈之處。有傷雅道。知其非天士手筆也。

昌邑黃坤載御元。少耽典籍。三十歲左目紅濇。爲醫誤治。過服涼藥失明。遂發憤習醫。窮究義蘊。著書甚富。然渺視千古。毀謗前人。其作素靈微蘊。謂仲景而後。惟思邈真人不失古聖之源。其餘著作如林。無一綫微通者。驚悸之症。在傷寒皆得之汗多陽亡。爲少陽相火鬱發。或以汗下傷陰。甲木枯槁。內賊戊土。乃有小建中炙甘草證。重用芍藥、生地以清相火。至於內傷虛勞。驚悸不寐。俱緣水寒土濕。神魂不藏。無相火上旺而宜清潤者。卽偶有之。而脾腎終是濕寒。嚴用和冒昧而造歸脾之方以補心血。薛立齋又有丹皮、梔子加味之法。張景岳、趙養葵、高鼓峰、呂用晦更增地黃、芍藥之輩。復有無名下士。作天王補心丹。肆用一派陰涼。羣兒醉夢不醒。成此千秋殺運。可恨極矣。夜熱之症。因陰旺濕土。肺胃不降。君相失根。二

火升泄。錢仲陽乃作六味湯丸以滋陰虧。薛氏推廣其義。以治男女勞傷。各種雜病。張氏、趙氏、高氏、呂氏。祖述而發揚之。遂成海內惡風。致令生靈夭札。死於地黃者最多。其何忍乎。下至二地、二冬、龜板、黃柏諸法。不可縷悉。究其源流。泄火之論。發於河間。補陰之說。倡於丹溪。二悍作俑。羣凶助虐。莫此爲甚。足之三陽。自頭走足。凡胸脅痞滿。上熱燔蒸。皆足陽明少陽之不降也。李東垣乃作補中益氣之方。以升麻、柴胡升膽胃之陽。謬矣。而當歸、黃耆。亦復支離無當。風寒之症。仲景之法備矣。陶節庵作九味羌活之法。雜亂無律。而俗子遵行。天下同符云云。黃著作繁富。時抉精奧。惟所定諸方。偏於扶陽。遺精症謂土濕陽衰。生氣不達。乃用桂枝、附子。墮胎症謂命門陽敗。腎水澌寒。侮土滅火。不生肝木。木氣鬱陷而賊脾土。乃用乾薑、桂枝充其類。將生人絕無陰虛火旺之症。是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矣。

餘杭稽留山石雲院微塵上人。以其家傳經驗奇方濟世活人。年老懼失傳。悉付之梓。名曰石雲選祕。凡二卷。書中有接骨神方。用鬧楊花子燒酒浸一夜。煑酒。每服二分。亦可蒸透晒乾爲末。入虎骨五分。早上服。午間骨響。接上神效。余以庠說天台葉氏售跌打損傷藥致富。甚祕其方。後爲傭工人竊得以傳。乃用鬧楊花子

置竈邊。得煙氣熏蒸。二三年後。研爲末。收藏勿洩氣。每服二三分酒下。治損傷立效。但力猛不可多服。石雲方正與此同。

歸安江氏涵暾筆花醫鏡。謂程鍾齡女科一卷。悉從諸大家論說中斟酌盡善而出之。字字毫髮無憾。並無近時臨證指南等纖巧習氣。故依治每收實功。不知臨證指南雖成於葉氏之門人。採錄宂繁。誠爲可議。然其審證立方。實多可法可傳。即如女科之症。必主奇經。洵能獨出手眼。遵而用之。鮮不獲效。程氏書豈能見及此耶。是故讀程氏書可與立。不若讀葉氏書可與權也。

秀水錢彥臞處士經綸。居王江涇。康熙間人也。醫術精嚴。有人仲冬病寒。諸醫雜治不效。獨處士言伏暑。投青蒿一味而愈。治病受值。必視其貧富。貧者常謝不受。富人以厚幣逹來。則又卻之。且謝曰。若幣重。不難致他醫。何必我。我鄉里孤窮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診治。安能舍之他適哉。或道逢他方人問錢先生安在。輒應曰。死久矣。用是名不出鄉里。而貧亦如故。歿後。鄉人相傳爲土地神。歷百餘年未嘗著靈怪。而禱祠下者不絕。蓋隱君子之有德於鄉閭者也。著有脈法須知三卷。咸豐五年。其同里計二田上舍光炘。爲鋟板以傳。貽余讀之。蓋薈萃諸家之說。而出

之以精確。非積學有得者不能也。其問法要略一篇。語約而意詳。勝於張景岳之十問。備識於此。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問便。愼之至也。問男女老幼貴賤。得病何日。受病何從。飲食便利。情懷勞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藥。日夜起居。寤寐有無。痰嗽嘔噯。脹悶汗渴煩悸。頭目耳鼻口咽喉胸脅腰背腹痛。手掌冷熱。喜惡寒熱。膝痠足腫。曾患何疾。瘡傷中毒。痞血病久。或汗下過傷。所嗜何味何物。或縱酒。或長齋。或房室。或泄滑。問婦女月水。有孕果動否。寡婦室女氣血凝滯。兩尺多滑。非胎也。心腹痛。當問新久。懶言惟點頭。中氣虛也。昏憒不知人。或暴厥。或久病婦人僵厥。多中氣。宜辨之。小便黃赤爲濕熱。淸之滲之。小便色白無熱。也不可治熱。利則氣順。澀則痰滯。重墜牽掣爲虛。煩悶拘急爲實。喜熱惡利爲虛。喜利惡熱爲實。

嘉善名醫俞東扶先生震。古今醫案按十卷。乾隆四十三年自序刊行。其書選擇簡嚴。論說精透。可爲醫林圭臬。惜坊間流傳甚少。道光時。重修嘉興府志方技門。不爲先生立傳。撰述志亦不載此書。缺點也。其書甚推尊葉氏。所錄治案。多臨證指南所未載。卷三痢門有曰。嘉善一嫗。常便血。時發時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鮮血。

裹急後重。時或不禁。脈輭不數。用五苓、建中轉甚。因向宜涼血藥。仍以四物加槐榆、查麯。亦無效。葉天士先生以生蒼朮、生厚朴、炒陳皮炙甘草、雞內金、砂仁殼、丁香柄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久痢。葉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故。震讀徐春圃醫統。因見此方。名醉鄉玉屑。治小兒食瓜果致痢。久不愈。乃服先生之典博也云云。余嘗以此方加車前子、澤瀉。治食傷水瀉。亦多獲效。

吳恕傷寒指掌十卷。見殷方叔醫藏目錄。皇甫中傷寒指掌十四卷。見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二書皆少傳本。嘉慶初茗南吳坤安貞。又著傷寒指掌四卷。以南方近日之傷寒。大半屬於溫熱。治法與傷寒不侔。傷寒入足經。而溫邪兼入手經。傷寒宜表。而溫邪忌汗。傷寒藥宜辛溫。而溫邪藥宜辛涼。苟不辨明。必有誤治。故其書既述六經本病。而特參以溫熱立論。兼及類傷寒之症。先古法後新法。條分縷晰。既精且詳。余從爲程邵藹人茂才楠借錄一部。爲藹人之尊人仙根先生所評擇。闡發曲暢。令閱者心開目明。仙根先生治病二十餘年。屢拯危篤。蓋得力於此書爲多。

本朝醫學極盛。醫書亦大備。傷寒之書。喻嘉言尚論篇 柯韻伯來蘇集 王晉三古方選注 俱

獨出手眼。直抉心源。傷寒六經兼諸症。柯氏發其端。溫熱等病究三焦。葉氏宣其旨。茗南吳坤安薈萃羣言。勒爲成書。（傷寒指掌）而傷寒之學無餘蘊矣。雜病之書。首稱葉天士。（臨證指南）而張石頑、（醫通）秦皇士（證因脈治）次之。他若吳鞠通之溫（溫病條辨）戴麟郊、（廣溫疫論）劉松峰、（松峯說疫）余師愚（疫症一得）之疫。吳師朗（不居集）之虛勞。蕭慎齋、（女科經綸）沈堯峰（女科輯要）之女科。程鳳雛之幼科。（慈幼筏）葉大椿之痘科。（痘學真傳）顧澄江之外科。（瘍醫大全）皆突過前賢。本草之書。劉若全、（本草述）盧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倪純宇、（本草彙言）張隱庵、（本草崇原）張璐玉、（本經逢原）鄒潤庵、（本經疏證）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罔不領異標新。足資玩索。醫案之書。魏玉橫之博大。（續名醫類案）俞東扶之精深。（古今醫案按）顧曉園之靈巧。（吳門治驗錄）並堪垂範來世。辨正之書。徐靈胎之醫貫砭。孔以立之醫門普度。劉松峰之溫疫論類編。姚頤真之景岳全書發揮。（坊賈假託葉天士其實乃姚所撰也）均可覺迷振憒。單方之書。毛達可之濟世養生集。便易經驗集。亦爲醫門珍笈。其餘著述如林。尚難悉數。有志於學者。誦習古書。而又潛研諸家。棄駁取純。融會而貫通之。何患道之不明不行。

高麗康命吉濟衆新編。採集衆書而成。無甚創解。惟新增管見一條。論服人參附子之害。語特精當。足以警世。錄之。無論大人小兒。人參附子。用之於熱在陽分。則

其害立至。醫者卽覺若用之於熱在陰分。則外似無害。或至數兩而死。或至數觔而死。死亦不悔。醫者病者終不覺悟。蓋病在陰分。用熱藥熬盡其津液。然後命盡故也。如此死者。頻頻見之。

西國醫士合信氏。西國略論。略內症而詳外症。其割肉鋸骨等法。皆中國醫人所不敢用者。內治之法。亦與中國異。如治瘧用信石酒。霍亂用雅片膏、樟腦滚酒和服。使中國醫人用之悖矣。其診脈至數驗以時表。取其旋運有準。謂華人用鼻息呼吸。恐有遲速長短。不如時表之準也。

吳門顧松園靖遠。少日有聲黌序。後因父患熱病。爲庸醫投參附所殺。於是發憤習醫。寒暑靡閒者。閱三十年。求治者踵相接。曾供直御醫院。以親老歸。著醫鏡十六卷。徐侍郞秉義爲之序。稱其簡而明。約而該。切於時用而必效。非虛語也。嘗治汪纘功患時感症。見症屬陽明。因立白虎方。每劑用石膏三兩。二服熱症頓減。郡中著名老醫謂偏身冷汗。肢冷發呃。非參附勿克回陽。諸醫和之。羣譁白虎再投必斃。顧引仲景熱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陽症忽變陰厥。萬中無一之說。諄諄力辨。諸醫固執不從。投參附回陽斂汗之劑。汗益多而體益冷。反詆白虎之害。微陽

脫在旦暮。勢甚危。舉家驚惶。復來求診。顧仍用白虎。用石膏三兩。大劑二服。汗止身溫。後仍用前湯加減。數服全愈。遂著辨治論。以爲溫熱病中宜用白虎湯。此說與余思愚痰症一得相合學者當參觀之並不傷人。以解世俗之惑。顧有秘方。載在醫鏡。一爲治膈再造丹。川黃連二兩。去毛細切用水九碗煎至六碗又加六碗煎至三碗下赤金一錠重二兩紋銀一錠重二兩浸湯內大田螺五十枚。仰放盤中以黃連汁挑點螺眼頂刻化爲水用絹濾收萊菔子煎汁　韮菜汁　側柏葉汁　梨汁　竹瀝　童便各小半碗　人乳　羊乳　牛乳各一大碗將黃連水同金銀田螺汁煎至碗半。次下萊菔汁煎至碗半。次下韭汁。次下側柏葉汁。次下梨汁。次下竹瀝。次下童便。俱以煎至半碗爲候。將金銀取起。下人乳煎。次下羊乳。次下牛乳。俱以煎至一碗爲候成膏。入磁罐內封口。埋土內一夜。每用一茶匙。白滾湯下。極重者三服全愈。如湯水不能進者。將膏挑置舌上。隨津嚥服。自能飲食。然愈後須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飯。此方清火、消痰、去瘀、滋陰、養血、潤燥。得之何氏按京江何培元濟生方中有此方家傳。謂能挽回垂絕之症。故以再造名之。一爲治痧硫礬丸。明礬、硫黃各四兩。先將二味爲末。用豆腐漿在砂罐內煑一晝夜。取出。去豆腐渣。仍入罐。微火熬至乾燥。貯入磁瓶。埋地深三尺。三日後取出。礬硫化紫金色。最下一層。有渣泥不用。再將茯苓、山藥

各三兩。同蒸晒露一宿。酒炒當歸、白蒺藜各四兩。烏藥、半夏炒各三兩。杏仁焙一兩半。陳皮去白、炒小茴香各一兩。以上各藥共研細末。棗泥為丸。清晨鹽湯下一錢。臨臥白湯下一錢。此方為斷除痧根之神劑。有人病痧十年。或十日或一季半年。時一舉發。痛不可忍。叫喊驚人。甚卽暈去。或用探吐。或用醋炭熏搐。略得解醒。不能斷除。後用此丸數服。而病霍然如失。此症深入骨髓。百無一救。幸得此方。竟可起死回生。且余屢經試驗。其效若神。真千金不易之聖藥。故亟為表示。以公諸世。顧又有治虛勞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麥冬、龜板、桂圓、玉竹、茯苓、人乳、山藥。吳醫彙講乃屬之汪纘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豈顧著醫鏡一書。為汪氏所竊取耶。附誌於此。俟後之君子詳考焉。醫鏡一書世無刊本其中自製方佳者甚多己未歲從直隸李參軍晉恆假錄全部庚申杭州遇亂失去深可惋惜

咸豐戊午冬月。吳曉鉦應京兆試歸。寄我齊氏醫案六卷。乃四川敘州齊有堂秉慧所著。自序作於嘉慶十一年。內有效方數則錄之。救勞殺蟲丹。鱉甲一斤酒醋浸透。茯苓五兩熟地、山藥、沙參、地骨皮各一觔。山萸肉八兩。白芥子、白薇各五兩。人參二兩。鰻鯉魚重一觔餘或二觔更好。先將鰻搗爛。和前藥為細末。粳米飯碾

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時洗臉。北面向天念北斗呪北斗呪云瘵神瘵神害我生人吾奉帝敕服藥保生急急如律令七遍。卽以開水送丸五錢。服畢。南面吸生氣入腹中。燒降香置牀下。午時又依前法吞服。曾以此法治曹三思。服至半料。蟲盡化水。由小便下。狀若稀糊。半載而康。連生五子。按仁齋直指勞瘵方有北斗呪其辭相同其藥則異又有用天靈蓋幷呪不若齊氏方之純正神應散。治時氣纏喉。水藥不下。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症。余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濟人。德莫大焉。用明雄黃、水飛枯礬、煅研藜蘆、生用牙皂。炙黃等分爲末。磁瓶收貯。每用豆大一粒。吹入鼻內。取嚏吐痰神效。神仙通隘散。治咽喉腫痛。生瘡聲啞。危急之甚。幷治虛勞聲嘶咽痛。用硼砂、兒茶、青黛、寒水石各二錢。蒲黃、牙硝、枯礬、川連、黃柏各六分。冰片、潮腦各二分。共研極細末。磁瓶收貯。每用吹鼻立效。齊嘗出遊。輿夫發痧昏暈欲絕。倉卒無藥。一老翁告曰。可卽透取烟管中油如豆大。放舌下。捧水飲之。如法治之。少頃。輿夫起曰。眞靈丹也。我病去如失矣。乃擡齊回家。老翁又言此法不特治痧。尤能治毒蛇咬傷。以煙管燒熱滴油擦患處立效。後以試用果驗。

大興劉繼莊獻廷。負經世才。於學無不淹貫。所著廣陽雜記。間有及醫事者。述之以資多識。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

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菌一兩。猪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奇方也。

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延余診之。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藁本各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明末高郵袁體庵。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宜急歸。遲恐不及矣。道過鎭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鎭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之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故以危言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鎭江當已愈矣。其人乃北向再拜而去。

太平崔默庵醫多神驗。有一少年新娶。未幾出痘。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束手。延默庵診之。默庵診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稍虛耳。驟不得其故。時因肩輿道遠腹餓。卽在病者榻前進食。見病者以手擘目觀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思食否。曰。甚

思之。奈爲醫者戒余勿食何。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榻桌椅漆器熏人。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别還一室。以螃蟹數觔生擣。徧敷其身。不一二日腫消痘現。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新安程雲來林。博究羣書。所著醫暇巵言。乃深於格致之學者。余尤愛其論夜臥一則。有裨於養生。錄之。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靜臥一宵。詰朝對鏡。清澈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沈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臥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夙興。不勸人夜坐。

吳門朱東樵鑰。有本草詩箋。錢塘陸典三文謨。亦有本草詩。而陸爲勝。徵引亦較廣博。藥各繫以七律。凡五百三十四首。錄其第一首人參詩云。五葉三椏别樣新。黃參上黨味尤純。瑤光星散天邊寶。人體精成地底珍。開胃助脾能補氣。寧心潤肺自安神。元陽可喚春囘轉。虛實須敎辨識真。按人參功用固大。誤服之害亦非

細。末句命意深矣。

袁隨園所爲徐靈胎先生傳。載治迮耕石疾。閱之不甚了了。近觀洄溪醫案。乃始釋然。醫案云蘆墟迮耕石暑熱壞症。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症。將大汗出而脫。卽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卽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神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箇西瓜何如。黑神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不消。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冷廬醫話

卷三

形體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鼻之下口之上爲水溝穴。名爲人中。其說有二。一謂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一則謂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見程雲來醫暇巵言。

膀胱或謂有上口無下口。或謂有下口無上口。張景岳、李士材亦主此說。人皆信之。而不知其非也。若無上下口。何以有交腸之病乎。吳縣沈實夫果之。獨謂上下皆有口。而上口常閉。水之入於膀胱。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若腑氣大

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膌。則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甚至有交腸之病。糞從小腸下口入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譬如人身之外竅。臍孔與兩耳兩乳。亦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此論最爲近似。余按唐與正治吳巡按病不得溲。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詢知常服黑錫丹。因悟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沙入膀胱。臥則偏重猶可溲。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爲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觀此益可證膀胱之有上下口也。

中風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氣壅塞。語言蹇澀。宜用開竅通絡清火豁痰之劑。如稀涎散、至寶丹之類。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補之劑。如參附湯、地黃飲子之類。然閉症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爲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爲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謂是脫症也。

傷寒

徐靈胎傷寒類方白頭翁湯注云。凡下重者。皆屬於熱。按金匱要略云。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是則下重不專屬於熱矣。特熱症較多。當察脈症治之。不可執一。陽明主闔。故其病爲胃家實。太陰主開。故其病爲自利。胃家實者。是胃液燥竭也。故必渴。藥用梔豉、白虎、人參、竹葉石膏、承氣等。以存津爲主。自利者。是脾臟寒濕也。故不渴。藥用理中四逆等溫中爲主。

傷寒論桃花湯症。或以爲寒。或以爲熱。或以爲寒熱不調。或以爲先熱後寒。持論不一。獨沈棣懷醫學三書論至爲詳確。備錄之。陽病下利。便膿血。協熱也。陰病下利。便膿血。下焦不約而裏熱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成氏此注。深合仲景之旨。蓋少陰傳經陰病。病於少陰之經。實結於胃。少陰直中之寒症。病在本藏。下焦虛寒失閉藏之職。故用溫補以散裏寒而固腸胃。準繩反以成氏釋裏寒爲非。豈不思熱而用固腸收濇之劑。則熱何由去耶。吳綏謂此症三陽傳來。純是熱病。赤石脂性寒。假乾薑以從治之。彼蓋見血爲熱。不知有形之血。必賴無形之氣以固之。下

焦虛寒不能固血。非溫補不能助陽以攝陰。何必陽病熱而始便膿血哉。赤石脂性溫。丹溪、東垣皆云。然吳綬何據而謂其寒。喻昌頗知仲景救陽之意。而於此條亦以爲熱症。乃云滑脫卽不可用寒藥。何以仲景於自下利者。多用黃芩、黃連耶。白頭翁又何爲耶。其注支離矛盾。學者當細詳之。以湉按下利熱多寒少其辨少陰寒利之法汪苓友傷寒辨症廣注言之最悉附錄於此少陰裏寒便膿血色必黯而不鮮乃腎受寒濕之邪水穀之津液爲其凝泣醞釀於腸胃之中而爲膿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鮮明蓋冰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必臭其脈必微細但神氣靜而腹喜就溫欲得手按之而腹痛乃止

陰證陽證

病症陰陽疑似。最難辨別。卽如厥有陰陽二症。李士材謂陰厥脈沈弱。指甲青而冷。陽厥脈沈滑。指甲紅而溫。以此爲辨。蒲城王竹坪先生夢祖傷寒撮要採之。以爲此說最精。留心體驗之。百不一失。然觀續名醫類案疫門。載施幼升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苔刺如鋒。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小便赤澀。得涓滴則痛甚。此當急下之症也。惟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脈如絲。尋之則有。按之則無。醫者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陽症。但手足厥逆。若冷過肘膝。便是陰症。況通

身微冷乎。又陶氏謂陰陽二症。全在脈之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脈微欲絕。按之如無。比無力更甚。遂進附子湯。煩燥之極。不逾時竟殞。觀此知陰症似陽。又未可以脈沈弱指甲青冷爲憑。余按成無已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此說辨別。至爲精審。又凡六氣之感。異於傷寒之傳經者。惟舌較爲可憑。陰症亦有黑胎焦黃胎。然其胎必浮胖。或滑潤而不枯。此等處非細心體察。鮮不致誤。〔上海王協中散義疫癘溯源載吳門汪姓患疫症適當盛暑體厥四肢冷極脈虛醫用參附并四逆等藥遂至危殆及延余診見其咬碎齒舌周身赤斑成片形倦而口中譫妄不成語句脈參伍極亂已無下手處矣以此合魏案觀之知陽症陰脈誤投溫熱必至殺人可不懼哉〕

右所述通身肌表如冷。指甲青黑。六脈如絲。進附子湯而殞。此陽症似陰。誤作陰症治而死也。亦有陰症似陽。誤作陽症治而死者。黃退庵症治指要云。一婦小產後。身作大熱。舌黃脈大。口乾。大便多日不解。醫者不辨其假。而用白虎湯一服。便通熱緩。病家大悅。余診之。謂此乃格陽於上。其方不可再服。必當溫補。問旣係虛症。何昨日服藥大便通熱勢解耶。余曰。此大便之結。如寒月水澤腹堅。其通者。幾微元陽爲寒涼所逼而出。其熱勢減者。亦因寒涼灌濯。暫爲退舍。脈象浮大輭如

絲絮。急服八珍湯。尚恐無及。其家不信。醫來復診。見有應效。仍用前方加麥冬、五味子。服後兩目直視。循衣摸牀。一晝夜而終。悔無及矣。余按肌寒在內而格陽於外。寒在下而格陽於上。此爲無根之火。症見煩躁欲裸形。或欲坐臥泥水中。舌苔淡黃。口燥齒浮。面赤如微酣。（是爲戴陽）或兩顴淺紅。游移不定。（異實熱症之盡面通紅者。葉天士謂之戴陽之紅）（紅而嬌嫩帶白）言語無力。納少胸悶。渴欲飲水。或咽喉痛而索水至前。復不能飲。肌表雖大熱。而重按則不熱。或反覺冷。或身熱反欲得衣。且兩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穀。（亦有大便燥結者）脈沉細。或浮數。按之欲散。亦有浮大滿指。而按之則必無力。是宜溫熱之劑。如八味丸等藥須涼服。從其類以求之也。

暑

陸麗京醫林新論謂人之游於暑月而清明在躬者。恃有元氣以勝之。世俗夏月輒服香薷飲。不知香薷性味辛溫。走散真氣。厚朴氣力辛猛。摧陷元陽。招暑引邪。無過於此。更有服六一散者。不知甘草性雖和平。而向有中滿喘脹。及胸多積滯者。亦不宜概用。滑石利竅。表虛者。服之則衛氣不固。遺滑者投之。則精關不守。此

又不可不審也。孫真人以爲虛弱之人。暑月當服生脈散。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之氣。余則以爲尋常湯飲。須用烏梅沙糖湯。尋常水飲。須用梅漿水。此既補元。又能消暑。況兼爽口。貧者可以通行。又見有夏月施茶茗者。其性寒涼消尅暑月之人元氣。已自摧殘。而勞傷困憊。正藉資扶。乃更飲茶茗。重虛其虛。冷飲則腹痛泄瀉。熱飲則散表出汗。胃氣一虛。不覺暑氣透入。忽而長途昏倒。痧悶叢來。變生俄頃。皆此地之爲。而人未之知也。此後有施湯飲者。熱湯宜調入砂糖少許。冷水宜調入梅漿少許。如有梅漿。亦可入砂糖少許。收斂真氣。大助元神。既飲之後。兩目神明頓爽。兩足精力湧出。飢即暫飽。渴亦生津。此可驗也。不則寧用白滾湯或白水。丹溪云。淡食能多補。況太羹元酒。以無味爲至味。故當知其利益耳。吾願世之爲善人長者之行者。其亟改而傳廣之。余謂香薷飲決不可服。六一散若於暑路遠涉之後。胸痞惡食。飲之以解暑氣。往往獲驗。特非常服之品。沙糖、梅漿。誠遠勝於茶茗。然既受暑氣之後。服之病必增劇。以此施捨。安得偏執途人而問之。竊謂養生家之服食。當效其法。若欲施之行路。轉不如白滾湯之有利無弊。

按章杏雲飲食辨云。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飲糯米湯（秫米亦妙）代茶。能保肺氣。固

衞陽。此卻人人可用。勝於沙糖梅漿也。

方書有云暑月中熱卒死。薑湯、童便乘熱皆可灌之。切勿飲以冷水。及令臥冷地。即至不救。今按暑症忌薑。嘗有中暑而患乾霍亂者。飲薑湯一錢即斃。治中熱卒死。古方蒜泥井水法最良。吾里孔雅六學博（憲采）言嘗於酷暑中見一老嫗倒地。口眼盡閉。鼻無氣息。急令人以蒜頭二顆研爛。取路上熱土。（日曬處淨土是也汚泥不可用）新汲井水一椀調勻。以箸啓其齒灌之。五七匙後。始受而作嘔。灌盡大吐有聲息。手足亦漸舒動。至黃昏後方甦。自云烈日中行十餘里。心煩口燥。啖麥餅暈悶而絕。不自知也。按以此方暑食俱得吐去。而人乃蘇。後屢治中暑者均效。

暑風

表弟周克庵學正士燮。熟精醫理。道光丙午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醫皆束手。克庵家病者甚衆。親自療治獲痊。憫世醫之寡識。爲作論曰。暑風由口鼻而入。時冷穢氣。亦由口鼻而入。先傷上焦手太陰肺經。其始見症也。或喉痛而腐。或不腐。洒洒惡寒。蒸蒸發熱。有汗不解。遍體現紅暈。舌白膩。首用辛涼

平劑。連翹、薄荷、荆芥穗、銀花、淡豆豉、牛蒡子、苦桔梗、杏仁、元參、紫馬勃。瓜蔞皮、白茅根、竹葉可隨症選用。以表泄表風。兼宣穢濁。其繼也。但熱不寒。喉痛仍在。痰涎稠膩。目紅多眵。舌絳無苔。紅痢雜以白疹。煩渴瞀悶。燥擾不安。寐則自語。醒則神清。狀類犀角地黃及白虎湯證。不知肺衞與心營甚近。此係肺熱侵逼包絡。未嘗竟入營分。以神不昏昧辨之。此時遽與犀角。是開門揖盜也。或識蒙竅阻。犀角並牛黃清心丸、至寶丹。亦不在禁例。至白虎證脈洪大自汗不止。口渴無度。遵古法脈之誠無誤。倘用不合法。恐肺經之邪熱無出路。致下迫大腸而爲痢也。宜用川鬱金、黑山梔、瓜蔞皮、蘆根、竹葉、桑葉、池菊之類。以廓清熱邪。開泄穢氣。如毒重者。甘草、人中黃、大青葉、板藍根。亦可隨意加入。再兼症或有身痛肢輭。即暑風流走肢體。參用防己、秦艽、桑枝一二味可也。總之此症留戀手太陰肺經居多。故用藥宜輕清宣解。不必用苦寒沉降之品。誅伐中下二焦無過之地。

霍亂轉筋 俗稱吊脚痧

山陰田雪帆明經晉元。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吊脚痧一症。以爲此真

寒直中厥陰肝經。卽霍亂轉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卽手筋抽掣。嘔逆。口渴恣飲。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甚則聲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視。手足青紫色。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緩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醫認爲暑濕。妄投涼瀉。或認爲痧氣。妄投香散。（十香丸臥龍丹之類）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當歸二錢炒白芍錢半桂枝錢半炙草一錢通草一錢吳萸錢半細辛八分生薑三片黑棗三枚水煎冷服）輕者二三劑。（一日中須頻進二三劑）卽愈。重者多服數劑。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如嘔者。本方加薑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恣飲舌黃。加薑炒川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冷過肘膝。色現青紫。加製附子三錢。若聲嘶目上視。舌卷囊縮。脈已絕爲不治。服藥亦無及。速用艾灸法。（臍下三寸關元穴用附子搗爛捍作餅如錢大安穴上以龍眼大艾炷加其上灸十四壯重者三十壯嘔瀉止厥回卽愈如無附子用生薑切片如錢貼灸亦可無薑貼肉灸亦妙病入腹內知溫嘔瀉卽漸止量寸法以病人中指中一節若干長爲一寸用草心候準量之不可截斷只須一摺作三疊卽三寸矣）此症種種皆肝經現症。亦寒邪爲病。可疑者口渴舌黃。喜冷飲。及不欲衣被兩症耳。緣坎中真陽。爲寒邪所逼。因之飛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但以脈辨之。自無游移矣。有習用溫補之醫。知此症爲陰寒。治

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湯。溫補脾腎。究非直走厥陰。仍不能奏效。余按此症。自嘉慶庚辰年後患者不絕。其勢至速。醫不如法。立時殞命。而方書罕有詳載治法者。特備述之以貽世云。

許辛木云。治吊脚痧莫妙於來復丹。然硫黄須用真倭產。如用土硫黄卽不驗。而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卽吐出。惟作大丸。臨用舂作末服。雖吐亦不盡。再服再吐。少頃藥性發卽不復吐而愈。用薑湯送下。須極濃極辣乃佳。道光辛巳此症盛行。有擣濃薑汁頻服而愈者。

熱

發熱有陽陷入陰者。有陽浮於外者。陽陷入陰者。其熱自陰分達於陽分。與瘧熱相似。而實不同。瘧爲陰陽交爭。此爲陽陷於陰。故但熱不寒。若獨用表散藥。則藥力從陽分而泄。何由入陰分引陽邪而出。用宜孫真人柴胡梅連散。蓋以梅連攝柴胡入陰分而出之陽。其邪乃得去也。(說見小兒諸熱辨)陽浮於外者。乃表裏俱虛。陽氣不歸元而浮於外也。宜以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氣。陽氣歸內。身體自涼。(說見慈幼

箋此二症一係外感。一係內傷。臨症宜詳察之。 柴胡梅連散 柴胡、前胡各三錢 胡黃連、烏梅各一錢。 右㕮咀。每一錢。童便一盞。猪膽一枚。猪脊髓一條。韭根白半錢。同煎。不拘時温服。 六神散 四君子加山藥 扁豆(薑水浸去殼炒) 煨生薑 大棗 王孟英讀書精細。最有卓識。如論虞花溪治夜熱症。獨能辨前人之誤。詳見古今醫案按選。備錄於此。

虞花溪治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其脈。六部皆數伏而牢。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升陽散火湯。(妙切記此法今人則竟滋陰降火矣)四服熱減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帖。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柏。少佐炒乾薑。服二十餘帖愈。

余按夜熱脈數。的係陰虛。因其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效。仍以陰藥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歸合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也。王孟英云。此熱在血分。而誤治半年。其熱愈伏愈深。故脈症如是。初用升陽散火。所謂火鬱發之也。後以炒乾薑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專劑。與陰虛生熱當用陰藥者治法有別。誤用皆爲戈戟。

江氏之注。俞氏之論。皆欠明晰。無怪庸庸者之議藥不議病也。

馮楚瞻曰。潮熱之症。有陰陽之分。平旦潮熱。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諸陽用事。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日晡潮熱。自申至寅。行陰二十五度。諸陰用事。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腎。若氣虛潮熱。參、耆、朮、附。所謂溫能除大熱也。血行潮熱。歸、芍、骨皮。所謂養陰退陽也。其論潮熱頗詳。如傷寒論所云。日晡潮熱。以陽明主於申酉戌之故。則所謂行陽主肺氣。行陰主腎氣。乃渾舉之辭。不可執一。

熱入心胞

大人小兒感證。熱入心胞。神昏讝語者。有犀角、羚羊角、連翹、金銀花、元參、生地、人中黃、生甘草等味。送下至寶丹。往往獲效。其有熱邪深入發痙者。亦宜以此療之。世人遇小兒患此證者。妄謂驚風。用鍼挑之。走泄真氣。陰陽乘逆。轉至不救。咸豐戊午秋日。仁和司訓吳蓉峰之孫女。歲十二 冒暑神昏讝語發痙。余以煎藥投之。蓉峰之室人復延女醫視之。謂是驚風。以鍼挑之。次日病勢轉劇而殞。余甚訝

藥之無靈。深以爲歎。庚申秋日。避難北車塔村。村中陳氏兒發熱神昏。讝語發痙。余仍以前藥與之服藥後酣睡汗出。似有轉機。忽其戚某醫來視。謂是驚風。以鍼挑其胸腹。其汗遂斂。病益加重。至夜即斃。同時余又治二人病情相同。皆用前藥得痊。則皆不用鍼挑者也。始知前二人之死。非藥之咎。實由誤認驚風而用鍼挑耳。特誌之以示戒。

疫

內經療疫小金丹古法。今不能用。近日所傳治瘟之方。劉松峰之五瘟丹。製甘草、甲己年爲君 黃芩、乙庚年爲君 黃柏、丙辛年爲君 梔子、丁壬年爲君 黃連、戊癸年爲君 香附、去淨細毛 蘇葉、屬頭者 蒼朮、米泔浸 陳皮、以上四味爲臣 明雄黃、另研細 硃砂。另研細 製甘草法。立冬日取大青竹一頭截去節一頭留節納生甘草於內蠟封口浸糞坑中冬至取出晒乾聽用 前甘草五味。當以某年爲君者多臣數之半。如甘草二兩。則此外入味止用一兩。雄硃二味又減半。止用五錢。於冬至日將甘草等九味爲末。雄硃另研。以一半入甘草等藥末中爲丸。留一半爲衣。再用飛金爲衣。大人服者丸如梧子。小兒服者丸如黍米。雪水生蜜爲丸。面東服五十丸。病輕日淺者

一服愈。病深日久者。三四服愈。忌一切厚味。此方兼治暑月一切熱症。又解痘疹毒。有力之家。製丸施人。功德無量。至於避瘟之法。用乳香、蒼朮、細辛、生甘草、芸香、白檀香爲末。棗肉丸。焚之。又以貫衆浸廚房水缸用之。又雄黃二兩。丹砂、鬼臼、石菖蒲各一兩。共爲末。井水調和。塗五心及額上鼻中耳門。辟瘟甚驗。若入瘟家。以蔴油塗鼻孔。出再取嚏。則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則如張景岳所云。必節慾節勞。仍勿忍飢而迎其氣。尤爲得之。

常州余師愚霖客中州時。父染疫。爲羣醫所誤。及奔喪歸。視諸方皆不外治傷寒之法。思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於世。稍釋隱憾。因讀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淸胃熱。味淡而薄。能表肌熱。體沉而降。能泄實熱。恍然大悟。非此不足以治熱疫。遇有其症。投之無不獲效。歷三十年。活人不少。遂著疫症一得二卷。於乾隆五十九年。自序刊行。大旨謂吳又可辨論傷寒瘟疫甚晰。如頭痛發熱惡寒。不可認爲傷寒表症。強爲熱汗。徒傷表氣。熱不退。又不可下。徒損胃氣。斯證已得其奧妙。惟於從口鼻入不傳於胃而傳於膜原。此論似有語病。至用達原諸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惟熊任昭首用敗毒散。去其爪牙。繼用桔梗湯。用爲舟楫之劑。退胸膈及六

經之熱。確係妙法。余采用其法。減去硝黃。以疫乃無形之毒。難以當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搗其窠巢之害。而十二經之患自易平矣。其方名清瘟敗毒散。藥用生石膏、(大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四兩小劑八錢至一兩二錢)小生地(大劑六錢至一兩中劑三錢至五錢小劑二錢至四錢)烏犀角、(大劑六錢至八錢中劑二錢至四錢小劑一錢至錢半)真川連、(大劑六錢至四錢中劑二錢加至四錢小劑一錢至錢半)生梔子、桔梗、黃芩、知毋、赤芍、元參、連翹、竹葉、甘草、丹皮。以爲疫症初起。惡寒發熱。頭痛如劈、煩躁譫妄。身熱肢冷。舌刺脣焦。上嘔下泄。六脈沉細而數。卽用大劑。沈而數者。用中劑。浮大而數者。用小劑。如斑一出。卽用大青葉。量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內化外解。濁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視升提發表而愈劇者異矣。其所載治驗。俱用石膏數兩。犀角、黃連數錢。歸安江筆花醫鏡載治一時疫發斑。用石膏至十四斤而斑始退。蓋卽用其法也。近陳載庵亦仿之而獲效。王學權重慶堂隨筆云。吳又可治疫主大黃。蓋所論濕溫爲病。濕爲地氣。卽仲聖所云濁邪中下之疫。濁邪乃有形之濕穢。故宜下而不宜清。余師愚治疫主石膏。蓋所論者暑熱爲病。暑爲天氣。卽仲聖所云。清邪中上之疫。清邪乃無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二公皆卓識。可爲治疫兩大法門。允哉言乎。

痧

陳載庵云。痧症全書中滌痧丸。失載其方。余訪得之。卽是龔雲林萬病同春所載白虎丸。用千年石灰。刮去雜色泥土爲末。水飛過。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再視病輕重加減。燒酒送下。此藥順氣散血。化痰消滯。治青筋。（北方謂之青筋南方謂之痧）初覺頭疼惡心。或腹痛。或腰疼。或偏身作痛。不思飲食。卽進一服。當時血散而愈。若用砭刺之法。耗損其血。不若此方之神妙。（松峯說痧亦採此方謂霍亂痧脹皆治之惟青筋多生冷寒濕所致宜用燒酒至熱症或用冷水冷茶送隨症變通可耳）又治心腹痛。及婦人崩漏帶下。或久患赤白痢。并一切打撲內傷血不能散。服之皆大效。載庵言以此藥施人治痧症。獲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可也。

長洲龍柏青霏。脈藥聯珠。謂痧脹之症。多屬奇經。蓋奇經爲十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腑之濁氣不降。譬猶五湖四瀆。浸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攪混。流蕩不清。井俞壅塞。故其病有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漲也。痧脹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入於奇經。而奇經脈現。則爲痧症也。邪氣

滯於經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藏府。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其論痧症屬奇經。未經人道。理實確而可信也。

咸豐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弔脚痧。吐瀉腹痛。足筋拘急。不卽救。一二時卽死。傳有外治神方甚驗。好善之家。製藥施送。救人不少。乾霍亂症亦可治。七年八月。運司河下。劉某患絞腸痧。勢甚危險。其隣某知柴垛橋邊夏家有此藥。急往乞取。治之立愈。余目擊其效。眞神藥也。玆錄其方。并載藥價有力預備濟人。功德無量。麝香五錢錢十八千九百每丁香一兩錢一百四十傜桂心去皮一兩二錢二千二百換生香附一兩錢十倭硫黃三兩五錢錢二千五百又合藥工錢二百十小痧藥瓶五百三個錢六百五十　共藥七兩五錢。每一瓶貯藥一分五釐。每用一瓶。病重者用二瓶。右藥研極細末。分貯小瓶。黃蠟封口。用時先將燰臍膏藥烘透。倒藥末在中間。卽向病者臍上貼住。一時卽愈。此方救病甚速然藥性猛烈斷不可服孕婦忌貼

絞腸痧卽乾霍亂。溫病條辨謂由寒濕。其驅濁陰以救中焦之眞陽。方用附子乾薑等熱藥。傷寒論彙言。謂此症得之夏秋間。設或見腹痛脈沈。誤作陰寒治療。一進熱物湯茶酒藥等。卽刻悶亂而死。二說截然相反。余謂此症寒熱皆有之。醫者切宜審慎用藥。其治之之法。有不論寒熱皆可用者。外治則取委中穴。腿彎處多用

熱水急拍。紅筋高起。刺之出血卽愈。內治則用馬糞。年久彌佳瓦上焙乾末。滾水冲服一方加黃土入淡黃酒煎服二三錢。不知再作服。二法皆載溫病條辨。實良方也。馬糞幷治霍亂吐瀉余曾療治多人

瘧

周愼齋曰。治瘧之法。升其陽使不幷於陰。則寒已。降其陰使不幷於陽。則熱已。升其陽者。是散陽中之寒邪。柴、葛、羌之屬。爲散寒之品也。降其陰者。是瀉營中之熱邪。芩、知、膏之屬。爲瀉熱之品也。蓋幷之則病。分之乃愈也。此蓋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王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氣淸。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已。以石膏、知母、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已。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不得交幷。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俞惺齋云。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症加減法。最爲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又謂李士材治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余按近

俗治瘧多宗倪涵初。似遜此方。然以之治瘧。亦不能盡效。知病有萬變。未可執一。比見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論此最爲精當云。此案但言夏月患瘧。而不詳脈症。所用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爲金壇得意之作。余頗不以爲然。後人不審題旨。輒鈔疊卷。貽誤良多。鄒潤安云。據金壇云。是使陰陽相離。非使邪與陰陽相離也。使邪與陰陽相離猶可言人身陰陽。可使之相離乎。斯言先得我心。余治門人張笏山之弟。瘧來痞悶欲死。以枳桔湯加柴、芩、橘、半。一飲而瘳。是調其陰陽。而使陰陽相離也。

左傳齊侯疥遂痁。顏氏家訓改疥作痎。謂說文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故爲諸侯憂。今北方猶呼痎瘧。痎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豈有患疥轉作瘧乎。余謂人之疾病無常。初患疥癬。亦所時有。若以疥爲痎則痁爲有熱瘧。痎爲二日一發之瘧。亦何嘗無熱乎。

治瘧有謂必當用柴胡者。以瘧不離乎少陽。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謂不當概用柴胡者。以風寒正瘧則宜之。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而成瘧者。不可執以爲治

也。竊謂瘧邪未入少陽。或無寒但熱。或無熱但寒。或寒熱無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見少陽症。必當用柴胡。以升清肝膽之熱。雖因於溫熱暑濕亦何礙乎。

三陰瘧

治三陰瘧。震澤沈詒亭慶脩傳一方。用山查、檳榔、枳殼、甜茶各三錢。於瘧發之日前二時。水煎。服一劑立愈。云試多人皆驗。余謂此方藥峻藜藿之體。及瘧初起者宜之。吳曉鉦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錄存治久患三陰瘧方。云傳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烏八錢。生黃耆、佩蘭各四錢。水煎。臨發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於膏粱之體。二方皆試驗。而方書中不恆見。幷錄之。

痢

孔以立痢疾論。謂五色痢法當溫補脾腎。余治一五色痢。用溫而愈。然馮氏錦囊中有五色痢實症一條。想或有此症。余特未之見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孩患五色痢。口渴發熱。用萬密齋保命歌括鳳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

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抵五色痢有溫寒之別宜溫者難治宜寒者易治）錄方於此。鳳尾草。連根一大握。（竹林中與井邊者極佳如無即產別地俱可用一名雞脚草）老倉米一勺。老薑帶皮三片。葱白連鬚三根。用水三大盌。煎至一盌去渣。入燒酒小半盞。真蜜三茶匙。調極勻。乘熱服一小盞。移時再服。以一日服盡爲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麵點心難化等物。余按本草。鳳尾草性至冷。治熱毒下痢。治痢者確審非虛寒症。乃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爲實熱。丹溪曰。口不渴。身不熱。喜熱手熨盪。是名挾寒。李士材曰。口渴更當以喜熱喜冷分虛實。腹痛更當以痛之緩急。按之可否。腹之脹與不脹。脈之有力無力分虛實。蓋恐人概以口渴腹痛爲實熱也。然則不口渴腹痛者。果皆屬虛寒乎。又昔人謂先痢後瀉者。腎傳脾。爲微邪。易治。先瀉後痢者。脾傳腎。爲賊邪。難醫。余嘗持此說以臨症。遇有先瀉後痢。口不渴。腹不痛者。幾難辨其爲實熱。爲虛寒。後見秦皇士症因脈治有云。濕熱痢之症初起。先水瀉。後兩三日便下膿血。濕氣勝。腹不痛。熱氣勝。腹大痛。肛門重滯。裏急後重。又云。下痢紅積而腹不痛。濕傷血分也。宜服河間黃連湯。（黃連當歸甘草）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實熱。而口不渴可類推矣。自後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裏急後重。（痢無不裏急後重）小便少。脈數

者。一以河間法治之皆效。

白槿花治赤痢甚效。余於杭郡學署植數株。秋間花開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調白糖湯服之皆愈。荷花池頭陳某秋間下痢月餘。諸藥不效。已就危篤。亦以此方獲愈。採花晒乾。藏之次年治痢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參、（倍用）黃連、（薑汁製）石蓮肉。（炒二味等分）水煎緩服。此方胃氣虛者宜之。若熱毒盛者。尚宜酌用。華治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白蠟方寸匕。雞子黃一個。石蜜、苦酒（卽醋也）髮灰、黃連末各半雞子殼。先煎蜜、蠟、苦酒、雞子黃四味令勻。乃納連、髮。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盡。神效無比。李瀕湖謂此方用之屢經效驗。乃諸家方書罕見採錄。知艮方之見遺者多矣。陳氏藏器治小兒痢用雞子和蠟煎。蓋本此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藥靈妙也。咸豐八年八月。羅鏡泉患赤痢月餘。諸醫用溫補藥日就沈重。延余治之。詢知體倦頭眩。不思飲食。腹不甚痛。診其脈右關沈數有力。餘脈皆虛。余謂尚有積滯在內。因用補太早。鬱而不泄。然遷延逾月。體倦頭眩。神已憊矣。未可峻攻也。乃用生地炭二錢。白芍二錢。歸身炭七分。地楡炭錢半。荆芥穗五分。炒槐米一錢。丹皮炭一錢。酒炒黃芩一錢。製厚朴六分。麩炒枳殼一

錢。山查錢半。神麯二錢。蛀黑棗二枚。服三劑。痢止能食。改方調理而痊。按此症初起。腹不痛。口不渴。是以皆主溫補。特未曾讀秦皇士之書故耳。

瀉

七味白朮散。治小兒久瀉脾虛者最靈。震澤泥水匠賀鳳山孫二歲。泄瀉兩月。身熱少食。面色痿黃。夜睡時驚。幼科用青蒿、扁豆、二苓、厚朴、枳殼、陳皮等藥。日就危篤。求余治之。令服七味白朮散。（黨參二錢焦白朮茯苓二錢炙甘草四分木香四分煨葛根四分藿香七分煨薑三分）四劑。瀉止身涼。改方去葛根。加炒扁豆二錢。炒苡仁三錢。砂仁三分。桔梗四分。四劑全愈。

疝

四苓散治疝有極驗者。周克庵於丁巳歲病痎火痊後。忽睾丸起塊如雞卵。堅硬重墜不能行。始服治疝藥。如川楝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歲寓吳江時。常於酒後至茶肆。飲茶過多。殆水氣流入膀胱所致。與肝經無涉。改服四苓散。泄瀉數

次而痂全愈。

咳嗽

客塵醫話云。咳嗽大半由於火來尅金。謂之賊邪。最難速愈。因風寒外襲。而內生實火。急宜瀉之。若失於提解。久之傳變生疾。誤服陰藥。反成勞瘵。此數語甚的。又云。如果係虛火。惟壯水一法。但養陰之藥。又皆阻氣滯痰。是在治之者靈也。如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之類。最爲妥當。余按金水六君煎。景岳以治肺腎虛寒。水泛爲痰。而景岳全書發揮。訾其立方雜亂。（二陳地歸）且謂水泛爲痰而用二陳。於理不通。當用地黃湯至壯水之法。六君湯亦非所宜。薛生白有案云。此由金水不相承挹。故欬久不愈。切勿理肺。肺爲嬌藏。愈理愈虛。亦不可泛然滋陰。方用整玉竹、川石斛、甜杏仁、生扁豆、北沙參、雲茯神。迥勝於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余仿此以治久嗽陰傷。無不獲效。

咳嗽有寒熱之別。不可誤治。感寒者。鼻塞流涕。或微惡寒。宜服生薑、葱白。（日二次不宜常服）挾熱者。夜嗽較甚。喉癢口或微渴。宜服淡鹽湯。（可常服代茶）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

余家用之恆驗。

噎

名醫類案載。絳州僧病噎不能食。語弟子死後可開胸喉。視有何物。弟子開視。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置鉢中。時寺中刈藍作靛。取置鉢中。蟲遂化爲水。自是人以靛治噎疾多效。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以爲此乃生瘕。非五噎比。後人因以藍治噎誤矣。蓋噎亦有因瘕而成者。藍能療之。未可以概治噎症也。按續名醫類案載。武昌僧患胃脘痛。其徒亦患之。師死。遺命必剖視吾心。果於心間得細骨一條。長七八寸。形如簪。插瓶中供師前。偶有貴客至殺鵝。取骨挑鵝喉。凡染鵝血處卽化。徒飮鵝血數日。胃疾竟除。此與絳州僧事相類。考本草鵝血治噎膈反胃。張石頑醫通備述其法。僧之胃痛而生骨。殆亦噎類耶。然則鵝之功用。實勝於藍矣。

明蔣儀用藥鏡拾遺賦注云。噎膈翻胃。從來醫者病者。羣相畏懼。以爲不治之證。余得此劑。十投九效。不啻如饑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誌之曰。誰人識得石打穿。綠葉深紋鋸齒邊。闊不盈寸長更倍。圓莖枝抱起相連。秋發黃花細瓣五。

結實扁子鍼刺攢。宿根生本三尺許。子發春苗隨弟肩。味苦辛平入肺臟。穿腸穿胃能攻堅。採掇花葉擣汁用。蔗漿白酒佐使全。噎膈飲之痰立化。津嚥平復功最先。按石打穿。本草罕見。至本草綱目拾遺。始載其功用。然世人識之者鮮。卽或識之。亦未必信而肯服。余謂噎症初起。莫如醫學心悟之啓膈散。又祕傳噎膈膏。程杏軒醫述。以爲效如神丹。人乳牛乳蘆根汁人參汁龍眼肉汁蔗汁梨汁七味等分惟薑汁少許隔湯燉成膏微下煉蜜徐徐頻服至顧松園之治膈再造丹。謂能挽回垂絕之症。見今書門有此數方。何事更求僻藥乎。

噎膈之症。定州楊素園大令藜照所論。最爲詳核。見於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中。備錄於此。此證昔與反胃混同立論。其實反胃乃納而復出。與噎膈之毫不能納者迥異。卽噎與膈亦有辨。噎則原能納穀。而喉中梗塞。膈則全不納穀也。至爲病之源。昔人分爲憂、氣、恚、食、寒。又有飲膈、熱膈、痰膈、蟲膈。其說甚紛。葉天士則以爲陰液下竭。陽氣上結。食管窄隘使然。說本內經。最爲有據。徐洄溪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其已成者。無法可治。其義亦精。然以爲陰竭而氣結。何以虛勞症陰竭致死。而陽不見其結。以爲陰竭而兼憂愁思慮。故陽氣結而爲噎。則世間患此者。大抵貪飲之流。尚氣之輩。乃絕不知憂者。而憂愁抑鬱之人。反不患此。此說

之不可通者也。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氣之品。不一而足。何竟無法可治。此又說之不可通者也。余鄉有治此者。於赤日中縛病人於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卽見喉間有物如贅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鉏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頓。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險。故多不敢嘗試。又有一無賴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極。以紫藤梗掏探入喉中。以求速死。嘔血數升。所患徑愈。此二人雖不可爲法。然食管中的係有形之物。阻扼其間。而非無故窄隘也明矣。又獻縣人患此臨危。囑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誡。於喉間得一物。非骨非肉。質甚堅韌。刀斧莫能傷。擲之園中樹上。經年亦不損壞。一日其子偶至園中。見一物黏綴草間。栩栩搖動。審視。則其父喉中物也。異而佇目半日許。物竟消化。遂採其草藏之。有病噎者。煎草與飲。三啜輒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者十餘年。後其草不生始止。是世間原有專治此證之藥矣。余臆度之。此症當由肝過於升。肺不能降。（王孟英云。片言斷定。卓識真不可及。）血之隨氣而升者。留積不去。歷久遂成有形之物。此與失血之證同源異脈。其來也暴。故脫然而出爲吐血。其來也緩。故流連不出爲噎膈。湯液入胃。已過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故不效。其專治此症

之藥。必其性專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結者也。昔金谿一書賈患此。向余乞方。余茫無以應。思韭葉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自知醫。聞之甚悅。遂煎千金葦莖湯加入韭露一半。時時小啜之。數日竟愈。汪孟㷆

吐

千金方治粥食湯藥皆吐不停者。灸手間使穴三十壯。穴屬手厥陰。在掌後三寸。今人罕知用此法者。治吐湯藥。虞天民方最善。用順流水二盞。煎沸湯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入參、苓、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麯一錢。陳米一合。加薑棗同煎至七分。稍冷服。別以陳米煎湯時時嚥之。此法治胃虛不能納食者皆效。又黃退庵治胃陰受戕。納食即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飲緩緩服之。亦應驗如神。

頭痛

頭痛屬太陽者。自腦後上至巔頂。其痛連項。屬陽明者。上連目珠。痛在額前。屬少

陽者。上至兩角。痛在頭角。以太陽經行身之後。陽明經行身之前。少陽經行身之側。厥陰之脈會於巔頂。故頭痛在巔頂。太陰、少陰二經雖不上頭。然痰與氣逆壅於膈。頭上氣不得暢而亦痛。其辨之之法。六經各有見症。如太陽項強腰脊痛。陽明胃家實。少陽口苦咽乾目眩之類是也。高士宗醫學真傳言頭痛之症。祇及太陽、少陽、厥陰。疏矣。

脅痛

脅痛當辨左右。有謂左爲肝火或氣。右爲脾火或痰與食。（丹溪則謂左屬瘀血右屬痰）有謂左屬肝。右爲肝移邪於肺。余觀程杏軒治脅痛在右而便閉。仿黃古潭治左脅痛法。用栝蔞一枚。甘草二錢。紅花五分神效。以栝蔞滑而潤下。能治插脅之痛。甘草緩中濡燥。紅花流通血脈。肝柔肺潤。其效可必。是肝移邪於肺之說爲的也。又觀薛立齋治右脅脹痛。喜手按者。謂是肝木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則爲脾爲肺。固一以貫之矣。

腹痛

醫書言腹痛者。中脘屬太陰。臍腹屬少陰。小腹屬厥陰。此指各經所隸而言。然不可執一而論。凡傷食腹有燥屎者。往往當臍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動之。則痛似稍緩。凡驗傷食舌胎舌根色黃而濁仲景傷寒論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可以爲證。

肝病

今人所謂心痛、胃痛、脅痛。無非肝氣爲患。此有虛實之分。大率實者十之二。虛者十之八。余表兄周士熙。弱冠得肝病胃痛。醫用疏肝之藥卽止。後痛屢發。服其藥卽止而病發轉甚。成婚後數月。痛又大發。醫仍用香附豆蔻、枳殼、等藥。遂加劇而卒。蓋此症初起卽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飮。魏玉横一貫煎之類。稍加疏肝之味。如鱉血炒柴胡、四製香附之類。俾腎水涵濡肝木。肝氣得舒。肝火漸熄而痛自平。若專用疏洩。則肝陰愈耗。病安得痊。余嘗治鈕秬村學博福釐之室人肝痛。脈虛。得食稍緩。用北沙參、石斛、歸鬚、白芍、木瓜、甘草、雲苓、鱉血炒柴胡、橘紅。二劑痛止。後用逍遙散。加參、歸、石斛、木瓜。調理而愈。

趙養葵醫貫。徐靈胎砭之是矣。然觀其治木鬱之法。先用逍遙散。繼用六味地黃湯。加柴胡、芍藥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此實開高鼓峰清水滋肝飲之法門。（六味加歸身白芍柴胡山梔大棗以治肝胃等症血少者加味逍遙散加生地）再傳而魏玉橫之治脅痛用一貫煎。（沙參麥冬生地歸身枸杞川楝子口苦燥者加酒連）葉天士之治脘痛。用石決明、阿膠、生地、枸杞子、茯苓、石斛、白粳米等以養胃汁。則又化而裁之。法益詳備。學者不可忘所自來也。

魏玉橫曰。帶濁之病。多由肝火熾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氣。氣弱不能散布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輸膀胱之州都。本從氣化。又肝主疏泄。反稟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絕。使但屬胃家濕熱。無肝火為難。則上為痰而下為瀉耳。葉天士曰。肝主疏泄。侮所不勝。故亦下利。余嘗治下利。但平肝而得效。（余嘗遵此法治素有肝痛病而下利脈弦者果獲效）是則肝之主病甚多。司命者不可不察也。

何西池曰。百病皆生於鬱。與凡病皆屬火。及風為百病之長。三句總祇一理。蓋鬱未有不病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鬱者也。第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此又可為肝病多之一證。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悲勝怒。恐勝喜。怒勝思。喜勝憂。思勝恐。此卽五行生剋之理也。古賢治病。若文摯之怒齊王。華元化之怒郡守。皆宗此旨。戴人、丹溪治案尤多。然亦有不拘剋制之說者。如邵氏聞見錄云。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得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向所憚也。允與子請於宋卿。一造問。責其過失。監軍惶怖出。疾乃已。此恐勝憂。簪雲樓雜記云。鹿邑李大諫。世爲農家。獲售於鄉。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宵旦不休。太醫院某。令家人紿其父曰。大諫已歿。其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爲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其父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勝喜也。蓋醫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不寐

韓飛霞謂黃連、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震澤毛慎夫茂才元勳。嘗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餘。因子女四人痧痘連綿。辛勤百日。交小暑後。忽然不寐。交睡則驚恐非常。如墜如脫。呼呼不寧。時悲時笑。毛診之。謂由衞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乃心腎

不交之症。用北沙參、生地、麥冬、當歸、遠志、炙草、白芍、茯神、川連二分。肉桂一分。以甘瀾水（長流水揚之萬遍爲甘瀾水）先煮秫米一兩。去渣。將湯煎藥。服之全愈。毛居黎里鎮。讀書三十年。中歲行道。名著一時。

汪春圃純粹醫案。亦有以黃連、肉桂治不寐症者。丁俊文每日晡後發熱微渴。心胸間怔忡如築。至晚輒生懊憹。欲駡欲哭。晝夜不能寐。諸藥不效。延至一載有餘。汪診其脈。左寸浮洪。兩尺沉細。知屬陰虧陽盛。仿靈樞秫米半夏湯。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錢。另煎待冷。黃連三錢。另煎。乘熱同和入內。徐徐溫服。自未至戌盡劑。是夜卽得酣睡。次日巳牌方醒。隨用天王補心丹加肉桂、枸杞、鹿膠、龜膠等味製丸。調理全愈。偶從杭城沈雨溥書坊。購得醫學祕旨一册。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嘗治一人患不睡。心腎兼補之藥。徧嘗不效。診其脈。知爲陰陽違和。二氣不交。以半夏三錢。夏枯草三錢。濃煎服之。卽得安睡。仍投補心等藥而愈。蓋半夏得陰而生。夏枯草得至陽而長。是陰陽配合之妙也。書係鈔本。題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許人。識以俟考。

不寐之症。由於思慮傷脾。繁冗勞心者。非專恃醫藥可治。老老恆言。謂不寐有操

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游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余謂二法之中。縱法尤妙。蓋操則心猶矜持。未極恬愉之趣。不若縱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卽難奏效。尤當寓操於縱爲佳。余師歸安沈鹿坪先生焯。官台州教授時。因閱文繁勞。患怔忡不寐。有人傳一法云。每夜就枕後。卽收斂此心。勿萌雜念。惟游思於平素所歷山水佳處。任情一往。定而能靜。久而久之。心漸卽於杳漠之中。則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獲效。是其能得縱法之要者。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四

吐血

吳球治一少年吐血。來如泉湧。諸藥不效。虛羸病危。乃取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入鍋。炒血黑色。以紙盛放地上。出火毒。細研爲末。每服五分。麥門冬湯下二三服。其血遂止。此蓋血導血歸法也。余按近人傳治暴起吐血方。以絲棉蘸吐出之血。火焙存性。研末服之甚效。今觀吳案。則不獨初起者可用此法矣。方書法吐血有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觀顧曉瀾治案。可以得其要矣。治案云。徐氏婦。吐血傾盆。數日不止。目閉神昏。面赤肢軟。息麤難臥。危如累卵。脈左沉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鬱火久蒸肺胃。復緣暑熱外逼。傷及陽絡。致血海不止。危在

頃刻。諸藥皆苦寒。是以投之卽嘔。借用入汁飲意。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清上。血止再商治法。用甘蔗汁、藕汁、蘆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蘿蔔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沖。鮮荷葉汁三匙。七汁和勻。隔水燉熱。沖入瓜汁。不住口緩緩灌之。服後夜間得寐。血止神清。惟神倦懶言。奄奄一息。脈雖稍平。右愈浮大無力。此血去過多。將有虛脫之患。經云。血脫者益其氣。當遵用之。人參七分。秋石水拌。黃耆七分。黃芩水炙黑。歸身一錢炒黑。懷山藥錢半。茯苓三錢。大麥冬錢半去心。燕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後食進神健而痊。門人問血冒一證。諸方皆以苦寒折之。今以甘寒得效。何也。曰。丹溪云。虛火宜補。此婦孀居多年。憂思鬱積。心脾久傷。復緣暑熱外蒸。胃血大溢。苦寒到口卽吐。其爲虛火可知。故得甘寒而止。若果實熱上逆。仲景曾有用大黃法。或血脫益氣。東垣原有獨參湯法。不能執一也。觀此知實火吐血。原當用苦寒。然除實火之外。則槪不宜用苦寒矣。今人吐血挾虛者多。而醫者動手輒用苦寒。宜乎得愈者少也。吐血戒用苦寒。更有治案可法。吳孚先治何氏女患吐血咳嗽。食減便溏。六脈兼實。左部尤甚。醫用四物湯加黃芩知母。吳曰。歸、芎辛竄。吐血在所不宜。芩、知苦寒傷脾。在所禁

用。乃與米仁、玉竹、白芍、枸杞、麥冬、沙參、川斷、建蓮、百合。二十劑。脈稍緩。五十劑而瘳。此方治陰虛咳嗽吐血最良。然必收效於數十劑後。謂非王道無近功乎。又程氏式醫彀。治李氏子吐血喘促。咳嗽浮腫。脚輭不能行。診脈浮濇微疾。此房勞所致也。用茯苓、白芍、苡仁、木瓜、丹皮、芡實、牛膝、貝母、百合、甘草。服十餘劑。喘促稍定。浮退血止。前方加朮。服二十餘劑而愈。夫此病以涼止血。則浮喘必劇。以溫止浮喘。則吐血必甚。總歸不起。第於平淡中寓巧法。故能生耳。治吐血者知此。庶不爲藥所誤。

方書每言童便治吐血之神。然須擇強健之童而不食醒濁物者。有力者猶可購求。寠人安能。

傳有一方。丹參飯鍋蒸熟。泡湯代茶。日飲之甚效。

諸血

肌衄卽內經之血汗。古無驗方。近人方案有極驗者。錄以備用。毛達可便易經驗集云。一人左臂毛竅如鍼孔。驟濺出血。積有一面盆許。晝夜常流。面白無氣。余用

妙山甲片研細粉。罨之以帕。紮住。即止。隨服補血湯數劑而愈。後治一老農腎囊上有一鍼孔流血。盈至脚盆。諸藥不效。自謂必死。余投以前法。立時痊愈。真神方也。顧曉瀾吳門治驗錄云。余同事楊君。腦後髮際忽出血不止。衆皆駭然。余知其爲肌衄也。令用一味黃芩。漬水塗之立愈。後竟未發。又見有胸前背心兩證。亦以前法治之立效。此方余友范董書所傳。治鼻梁血出者。移治他處亦效。而準繩未見及此。可見著書之難也。

許辛木部曹之室人。自幼患鼻衄。于歸後。無歲不發。甚者耳目口鼻俱溢出。至淡黃色始止。凡外治內治之法。無不歷試。每發必先額上發熱。鼻中氣亦甚熱。近二十年來。每覺鼻熱。辛木以喻嘉言清燥救肺湯投之。二三劑後。即覺鼻中熱退不衄。或投之少遲。亦不過略見微紅。蓋此方最清肺胃之熱。惟人參改用西洋參。或加鮮生地。勢已定。則用乾生地。喻氏此方自言不用一苦藥。恐苦從火化也。此製方妙處。醫者不可妄加也。

汗

方書皆謂自汗屬陽虛。盜汗屬陰虛。余按何西池醫碥云。傷寒始無汗。後傳陽明卽自汗。豈前則表實後則表虛乎。又云。人寤則氣行於陽。寐則氣行於陰。若其人表陽虛者。遇寐而氣行於裏之時。則表更失所護而益疏。卽使內火不盛。而陽氣團聚於裏。與其微火相觸發。亦必汗出。是則自汗不第屬陽虛。盜汗不第屬陰虛矣。

疸

常州楊蕉隱參軍振藩。能詩善畫。兼諳醫學。傳一治黃疸病方用活鯽魚數枚。薊取其尾。貼臍之四圍。(當臍須空)須臾黃水自臍出。魚尾漸乾。更易貼之。常有病黃疸甚劇。他人以手熨其身。手亦染黃色。用此治之。自朝至夕。貼魚尾數次。水流盡卽愈。曾目擊其效。又言有草名並蒂珊瑚。葉似桂。高不及尺。每顆冬間結子二枚。色紅如南天竺子。取子煎服。亦治黃病甚效。

腫

海寧許珊林觀察槤。精醫理。官平度州時。幕友杜某之戚王某。山陰人。夏秋間忽患腫脹。自頂至踵。大倍常時。氣喘聲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因求觀察診之。令用生黃耆四兩。糯米一酒鍾。煎一大碗。用小匙逐漸呷服。服至盞許。氣喘稍平。卽於一時間服盡。移時小便大通。溺器更易三次。腫亦隨消。惟脚面消不及半。自後仍服此方。黃耆自四兩至一兩。隨服隨減。佐以祛濕平胃之品。兩月復元。獨脚面有錢大一塊不消。恐次年復發。力勸其歸。屆期果患前症。延紹城醫士診治。痛詆前方。以爲不死乃是大幸。遂用除濕猛劑。十數服而氣絕。次日將及蓋棺。其妻見死者兩目微動。呼集衆人環視。連動數次。試用耆米湯灌救。灌至滿口不能下。少頃眼忽一睁。湯俱下咽。從此便出聲矣。服黃耆至數觔。並脚面之腫全消而愈。觀察之弟辛木部曹楣。謂此方治驗多人。先是嫂吳氏。患子死腹中。渾身腫脹。氣喘身直。危在頃刻。余兄徧檢名人醫案。得此方遵服。便通腫消。旋卽生產。因係夏日。孩屍已爛成十數塊。逐漸而下。一無苦楚。後在平度。有姬顧姓。患腫脹脫胎。此方數服而愈。繼又治愈數人。王某更在後矣。蓋黃耆實表。表虛則水聚皮裏膜外而成腫脹。得黃耆以開通隧道。水被祛逐。脹自消矣。

消

治消渴證每用涼藥。然觀孫文垣治消渴。小便色淸而長。其味甘。脈細數。以腎氣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膠、益智仁服之而愈。陸養愚治消渴。喜飲熱而惡涼。大便秘。小便極多。夜尤甚。脈浮按數大而虛。沉按更無力。以八味丸加益智仁煎人參膠糊丸。服之而愈。其法本於金匱。由火虛不能化水。故飲一斗小便亦一斗。凡見渴而水不消。小便多者。卽當合參脈證。以此法治之。

傷食

中食之證。往往狀似中風。非詳問病因。必難奏效。明醫雜著有案可法。錄之。一壯年人忽得暴疾如中風。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余偶過聞之。因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證。遂敎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盌。後服白朮陳皮半夏麥芽湯而愈。

湖州某紳老而矍鑠。食量兼人。暑月有餽盛饌者。快意加餐。次日蒸豚味變。不忍

捨棄。復飽啖焉。遂得河魚疾以卒。觀此知高年胃強不足持。且以見聖人肉敗不食。誠養生之道也。

少壯時飯後作書。未嘗有滯食之病。中歲以來。遂膺斯患。丁巳年。假得祕書數種。剋期約還。又不敢假手於人。親自鈔錄。日無暇晷。飽食後即倚案揮毫。因患腹痛。大便閉。數日不食。服保和丸及米灰等不效。投陸氏潤字丸大黃一兩酒浸晒乾蒸半熟製半夏前胡山查肉天花粉陳皮白朮枳實檳榔各錢二分五釐每藥須略炒或晒乾爲末薑汁打神麴糊爲丸梧子大始愈。自是飯後不敢作書。余服潤字丸時適陳載庵來告以所患問宜何藥載庵曰三世醫驗中潤字丸最穩最靈余曰鄙意正同已服二錢許矣載庵曰不妨再服一次如其言大便遂通

傷食者。往往發熱口渴。有似外感。辨之之法。以皮硝二錢。用紙紙須厚而堅包固。縛置胃脘。靜臥數刻。啓紙視之。皮硝若濕。便是傷食。傷之輕者。此亦可以消化。傷之重者。其濕必更甚。乃服消食藥可也。

邪祟

杭州陳茂才福年。形狀豐碩。氣體素健。一日爲其父詣市購藥。忽仆於藥肆門前。肆主爲僱輿送歸之。醫救治不效。口鼻出血。未及半日遂卒。年僅三旬。按沈從先

野暴證知要云。凡遇尸喪。翫古廟。入無人所居之室。及造天地鬼神壇場。歸來暴絕。面赤無語者。名曰鬼疰。卽中祟也。進藥便死。宜移患人東首。使主人北面焚香禮拜之。便行火醋熏鼻法。則可復甦。否則七竅迸血而死。聞陳生是日曾至人家弔喪。其所患豈卽此耶。業醫者遇此等症。愼勿猛浪投藥。

袁隨園子不語。謂東醫寶鑑有法治狐。而不述其方。按是書邪祟門中有辟邪丹。治邪祟邪疾。及山谷間九尾狐精爲患。方用人參、赤茯苓、遠志、鬼箭羽、石菖蒲、白朮、蒼朮、當歸各一兩。桃奴五錢。雄黃、硃砂各三錢。牛黃、麝香各一錢爲末。酒糊丸。如龍眼大。金箔爲衣。每一丸。臨臥以木香湯化下。諸邪不敢近體。更以絳囊盛五七丸。懸牀帳中尤妙。隨園所云。殆卽此歟。此方陳杏軒醫述採載無牛黃有甘草赤茯苓改用茯神

癘

癘卽大風。又作癩。論語伯牛有疾。注。先儒以爲癩也。毛西河四書賸言云。包注。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歌其芣苢。正指是

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茉苢草可療癩也。見列子注。余按茉苢卽車前。本草不著其治癘功用。明沈之問解圍元藪一書。專治癘風。方藥甚多。而用車前者絕少。其所常用之藥。乃大風子、蒼耳子、草麻子、豨薟草、苦參、花蛇等是也。鮑雲韶驗方新編載治痲風白花蛇丸方云。丹陽荆上舍得痲風疾。一僧療之而愈。以數百金求方不肯傳。館賓袁某竊藏納衣領中。因醉竊錄焉。用者多效。此與蕭翼賺蘭亭相似。皆以酒爲餌者也。方用白花蛇一條。烏稍蛇一條。（並去頭尾生用）防風、蟬蛻、（草鞋打碎去泥）土生地、川芎、苦參、枸杞、槐花、銀花、（以上各二兩）白蒺藜、全蠍、（醋浸一日去鹽味）北細辛、蔓荆子、威靈仙、何首烏、胡痲仁、（炒香）金毛狗脊、川牛膝、烏藥、天花粉、川連、黃芩、梔子、黃柏、連翹、牛蒡子、（以上各一兩炒）漏蘆半觔。（去節洗淨四兩）荆芥穗一兩五錢。上頭面者。加白芷一兩。肌膚潰爛者。加大皂角一兩。共研末。米糊爲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茶送下。午後、臨臥各一服。（一僧加風藤一兩）

越郡有患癘風者。因至外祖家食鷄而得。其外祖乃患此症者也。後其人死。所畜之鷄。肥大異常。鄰人購食之。亦患此症而死。蓋雞食癘風者之痰。能染人也。諺曰。寧娶瘋子妻。不食瘋子鷄。良有以也。

耳

乾隆時。杭州金氏。以耳科致富。止恃一秘方。今其家已式微。有人傳得其方。用之甚效。取大蚌殼全箇。中裝人糞、千年石灰、野猪脚爪。（中鳥有蠟之店）以鐵絲匝緊蚌殼。外用泥塗。炭火煅至青煙起。置地上去火性。研細末。入磁瓶秘藏。凡患耳中爛及耳聤流水等症。以此滲之立愈。此方天台余以庠傳序所述云。不獨可治耳疾。凡外症潰爛者。皆可用之。曾有人治裙邊瘡年久者亦效。

凡人於薙髮之後。必取耳以快意。此由少時習慣。遂成自然。往往有取之過深。傷而出血者。素圃醫案（辛鄭著在）一則。尤堪警目。錄之。頁武弁年二十餘。取耳時爲同輩所戲。銅挖刺通耳底。流血不止。延外科治之。初不以爲楚。旬日間忽頭痛。又延內科治之益甚。迎余往治。則頭痛如破。體僵面赤煩躁。脈弦緊。口流膿血。檢所服藥。皆石膏、梔子、芩、連等味。病人自言膿血不自喉出。余曰。此腦中膿血。流入鼻內。滲於口中的係破傷風矣。項強已屬不治。幸未柔汗厥冷。用小續命湯重加桂枝、附子、乾薑。去黃芩。一劑微汗。頭痛減半。再劑頸柔。十數劑後。耳內結疤。腦涎亦不流。

但其耳竟無聞矣。

目

目中起星。宜初起卽治。石室祕籙方最妙。白蒺藜三錢。水煎洗。日四五次。余二次皆用此獲效。又一次以新橘子皮塞鼻中。不半日卽退。又舊傳一方。用山茨姑、人乳磨汁。入冰片末少許。點之。幷治翳障甚效。

人有患肝病者。重用柴胡。服之肝病愈而目瞽。以其竭肝陰也。大抵溫散之品皆損目。友人某嗜飮燒酒。後竟失明。至如韭蒜椒芥等耗目光。並宜遠之。

一人患頭風痛。兩目失明。徧求醫治無效。偶過茶肆小憩。有鄉人敎以用十字路口及鄉村屋旁野莧菜煎湯。入沙壺中乘熱熏之。日行數次。如是半月復明。許辛木說。

明目之方。可久服者。枸菊丸第一。（專用二味勿入六味丸內）黑小豆次之。壽親養老新書云。李小愚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近人相傳服法。晨用生小黑豆四十九粒。以滾水送下。久服勿間。則眼到老常明。

余二十九歲患風火赤眼。愈後閱文攻苦。用目過早。遂至昏澀羞明。不能作字。又爲眼科以赤藥點之。轉益增劇。於是謝去生徒。閉門靜養。專服小黑豆。又每晨用明礬末擦齒。後以洗面水漱口。即將其水洗目。洗後閉目片時。俟其自乾。如是半年。目乃復初。因服小黑豆勿輟。凡二十餘年。迄今目光如舊。燈下可作細字。未始非此方之力。凡人至中年而目昏花。即當服此。或因其性涼。不宜於寒體。則服枸菊丸可也。丁巳秋見歙縣吳端甫費花易簡良方載服黑料豆法幷述功效附錄於此云每一歲生吃一粒自小服起每年視歲數加增永無眼患余於壬子年入會闈年僅四十二而上燈後幾不見卷格南旋即得此方無間服之今歷五稔目力倍於㓜時眞奇方也

明周定王橚普濟方四百二十六卷。爲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首。余在杭州時欲借鈔是書。需錢百餘萬。因而不果。咸豐九年。從坊友邱春生錢覓得刊本眼科書一册。即普濟方之第三十一卷。計一百頁。凡分類十有三。曰內外障眼。曰內障眼。曰外障眼。曰將變內障眼。曰內障眼鍼後用藥。曰目生膚翳。曰目生丁翳。曰目生花翳。曰卒生翳膜。曰遠年障翳。曰目昏暗。曰目見黑花飛蠅。曰目暈。類各有論。共五百八十八方。其內外障眼類中有去翳生血止痛方。出家藏經驗方用蠐螬汁滴目中。及飴炙食之。下引陳氏經驗方云。晉書盛彥母氏失明。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

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從此遂愈。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本草云。蠐螬汁滴目中。去翳障。余在曲江有將官以瞽離軍。因閱晉書見此。參以孟子之言。證以本草之說。呼其子俾羞事而供。勿令父知。旬日後目明。趨庭伸謝。因錄以濟衆。按此方他書罕見。特載於此。俾患障失明者採用焉。

鈕蘭畹說。湖城某嫗。年四十餘。目昏不能拈鍼黹。得一方。七月七日。採旱蓮草搗汁。入食鹽拌勻。日晒夜露。每日早起洗沐。以汁少許點目中。初微痛。後乃如常。目光遂漸明。嗣後至七十餘歲。猶能於燈下縫紉。

喉

門人歙縣吳子嘉茂才鴻勳。傳治喉症方。名咽喉急症異功散。云得自蘇州。靈驗異常。歷試不爽。用斑貓四錢。（去翅足糯米炒黃去米）血竭六分。沒藥六分。乳香六分。全蠍六

分。元參六分。眞麝香三分。共爲細末。收藏磁瓶封口。切勿走氣。不論爛喉風、喉閉、雙單喉蛾。用尋常膏藥一張。取此散如黃豆大。貼項間。患左貼左。患右貼右。患中貼中。貼三四時卽起泡。用銀鍼挑破卽愈。凡陰症起泡更速。（此方亦見疫痧草）

金匱翼爛喉痧方。最爲神妙。藥用西牛黃五釐。冰片三釐。象牙屑三分焙。人指甲五釐。（男病用女婦病用男）眞珠三分。青黛六分。（去灰脚淨）壁錢三十個焙。（卽蟢子窠土壁磚上者可用木板上者不可用）共爲極細末。吹患處。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奉爲神丹也。惟藥品修製不易。猝難卽得。有力者宜預製備用。如一時不及修合。別有簡便之法。用壁錢五六箇。瓦焙爲末。加人指甲末五釐。西牛黃三釐。亦效。又治喉蛾方。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熏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虱（卽臭蟲）十箇。共搗爲末。置銀管。向患處吹之神效。見黃霽青太守安濤賢已編。

舌

臨症視舌。最爲可憑。然亦未可執一。正義云。凡見黑舌。問其曾食酸甜鹹物。則能染成黑色。非因病而生也。然染成之黑。必潤而不燥。刮之卽退爲異。又惟虛寒舌

潤能染。若實熱舌胎乾燥。何能染及耶。凡臨症欲視病人舌胎燥潤。禁飲湯水。飲後則難辨矣。重慶堂隨筆云。淡舌白胎。亦有熱症。黃厚滿胎。亦有寒症。舌絳無津。亦有痰症。當以脈症便溺參勘。又白胎食橄欖即黑。（凡酸物皆然）食枇杷即黃。又如燈下看黃胎。每成白色。然則舌雖可憑。而亦未盡可憑。非細心審察。亦難免於誤治矣。

黑舌胎有寒熱之分。辨別不精。死生立判。汪苓友謂舌胎雖黑。必冷滑無芒刺。斯爲陰症無疑。誠扼要之言也。（舒馳遠傷寒集）注謂黑胎乾刺爲二症。一爲陽明熱結。陰津立亡。法主大黃、芒硝。急奪其陽。以救其陰。陰回則津回。一爲少陰中寒。真陽霾沒。不能熏騰津液。以致乾燥起刺。法主附子、炮薑。急驅其陰。以回其陽。陽回則津回。據此則黑胎冷滑者。必無陽症。而黑胎乾刺者。有陽症復有陰症矣。臨症者可不慎歟。

舌現人字紋。多因誤投寒藥所致。楊乘六治沈姓感症危甚。舌黑而枯。滿舌徧裂人字紋。曰。脈不必診也。此腎氣湊心。八味症也。誤用芩連。無救矣。踰日果歿。

程杏軒治農人患傷寒數日。寒熱交作。自汗如雨。脈虛神倦。舌胎白滑。分開兩歧。

宛如刀劃。詢知誤服涼藥。與六味回陽飲。服之有效。繼進左右二歸飲數劑。舌胎漸退而安。又傷寒金鏡錄有裂紋如人字形者。因君火燔灼熱毒炎上而發裂。宜用涼膈散。此則舌見紅色。又當細辨脈症。分別治之。

繆氏子年十六。舌上重生小舌。腫不能食。醫以刀割之。敷以藥。閱時又生。屢治不痊。精力日憊。向余求藥。檢方書用蛇蛻燒灰研末敷之。（不用刀割）立愈。後不復發。

齒

秀水新塍鎮屠氏。人多耆壽。牙齒至老堅固不壞。有家傳秘訣。自幼大小便時。咬定牙齒。不令洩氣。（法本張景岳）卽有人詢問。亦不答應。歷久勿間。故牙齒從無墮落之患。余友鄭拙言學博鳳鏘說。

江湖上女醫有捉牙蟲者。以箸尖向患處旋繞。投水盌中。似有蟲者無數。云蟲去齒痛當愈。顧往往不甚驗。比閱程學博瑤田通藝錄所載亡室徐孺人行略。始知其術皆僞。行略云。濠濠間婦人能爲齲齒醫。行而賣其藝。治一人齒能出蟲多者以百數。孺人曰。吾生長和州。知之久矣。齒卽生蟲。他醫莫能出。若乃能應手出乎。

蓋蓼花蟲也。

余久患齒痛。每勤勞火動。及食甜物卽發。丙午年周介梅表弟士稔傳一方云。每日晨起。以冷水漱口三次。不可間斷。永無齒痛。介梅向患齒痛甚劇。行此得痊。余如法行之。齒痛遂不發。治齒痛神方。用青魚膽風乾。生明礬研末擦之。立止。又可治喉風。以上二味。加入指甲末、燈心灰吹之最妙。

腿

表兄周乙藜學博士照。於道光壬寅年患腿熱。而按之不熱。行步無力。不痛不腫。延醫診治。謂是濕熱。重用防己。服之忽心悸不寐。別招醫治。謂是陰虛。用熟地等藥。心悸仍然。腿患益甚。腿肉日削。食少神憊。勢就危殆。時乙藜家質庫中友朱光甫能醫。乃令治之。曰。此痿病也。誠然是濕熱。誠然是陰虛。然專治一端則誤矣。投以清燥湯。病日減。繼用虎潛丸法。出入增損至三百劑始復原。乙藜因是潛玩醫書。深究脈學。爲人治病屢奏效。

方書言風勝則引。濕勝則腫。寒勝則痛。此亦未可泥也。道光己丑年。先君子鄉昀

公。（時年四十有九）患兩腿熱痛。不能行步。醫家用蠲痺湯、巴戟天湯不效。反加劇。且腫。色青紫。又以爲陰虧。用虎潛丸。痛益甚。飲食少進。乃至震澤。就吳雪香先生診之。先生（震澤縣庠生中歲懸壺審症精細求治者盈門）切脈濡數。患處腫痛。詢知酒戶素大。謂是濕熱致患。用苡仁、海桐皮、防己、蠶沙、川萆薢、秦艽、桑枝、牛膝、木通等藥。日有起色。不一月全愈。余按痛而熱。則不當用溫藥。蠲痺湯等所以不效也。此猶理之顯著者。而知之者鮮焉。甚矣醫道之難明也。

熱病愈後。往往歸之於足。發熱腫痛。不治則痛甚而死。或至殘廢。如截足風之類。咸豐戊午春。余母周太孺人。偶發寒熱。忽患此症。時余在杭州。內人周婉霞在家侍奉。檢醫書得一方。用廣膠一兩。入糟、醋、薑、葱汁四味烊化成膏。攤紙或布上。貼患處。痛立止。（糟入醋中將糟鑿碎調勻濾出汁去糟渣勿用薑汁不必多只用少許葱汁較薑汁多一半糟醋汁須三四倍於葱汁）庚申冬初。姬人李氏患伏暑。愈後兩足腫而不紅。其痛尤劇。服去濕清熱藥不效。用此方治之。痛亦立止。真神方也。因憶道光年間。鄰人陳氏婦。曾患此症。諸醫莫能療治。後以足浸冷水中。號呼痛絕而殞。惜當時未得此方拯之。特詳誌於此。願有志者廣傳焉。

雜病

余戚苕城沈嫗。年七十四。忽頭上右偏髮中生一角。初起微痛。其後每覺痛則角稍大。閱三年。狀如小指。角根之肉微腫。角堅如石。色微黃。角尖有三凹。紋色微黑如犀角。今已七十六歲。（咸豐八年記）按丹溪治鄭經歷嗜酒與煎爆。年五十餘。額絲竹空穴湧出一角。長短大小如鷄距。稍堅。丹溪謂宜斷厚味。先解食毒。鍼灸以開泄壅滯。未易治也。鄭悍煩。召他醫。以大黃、朴硝、腦子等冷藥罨之。一夕豁開如醬蚶。徑三寸。一二日後。血自蚶中濺出。高數尺而死。此冷藥外逼。熱鬱不得發。宜其發之暴如此。今沈嫗食貧茹苦。從不飲酒啖肉。其非食毒可知。不審何氣使然。書之以俟識者。（又按南史蔡謙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此則有肉無骨其形較異又按趙雲松觀察簷曝雜記云梁武帝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蕭侯見其頭有肉角長寸許（見傳）後余亦曾見二人一江蘭皋陽湖人一徐姓嘉興人頭上皆有肉角高寸許年亦皆九十餘蓋壽相也然二人皆貧苦皆無子則亦非吉徵此亦可以相證附錄之）

病有可預測其兆者。如手指麻木。知將患中風。一年前時時口乾。手脚心熱。或作渴思飲茶井水。或食已即飢。知將患發背。三年內眉目骨痛。知將患大風疾。此有

外症可憑者也。至於察神色。審脈象。而能先識其病。則非神乎技者不能矣。

醫碥謂真心痛。（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出不休手足寒過節）真頭痛。（全腦連齒皆痛手足寒至節）皆旦發夕死。不忍坐視。真心痛用猪肝煎湯。入麻黃、肉桂、乾薑、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真頭痛。急與黑錫丹。灸百會穴。猛進參、沈、烏、附。或可生。本生祖秋畦公捐館舍時。（年七十有八）猝發心痛不可忍。半日即長逝。其時延醫診視。祇進治心痛通套藥。使準此法以治。庶幾稍可救藥乎。

消渴、水腫、下疳、咳嗽、吐血等症。皆以戒鹽為第一要義。若不能食淡。方藥雖良。終難獲效。

病有見於此而應於彼者。約略舉之。如青腿牙疳之症。牙病而必見於腿上。咳不止。脈無神氣。糞門生瘻。此陽極而下。不治之症。痄腮之症。（亦名腫腮）初起惡寒發熱。脈沉數。耳前後腫痛。隱隱有紅色。腫痛將退。睾丸忽脹。亦有誤用發散藥體虛者。不任大表。邪因內陷。傳入厥陰脈絡。睾丸腫痛而耳後全消者。蓋耳後乃少陽膽經部位。肝膽相為表裏。少陽感受風熱。邪移於肝經也。若作疝症治之益誤矣。此症惟汪蘊谷文綺會心錄詳言之。并立方云。腫腮體實者。甘桔湯加牛蒡、丹皮、當歸

之屬。一二劑可消。體虛者。甘桔湯。加何首烏、玉竹、丹皮、當歸之屬。二三劑亦愈。如遺毒爲害。必須救陰以回津液。補元以生真氣。俾邪熱之毒。從腫處盡發。方用救陰保元湯。（黑豆三錢 熟地二錢 麥冬錢半 丹皮 山藥 南沙參 炙黃耆各一錢 炙甘草八分）水煎服。又虜瘡之症。亦有先喉痛者。陳載庵之子所患。用吳醫會講中之法治之是也。（見今人門）

婦科

坤元是保宋薛仲昂軒所著。歷代女科書皆未之採。書中不乏精要之論。易簡之方。詢爲女科祕笈。咸豐丁巳。吳曉鉦以重值購自吳門。借余錄之。摘錄數條於此。

婦人有疾。兩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機也。治嘔血及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盞。陳三白酒一盞。貯新瓶內。密封泥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更止。夜分後。更以火溫之。發瓶畢食。即病篤者。止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並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養血之良方也。

醫書云。先期爲血熱。後期爲血寒。然有或前或後者。將忽寒忽熱乎。大抵氣者血之母。氣亂則經期亦亂。故調經以理氣爲先。

孕六七月。因爭築著子死腹中。惡露直下。痛不能勝而欲絕者。佛手散主之。當歸三錢川芎五錢益母五錢水酒各半碗煎服停一二時再進一服若胎不損。則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損則胎下而母全矣。

一胎不動而冷如冰。即非好胎。若以不動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動者。何可遂斷其死胎也。宜服順氣活血藥。產後忌飲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爲臨產仙藥。暈眩敗血中心。及血崩諸症。倉卒不及備藥。惟兒初下地時。即與童便一盞。庶免諸症之患。一月之內日服一盞。百病不生。他藥皆不及此。

產後百病。三者最危。嘔吐、盜汗、洩瀉是也。三者並見。其命必危。數症並作。治其所急。見二凶多一症輕者無害。產後陰血虛耗。陽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發熱。治法用四物湯補陰。薑通神明。炮乾薑能收浮散之陽。使合於陰。故兼用之。然產後脾胃虛損。有傷飲食而發熱者。誤作血虛。則反傷矣。故必先問曾食何物。有無傷損。有惡血未淨者。必腹痛而發熱。有感冒外邪者。必頭痛而發熱。若發熱而飲食自調。絕無他症者。乃血虛也。可以補血。若胸膈飽悶。噯氣惡食。泄瀉等症。只隨症治之。要知腹滿而不痛者。斷非惡血也。莫誤。

產後用益母草剉一大劑三兩。濃煎去渣。加芎、歸末各二錢。陳酒、童便各一盞。服之至再。則腹痛血暈之惡免。且大有補益。真治產之司總也。（此方又名奪命丹為產後聖藥）產後喜鹹愛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痼疾。終身須自慎之。家傳秘方有六。簡易而神妙特奇。世世寶之。種子丸、（五月五日拔益母草帶根陰乾為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朝二丸百日必效）固胎丸、（條芩白朮為末每服三錢砂仁湯下連服數朝而胎可永安）保安丸、（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晒乾為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孕八九月每朝一丸砂仁湯下服二三十朝必無倒產之逆）催生丹、（益母草四兩焦白芷炒滑石百草霜各二兩臨產服四錢芎歸湯送下）益母丹、（既產用山查末三錢濃煎益母草湯陳酒和童便調下第一日三服第二日二服第三日一服第四第五日山查末減半第六第七日去山查末止服三味第八日併三味一服而百疾不生矣歷驗）坤元是保丹。（孕婦病則胎亦病而墮則多兩亡此方能卻胎病使兩無恙青黛五錢伏龍肝二兩二味研末用井泥調勻塗臍上當孕處二寸許乾則再塗此丹止可施於傷寒極熱之症不可概施者也切記切記慎之慎之）余家有傭婦葉姓。陰戶墜下一物。如初生孩兒頭。臥則入腹。立則墜於外。行動不便。深以為苦。自云產後操作過早。屢至河埠踞而洗衣。致有此患。墜下後產一男。仍不能收。俗名魚袋。不知是否。即子宮也。此症初起。若依丹溪法。當或可療。久則不能治矣。

丹溪治產婦陰戶一物如帕垂下。俗名產頹。宜大補氣以升提之。以參、耆、朮各一錢。升麻五分。後用歸、芎、甘草、陳皮調之。又治產婦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此子宮

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芎、耆。大劑服二次。後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覺一響而收入。

胎產

婦人經止三月。以川芎末二錢。煎艾水調服。腹內覺微動是孕。不動者非也。此法婦科諸書皆載之。然未可輕試。余內人素患肝氣。己丑歲懷孕三月。服川芎末少許。即動甚不安。是知成方不當泥也。又方書佛手散。用當歸、川芎各五錢。水酒煎。治胎動。杭州儒醫嚴兼三茂才稔。謂此方暫服則安。常服之則屢生而不育。親驗故知之。

秀水新塍鎮陳氏女科。治胎前諸症。戒用川芎。以其能升易動胎氣也。又言桂圓產後不可輕服。味甘易令人嘔。恐瘀血因之而升也。余因思張景岳治胞衣不下。用本婦頭髮攪入喉中。使作嘔。則氣升血散。胞輒自落。此法雖妙。然或因作嘔而瘀血上升。轉益爲害矣。

蕭慎齋女科經綸。謂娃娠十月而生。其常也。其有踰期者。若唐堯之與漢昭是也。

若云二年四年。則怪誕不經矣。

余按元史黃溍傳孕二十四月而生。此必非虛飾者。又仁和王學權。重慶堂隨筆載王大昌語云。老醫輔沛霖治周縫人妻。經阻腹痛而硬。服藥不效。至兩年餘。忽舉一子。而脹病如失。其子甚短小。名曰關保。余常見之云與。然則胎孕閱數年之久。亦事之所或有。未可概以爲不經也。

蔡松汀難產方。用黃耆、熟地各一兩。歸身、枸杞子、黨參、龜板醋炙各四錢。茯苓三錢。白芍、川芎各一錢。無論胞衣已破未破。連服四五貼。但用頭汁。取其力厚也。此方意主補助氣血。以爲服之者萬無一失。馮楚瞻催生保產萬全湯。則用人參三錢至五錢。歸身二錢。牛膝梢三錢。川芎、乾薑麩炒各一錢。肉桂六分。桃仁十三粒。酒炒紅花三分。補而兼通。謂不惟催生神效。產後更無瘀血凝滯百病。主蔡說者。訾馮方溫熱。主馮說者。議蔡方補滯。竊謂馮方惟稟質虛寒者宜之。否則必有遺患。當以蔡方爲優。孕婦服藥。凡尋常所用如牡丹皮、赤芍、牛膝、薏苡仁、貝母、半夏、南星、通草、車前子、澤瀉、滑石、槐角、麥芽、神麯、伏龍肝、歸尾、凡用歸身須剔去尾鼈甲、龜板等皆忌之。大抵行血利氣通絡滲濕之品。均在禁例。故王孟英謂胎前無濕。雖茯苓亦須

避之。火酒、椒、蒜等皆不可食。以其助火鑠陰也。固胎之物。南瓜蒂煎湯服最良。勝於諸藥。黃牛鼻煅灰同煎尤妙。

泊宅編云。一婦人暴渴。惟飲五味汁。名醫耿隅診其脈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飲五味之症。不可不知也。按此說產科書罕見。錄之以備診家之一助。

江都葛晴峰自申醫易。脈部。謂孕脈以陽入陰中脈當短促。羅養齋以為發千古所未發。惜其書不傳。

補脬散治產後交腸病。因脬腸有損。積穢凝塞。故大小便易位而出也。補脬散甚效。方用生黃絹絲一尺剪碎。白牡丹皮、白芨各錢半。水一碗。同煮如飴。木搥研爛。空腹時頓服。服時不得作聲。作聲則不效。陳變夢琴通其法。用生黃絲絹。白芨。黃蠟、明礬、琥珀。水搥為丸。猪脬一個。煮湯飲之。尤精密可法。

辨妊娠古人以形病脈不病為憑。沈金鼇更以嗜酸別之。何西池又以胎至五月則乳頭乳根必黑。乳房亦升發為據。辨胎男女古人以脈左大為男。右大為女。張路玉獨謂寸口滑實為男。尺中滑實為女。兩寸俱滑實為雙男。兩尺俱滑實為雙

女。右尺左寸俱滑實爲一男一女。此皆扼要之訣也。

陽湖史生家俊。言其同鄉名醫周八先生診一孕婦。左乳脹痛。謂左乳脹爲男。右乳脹爲女。後果生男。余按千金方云。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又坤元是保以乳核先生驗左男右女。殆卽此義歟。

子死腹中。古法用下。驗之之法。腹悶胸墜兼冷。略無動意。口中穢氣。面如土色。舌色青黑是也。治法服回生丹三丸立下。產母無恙。如一時無此藥。以平胃散一兩。（生用經妙不應）火酒水各半鍾。煎好。入朴硝五錢。再煎溫服。卽化水而下。薛立齋云。胎死服朴硝下穢水。肢體倦怠。氣息奄奄。急用四君子爲主。佐以四物。加薑、桂調之。蕭愼齋云。胎死必先驗舌青腹冷口穢的確。方可用下。亦必先固姙婦本元。補氣養血。而後下之。若偶有不安。未能詳審。遽用峻厲攻伐。難免不測之禍。保產要錄云。卽不服藥。人不慌忙逼迫。亦遲遲生下。而不傷母。蓋人腹中極熱。惟不忙迫。產母安心飲食。腹內熱氣熏蒸。胎自柔輭腐死。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自然生下。但所出穢氣。令人難聞。是可知死胎用下。乃不得已之治法。若產母病後及真元虛者。尤當審愼。程道承式醫彀。治產婦氣血弱而胎死腹中者。（其症腹脹作痛一日不下其脈兩尺沈伏微動無神）

熬益母膏。以川芎、當歸、中桂、葵子煎湯。調服二三盞。胎卽下。其治最善。吳鞠通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診其脈洪大而芤。問其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地黃麥冬白芍阿膠炙草龍骨牡蠣）加人參煑三杯。服一杯而汗斂。服二杯而神清氣寧。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用而愈。此又可爲治死胎者開一法門也。

產寶云。姙婦腹中臍帶上疙瘩。兒含口中。因姙婦登高舉臂。脫出兒口。以此作聲。令姙婦曲腰就地如拾物狀。仍入兒口中卽止。王清臣駁之曰。初結胎無口時。又以何物吮血養生。然余觀程氏光治腹中兒啼。傾豆於地。令婦低頭拾之卽止。又萬密齋治法。令婦作男子拜卽止。則知口含之說。近似有理。且惟有口始可含。何得以無口時相比較。況所謂含者。乃在絪縕一氣之中。非必真吮血以養生也。王說似拘。

秀水計壽橋學博楠。博雅工詩。深諳醫理。尤精婦科。自言診胎產症二十餘年。凡大險大危者。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補得宜。不隨流俗以治標逐瘀爲先務也。所著客塵醫話三卷。婦科居其大半。論墮胎難產最中肯綮。錄之。治墮胎往往用補

濇。治難產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蓋半產由於虛滑者半。由於內熱者半。得胎之後。衝任之血爲胎所吸。無餘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墜。其本由於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血益少矣。治宜養血爲先。淸熱次之。若泥於膩補。反生壅滯之害。至於產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無危險。皆人之自作也。用力太早。則胎先墜下。舒轉不及。胞漿先破。胎已枯澀。遂有横生倒產之虞。其治亦不外乎養血爲主。血生則胎自出。若誤用攻下之藥。則胎雖已產。衝任大傷。氣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愼之愼之。

齊氏翀三晉見聞錄云。山西產婦旣產。便餓不食物。惟以小米粥極薄。日食數回。以一月爲率。若旬日之內。或食米麵。或食鷄豚。則不可治。安邑則旬日之內幷不可睡。

按、產後因食傷致病而殞命者甚多。飲粥之法最妙。但不可使之餓。要在一餓卽飲。飲不可多而已。至於旬日不睡。未免爲期太多。神氣疲憊。吾鄉每令倚睡高枕。傍以人守之。寐稍久卽呼之覺。閱四五日始任其睡。此法較善。

乳

勸行醫說。又有論乳吹一條。語亦詳盡。并錄於此。凡婦人乳吹初起。切勿先延醫治。每見醫家治乳。用黃色敷藥調菊花葉塗之。內服皂角甲末等味。速其成膿。待至紅未熟。即用鈹鍼開入寸許。復以手硬出毒。其痛每至昏暈。而血多膿少。既難內消。復使其痛苦多時。不能收口。日久成漏。腐爛纏綿。致病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待哺之兒。亦將失乳斃命。罪惡之重。擢髮難數。在醫者本意。只求多次相延。博取財物。或冀症久求愈。重索藥資而已。亦知地獄中早虛左以待乎。故乳吹、乳癰等症。初起只須內服消遙散。及六神丸、蓮房灰末。福橘酒送。外煎紫蘇、橘核、絲瓜絡、川楝子、當歸、紅花、川烏、香附、官桂等水。用手巾兩方。絞熱替換熨乳。輕者乳散乳通。如再不通。須病人忍痛。命一大嬰孩重吮下積乳。隨即吐去。吮三五次無不爽利。無庸延醫診視。至於乳疽、乳巖、乳癖。症情不一。治法各殊。是在名家息心體認。以煎劑爲主。尤非瘍科所能奏功矣。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五

幼科

小兒解顱者。因腎氣幼弱。腦髓不實。不能收斂。而顱爲之大也。宜急服地黃丸補之。萬密齋幼科發揮云。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萬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顱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余族一姪孫。幼時解顱頭大。而面甚小。至十六歲竟死。余按龜板治小兒顖不合。加入地黃中煎服。似尤應驗。

治小兒驚風。砂雪丸。用硃砂、輕粉各一錢。殭蠶十箇。蠍三箇。以靑蒿節中蟲搗和爲丸。研細。人乳調服。相傳其方甚神。余按輕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則毒氣

竄入經絡。變成他疾。爲害非淺。不若用青蒿蟲末和燈草灰調入人乳服之。或飼小兒。睡時以銅管吹青蒿蟲末和燈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簡妙。屢屢獲效。不可忽視。

喻嘉言溫證朗照云。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露。所謂瓜籐斑也。上饒相公一姪。晉齡選貢。赴宴返寓。痘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生四黃疔。如牛嬭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變若此。當以爲戒。余按小兒患病。挾熱者多。溫燥之藥。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憶在杭州時。有府胥張某子十歲。夏月觸暑。發熱惡寒不食。醫投以藿香正氣丸。遂至熱盛神昏。脣舌焦乾。口鼻出血而殞。聶久可活幼心法云。小兒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症者。俗醫誤認爲熱。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故治吐瀉而藥不中病者。與其失之寒涼。寧失之溫補。失之溫補。猶可救療。失之寒涼。其禍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說與前條喻氏所論絕相反。參觀焉而各有至理。惟在

審症之的而已。蓋凡症之初起。發熱作渴而吐者。挾熱居多。吐後復發熱作渴者。往往有屬虛寒者矣。司命者其愼之。

吾邑孔雅六學博憲采長女初生。啼哭一聲。後竟默不作聲。查方書捉貓一隻。以裌包之。持向女耳邊隔裌咬貓耳。貓大嘷一聲。女即應聲而啼。後遂無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即古之所謂禁方。其理莫能測也。醫學入門云。初生月內多啼者。凡胎熱、胎毒、胎驚。皆從此而散。且無奇症。沈芊綠甚韙其說。因謂兒啼只宜輕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強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無他病。不必服藥。余謂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欒懷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則愈啼。解衣視背。見繡鍼微露其緒。而鍼已全沒。醫治之雜以藥敷。肉潰而鍼終不出。延至百餘日。賣酒家傳一方。以銀杏仁去衣心杵爛。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瘡孔中。移時鍼透瘡口。而鍼則已彎。蓋強拍入之也。又曾世榮於船中治王千戶子。頭疼額赤。諸治不效。動即大哭。細審知爲船蓬小篾刺入顖上皮肉。鑷去即愈。然則小兒啼哭。苟有異於尋常。即當細心審察。固不必一概投藥。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痘

翼駉稗編云。海州劉永有一子。年五歲。出痘徧體。疙瘩大如甌。凡三四十醫皆不識。有老嫗年七十餘。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丼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無人道及。可見醫理淵深。卽痘疹一門。已難測識矣。余按此可以補諸痘書之闕錄云。

阜平趙功甫長於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結局。自云一生療痘。無藥不用。而從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榮治侯自牧子痘盛夏用附子。費養恆治馮憲副孫痘。亦用附子。皆採入續名醫類案。然則治痘。非無用附子之症。特不恆有耳。

崔默庵論痘症曰。今人治痘。率用升麻葛根湯。使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盡散於四肢。卽險逆之症亦可爲矣。見劉繼莊廣陽雜記。

疳

治小兒疳病集聖丸。人參蟾蜍川連各三錢歸身川芎陳皮五靈脂莪茂夜明砂。使君子肉蘆薈砂仁木香各二錢公猪膽一個和藥末爲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不寒不熱。亦補亦消。最爲穩善。名醫類案所載單方三亦佳。一用山

查一兩。白酒麯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中人中白最多者。裝入二物。炭火煆存性。研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其一用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煑熟。服之。其一用大蝦蟆十數箇。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爲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置蛆於燒紅新瓦上焙乾。食之。每服一二錢。（或用炒熟大麥麵和少蜜作餅或丸令兒食）此皆以人身氣化之物。入消導藥治之。可稱靈妙。

小兒無辜疳。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軟而不疼。壯熱羸瘦。頭露骨高。有謂妖鳥（一名夜行游女）夜飛。其翼有毒。拂落於人家晒晾未收之襁褓衣上。兒著之則病。有斥其說爲妄。謂無辜鳥名。啼時兩頷扇動如瘰癧之項。小兒肝熱目暗。頸核纍纍。其狀相類。因以爲名。宜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有謂因乏乳所致。又有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八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謂妖鳥之說。無論其是否。但見項邊有核。即當挑刺以藥治之。若至大而潰膿。法不能療。至其用藥。則仍不外治疳病之法耳。

外科

治膿窠疥瘡。用大楓子五十粒。草麻子五十粒。蛇床子三錢。以上三味研細另包麻黃錢半。斑蝥去翅足三個。雄猪油一兩。先將麻黃、斑蝥二味。同入猪油內煎枯。去渣盡淨。再將前三味放下。緩緩熬煎。待渣黑。然後取起。用絹袋包裹。向患處頻頻擦之。此方吳子嘉所傳。云曾經試過甚效。

子嘉又傳治發背癰疽一切無名大毒。以及瘡癤等症神方。名迅風掃籜散。云得自常熟。屢試不爽。用穿山甲七片。蜈蚣去頭足七條。蟬退五錢。洗殭蠶炒去絲二錢。乳香去油二錢半。沒藥去油二錢半。全蠍頭足要全酒浸去腹內腸七個。斑蝥去翅足糯米炒七個。明雄黃五錢。麝香一錢。冰片八分。五倍子一兩五錢。共為細末。曝乾。勿令見火。摻於毒上。再以尋常膏藥蓋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須加升丹少許。和藥末同摻。其升丹必要自製。市中者不驗。

升丹方。水銀一兩。白礬一兩二錢。牙硝一兩二錢。皮硝不可用先將礬、硝二味研細。再入水銀。用小廣鍋一隻盛藥。再以粗碗一隻覆於鍋上。用細白皮紙搓作紙索。醮

水微濕。築於碗口。另用細礬末摻紙上。再用生石膏粉滿蓋碗底。以鐵秤錘壓碗上畢。以大釘四枚釘入泥地。用硬炭燒三炷官香。（四圍須用磚護住火方有力）第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一二炷香間須防走漏）第三炷火大武。當以扇拂之。冷定開視。而丹成矣。（丹在碗上藥渣棄去不可用）

方書所言內癰。大概詳於肺胃大小腸。其他臟腑均略焉。吾鄉有患肝癰者。醫以爲肺癰。服藥後日就危篤。延張夢廬學博視之。識爲肝癰誤治。卒不能救藥而殞。按內經云。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又云。肝癰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尚易辨。特俗醫不學。遂致殺人耳。陳遠公云。肝癰在左而不在右。左脅之皮必見紅紫色。而舌必見青色。治必平肝爲主。佐以瀉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湯。白芍、當歸各三兩。金銀花五兩。黑山梔五錢。生甘草三錢。水煎服。蓋其治法與肺癰迥殊也。

王洪緒外科全生集論馮氏錦囊治陰疽。以溫補兼托。以爲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則成功。宜以潰爲貴。即流注瘰癧惡核。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斂。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陽和湯以施治。（熟地一兩鹿角膠三錢白芥子二錢肉桂一錢甘草一錢麻黃五分薑炭五分）遇平塌

不痛大疽。倍加熟地。嚴兼三謂生平遵此法以治陰症。屢獲奇驗。嘗於六月中治一男子。徧身熱毒。而腹上獨生一疽。平塌不痛。診其脈沈微無力。乃用陽和湯。加附子、黃耆服之。疽消而愈。蓋熱毒發於表。而陰疽根於內。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癰疽。用仙方活命飲。未成者卽消。已成者卽潰。云是瘡癰之聖藥。然以治陰疽。則有銀花、赤芍、花粉、貝母等涼藥。不若陽和湯專用溫補。能消患於未萌也。

海寧許辛木部曹楗。精醫理。尤長於外科。所製膏丹。必購求良藥。親自研鍊。拯治危症甚多。嘗言瘰癧一症。服藥最難見效。外治亦鮮良方。王氏全生集消核膏。曾試用之。蘊熱重者。轉致紅腫。蓋藥品多毒烈也。因以控涎丹爲主。加入麻黃煎成膏藥。普施甚效。故友湯緒雲又加入數味。嗣後求者踵至。不獨瘰癧。凡痰核乳巖貼之。初起卽消。久者縱不能消。亦不再大。妙在並無斑蝥、蜈蚣、全蠍等毒藥。雖好肉貼之無損。石門某醫之女。頸生瘰癧十餘年。自爲醫治不效。且有潰者。聞部曹有自製消核膏。挽人求索。令未潰者貼此膏。已潰者貼陽和解凝膏。（見全生集）摻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數十張。如是數月。未潰者消。已潰者斂。遂不復發。今嫁人有子

女矣。此方治愈者衆。其藥用製甘遂二兩。紅芽大戟三兩。白芥子八錢。麻黃四錢。生南星一兩六錢。直天蟲一兩六錢。朴硝一兩六錢。籐黃一兩六錢。薑半夏一兩六錢。九一丹。用降藥九分。生石膏一分。

外科之症。有與內科相似者。最宜詳審。凡諸癰毒初起。惡寒發熱。不可誤認傷寒。又骨槽風不可誤認牙痛。鶴膝風不可誤認痛痺。痔血不可誤認腸紅。肺癰不可誤認外感咳嗽。腸癰不可誤認諸腹痛。此類尚多。不可悉數。

質直談耳載舊青浦鎮瘍醫陳天士。名馳四方。就醫者日不下數十人。其藥最秘者手治之。歲久毒氣熏炙。晚年中拇閒生惡疽。知不可療。聞南去百五十里地名潭中有一叟。精於鍼砭。恆自晦不欲以術自鳴。即易姓名。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此藥毒也。君殆知醫。向之中惡深矣。不發則已。發必難治。非吾力所及也。盍往質諸陳天士乎。天士大恐。速歸。疽遂潰。神昏而歿。余謂陳雖能醫。技猶未精也。秋鐙叢話云。北賈貿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數人之量。有精於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云。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爲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其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茶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

松蘿可解。悵然而返。使陳能如此買之豫爲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書。近世盛行。醫者信而遵之。往往用鈹鍼及三品一條鎗等法。誤人不少。是書徐靈胎有評本。余曾從陳載庵借錄一過。後許辛木又加註釋。屬余爲之校正。將以救世醫之弊。已付刊矣。適逢寇亂中輟。余所錄之本。亦燬於兵燹。辛酉秋日。避難於東林山後。從湯欣庵借錄副本。因摘錄於此。俾習外科者觀之。庶不爲是書所誤。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鈹鍼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竅。隨插蟾酥條直至瘡底。見腦疽論後評云。此必死之法。誤盡蒼生。其不死者。亦必臥牀幾月。服大補之藥而後得安。正宗云。鈹鍼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見神妙拔根方下又云。三日後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評云。凡瘡未成者。一見血則毒走肌傷。輕者變重。重則必死。況又插入藥條。以致痛極腐爛。斷無消理。此等惡法。害人不淺。然此原云陰症當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論陰症陽症。輕病重病。皆用此法。殺人無算。間有愈者。皆痛苦哀號。死裏逃生。乃皆奉爲金科玉律。舉世皆然。無人救正。豈不傷心。又評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見殺數十人矣。即真陰症亦不宜用。況陰症千不得一。非平塌者即爲陰症也。評三品一條鎗後云。此

治惡毒頑瘡間有可用。近日庸醫不論何瘡。俱用此法。殺人無算。深為可恨。製方之人。原只用以治不知痛癢即死肌頑肉。誰知後世惡人。竟為必用之品。不可不歸咎於作俑人也。余因思周岷帆學士患瘤。為費某用三品一條鎗致死。（見醫鑒門）由於未見徐評故耳。醫者專主一家之言。不知虛懷好學。博採精研。而欲免於誤人也。豈可得哉。

疔

本草綱目蒼耳草蟲治疔方。余以治多人無不獲效。其法於夏秋之交。取蒼耳草莖憔悴有穴孔處。拍開取蟲。（蟲如蠶而小長不過四五分其行甚速）以紙包裹。置火爐上烘極乾。藏瓶中。勿出氣。用時研細末。摻在疔瘡膏藥（藥店有之）中心。貼向疔瘡頭上。（先用銀針向疔瘡頭上微挑開）當有水流出。閱六時許。疔根自拔。按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有治一切疔腫神方。蒼耳草（根莖苗子但取一色便可用）燒為灰。醋泔澱和如泥塗上。乾即換之。不過十度。即能拔出根。（此法本千金方）又按劉雲密本草述云。一切疔腫危困者。用蒼耳根葉搗和小兒尿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驗。此二方余未經親試。如用之獲效。無事取蟲傷

物命矣。特識之。

癰疽宜灸。而疔獨忌灸。癰疽藥每用酒煎。而疔獨忌酒。皆以其助火也。又治疔膏藥忌用桐油紙。惟當用布。刺疔鍼忌用銅鐵。惟宜用銀。

鍼灸

夏日宜灸。汪石山駁正之甚是。近事尤堪爲戒。錢塘陳氏子患哮。得一方云。夏日於日中灸背。當可見愈。如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醫治不效而卒。古者鍼灸之法與藥並重。後世羣尚方劑。投藥無功。始從事於鍼灸。又往往不能獲效。或轉增重。則以精此技者甚少。且未審病之宜鍼灸與否也。葉天士謂鍼灸有瀉無補。但治風寒中穴之實症。見蘇來集批本此言信然。嘗見有瘌症挾虛。因鍼而轉劇。痿症挾熱。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慎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趙氏註云。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按說文火部云。灸、灼也。從火久聲。俗讀炙誤也。

藥品

新絳。金匱旋覆湯用之。治肝著。亦治婦人半產漏下。本草綱目獨遺之。黃坤載長沙藥解言之較詳。云新絳味平。入足厥陰肝經。行經脈而通瘀澀。斂血海而止崩漏。又云新絳利水滲濕。濕去則木達而血升。故能止崩漏。其諸主治止崩漏吐衄泄痢諸血。除男子消渴。通產後淋瀝。止血燒灰存性研用。消渴淋瀝煮湯溫服。其云諸症消渴。皆緣土濕而不及於火。蓋其生平深惡滋陰。故立言不免於偏也。

左牡蠣（取殼以頭向北腹向南視之口斜向東者爲左顧左顧者雄右顧者雌）左盤龍（鴿糞）左纏藤（金銀花）皆以左爲貴。秦艽根有羅紋。亦以左旋者入藥。右旋者令人發脚氣病。盧子繇云。蓋天道左旋。而人生氣從之也。

桃仁最易發脹。震澤某氏子甫十餘歲。食之過多脹死。棺殮即殯之郊。逾年啓棺扶葬。其尸覆臥棺中。手足皆作撐抵勢。蓋桃仁之性旣過而甦。棺甚脆薄。得不悶死。轉側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

猪膚。王海藏以爲鮮猪皮。吳綬以爲燖猪時刮下黑膚。汪石山謂考禮運疏。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薄皮也。則吳說爲是。膚者膚淺之義。謹按御纂醫宗金鑑方解云。猪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以解熱中寓散之意也。詮釋詳

明。可以括諸家之說矣。

麥冬通胃絡。不去心。入養肺陰藥。則宜去心。陳載庵說其生平治驗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梔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梔子即西域之薝蔔也。（桃杏花六出者。子必雙仁。食之殺人）

傷寒論之蜀漆。乃常山之莖也。金匱要略之澤漆。乃與大戟同類而各種也。今皆不以入藥。惟草澤醫人用以貓兒眼睛草治水蠱者。即澤漆也。

李東壁謂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謂能解暑。概用代茶。誤矣。程氏鍾齡謂香薷乃消暑要藥。而方書稱爲散劑。俗稱爲夏日禁劑。夏既禁用。則當用於何時。此不經之說。致令良藥受屈。此二說程杏軒醫述並載之。余謂李說爲是。程說不可從。（香薷雖非夏日禁劑。然維陽氣爲陰邪所遏。用以發越陽氣則宜。其餘中暑之病均不可用）今人夏月又有以藿香代茶者亦誤。夏月可常服以滌暑者。惟陳青蒿耳。余每於秋仲採青蒿洗晒收藏。次年夏入甑煎露。用以代茶殊勝。

連翹功專瀉心與小腸之熱。本經及諸家本草。並未言其除濕。惟朱丹溪謂除脾胃濕熱。沈則施謂從蒼朮黃柏則治濕熱。而吳氏本草從新又謂除三焦大腸濕

熱。近世醫家宗之。遂以爲利濕要藥。不知連翹之用有三。瀉心經客熱一也。去上焦諸熱二也。爲瘡家聖藥三也。此足以盡其功能矣。

枸杞子。諸家本草有謂其甘平者。有謂其苦寒者。有謂其微寒者。有謂其甘微溫者。均未嘗抉發其理。惟張石頑本經逢原。謂味甘色赤性溫無疑。緣本經根子合論無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蓋有惑於一本無寒熱兩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齊。往往豐於此而嗇於彼。如山茱萸之肉濇精核滑精。當歸之頭止血。尾破血。橘實之皮滌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卽炎帝之嘗藥。亦不過詳氣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質滋腴之物性寒之理。其辨別獨精勝於諸家。余壯歲服藥。每用枸杞子必齒痛。中年後服之甚安。又嘗驗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劇。謂非性溫之徵耶。

張叔承本草選。謂方書所用大棗。不分黑白。細詳之。乃是紅棗之大者。若黑棗則加蜜蒸過者。又謂今人蒸棗多用糖蜜拌過。久食最損脾胃助濕熱也。竊意紅棗力薄。和胃則宜。黑棗味厚。補中當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濕熱之說。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則齒生蟲而致損也。

龍木論治內障眼有五退散。用龍退、（蛇皮）蟬退、鳳凰退、（烏雞卵殼）佛退、（蠶紙）人退、（男子退髮）等分。一處同燒作灰。研爲細末。每服一錢。用熟羊肝喫。不拘時候。日進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補入藥品異名中也。

竹茹從竹。而俗或從草作茹。青箱子從草。而俗或從竹作箱。皆誤。

松之餘氣爲茯苓。楓之餘氣爲猪苓。竹之餘氣爲雷丸。亦名竹苓。猪苓在本經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藥用之獨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服可安魂養神。不饑延年也。又有橘苓。生於橘樹如蕈。可治乳癰。見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爲水所漬而成。楚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龍青霏食物考謂清神解熱。療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綱目拾遺則謂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藥用。祇宜作羹。味殊鮮美。凡煮食者。先入醋少許。方以滚水發之。則大而和軟。

木之用。桑爲多。曰葉、曰枝、曰花、曰椹、曰根皮、曰汁、曰耳、曰癭、曰油、曰蟲、曰寄生、曰螵蛸。凡十有二。果之用。蓮爲多。曰藕、曰節、曰莖、曰葉、曰蒂、曰鬚、曰花、曰房、曰實、曰薏、曰汁、曰粉。亦十有二。二物皆有絲。一稟金氣。一得水精。理氣元鑑謂物性有全身上下純粹無疵者。惟桑與蓮。良有以也。

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自註云。如風寒桑東南根勿取之。後世註釋家謂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止利肺氣。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吳鞠通推闡其義。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爲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說詳見溫病條辨。可補諸家本草之闕。近世醫士能細辨藥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吳氏婦偶感風寒咳嗽氣急。某醫診之。用桑白皮爲君。咳嗽轉劇。急令勿服。改用杏蘇散加減乃愈。

萬歷間陸祖愚（見三世醫驗）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鄰邵南橋助銀兩許。以備殯殮之資。陸謂以其半易人參。此婦尚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脈二劑。用人參五錢。服後病勢減半。於前方加白芍。止用人參一錢。服四劑而愈。此可想見其時參價之賤。今之貧人遇病。如需一兩參。非銀十餘兩不可。雖有良醫。將如之何。

杏仁潤肺利氣。宜湯浸去皮尖。麩炒黃。若治風寒病。則宜連皮尖生用。取其發散也。今人概去皮尖。殆未達此意耳。

服參不投者。服生萊菔。姚涴雲本草分經。謂服山查可解。本草綱目拾遺。謂粟子

用。勿妄投而已。

玉簪、鳳仙。本草綱目入毒草部。玉簪之毒在根。鳳仙之毒在子。皆能透骨損齒。又如珍珠蘭、茉莉等。其根亦皆有毒殺人。

烟草明季始有之。其種出於淡巴國。流入呂宋國。轉入閩。閩石馬鎮產者最良。諸家木草皆載入毒草門。彙言謂偶有食之。其氣閉悶。昏憒如死。其非善物可知。備要謂火氣熏灼。耗血損年。取其所長。惟辟瘴除穢而已。今人嗜此者衆。烟肆之多。幾於酒肆埒。雖不若鴉片烟之爲害甚烈。然能耗肺氣。傷陰血。凡患咳嗽、哮喘、虛損、吐血、氣虛、火炎等症。尤宜遠之。

輕粉辛燥有毒。以治楊梅瘡。奏效雖捷。而毒氣竄入筋骨。變生他疾。爲害無窮。大風子之治癘風亦然。製方藥者其慎之。

本草謂梔子生用瀉火。炒黑止血。臨證指南治外感證。多用黑山梔。黃退庵云。近多炒用。用生者絕少。余按仲景梔子湯。有病人舊微溏不可與服之禁。蓋以其苦寒也。若炒黑則寒性減。無論舊溏與否。皆可服矣。此所以用生者少歟。

藥物來自海外者甚多。中國之藥。亦有遐方所寶重者。如西戎之需茶。唐古忒之需大黃。日本之需殭蠶是也。又往時專城入貢者。特市土茯苓。一時價昂百倍見錢塘縣志。

薄荷氣清輕。而升散最甚。老人病人。均不可多服。台州羅鏡涵體質素健。年逾七旬。偶患感冒無汗。以薄荷數錢。煎湯服之。汗出不止而死。舅氏周愚堂先生楨患怔忡甫痊。偶啖薄荷糕。即氣喘自汗不得寐。藥中重用參耆乃安。

藥中所用橡實。其木之名稱。詩經曰櫟曰栩。曰柞曰棫。（不結實者名棫）爾雅又曰杼橡實。一名皂斗。俗稱野栗子。澀腸止痢。功勝罌粟。杭州學廨傍有一大株。夏日陰濃藉以避暑。深秋結實繁茂。涼風吹墮。撲檐拋屋。終夜有聲。頗耐清聽。

盧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備稱茶之功用。採錄古今名家論說以爲譜。因謂常食令人瘦。去人脂。倍人力。悅人志。益人意思。開人聾瞽。暢人四肢。舒人百節。消人煩悶。使人能誦無忘。不寐而惺寂。章杏雲調疾飲食辨。則謂茶耗人精血。有消無息。欲使舉世不飲。實難勸喻。惟飲宜清。忌多忌濃。或以他草木之可煎飲者代之尤妙。若夫渴症及諸熱症發渴者多飲之。病更難愈。又謂古不專以茶作飲。故爾雅註

疏但云可作羹飲。並代茶兩字無之。由是觀之。茶經茶錄。明理人不屑挂諸齒頰矣。二說迥殊。當以章說爲正。如不能以他草木代之。則宜少宜清之言。切宜遵守。章又謂俗尙陳茶。僅隔年或二年止矣。乃竟有陳至五七年一二十年者。能令人失音或暴死。蓋凡物過陳者。皆有毒也。此說亦世所罕知者。

楊希洛本草經解要考證。謂萎蕤、漆葉治陰虛。兼令人有子。即華陀漆葉青黏散。青黏世無能識。或云黃精之正葉。或云卽萎蕤也。然吾鄉有兩老儒。先後服此方皆致殞。或云漆葉乃五加皮葉。本經名豺漆也。里有兵子臂痛不能挽弓。或教用萎蕤一斤。五加皮浸酒飲盡。自健旺勝常。豈古方正爾。綱目殆誤附漆樹耶。漆本有毒。本經久服輕身及抱朴子通神長生。皆難信。有割漆人誤覆漆。徧體瘡。至莫救。向在中山親見。況服食乎。陶宏景云。生漆毒烈是也。古無用葉者。故氣味缺。綱目殆因古方臆立主治耳。余按以五加皮葉爲漆葉。前此所未聞。然二物氣類迥別。是以應驗亦殊。明理之士。自當舍漆葉而取五加皮。究之古方藥品。最宜詳審。不可過信前人之說。爲所誤也。本草綱目拾遺有鷄神水。云可明目去障。製法擇大羅蔔一個。開大孔。須近莖一頭開。勿在根邊方可活。孔內入鷄蛋一枚。種地上。

使其葉長成。取鷄蛋內水點眼。其目如童。重慶堂隨筆又載製賽空青法。冬至日取大羅萄一枚。開蓋挖空。入新生紫殼鷄卵一個在內。蓋仍嵌好。埋淨土中。均四五尺深。到夏至日取出。用女人衣具包裹。藏瓷器中。否則恐遇雷電被龍攝去也。卵內黃白俱成清水。用點諸目疾。雖瞽者可以復明。二法並可試用。錄之。

救逆湯之用蜀漆。柯韻伯疑之。鄒潤庵謂脈浮熱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可見脈浮被火。應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耳。矧千金、外臺兩書。非疫非瘧。不用是物。則是方之有舛誤無疑。吳中方大章變則謂蜀漆乃蜀黍之誤。古漆字無水旁。與黍相似故也。黍爲心穀。用以救驚狂起臥不安者。取其溫中而濇腸胃。協龍牡成寧神鎮脫之功也。（說見瘦吟醫贅）

草藥形狀相類者甚多。如宕芋似何首烏。鉤吻似黃精。透山根似蘼蕪。天炙似石龍芮。鷄冠子似青葙子。赤柳草根似茜草根等。不勝枚舉。良毒各殊。服食家均宜愼辨。

何首烏具人形者不可多得。得而服之。可以益壽。然亦有不盡然者。湯芷卿用中翼駉稗編云。吳江秀才某見鄰翁鋤地。得二首烏如人形。以錢二千買之。用赤豆

如法製食。未數日。腹瀉死。此豈氣體有未合歟。抑首烏或挾毒物之氣能害人也。服食之當慎也。觀於此而益信。

蠶星甫西吳蠶略。所述頭二蠶。較本草諸註家爲詳備。錄於此。頭二蠶即蚖珍也。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註云。原。再也。字書作螈。本草有晚蠶沙、晚殭蠶等目。皆未詳辨。遂誤以初蠶再出爲晚蠶。原蠶矣。不知其種迥別。凡二蠶繭蛾生種。謂之頭二蠶種。次年清明後即養之。名頭二蠶。時頭蠶尚未出也。其眠其老甚速。纔兩旬即收繭。時頭蠶甫大眠也。出蛾生子。是謂二蠶種。凡養頭二蠶皆甚少。無繅絲者。其繭殼繭黃。蠶沙皆入藥。其殭者尤不可得。治痘有回生之功。蓋時方春杪。蠶亦得清淑之氣。故堪治疾。殆珍之名所由起歟。本草所載專指此。即周禮原字之義。未必不指此。又云。二蠶始稱晚蠶。出於頭蠶登簇之際。飼以二葉。自眠至老。皆值黃梅時候。鬱蒸日甚。蠅蚋蛄嘬。臭穢生蛆。性偏熱有毒。其繭其絲價亦較廉。凡所棄餘。僅以肥田。從未入藥。余按今藥肆所售蠶沙、殭蠶。大抵皆出於頭蠶耳。藥類鮮真。此其一也。

靡乳性熱補陽。虛寒體弱者服之。獲效甚捷。余戚王祉亭居長興和平山中。言其

地產麞。取乳恆在夏月。土人伺有麞處。逐去母麞。捕乳麞殺之。以腸胃曝乾。取乳凝結成塊。每兩可售錢一千。作僞者每以牛羊等乳代之。求之肆中。鮮有真者矣。

表兄周星舫明經士煌。在洞庭東山授徒。言山中鄭祉儀家蘭花絕盛。傳有治難產方最靈。採素心蘭花陰乾收藏。臨用以一二泡湯飲之。又言山中有黃天竺子。泡湯飲之。治肝氣極效。余按天竺子祇見紅色者。黃色則未之見。星舫言山中人亦甚貴重。此種不多得也。

辣茄性大熱。章杏雲調疾飲食辨。以爲近數十年羣嗜之。食者十之七八。飲（毋嗜辛熱其精血必熱故遺害於兒女）飲食以沖淡和平爲正。醲厚之味。久必傷生。毒劣之物。嗜之損壽。乃食此而不盡夭者。以體無內熱也。若有內熱。死安能不速耶。其言可謂切至。以此推之。非獨辣茄不當嗜也。凡胡椒、生薑、韭、蒜等辛溫之品。皆足以劫陰而傷生。愼毋多食。

許辛木云。阿魏最難得真。諸書皆言極臭。恐防作吐。蓋肆中皆以胡蒜白僞造也。余有友人貽以塔爾巴哈臺阿魏精。其色黑中帶黃。並不甚臭。舐之氣味極淸。不作惡心。乃知真品。因自不同。江浙去西番萬里。而肆中所售阿魏甚賤。其僞可知。

且極臭傷胃。有損無益。勿用可也。余謂藥之無真。如桑寄生、川鬱金、化州陳皮之類。求之肆中。悉皆他物。以之治病。必不見效。均當勿用。

冬雪水臘雪救時疫大熱症。獲效最速。余在杭州。每遇冬雪。即取藏壜中。咸豐戊午四月。與夫王姓發熱身腫。嘔吐不食。心口大熱。似有一大塊塞住胸間。病適十餘日。已危篤。其妻來求藥。乃以雪水與之。飲一大碗。即安睡半時許。偏身大汗。身涼思食而痊。時其隣祝氏婦。聚孕數月。亦患熱症甚劇。王氏婦以所餘雪水令飲。亦即熱退獲痊。

方書言白果食滿千枚者死。以其壅氣也。由此推之。凡菱、芋、南瓜等滯氣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

楝根皮出土者殺人。續名醫類案中毒門。謂楝樹根出土者殺人。朱氏子腹痛。取楝子東南根煎湯服之。少頃而絕。余按本草謂楝樹雄者根赤有毒殺人。雌者色白入藥用。是楝根之有毒。不得僅以出土者概之矣。

繆仲淳廣筆記。方藥有用紫河車、胎元、孩兒骨、化屍場燒過人骨等。其爲本草註疏。復備言天靈蓋、人胞、初生臍帶之功效。未免有傷陰德。不若本草綱目之於人

骨、人胞、天靈蓋。深以殘忍爲戒。然臚列氣味主治及方。似當概從删削。詳述用之者。有損而無益。庶幾爲仁人之言乎。

今之所云沙苑蒺藜。卽古之白蒺藜。今之所云白蒺藜。乃古之茨蒺藜也。今之所云木通。卽古之通草。今之所云通草。乃古之通脫木也。今之所云廣木香。卽古之青木香。今之所云青木香。乃古之馬兜鈴也。岐黃家用藥。豈得泥古而不從今耶。

周乙藜嘗患徧體發細瘰甚癢。以枸骨葉煎湯代茶服之獲痊。按枸骨一名貓兒刺。俗名十大功勞。味苦甘平。葉生五刺。九月結子。色正赤。本草彙言稱其去風濕活血氣。利筋骨。健腰脚。本經逢原稱其活血散瘀。又能填補髓藏。固斂精血。今方士每用數觔去刺。入紅棗二三觔。熬膏蜜收。治勞傷失血痿軟。往往獲效。似其能調養氣血而無傷中之寒也。蓋其功用至宏。而醫者概不以入湯劑。屈此良藥矣。

廣陽雜記云。余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矇。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其人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余。余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目無不愈。今公年老而脈症俱虛。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當無益有損。其人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一夜大痛。目精爆碎。始悔不用余言。而猶

賴余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脾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觀此益知審症用藥辨品宜精。未可輕用也。

梧桐入藥者少。然有二方可傳。泄瀉不止。服諸藥罔效者。用梧桐葉煎湯浴足。大有神效。（海上仙方）疝氣常食梧桐子效。（齊有堂醫案）

神黃豆諸家本草不載。惟見於葉大椿痘學真傳云。神黃豆種出雲南。能稀痘。生熟各一粒。甘草湯咀服。然不若梁晉竹孝廉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述爲詳。云神黃豆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篇瓦火焙去黑殼。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爲期。半歲服半粒。一歲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

芭蕉根汁。治疔走黃甚效。震澤鈕某患疔。食猪肉走黃腫甚。其妻向余室人求方。令取芭蕉根搗汁一宮碗灌之。即腫消而痊。次日入市逍遙矣。且不獨可治疔。凡熱毒甚者。亦能療之。妹壻周心泉家之嫗唐姓。夏患熱癬。至秋未已。自頭至足。連生不斷。令飲汁一茶鍾。熱毒漸消而愈。

粵人喜啖檳榔。謂可辟瘴。而不知其益少損多。吳人喜啖草麻子。往往種之成林。

採曝炒食。此尤當戒。蓋其性辛熱。瀉人元氣。隱受其害者多矣。此藥本草列毒草門且食此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卽脚死。鄉愚無知。食之每習以爲常。可慨也。
葱蜜同食殺人。世皆知之。韭與蜜糖同食。亦能殺人。則知之者鮮矣。見黃闇齋折肱漫錄

食忌

本草云。多食韭。神昏目暗。多食葱。神昏髮落。虛氣上衝。多食萊菔動氣。多食芥菜。昏目動風發氣。又云。盧人食筍多致疾。浙人食匏瓜多吐瀉。馬齒莧葉大者。姙婦食之墮胎。此類不可勝數。尋常蔬菜亦足爲患。其他可知。養生家所以必慎食物也。

石門趙屏山明經宗藩自寧波旋里。過紹興。訪友於郡城。一僕家在城外。乞假歸省。途中買鱔魚至家。使其妻烹之。適其鄰人來視。遂留共食。食畢皆口渴腹痛叫號。移時而死。其身化爲血水。僅存髮骨。識者謂誤食斜耕而然。趙次日俟僕不至。遣人往問。始知其故。遂終身不食鱔。余按鱔身尾皆圓。斜耕身尾皆扁。口有二鬚。可以此爲辨。然鱔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爲他物所變。其毒亦能殺人。養生家宜

愼用之。

山谷產菌。種類不一。食之有中毒者。往往殺人。蓋蛇虺毒氣所蘊也。咸豐五年六月初三日。烏程縣施家橋吳如玉之母。山中采菌甚多。族人吳聚昌之妻乞而分之。炒熟以佐夜飯。有子媳與女同食之。二更後。嘔吐腹痛。至天明四肢抖縮。肉跳齒咬。四人同時殞命。如玉之母亦食之而死。鷄食吐出之物。頃刻卽斃。剖視腹中。祇有硬肝。餘皆腐成毒汁。夫山人食菌。本爲常事。麥熟及寒露時。菌甚多。味極美。蘇州有熬成油者。預爲持齋過夏之需。取其鮮也。今吳姓家食菌而死者五人。可謂奇慘。烏程楊穀亭封翁炳謙。特爲作記刊傳以示戒。言若必欲食之。須用銀器同煑。（須久置待冷試驗）銀有青黑色者。斷不可食。如中其毒。飲以糞汁可解。又地漿水亦可解毒。其法於牆陰地掘二三尺深。以水傾入攪勻。取上面澄清水冷飲之。（按東林山志云。五月雨水浸淫之時。蕈生於山谷。惟淡紅色黃色者無毒可食。寒露生者色白。名寒露蕈。亦無毒可食。其大紅者黑者有毒殺人。人或中之。食糞汁可解。又衞生錄云。蕈上有毛下面光而無紋者。及仰捲赤色者。或色黑及煑不熟者。並不可食。物理小識云。以燈心和蕈煑。或以銀簪淬之。燈心與簪黑色者。卽有毒。）清異錄云。湖湘習爲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罨。幾旬則生菌。菌發根白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乾搗末。糝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號

爲休休散。觀此則菌之生自蘊毒者。往往有之。服食家可不慎歟。

酒

許元仲三異筆談。謂蔡孝廉焜。素不飲酒。公車北上。苦寒飲燒酒。甘之。遂非此不飲。如是者二十餘年。一夕扃戶寢。晌午猶不起。家人抉扉而入。室中滃然。衾帳皆焦。半身燼矣。手猶握煙管。竟與本草所載倚馬焚身事同。蓋煙火引綫。倏如爆竹之發耳。又會稽陳端甫學博慶儒言。其同鄉某生。酒戶甚大。一夕飲燒酒滿罌。復吸水煙。忽火自腹發。骨肉半成焦炭。嗜燒酒者。可以爲戒。

鴉片烟

鴉片煙爲害甚巨。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出於外國。三異筆談述之詳晰云。余在永嘉知庫書。張元龍犯此欲繩之。訴曰。已絕此二年。曾以辦船料渡海至蘇祿國。親見鴉片本質。故毅然不敢食耳。詢知其詳。云國俗皆裸葬。一畝之地。百族共之。積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貲矣。造法。先掘土數丈。築其底極堅。倂四旁亦築。取掘出

之土。搗之極細。篩之極淨。曝之極乾。乃於城中鋪石灰一層。加土一層。罌粟瓣一層。糯米粥一層。覆以蘆席。蓋以氈。再壓以板。自春徂秋而成。以金易土。價目倍蓰。然大約吸數百年前陳人之膏血。故一見誓死不再食也。絕之之法。以十全大補湯加鴉片灰。俟癮發時服之。初甚委頓。漸服漸愈。兩月餘復初。

吳曉鉦言。有族叔椿齡習岐黃家言。乙卯秋。以時疾卒。其司會計者曰吳梅閣。性不羈。吸洋煙。偶至友人倪梅岑家。倪適他出。假寐以俟。忽夢椿齡至曰。子將有難。能戒鴉片煙則免。余授此方。出一紅紙示之。上書人參、枳椇子、赤糖各一錢。每日煎湯服之。十六字。戒曰。七日不見煙具則癮絕矣。毋蹈故轍也。醒後依方服之。果效。曉鉦素執無鬼論者。及聞梅閣口述是事。乃信史遷有物之言。洵不誣也。余按人參補肺氣。赤糖消煙積。用之甚當。枳椇子世第知其解酒毒。然陳藏器言其解渴除煩。去膈上熱。潤五臟。功用同蜂蜜。則其所長。不第能治酒病也。況鴉片煙性熱燥烈。視酒尤甚。用此治之。殊有至理。

杭州汪鐵樵士驤傳方。用野鷄脚雌雄成對。瓦上焙乾。研極細末。磁瓶收藏。凡脚跟爲釘鞋擦傷而爛。及腿膝等處磕破者。以此敷之。卽結痂而愈。因憶山東青駝寺吹律膏。治脚跟傷最靈。今得此方。無事遠求矣。

太乙紫金錠方出於道藏。元人所輯。衞濟寶書續添方中載之。名曰神仙解毒萬病丸。則以爲喻戛能方。葛丞祖傳方後詳載各症治引。並可救自縊落水（用冷水磨灌下）云。紹興府帥有施此藥者。渠一子溺水已死。用其法救之遂甦。

治瘟疫浮腫及大頭瘟。用黑豆二合炒熟。炙草二寸。水二碗煎湯。時時呷之。卽所謂靖康異人方也。（靖康二年京師大疫。有異人書此方。）此外約略舉之。如聖濟總錄治赤白痢。用黑豆半升。炒去皮。爲末四合。甘草一兩。綿裹。入湖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洪氏集驗方治脚腫。用黑豆、甘草煎湯服之。壽親養老新書治老人小兒冬月諸熱。用大黑豆三升洗淨。甘草三兩細剉。水六升。煑令爛熟。時時與三五十顆與食之。汁亦可服。吳曉鉦活人一術云。解丹藥毒。以黑豆、甘草煎湯飲之。此方之用甚廣。皆取其解毒清熱。劉松峰云。甘草炙則帶補。宜用生者。信然。

聖濟總錄大活絡丹。與近世所傳同。生再造丸。藥味大同小異。大活絡丹五十味。

與再造丸異者八味。白花蛇、烏梢蛇、草烏、貫衆、木香、沉香、水安息香、黃芩是也。再造丸五十六味。與大活絡丹異者十四味。川芎一兩。黃耆一兩二錢。白芷一兩。桑寄生一兩。海南香一兩。草蔻仁一兩。天竺黃一兩。草薢八錢。紅花八錢。薑黃一兩。硃砂一兩。琥珀一兩。蘄蛇四兩。穿山甲四兩是也。二方所皆有者四十二味。人參一兩。白朮八錢。茯苓一兩。炙草一兩。熟地一兩二錢。赤芍八錢。當歸一兩。首烏一兩。肉桂一兩二錢。附子八錢。麻黃一兩。防風一兩。威靈仙一兩。細辛一兩。羌活二兩。葛根一兩。天麻一兩。殭蠶一兩。乳香一兩。沒藥一兩。丁香一兩。藿香一兩。香附八錢。青皮八錢。烏藥八錢。松香六錢。白蔻仁八錢。骨碎補一兩。元參八錢。川連一兩。大黃一兩。血竭八錢。膽星一兩。龜板一兩。虎脛骨一對。犀角八錢。兩頭尖一兩。牛黃三錢。全蠍一兩五錢。地龍八錢。冰片二錢。麝香八錢。製末蜜丸。每粒重一錢二分。金箔爲衣。陰乾蠟殼封固。此方治中風癱瘓。痿痺痰厥。拘攣疼痛。滿身麻木。癰疽流注。跌撲損傷。小兒驚癇。婦人停經等症。尊生八牋曰。年過四十。當預服十數服。至老不生瘋疾。年過六十不宜服。徐靈胎謂頑痰惡風熱毒瘀血入於經絡。非此方不能透達。凡治肢體大症必備之藥也。洄溪醫案云治虛痰流注均效方書亦有活絡丹。

祇用地龍、乳香等五六味。乃治實邪之方也。

余以庠寓杭州。以薙頭爲業。留心醫學。言其先世習瘍醫。雖遺書散失。而記憶祕方尚多。有治脚蛀方最靈。用爐甘石六錢。象皮、龍骨各三錢。冰片一錢。輕粉三分。爐底少許。（外科燒升丹之爐底雜貨店有之）共研細末糝之。神效。（脚爛而癢有水不能行步俗名脚蛀南方人多有此疾脚蛀糝明礬末癢不能止反增疼痛余家傳方用老煙末糝之燥濕止癢亦頗應驗）

同邑鄭拙言學博鳳鏘。性喜單方。言其經驗最靈者有四。道光壬寅年。館樂平汪軍門道誠家。糞門前腎囊後起一堅塊。漸覺疼痛。虛寒虛熱時作。案頭有同壽錄。檢一方云。跨馬癰初起。用甘草五錢。酒水各一碗煎服。如方服之。塊漸軟。次日略出清水。不數日全愈。從兄珊瑚家一婢。年十六七。忽身起紅暈。有若熱痱者。由背漸及胸。飲食少進。識者云。此蛇纏也。至心坎不可救矣。偶檢同生集有一方。用糞杓（俗呼料子）上斷箍。（取其年久用多不必定欲斷者）新瓦上煅存性。香油調抹令試之。不數日痂脫。健飯如常。

治喉風神效方。用青梅浸食鹽出水。取大蜒蚰入其中。不拘多少。甲午秋闈聞捷。日設饌以待報子。內一人忽喉痛如鯁。勢甚危。取所製蜒蚰梅令咽一枚。平復如

常。晚間已能啖飯矣。端午日午時收取晚蠶蛾（俗名二蠶頭）不拘多少。置竹筒中。用紙密緘。掛當風處。須雨淋日曬。不到四十九日。後遇人有竹木刺入肉不能出者。用此研末。拌津唾塗患處。刺立出。同里蔡晴江家一媼。手被竹刺。疼痛不能洗衣。以此塗之即痊。

一新婚者患疾。諸醫以虛治之。補劑雜進。體日殆。名醫沈耿文（桐鄉縣人居後珠村）視之。見臥室中妝奩甚多。皆新漆飾成。曰。此乃爲漆氣所傷（俗名漆咬）非病也。令於木工家取杉木屑煎湯洗之。復投解漆毒之藥。不日霍然。按坤元是保云。嘗有新婚人漆咬。認作發風毒症。不知乃新漆嫁事所觸也。以明礬煎濃拭之。三四次即效。沈之見正與相同。

休寧汪生作雲。年甫成童。忽患腸紅。晨起必大下一次。血多糞少。閱兩月餘。日漸消瘦。有人傳方。白木耳水煮淡食。日食一錢。未及一兩全愈。藥苟對症。何必以多爲貴哉。

誤食頭髮成癥。胸喉間如有蟲上下去來。古方以入土舊木梳菌煎湯飲之。此物不可得。一方用雄黃五錢水調服。辨是症者。更以好飲油爲憑。每飲四五升方快

意。蓋髮入胃中。血裹化爲蟲也。

先友錢石林上舍樗。性至孝。母徐孺人。素患風濕。頻發不愈。石林百計醫治。覓得海風藤花。配紅棗。以陳酒煑飲服之。獲效。遂常服焉。病不復發。壽至八十餘。海寧蔣寅昉光焴。偶患火丹。兩臂紅腫而疼。諸藥不效。後得一方。用百合研細末。白糖共搗爛敷之卽痊。此方醫者罕見。價廉而效速。可傳也。

方書言肝胃氣痛。用玫瑰花陰乾冲湯代茶服。湯芷卿入龍眼肉成膏。愈吳洛生大令之母脘痛。一則入脾和血。一則入肝行血。補泄均宜。所以獲效。

保壽堂經驗方三卷。明劉天和撰。方皆精當。其治泄瀉少進飲食方。尤爲簡妙。用糯米一升。水浸一宿。瀝乾燥。漫火炒令極熱。磨細羅過如飛麪。將懷慶山藥一兩。碾末入米粉內。每日清晨用半盞。再入沙糖一茶匙。胡椒末少許。將極滚湯調食。其味極佳。且不厭人。大有資補。久服之。精寒不能成孕者亦孕。蓋有山藥在內故也。此是一秘方。勿輕視之。

余家工人吳法才患大脚風。余母周太孺人傳有單方。用海桐皮、防已、片薑黃、原蠶沙各三錢。蒼朮二錢。煎湯熏洗。日三四次獲愈。此方治愈者已多愈後因行路過多。兩

脚腐爛。諸藥不痊。周太孺人令以古墓石灰細末摻之卽愈。後以治爛腿。無不愈者。

古厭勝法有用以治病獲效者。百一選方云。密以淨紙書本郡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卽產。沈從先曰。余嘗見書正人君子姓名。燒灰調下治產難。用淨帕珍重束男左女右臂。治鬼瘧最靈。又閩人迄今皆書龍江林先生姓名。諸怪症皆治。卽選方遺意也。吳江徐娱亭傳一治瘧法亦效。以雲片糕一片。書黃帝顓頊之神位七字。更以一片合之。勿使見字。令於發瘧前二時食之。

質正

宋史龐安常傳、明史凌雲傳。皆載治產婦胎不下。隔腹鍼兒手而得生。揚州府志之記殷榘。嘉興府志之記孫浦。則產婦皆已死。見其血而令啓棺。隔腹鍼之而復生。此於情理未合。不足深信。

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氏註云。愼物齊也。孔氏疏云。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愼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

也。是愼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愼物齊也。則非爲本草、鍼經、脈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按此則所謂三世者。註疏因主父子相承之說也。近世有專主通於三世之書而以三世相承爲俗解之誤。殆未讀註疏耳。且經書文義雖古而辭無不達。既謂通於三世之書。何以不明言之而曰醫不三世。故作此不了語。以炫惑後世乎。

王樸莊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七分六釐。一升者。今之六杓七杪。東醫寶鑑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三錢二分五釐。一升者。今之二合五杓。如仲景炙甘草湯藥料最多。共四十六兩。用酒七升。水八升。準於王說。爲今之三兩四錢九分六釐。今之七合有零。則酒水太少。如東醫寶鑑之說。爲今之十四兩九錢五分。今之三升七合五杓。則藥料太多。似當從王之兩數。東醫寶鑑之升數。乃爲得之。

湖州費星甫野語云。儒醫張夢廬之舅氏沈翁。以外科著。有女大腹隆起。中有結塊。儼若私胎。遷延日久。腹益膨脝。夢廬診其脈曰。此乃腸癰。無術以治之。危矣。沈遂悟。扶女足踹板櫈之兩頭。出其不意。將女腹重踢。倒地昏暈。其癰內破。膿從大

小便出數斗。遂按法療治獲痊。余謂腸癰膿已成者。金匱、千金皆有成法可遵。何必出奇行險以治之。且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此女患癰日久。又加之以重踢。其腸有不斷乎。此傳訛之辭。未可信也。

夷堅志謂台州獄囚遭訊拷。肺傷嘔血。用白芨爲末。米飲日服。後其囚凌遲。劊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芨填補。色猶不變。此說李東璧採入本草綱目。醫家皆信之。獨進賢舒馳遠詔傷寒集註。謂隔諸脊骨。不得傷肺。何肺拷壞而骨不壞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氣管入肺。其誑顯然云云。因思古方催生用鼠腎丸、兔腦丸云。其藥從兒手中出。由舒氏之說推之。則胎在腸外。藥入胃中。何以得入兒手乎。然觀徐靈胎醫案橫涇錢氏女腿癰成管。管中有飯粒流出。長興周氏子臂疽經年。所食米粒有從疽中出者。又槐西雜志治折傷接骨。用開元通寶錢燒而醋淬。研細爲末。以酒調下。銅末自結而爲圈。周束折處。曾以折足雞試之果然。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是則昔人之說。未可竟斥爲非矣。

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語即喉中應之。良醫張文仲令取本草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無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其後遯齋閒覽

載楊勔腹中應聲。讀本草至雷丸不應。服數粒而愈。洎宅編載毛景喉中有物應聲。誦本草至藍不應。飲汁吐蟲而愈。其說皆爲方書所徵引。竊意蟲之應聲。乖氣所感。非有知覺之靈。豈能聞所畏之物而遂不作聲乎。殆皆小說家附會之辭。靈樞經謂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河西池以爲僞說。人一日夜豈止一萬三千五百息。余嘗靜坐數息。以時辰表驗之。每刻約二百四十息。一日夜百刻。當有二萬四千息。雖人之息長短不同。而相去不甚遠。必不止一萬三千五百息。然則何氏之說爲不虛。而經所云未足據矣。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也。

噦噯之說。諸家各異。王氏準繩援據內經。正李東垣、王海藏、以噦爲乾嘔陳無擇、以噦爲欬逆之誤。而從成無已、許叔微之說。以噦爲呃逆。以噯爲噫氣。此可爲定論。徐靈胎批臨症指南噫噯篇云。噫、卽呃逆。病者最忌。噯、爲飽食氣。非病也。何可併爲一證。王孟英潛齋醫話訾之。謂噫不讀爲如字。乃於介切。飽食息也。以噫、噯名篇。於義實贅。徐氏誤作二種。殊失考。況噫有不因飽食而作者。亦病也。仲景立旋覆代赭湯。治病後噫氣。徐氏誤噫爲噦。謂卽呃逆。蓋此湯原可推廣而用。凡嘔吐呃逆之

屬。中虛寒飲爲病者皆可治。余嘗以治噫氣頻年者數人。投之輒愈。益見徐氏之僅泥爲飽食氣未當也。是蓋宗王氏之說。而其義更融澈矣。

冷廬醫話終

跋

余於癸巳秋。得桐鄉陸定圃先生冷廬雜識。書板既已。補其殘損。訂正以行世矣。先生精於醫。識中所採岐黃家言。正復不少。竊以先生於醫學。必有所心得。爰益購求先生之遺書。於乙未春。得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繼又得冷廬醫話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醫案採摭繁富。足補江魏二書之未備。醫話則專以辨證爲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源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自序謂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有裨於世也。亟付手民。壽諸梨棗。仿古香齋袖珍本。以便取攜。暇日擬再訂正醫案。續以行世。時光緒二十三年。太歲在強圉作噩季冬之月。爲程龐元澂跋。

冷廬醫話補編目錄

冷廬醫話補編

清 桐鄉 陸以湉定圃氏 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 編述

弁言

陸定圃桐鄉積學士。兼擅醫術。識見超人。凡研覈學識。必窮理索奥。務達其旨。於是隨筆記述。分門別類。成冷廬醫話五卷。光緒二十三年。烏程龐元澂爲之刊行。早已膾炙人口。先生於咸豐五年時。又著冷廬雜識八卷。其中採摭岐黄家言。正復不少。俱心得實錄。精鑿可珍。爰爲別類摘輯。間加附註發明。名曰冷廬醫話補編。附刊其後。俾益臻美備。近輯中國醫學大成。將正補全書。列入醫話叢刊。以廣其傳。而於吾道尤不無小補焉。丙子三月編者誌。

醫範

醫宗四大家

新安羅養齋浩。醫經餘論云。醫宗四大家之說。起於明代。謂張、劉、李、朱也。李士材輩。指張爲仲景。不知仲景乃醫中之聖。非後賢所及。況時代不同。安得平列。所謂張者。蓋指子和也。觀丹溪脈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間、戴人、東垣之說。餘無所及。其斷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丹溪意中。專以三家爲重。格致餘論著補陰之理。正發三家所未發。由是攻邪則劉、張堪宗。培養則李、朱已盡。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見。且同係金元間人。四大家之稱。由是而得耳。此說足以正數百年相傳之訛。

炳章按、金元四大家。以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爲是。仲景乃創始方劑療病之祖。爲醫中之聖。四大家繼起發明。亦不愧爲醫賢。且仲景學說。得中正之道。無偏寒偏熱之弊。

何書田

青浦何書田茂才其偉。居北簳山下。工詩。家世能醫。書田益精其業。名滿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撫蘇時。得軟脚病。何治之獲痊。贈以聯云。菊井活人真壽客。簳山編集老詩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節自持。未嘗干以私。人皆重之。炳章按、何公法從葉派。善能變化。著有醫藥妙諦三卷。其自著方。皆從經驗發明。敍病源病狀。亦據實際。治虛癆各法。頗得葉氏心法。言簡意賅。切合實用。炳擬刊入續編醫學大成中。

張夢盧

同邑張夢盧學博千里。醫名隆赫。道光間。應閩浙總督無錫孫文靖公之聘。至閩時。公患水脹已劇。猶篤信草澤醫。服攻水之藥。自謂可痊。張乃詳論病情。反覆數千言。勸其止藥。私謂其僚屬曰。元氣已竭。難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論大略云。專科以草藥爲丸爲醴。峻劑逐水。或從兩足滂溢。或從大腸直瀉。所用之藥。雖秘不肯洩。然投劑少而見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藥猶用兵。攻守之法。參伍錯綜。必主於有利而無弊。從未有病經兩年。發已數次。不辨病之淺深。體之虛實。祇以

峻下一法。爲可屢投而屢效者。蓋此症之起。初因飲啖兼人。胃強脾弱。繼則憂勞過度。氣竭肝傷。流之壅由乎源之塞。若再守飲食之厲禁。進暴戾之劫劑。不啻勦寇用兵。而無節制。則兵反爲寇。濟師無餉。而專驅迫。則民盡爲讎。公何忍以千金之軀。輕供孤注之擲耶。彼草澤無知。守一己之師傳。圖僥倖於萬一。以治藜藿勞形之法。概施諸君民倚賴之身。效則國之福。不效則雖食其肉。猶可逭乎。此余之所痛心疾首。而進停藥之說也。語殊切直。特錄之以告世之溺惑於庸醫者。張有謁孫宮保句云。身思報國仔肩重。病爲憂民措手難。見所刊閩游草中。

炳章按、夢廬醫號千里。桐鄉人。家居後珠村。少工詩文。長精醫術。就診之舟日所百計。不事置產。聚書萬卷。著有醫案多種傳世。

赤水玄珠

孫文垣赤水玄珠。闡發醫理。有裨後學。惟載製紅鉛之法。爲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鍾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壽之說。遂譏朱丹溪不可過服之言爲非。不知本草稱延年之藥。如蒲黃、石龍芻、雲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澤瀉、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

久服。本草又稱水銀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鮮不受其害。是豈可過泥其辭乎。善乎繆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發病者。不可勝紀。服之而獲效者。當今十無二三。經曰。石藥之性悍。眞良言也。尊生之士。無惑方士有長年益壽之說。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勝之害。

炳章按、孫公文垣。論病理則發明處甚多。如辨三焦命門。亦多闡發深義奧理。惟論藥。確有過泥古人誇獎之處。是其闕點耳。

難經經釋

徐靈胎難經經釋。辨正誤謬。有功醫學。其釋分寸爲尺。分尺爲寸云。關上分去一寸。則餘者爲尺。關下行去一尺。則餘者爲寸。詮解明晰。可謂要言不煩。

炳章按、徐靈胎雍乾時人。篤信漢唐以前方書。難經經釋。以經解經。參以實驗發明。有功醫林之作。乃雍正五年所注。

醫學源流論

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有病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莫若擇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生薑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薑熱性之藥。與寒氣相鬬。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薑湯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論懲藥誤而發。微病用之。最爲穩善。養生家不可不知。

炳章按。源流論二卷。乃乾隆十九年時作。鍼砭陋俗。辨正謬誤。可謂醫醫俗之良藥。作庸醫之棒喝。

選案

續名醫類案

錢塘魏玉璜之琇。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世無刊本。余從文瀾閣借四庫本錄一部。凡六十六萬八千餘言。採取繁富。間有辨論。亦皆精當。玉橫自述醫案數十。其治病尤長於脅痛、肝燥胃脘痛、肝木上乘疝瘕等證。謂醫家治此。每用香燥藥。耗竭肝陰。往往初服小效。久則致死。乃自創一方。名一貫煎。統治脅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飲者不宜。方用沙參、麥冬、地黃、歸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減。投之應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連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數證。獲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誤用香燥藥者。

炳章按、凡痰瘀襲絡脅痛。肝鬱血瘀。痰凝疝瘕。宜用葉氏辛潤通絡法。合金鈴子散。爲最效。以通化爲要。此方黏補。恐非所宜。

學醫宜慎

程杏軒醫案。歷敍生平治驗。頗有心得。惟治張汝功之女暑風。用葛根防風等藥。

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絡熱開裏竅之劑。而勢益劇。變成痙證而歿。因謂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藥。而不知暑風大忌辛溫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風。劫耗陰津。遂致熱邪入裏。觀此可見學醫之難。憶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灝。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見發熱惡寒頭痛。延同里某醫治之。某醫道負盛名。診視匆遽。誤謂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藥二劑。而神昏肢冷。余時方自郡城歸。更延茅平齋治之。以爲熱邪入裏。用生地、元參、銀花、連翹、竹葉等味。竟不能痊。人皆歸咎於茅。而不知實誤於某也。幷記於此。以明學醫之宜慎焉。

炳章按、暑溫暑風。伏熱在內。皆忌辛溫升散。劫耗陰津。苟誤用之。邪必內陷入裏。非寒在表內無熱之傷寒可比。

錄方

乾霍亂治法

乾霍亂心腹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俗名絞腸沙。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飲鹽湯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證王宇泰證治準繩。謂由脾土鬱極不得發。以致火

熱內擾。陰陽不交。而吳鞠通溫病條辨。謂由伏陰與溼相搏。證有陰而無陽。方用蜀椒、附子、乾薑等藥。竊謂乾霍亂。亦如溼霍亂。有寒有熱。當審證施治。不得專主熱劑。吳氏書闡發治溫病之法。辨論詳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論尙局於偏。恐誤來學。特正之。

炳章按、乾霍亂每多挾食挾痰。兼中溫穢。探吐以通其上膈。鍼刺以通其經絡。宣達二便以通下焦之塞。上下內外皆通暢。則病自愈矣。凡陰寒多是綿綿腹痛。暴痛甚少。臨證宜審辨之。

苦參子治休息痢

鴉膽子治休息痢。歙程杏軒文囿醫案。甚稱其功效。用三十粒去殼取仁。外包龍眼肉撚丸。每晨米湯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卽愈。此藥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腸曲折之處。搜逐濕熱。本草不載。見於幼幼集成。稱爲至聖丹。卽苦參子也。藥肆多有之。吾里名醫張雲寰先生李瀛。亦嘗以此方傳人。吾毋周太孺人。喜施方藥。以治休息痢。無不應驗。兼治腸風便血。凡熱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虛寒下痢

忌之。

炳章按、苦參子仁治腸熱便血。及熱痢久不愈。余亦治驗多人。惟余用每次十四粒。龍眼肉七枚。分包吞服。兩服即愈。

蜈蚣入腹

明張沖虛吳縣人。善醫。有道人以竹筒就竈吹火。誤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張碎雞子數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與嚥。遂大吐。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也。事見吳縣志。按、明江氏瓘名醫類案。亦有一方。云取小猪兒一箇。切斷喉取血。令其人頓飲之。須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繼與雄黃細研。水調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嘗有是患。故錄之。

炳章按、江瓘方取小猪兒切斷喉取血。傷生物命。未免殘忍。不如用張沖虛法。方理明切。效驗必確。爲便利也。

青腿牙疳方

咸豐乙卯年。吾邑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齦腫爛。兩腿青脹。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爲程溫醉白診之謂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著醫宜博覽論。曾述及之。吾鄉罕有此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炳章按、青腿牙疳。清初關外發見此症。飲馬乳得愈。故採入醫宗金鑑。近年江浙間亦有之。

目疾祕方

患目赤者。小便時。以指醮入目中。閉目俟其自乾。日三四次卽愈。惟當淨洗手面。以免不潔之咎。此方載醫學綱目。他書不恆見。屢試屢驗。祕方也。又石室祕籙。治目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錢。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卽退。此方亦神效。

炳章按、目赤腫痛。用大青葉煎湯飲之。腫赤卽退。或鮮野刺莧煎汁飲數次。紅腫亦退。起星者。加木賊草同煎。起雲翳者。加蟬衣同煎服。皆有奇效。

治瘡秘方

餘姚吳蓉峰學博麟書。患膿窠瘡。醫久不痊。後有相識遺一方。云得自名醫。爲療瘡第一良藥。如法治之果愈。余於庚戌年患此甚劇。亦以此方得痊。玆錄於左。

廚房倒挂灰塵三錢(鍛伏地氣)　松香一錢　茴香一錢

花椒一錢　硫黃一錢(鍛)　蠍蝦蟆一錢　枯礬一錢

蒼朮一錢　白芷一錢　硃砂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用雞子一箇。中挖一小孔。灌藥其中。紙封固口。置幽火中燉熟。輕去其殼。存衣。再用生猪油和藥搗爛。葛布包之。時擦癢處。

炳章按、膿窠瘡發則奇癢。風濕壅毒。生有微生蟲而作癢。故用硫、礬、松香、花椒燥濕殺蟲之味。而卽收效果。

湯火傷方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表弟周蓮史太史士炳。爲余言

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衆。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徧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塗。時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炳章按、湯火傷。用礦灰一兩五錢。清水一小碗。將礦灰投入水中。攪勻澄清。用清灰水取一杯。入桐油一杯。拌打百餘次。則成黃白色。如稠膏，搽於湯火泡處卽乾。屢經試效。

巴鯽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踴潛。余外祖也。三葵園先生以清。俱好善樂施。賈人某負逋五百金。貧不能償。焚其劵。某感恩次骨。以家傳癰疽秘方相贈。按方製送。獲效甚神。錄之以廣其傳。

仙傳巴鯽膏奇方　治發背癰疽疔毒。一切無名腫毒。未成卽消。已成卽潰。力能箍膿。不至大患。

巴　豆（五錢去殼）　鯽　魚（兩個重十二兩以上者）　商　陸（十兩切片）

漏　蘆二兩　鬧羊花二兩　白　芨五錢切　番木鱉五錢切
蓖麻子三兩去殼　綿紋大黃三兩切　烏羊角二隻　全當歸二兩切
兩頭尖三兩即雄鼠糞　白　斂三兩切　穿山甲二兩切　黃牛脚爪一兩敲研
猪脚爪一兩敲研　蝦蟆皮乾二兩　川　烏五錢切　草　烏五錢切
蒼耳子四兩　元　參二兩切○鼠糞雌多雄少雌者兩頭圓而無毛雄者兩頭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蝦蟆乾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藥入大廣鍋內。用真麻油三觔半。浸三日。熬至各藥焦黑。濾去渣。再熬沸。乃入後藥。

飛淨血丹廿四兩

用槐柳條不住手攪。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後藥。

上肉桂五錢　乳　香四錢去油　沒　藥四錢去油　上輕粉四錢
好芸香四錢去油

此五味。俱研極細。徐徐摻入。用銅箸攪勻。待凝冷。覆地上十餘日。火毒退盡乃可用。

炳章按、此膏癰疽初起。未成即散。已成即潰。能提毒外出。如陰疽結核。能漸漸

化散。善拔疔毒。兼消流注痰核。誠外科外提內消之要方也。

五聖丹

瘋狗毒蛇齩人者多死。方書雖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蕭山韓氏所傳五聖丹。獲效如神。救人不可勝數。韓氏惟製藥施送。秘不傳人。鄞拙言司鐸開化。從其同寅汪睦齋學博世鈐處。得此方見示。汪喜錄單方。製藥施人。此方得之於其至戚。乃自韓氏竊得者。汪按方製藥以拯人。無不應手取效。因錄之以廣其傳。

上號當門子一錢　梅花冰片一錢　火硝三分　上號腰面雄黃一錢　九製爐甘石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點近鼻處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點七次。再隔一日。又點七次。雖重傷者自愈。若犬齩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若用藥後。誤喫羊肉。用藥再治。遲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發物四十九日。兼治痧症悶死。時疫傷寒。瘢發不出者。亦用此藥點眼角。男左女右。

炳章按。類此之方。及用量多寡不同者甚多。余彙錄瘈狗傷補編內。宜互相參

考。杭胡慶餘堂前董雪巖先生。名此方曰龍虎化毒丹。有龍虎二字。化寫符籙。焚化入藥。又一法也。

沈嫗傳方

單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書。往往有鄉曲相傳。以之治病。應手取效者。吳江沈嫗。服役余家。曾傳數方。試之皆效。備錄之。　痔瘡。用皮硝煎湯乘熱熏洗。此方治熱毒皆效。　小兒雪口瘡。馬蘭頭汁擦之。　眼癬。大盤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有汁。滴盤取抹患處。

炳章按痔瘡未潰前。不論內外痔。用鮮土牛膝連根葉。搗碎煎湯。乘熱先熏後洗甚效。屢經試驗。

許秀山傳方

臨海許秀山布衣保。喜種花。尤愛蘭菊。種多至百餘。每至花時。五色繽紛。先君子恆從乞種。因書聯以贈云。啜淡飯著粗衣。眷屬團圓終歲樂。伴幽蘭對佳菊花枝

爛熳滿庭芳。又題其琴鶴圖云。流俗不可侶。伴身惟鶴琴。山空涼月皎。亭古綠陰深。雙翮有仙骨。七絃皆道心。幽居愜真賞。長此滌塵襟。許精於醫。爲人診病不計酬金。曾傳余秘方。試之皆效。附錄之以濟世。治頭風。用頭風膏藥入草烏末少許。貼之。治牙痛。用北細辛五錢。薄荷五錢。樟腦一錢五分。置銅鍋中。上覆小碗。紙糊泥封。勿通氣。熳火熏之。令藥氣上升至小碗。取塗痛處。治刀傷久爛。用生糯米於清明前一日一換水。浸至穀雨日晒乾。研末敷之。治火燒傷方。雞子煑熟。去白取黃。猪油去膜。二味等分。搗勻抹之。

炳章按、治牙痛方。蟲牙痛最效。風火牙痛。亦可治之。虛火上炎牙痛。牙根浮長。外肉不腫。外塗無效。宜玉女煎。

家傳單方

單方之神驗者。可爲世寶。余家傳有數方。屢試屢效。濟人多矣。恐久而失傳。特誌之。刀傷。用苧葉末糝之。（端午夏至日各採等分晒乾俟霜降日磨末）受溼氣爛腿。用松香不拘數。置釜中。用水慢火煑。以烎一炷香爲度。取出松香。（取出松香入冷水中方能凝結否則膠滯）換水再煑。如此

換八次水。煮八炷香時候。松香之毒始盡。研極細末。入猪油擣爛調勻。用隔紙膏攤之。其法以長薄油紙。摺成兩方塊。一面鑿滿鍼孔。一面攤藥。將兩面合攏。藥摺在裏面。以鑿鍼一面。向患處貼上。線圍扎之。勿著水。有脂流出自愈。　一切疥瘡。用檳榔、木鱉子、穿山甲、血餘、雄黃、硃砂、黑砒、大風子肉、各二錢五分。研極細末。入土硫黃七兩五錢。煮烊爲錠。菜油磨搽。日三次。　牙縫出血。名牙紅。用元明粉研細末糝之。　一切無名腫毒。用鮮桑枝火爇患處熏之。　小兒頭爛。名染瘡頭。用銅青一錢。瀝青一錢。松香一錢。萞麻子肉四錢。同搗爛。以布一方。如染瘡頭大。攤藥包患處。跌打損傷。用冬瓜子炒研細末。溫酒冲服三錢。日二次。

炳章按。松香製八次治濕瘡。醫宗金鑑外科類有九製松香膏法。加葱同製。宜參攷之。

禁咒治病法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義不甚雅馴。而獲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測。余內人之乳母顧嫗。其父曾習祝由科。傳有二咒甚驗。　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

截瘧。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治法。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卽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　一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牆青地扁烏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凡人影爲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癢。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亦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幹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卽揮臂置稻幹門檻上。刀斷爲七焚之。其患立愈。　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其泥。向螫處擦之卽愈。

炳章按。祝由符籙治病。發原於上古。精其業者。湖南人爲最多。祇能溫飽。不能藉此斂錢置產。故操此業者。多是遊方謀食無資產者流。如截瘧符。骨鯁符。余目覩亦有效。

油污衣方

油污衣。麵塗法最佳。用生麥粉入冷水調勻。厚塗污處。越宿乾透。以百沸熱湯。和皂角洗之。油化無迹。

宜忌

食忌

醫書所載食忌。有無藥可解者。錄以示戒。痧症腹痛。誤服生薑湯。疔瘡誤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誤服生地黃。青筋脹。（卽烏痧脹）誤認爲陰症投藥。渴極思水。誤飲花瓶內水。驢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鼈。鯖饌過荆林食之。老雞食百足蟲有毒。誤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飲饌食之。

炳章按食毒甚多。此其一斑耳。如徐忠可註金匱要略卷二十四五。及解毒編。食物本草等書。如二物相合。有畏惡相反者。如動物異於常態者。苟誤食之輕則增病。重則中毒而死。有司命之責者。宜注意及之。

藥忌

吳江徐靈胎徵君大椿。謂醫藥爲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敬愼。今乃眩奇立異。欲駭愚人耳目。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舉數端。以示儆戒。人中黃。（腸胃熱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藥則是以糞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白。（飛淨入末藥若煎服是以溺汁灌人矣）鹿茸、麋

茸。俱入丸藥外症瘡症偶入煎藥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熱毒時痢腐腸而死河車、臍帶。補腎丸藥偶用今入煎劑腥穢不堪又臍帶必用數條肆中以羊腸龜腸代之蚌水。大寒傷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陽明熱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兒死者十九蚯蚓。瘡症用一二條酒沖已屬不典今用三四十條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蠐螬。卽桑蟲蝎子、胡蜂。皆極毒之物用者多死間有不死者倖耳石決明。眼科磨光用鹽水煮入末藥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劑何義白螺殼。此收濕滲藥亦入煎劑其味何在雞子黃。此少陰不寐引經之藥今無病不用燕窩、海參、淡菜、鹿筋、丑筋、魚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藥劑必須洗浸極淨加以薑椒葱酒方可入口今與熟地麥冬附桂同煎則腥臭欲嘔醋炒半夏。醋煅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傷肺令人聲啞而死橘白、橘內筋、荷葉邊、枇杷露、查核、扁豆殼。此皆方書所棄今偏取之以示異余按徐氏所指。誠切中要害。惟海參淡食。最能益人。嘗有食之終身而康強登上壽者。惟不宜與熟地等藥同煎耳。又枇杷露。治肺熱咳嗽。獲效頗速。似不當在屏棄之列。

炳章按、如人中白必先漂出臭氣。火煅用入煎劑。治口疳牙疳。頗有效。石決明鎮肝陽亦頗效。惟毒性蟲類。應當禁入湯劑爲妥。

錫

臨海洪僉事若臯南沙文集。謂方書金銀玉石銅鐵。俱可入湯藥。惟錫不入。間用

鉛粉。亦與錫異。錫白而鉛黑。且須鍛作丹粉用之。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聞一醫家術甚高。治病輒效。親往觀之。見其迎求溢戶。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此古方爾。殊不知古方乃餳字。餳、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醫。妄謂熟諳古方。大抵皆不辨錫餳類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也。即尋常藥品。亦不能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蓋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撫芎作撫川芎。蓋不知川與撫爲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見者。

炳章按、古方之餳。即今飴糖。用大麥芽或糯米蒸煑成之。謂補胃氣。如小建中湯所用。即是物也。

常食之物

醫家謂棗百益一損。梨百損一益。韭與茶亦然。余謂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參、苓、蓮子、龍眼等。皆百益一損也。凡峻削之品。如檳榔、豆蔻仁、煙草、酒等。皆百損一益也。有益無損者。惟五穀。至於鴉片煙之有損無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

衆。亦可憫矣。

炳章按、梨性寒液足。脾腎虛寒之體。多食則腹痛便溏。便是損也。若陰虛火旺。乾咳無痰食之。則能潤肺化痰。淸火滋燥。乃益也。

饑飢餓解

穀不熟爲饑。腹不實爲飢。飢之甚爲餓。饑飢古異義。後人通用誤也。

炳章按、又有菜不熟爲饉。近人饑饉亦合用。爲穀菜俱不熟可也。其義如此。

博物

麒麟

明史外國貢麒麟者甚多。阿丹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注云。角頭有肉。京房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明史所言頸長如此。未見古書。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別種。非眞麒麟。

炳章按、野語云。順治辛卯山西平定州。牛產麒麟。徧體肉鱗。有光。四足有甲。康熙十七年。江西袁州。牛產麒麟。康熙二十八年。餘姚北鄉胡氏。牛產麒麟。居易錄云。爲山胡氏。有牛產一麟。狼項馬足。麕身牛尾。徧體肉鱗。金紫相差云。

麈角解

時憲書十一月。改麋角爲麈角解。始於乾隆戊子年。高宗純皇帝。以爲木蘭之鹿。吉林之麋。角皆解於夏。惟麈角解於冬。曾於南苑驗之。特正其訛。又命時憲書紀年。仍增注六十一歲至百二十歲。使花甲環周。益綿壽世之慶。蓋始於乾隆辛卯年云。

炳章按麈產遼東寧古塔各地。頭似鹿。脚似牛。尾似驢。背似駱駝。從全體觀之。無一所似。故北人俗呼四不像。體大如小牛。毛淡褐。背稍濃。腹漸淡。角質堅扁平而闊。瑩潔有紋理。表面有凸凹。角基甚厚。從幹分兩叉。一向外。一向後。足頗大。蹄較小。體長。除尾七尺二三寸。性似鹿。常慢走。食植物。馳驅時比馬尤速。每年五月產子。孕期八月。解角於長至節。長尾可爲拂麈。此辨麈之形態也。

鼠

爾雅隸鼠於釋獸。以四足而毛。謂之獸也。埤雅隸鼠於釋蟲。以其爲穴。蟲之長也。鼠之種。見於爾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異種者爲鼰鼠。一在寓屬。一在鼠屬。有與鳥同穴者爲鼵。至釋鳥之鼯鼠釋蟲之鼠負則與寓屬之鼰鼠。皆名鼠。而實非鼠矣。

炳章按、雲南有香鼠。形似鼠。長僅寸許。周櫟園云。宻縣西山中有香鼠。較凡鼠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麝之有香臍也。山中人捕之筐筥中。經年香氣不散。桂海志云。香鼠小如指擘。穴於桂中。行地上疾如激箭。治疝甚效。亦鼠之異類也。

猴經

藥物中有猴經。乃牝猴天癸。治婦女經閉神效。李心衡金川鎖記云。獨松汛之正地溝。山高箐宻。巖洞中猨猱充仞。土人攀懸而上。尋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貿易。多

至百觔。此可以補諸家本草之闕。

炳章按、猴經一名申紅。拾遺云。深山羣猴聚處極多。覓者每於草間得之。色紫黑成塊夾細草屑云。是母猴月水乾血也。產廣西者良。治乾血勞甚效。

鰣魚

爾雅鯦當作魱。郭璞注。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魱。邵氏正義。謂卽鰣魚。杭州鰣初出時。豪貴爭以餉遺。價甚貴。寒窶不得食也。凡賓筵魚例處後。獨鰣先登。胡書農學士詩云。銀光華宴催登早。鯹味寒家餽到遲。體物殊切。

炳章按、鰣魚醫取後不落陰乾。凡遇疔瘡。取醫貼疔上。外膏藥蓋貼。入時許。疔黏醫上。能拔出之。亦奇方也。

蠼螋

蠼螋音矍搜。蟲名。玉篇曰蛷螋。博雅曰蛷蝬。昌黎詩。蜿垣亂蛷蝬卽此。吾鄉俗呼爲蛒蛸。二鬚多足。狀如小蜈蚣。而體較短闊。匿居隱處。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

痹而大。身作寒熱。千金方法。畫地作蠼螋形。以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卽愈。近又傳一方云。入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滾湯澆之卽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氣類相感。抑何奇耶。

炳章按此等療法。皆屬心理療法。如祝由科之類歟。然用之亦多奇效。合之科學實質。咸謂玄學邪說矣。

蒼耳子蟲

蒼耳子草。夏秋之交。陰雨後梗中霉爛生蟲。取就熏爐上烘乾。藏小竹筒內。隨身攜帶。（或藏錫瓶勿令出氣）患疔毒者。以蟲研細末。置治疔膏藥上貼之。一宿疔卽拔出而愈。（貼時須先以針微挑疔頭出水）余在台州。僕周錦種之盈畦。取蟲救人。屢著神效。此在杭郡學舍旁。蒼耳草蟲甚多。以療疔毒。無不獲效。同邑友人鄭拙言學博鳳鏘。攜至開化。亦救治數人。彼地無蒼耳草。書來索種以傳。又青蒿蟲。治小兒驚風最靈。余孫榮霖。曾賴此得生。此二方皆見本草綱目。而世罕知其效。特誌之。（青蒿蟲亦在梗中焙乾研末和燈心灰湯調送下）

炳章按、蒼耳蟲。不獨治疔瘡有特效。凡陽癰紅腫已成膿。以此蟲一條。放於瘡頂。外用清涼膏蓋貼八小時。毒即咬通。余常於八九月採取。用麻油浸藏備用。可代刀鍼。真奇效也。

孑孓蟲

杭城水濁。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孑孓蟲。以齋雜著。謂自天明至日未入接者爲陽。日沒至鷄鳴前接者爲陰。陰陽水各自爲盎。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自無孑孓蟲之患。涇縣胡子暉子貫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屬陽午後之雨屬陰。獨陽之水。取養金魚子。不生蟲蠥。

炳章按、天泉水生孑孓。有因積蓄日久。或水分不潔而生爲多。凡久晴初雨之水。必有屋上積塵冲下。應接出缸外。待後落之清淨水。接置缸中。水缸底濁。常用吸筒吸出。使水清潔。自無此弊。

檳榔

醫書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沈降。破洩真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為氣府。居膈上。為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啖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此論檳榔之害。最為切要。知非特無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檳榔者其鑒之。

炳章按、檳榔種類甚多。有大白檳榔。海南檳榔。雞心檳榔。棗兒檳榔。閩粵人所嗜食檳榔。乃棗兒檳榔。或鮮檳榔。其味濇。其性消滯殺蟲。如小兒腹內有蟲。用檳榔煮黑棗食之。則蟲瀉下。然此消補並施法也。

檇李

嘉興本檇李地。所產李。即以是為名。色紅肉脆。而味絕鮮。吾郡果品。以此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傳為西施所掐。此殆飾說耳。而文人賦檇李者必及之。如

朱竹垞賦云。傳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吳之西子。臙脂之匯舟移。經纖指之一掐。量心賞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億於來茲。雖彼美之云亡兮。髣髴若或覩之。金學博介復詩云。此邦書越絕。彼美憶西施。指點痕如捻。流傳事不疑。沈明經翼詩云。爪痕千古在。入市合輸錢。皆指此也。

炳章按、檇李爲嘉興地名。亦爲嘉興特產嘉品。故前哲有檇李譜之輯。亦誌其異而且珍也。

火浣布鳳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則焚。而火浣布、鳳首木等。獨得火不焦。又火油得水焰彌盛。錢武肅王。嘗用以勝淮師。

自然氣化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人則易齒。此自然之氣化也。

炳章按、物理之變易。往往有難以常理解者。如鯊魚變鹿。以魚變獸。又如田鼠

化爲鴽。鷹化爲鳩。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載在曆書。皆非常人所可察也。

鬚髮早白

氣血衰則鬚髮易白。每於此徵年祚焉。余覩晉書王彪之傳云。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而官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異稟。不可以常情測矣。又宋杜祁公衍。年過四十。鬚髮盡白。卒年八十。

炳章按、少年勤學。及操勞過度。血氣耗傷。則鬚髮早白。此因營養不足、色素不榮鬚髮。其白必乾燥無光澤。若具有異稟、鬚髮早白。其白如銀絲而有光澤。必面現紅色。聲如洪鐘。淸而且長。所謂童顏鶴髮、爲長壽富貴之徵。如晉王彪。宋杜祁公衍之類歟。

冷廬醫話補編終

〔清〕魏玉横 著

柳洲醫話

中國醫學大成

柳洲醫話提要

清、魏柳洲著。乃王士雄輯魏柳洲玉橫續名醫類案中按語單方。爲柳洲醫話。故一名柳洲醫話良方。採魏氏按語八十五條。每條孟英加以發明。附方二十九證。單方一百零三。皆實驗試效。可法可師。洵醫家要書也。

序

魏柳洲先生輯續名醫類案六十卷。脫稿未久。先生尋逝。幸已遨錄四庫館書。不致散佚。提要病其編次潦草。蓋未經刪定之故也。雄不才。僭刪蕪複。而卷帙猶繁。未能付梓。爰先錄其所附按語爲柳洲醫話。以示一斑云。

咸豐元年冬十一月後學王士雄書於潛齋

柳洲醫話目錄

柳洲醫話

清　錢塘　魏之琇玉橫著
海昌　王士雄孟英輯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

傷寒邪結陽明。發爲狂熱。猶是宿食。宜吐之。非若燥糞便鞕。可下而愈也。

雄按、凡下之不通而死者。多此類也。

傷寒邪熱甚則正餒。不可誤認爲虛。

雄按、繆仲淳治姚平之案可證。

傷寒初愈。臟腑猶多熱毒。時師不察。驟投參、耆、朮、附溫補。其遺患可勝言哉。

雄按、寓意草傷寒善後法。學者最宜詳玩。

凡診病。淺見者反若深。慮多令病家無所適從。

雄按、此評仲淳治虞吉卿案。或疑其虛而用桂、附也。今則此輩尤多。誤人愈廣。不知療病。但欲補虛。舉國若狂。誰爲喚醒。

龔子才治傷寒譫渴無汗。用大梨一枚。生薑一小塊。同搗取汁。入童便一碗。重湯煑熟服。制方甚佳。愈於甘露。且免地黃之膩。

雄按、余以梨汁爲天生甘露飲。而昔賢已先得我心。若有汗者。生薑宜避。

傷寒發散過投。氣微欲絕。雖有實證。亦宜獨、參猛進。貧者以重劑杞、地。少入乾薑。

雄按、熱熾而氣液欲脫者。乾薑亦忌。宜易甘草。

實邪宜下。人便稀識。可爲浩歎。

雄按、學識淺者。皆爲立齋景岳諸書所囿也。

傷寒狂躁。脈至洪大無倫。按之如絲者。以全料六味減苓、澤。加麥冬、杞子。用大砂

罐濃煎與之。必數杯而後酣寢汗出以愈。古時此法未聞。惟仗人參之力取效。本陰竭之證。乃峻補其陽。使生陰而愈。故用參每多至數斤。設在今時。非猗頓之家不可爲矣。

雄按、陰竭之證。今時尤多。人參之價。近日更昂。惟西洋人參性凉生液。最爲可用。而時師輒以桂、附、乾薑治陰虛狂躁。益非魏君所能逆料矣。

內真寒而外假熱。諸家嘗論之矣。至內真熱而外假寒。論及者罕矣。景岳治王生陰虛傷寒燥渴。用凉水是矣。而又雜與桂、附各數兩。治法未能無疵。至舌苔成殼脫落。恐桂、附使之然也。

雄按、今人明知其陰虛而放膽肆用桂、附者。皆效景岳之尤也。

喻氏治傷寒以救陰爲主一語。爲治傳經證之秘旨。

躁脈多凶。疫病熱鬱之極。脈亦躁也。

疫證脈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爪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

房勞外感。即謂陰證而與熱藥。殺人多矣。

虛人肝腎之氣上浮。宛如痰在膈間。須投峻劑養陰。俾龍雷之火。下歸元海。

雄按、葉香巖云。龍雷之起。總因陽亢。宜滋補真陰。今人反用熱藥。悖矣。詳見景岳發揮。醫者不可不讀也。

凡病尸厥。呼之不應。脈伏者死。脈反大者死。

凡卒暴病。如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移動喧鬧。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蓋暴病多火。擾之則正氣散而死也。病家醫士。皆宜知此。

余常見父母有肝病者。其子女亦多有之。而稟乎母氣者尤多。

木熱則流脂。斷無肝火盛而無痰者。

雄按、此語未經人道。余每以雪羹、龍薈治痰。殊與魏君暗合。

張子和治新寨馬叟之證。本因驚而得。尤不能無鬱也。蓋驚入心。心受之則爲癲癇。今心不受而反傳之肝。則爲瘛瘲。亦毋救其子之義也。肝病則乘其所勝。於是生風生痰。怪證莫測。治以上涌下泄。乃發而兼奪之理。並行不悖。最合治法。

雄按、馬無膽而善驚。故驚字從馬。似與恐懼怵惕之從心者異焉。古人雖曰驚入心。然非膽薄斷不患驚。凡病驚者。其色必青。肝膽相連。殆不必心不受而後始傳入也。

肝火亦作頭暈。不盡屬之氣虛也。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肝之脈上絡巔頂。余嘗以一氣湯加左金。治此甚效。

補中益氣湯爲東垣治內傷外感之第一方。後人讀其書者。鮮不奉爲金科玉律。然不知近代病人。類多真陰不足。上盛下虛者。十居九焉。卽遇內傷外感之證。投

之輒增劇。非此方之謬。要知時代稟賦各殊耳。陸麗京曰。陰虛人誤服補中益氣。往往暴脫。司命者其審諸。

雄按、東垣此方。謂氣虛則下陷。升其清陽。即是益氣。然命名欠妥。設當時立此培中舉陷之法。名曰補中升氣湯。則後人顧名思義。庶知其爲升劑也。原以升藥舉陷。乃既曰補中。復云益氣。後人遂以爲參、朮得升柴。如黃耆得防風而功愈大。既能補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氣之健行。而忘其爲治內傷兼外感之方。凡屬虛人。皆宜服餌。再經薛氏之表章。每與腎氣丸相輔而行。幸張景岳一靈未泯。雖好溫補。獨謂此方未可浪用。奈以盧不遠之賢亦祖薛氏。甚矣積重之難返也。徐洄溪云。東垣之方。一概以升提中氣爲主。學者不可誤用。然此方之升柴。尚有參、耆、朮、草之駕馭。若升麻葛根湯、柴葛解肌湯等方。純是升提之品。苟不察其人之陰分如何。而一概視爲感證之主方。貽禍尚何言哉。葉香巖柴

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之說。洵見道之言也。

凡素患虛損人。忽有外感。宜細審之。

雄按、此處最易誤人。拙案仁術志內曾論及之。

傷寒及感證日久。津液既枯。不能行汗。得大劑三才一氣湯一服。乃蒸變爲汗而愈矣。若曾多風藥及香燥者。藥入必大作脹。一二時許。然後來蘇。後賢以此爲內托之奇。余謂仍是仲景啜粥法耳。後人安能越古人之範圍哉。

傷風一證。殊非小恙。有寒燠不時。衣被失節而成者。此必鼻塞聲重。咳嗽多痰。在元氣平和之人。即弗藥自愈。若在腎水素虧。肝火自旺者。不過因一時風寒所束。遂作乾欬喉痛。此外邪本輕。內傷實重。醫者不察。輒與表散。致鼓其風木之火上炎。反令發熱頭痛。繼又寒熱往來。益與淸解。不數劑而肝腎與肺三藏。已傷損無遺。遠者周年。近者百日。溘然逝矣。而世俗談者。咸以傷風不醒便成勞爲言。噫。彼

勞者。豈真由傷風而成耶。愚哉言也。當易之曰。傷風誤表必成勞耳。

雄按、陰虛誤表固然。若外邪未淸投補太早。其弊同也。不居集論之詳矣。故徐洄溪有傷風難治之論也。

瘧痢後飮食不運。多屬氣虛。然每有痢以下多而亡陰。瘧以汗多而耗液。飮食難運。多由相火盛。真氣衰。非大劑二冬二地投之。多見纏綿不已也。寓意草謂感後宜甘寒淸熱。說得極透徹。最中肯綮。

雄按、世人治此。但知六君以補脾。桂附以益火。殺人最夥。可爲寒心。

肺氣敗者。多見兩足腫潰。小水全無二證。

雄按、粗工但知爲溼邪阻塞也。

陰虛證。初投桂、附有小效。久服則陰竭而死。余目擊數十矣。

雄按、此真閱歷見道之言。又徐洄溪曰。大熱大燥之藥。殺人最烈。蓋熱藥有毒。

其性急暴。一入藏府。則血涌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閟。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證。當加重劑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流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爲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爲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熱補。雖死不悔。我目中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爲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愚謂此非激論。的是名言。今年春間。韓貢甫因患便血。誤服熱補。變證蜂起。業治木矣。其婦翁陳春湖囑延余診。已爲治愈。迨季夏。其弟正甫患時瘧。越醫王某連進溫燥藥而劇。始邀余視之。乃府實證。下之而瘥。旣而貢甫令壼患感。凜寒身熱。眩渴善嘔。余曰暑也。宜從清解。彼不之信。仍招越醫王某治之。連服蒼朮、

厚朴、薑、椒之劑。嘔渴愈甚。況事妄行。四肢不溫。汗多不解。再邀余診。脈漸伏。曰。此熱深厥深也。溫燥熱補。切勿再投。彼仍不信。另招張某黃某會診。僉謂陰暑。當舍時從證。逕用薑附、六君加萸、桂、沉香等藥服之。肢愈冷。藥愈重。入劑後。血脫如崩而逝。即以春間所治之棺殮焉。豈非數耶。此病家不知悔悟之一證也。繼有許蘭嶼室。患左季脅刺痛。黃某目擊韓證之死。亦不愧悔。初診即用桂、附。愈服愈痛。痛劇則白帶如注。漸至舌赤形消。彼猶曰溫補之藥力未到。方中桂、附日增。甚至痛無寧晷。始逆余診。授以壯水和肝養營舒絡之方而愈。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故附贅之。

熱補藥謂之劫劑。初劫之而愈。後反致重。世不知此。以爲治驗。古今受其害者。可勝數哉。

嘔吐證。良由肝火上逆者極多。張景岳偏于溫補。以爲多屬胃寒。其誤人諒不少

矣。

完穀不化。有邪火不殺穀。火性迫速。愈甚而愈迫者。

發熱之時。脈雖豁然空大。未可便斷爲虛寒也。

痢疾補澀太早。每成休息。

張景岳平生臨證。遺憾多矣。觀其治食停少腹一案。夫麵食由胃入腸。已至小腹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耶。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麵食之溼熱發之。或兼當日之房勞。遂乃决如是。故推蕩之亦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香竄而痛止耳。至謂食由小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謂自古無言及者。更堪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

傷寒論。病人素有痞積。及病傳入三陰則死。謂之臟結。蓋新邪與舊邪合併也。

苦楝根取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少許。水二碗。煎至一碗。空心飲之。殺消渴之蟲

屢驗。

孫文垣治吳肖峰室。善後不用滋水生木。弦脈安能退哉。

李士材治顧宗伯心腎兩虧。用八味、十全。與後醫之元參、知母。其失正均。惟集靈膏一方。真聖劑也。

雄按、集靈膏見廣筆記。方用人參、枸杞、牛膝、二冬、二地。或加仙靈脾。

凡治小兒。不論諸證。宜先揣虛里穴。若跳動甚者。不可攻伐。以其先天不足故也。幼科能遵吾言。造福無涯矣。此千古未洩之秘也。珍之貴之。

雄按、大人亦然。小兒則脈候難憑。揣此尤爲可據。

勞損病已不可爲。服藥得法。往往有驟效。乃虛陽暫伏也。數服後證皆仍舊矣。臨證者不可不知。

肺熱之人。雖產婦誤服人參。多致痰飲膠結胸中。爲飽爲悶。爲咳嗽不食等證。

喻氏治郭台尹之證。多由醉飽入房。大傷真陰。絕其帶脈。水虧木燥。乘其所不勝之脾成脹耳。魚鹽之論。恐未必然。

又治顧鳴仲之證。似屬肝腎二經。與膀胱無干涉。乃舍肝而強入膀胱。便覺支離滿紙。

火盛而鬱者。多畏風畏寒。

雄按、人但知傷風畏風。傷寒畏寒。能識此者尠矣。

梅核證。由鬱怒憂思。七情致傷而成。無非木燥火炎之候。古人多用香燥之劑。豈當時體質厚耶。

余治肝腎虧損。氣喘吸促之證。必重投熟地、人參。無力之家不能服參者。以棗仁、杞子各一兩代之。亦應如桴鼓。

雄按、枸杞一味。專治短氣。其味純甘。能補精神氣血津液諸不足也。

繆氏謂陽明熱邪傳裏。故身涼發𤺋。是金鍼也。

凡損證脈見右寸厥厥然如豆。按之梗指。其病不起。以肺金敗也。

楊介都梁丸治頭痛。惟陽明風熱宜之。餘不可服。

雄按、古方治病。皆當察其藥所主之證而用之。不獨都梁丸爾也。學者須知隅反。

醫學鉤元有目病不宜服六味辨。謂澤瀉、茯苓、山茱萸不宜于目。余謂凡肝腎虛。皆不宜此三味。不惟目也。

雄按、用藥治病。須知量體裁衣。執死方以治活病。有利必有弊也。

景岳見燕都女子喉竅緊澀。而不能以左歸合生脈救之。乃誤用辛溫解散。既而知其肺絕。又效粗工避謗。不敢下手。按丹溪云。咽喉腫痛。有陰虛陽氣飛越。痰結在上。脈必浮大。重取必澀。去死爲近。宜人參一味濃煎。細細呷之。如作實證治。禍

如反掌。觀此。丹溪之學。何可薄哉。傳忠錄之言。九原有知。宜滋媿矣。

戴人治一將軍病心痛。張曰。此非心痛也。乃胃脘當心而痛也。余謂此二語。真爲此證點睛。然余更有一轉語曰。非胃脘痛也。乃肝木上乘于胃也。世人多用四磨、五香、六鬱、逍遙等方。新病亦效。久服則殺人。又用玉桂亦效。以木得桂而枯也。屢發屢服。則肝血燥竭。少壯者多成勞病。衰弱者多發厥而死。不可不知。余自創一方。名一貫煎。用北沙參、麥冬、地黃、當歸、枸杞、川楝六味。出入加減投之。應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連尤捷。可統治脅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

雄按、胸脅痛。有因于痰飲者。滋膩亦不可用也。

香附、鬱金。爲治肝要藥。然用之氣病則可。用之血病。則與干將莫邪無異也。愼之。二地膩膈之說。不知始自何人。致令數百年來。人皆畏之如虎。俾舉世陰虛火盛之病。至死而不敢一嘗。迨已瀕危。始進三數錢許。已無及矣。哀哉。

雄按、此爲陰虛火盛者說。若氣虛經盛。氣滯痰凝者。誤用則膩膈矣。

凡脅腹結塊。隱現不常。痛隨止作者。全屬肝傷。木反剋土。非實氣也。時師多以香燥辛熱治之。促人年壽。余治此多人。悉以一炁湯加川楝、米仁、蔞仁等。不過三五劑。其病如失。若立齋多用加味逍遙散。鼓峰東莊輩。多用滋水生肝飲。皆不及余法之善也。逍遙散亦當慎用。緣柴胡、白朮。皆非陰虛火盛者所宜也。

景岳生平于薛氏諸書。似未寓目。至脅痛由于肝脈爲病。至死不知。良可哀也。如案中載治其姻家脅肋大痛一證。全屬謬論。幸得一灸而愈。此與呃逆病諸治不效。灸虛里立瘥正同也。

凡泄瀉。火證極多。

帶濁之病。多由肝火熾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氣。氣弱不能散布爲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輸。膀胱之州都。本從氣化。又肝主疏泄。反稟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

絕。使但屬胃家溼熱。無肝火爲難。則上爲痰而下爲濁耳。古今醫案于帶濁二門、獨罕存者。亦以未達其旨而施治無驗也。至單由溼熱而成。一味涼燥。雖藥肆工人。亦能辨此。

雄按、此誠確鑿之論。

胞痺。俗名尿梗病。香燥之藥。誤投殺人。世罕知也。觀張石頑治閔少江證。誤服丹皮、白朮。卽脹痛不禁可見。

景岳治朱翰林太夫人證。乃陰虛陽越之風祕。亦類中之輕者。一跌而病。艮有已也。未可歸功薑、附。不知陰證二字。何以插入。其生平見解。大可知矣。

馮氏治崔姓風祕證。亦陰虛陽越之病。甚則爲類中。其治法亦大醇而小疵耳。至云陰伏于內。逼陽于外。亦與景岳治朱太夫人謂爲陰證。同一糢糊。蓋緣風祕一條。人多不講也。

傷寒瘧痢之後患閟結者。皆由攻下表散失宜所致。究其由則皆血燥爲病。至若風秘一證。其病本由燥火生風。醫者昧于風字。動用風藥。死者已矣。存者幸鑒之。

雄按、凡內風爲病。不論何證。皆忌風藥。醫不知風有內外之殊。以致動手便錯。觀醫通載婦科鄭青山憤喜交集。因而發狂一事。業醫者亦可憐哉。有志之士。愼勿爲此。彼云不可不知醫者。非聖人之言也。

凡心腹痛而脣紅吐白沫者。或好啖者。多屬蟲證。

陰虛火盛之人。初服桂、附、薑、萸等燥熱剛藥。始則甚得其力。所謂劫治也。昧不知止。久而決裂。莫可挽回。余目擊其敝者。數十人矣。

二便俱從前陰出者。宜集靈膏。重用人參以補肺而潤腸。蓋肺與大腸相表裏而主氣。又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肺得養。斯大腸之燥可凊。又得枸杞、二冬以滋其血槁。然後故道可復。而凊濁自分矣。

近時專科及庸手。治產後一以燥熱溫補爲事。殺人如麻。

雄按、非獨產後也。如嘔吐泄瀉。瘧痢哮喘。痿痺腫脹。痰飲腹痛。疝瘕諸證。粗工無不悉指爲寒。而不知其屬熱者多也。

馮楚瞻之媳。胎前多服八味丸。所以生子百日內卽患癇證。

產後惡露不下有二。一則瘀滯宜行。一則血虛宜補。

肝火病其狀如瘧。蓋膽爲肝府。肝病則膽亦病矣。

產後病多屬陰虛。治必養營。若氣血兼補。雜以薑、附剛劑。非耽延時日。卽貽病者後患。臨證者審之。

火極似水。乃物極必反之候。凡患此。爲燥熱溫補所殺者多矣。哀哉。

立齋謂產後陰氣大虛。正喜亡陽與陰齊等。云可勿藥而愈。此正薛氏生平不能峻用養陰之缺處也。馮楚瞻治一產後頭汗證。拘泥薛法而不與藥。致病家屬之

庸手而敗。是守而未化之過也。

雄按、陰虛不敢救陰。亦泥於產後宜溫之俗說。乃云正喜亡陽。是何言耶。非僅缺處。直是謬論。無怪乎徐洄溪以薛氏為庸醫之首也。

患痘腰痛。曾有房事者。最稱難治。余謂以大劑左歸飲與之。必有可挽。

醫學無真知而參末議。最能誤人。智者愼之。

痲疹之發。本諸肺胃。治之但宜鬆透。一切風燥寒熱之劑。不可入也。余常遇表散過甚綿延不已者。一以生地、杞子、地骨、麥冬、蔞仁、沙參等味。三四劑必嗽止熱退而安。若呂東莊之用桂、附。因其苦寒過劑。故處方如是。非可一切試之也。

病危之家。親賓滿座。議論紛紜。徒亂人意。不可不知。

余嘗診一兒。見其左掌拳曲。詢其由乃小時患驚搐。為母抱持太急。病愈手遂不能伸舒。若初起即以大劑滋肝腎真陰與之。必能伸舒如故。惜世無知者。

腫證多溼熱爲患。雖云脾虛。必審其小便長短淸濁。及大便溏燥濃淡。以施治法。若概云脾虛。參、朮蠻補。必致綿延不已。

肝脈挾胃貫膈。又曰是所生病者。爲胸滿。故胸之癰疽。本由于肝。然此證最難別白。卽內經所謂內有裏大膿血之證也。吾鄉一名醫自患此。同道診之。不知爲癰也。雜進參、附、丁、桂之劑。久之吐出臭膿乃省。已無及矣。

寸強尺弱之脈。多屬陰虛火炎之候。誤服八味丸。每致貽患。

不拘內外病。凡陰虛者服參、耆諸氣分藥。非惟無益而反害者。

諸病火盛而汗出者。若驟斂之。反增他證。

凡肝鬱病誤用熱藥。皆貽大患。

肝木爲龍。龍之變化莫測。其於病也亦然。明者遇內傷證。但求得其本。則其標可按籍而稽矣。此天地古今未泄之秘。內經微露一言曰。肝爲萬病之賊。六字而止。

似聖人亦不欲竟其端委。殆以生殺之柄不可操之人耳。余臨證數十年。乃始獲之。實千慮之一得也。世之君子。其毋忽諸。

雄按、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裏。五氣之感。皆從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此余夙論如此。魏氏長于內傷。斯言先獲我心。蓋龍性難馴。變化莫測。獨窺經旨。理自不誣。

附方 續名醫類案簡妙愈病之方附采于左

癉瘧。青蔗汁任飲之。並治蚘動痞痛。

久瘧不愈。以棗一枚。安病人口上。咒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專喫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咒三遍。將棗納入口中。令嚼食之卽痊。雄按此卽上古祝由之意必邪已漸衰始能有效

又何首烏五錢。陳皮二錢。青皮三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卽愈。

又石首魚恣啖可愈。雄披耶未寒者忌之

血痢久不瘳。烏梅肉、胡黃連、伏龍肝等分爲末。茶調下。

五色痢久不瘳。大熟栝蔞一箇。煅存性出火毒。爲末作一服。溫酒下。

熱毒下痢膿血。痛不可忍。水浸甜瓜恣啖之。

噤口痢。牛乳頻灌之。

傳屍勞。宜先服玉樞丹。繼以蘇合丸。其蟲卽下。

吐血。用水澄蚌粉研細入硃砂少許。米飲調下二錢。

衄血。用赤金打一戒指。帶左手無名指上。如發病。將戒指捏緊箍住。則血止矣。或以蒜杵爛。貼湧泉穴。

又眞麻油紙撚紝鼻中。打嚏卽止。或以人乳擠入卽止。

又用燈盞數枚。沸湯中煑熱安頂上。冷卽易之。

牙衄。用苦竹茹四兩。醋煑含漱吐之。

舌衄。赤小豆一升杵碎。水三碗和搗取汁。每服一盞。外以槐花末糁之。

筋骨疼。如夾板狀。痛不可忍者。以驢騾修下蹄甲。砂鍋內炒爲炭。硏細末。酒或白湯下。

雄按、此方並治臁瘡久不愈。麻油調敷之。瘡溼者糁之。

醋哮。用粉甘草二兩。去皮破開。以猪膽六七枚取汁。浸三日。炙乾爲末。蜜丸。淸茶下三四十丸。

怒後呃忒。用鐵二觔燒紅。淬水飲之。

痰喘久不瘥。五味子白礬等分爲末。熟猪肺蘸末細嚼。白湯下。

偏頭風。南星、半夏、白芷等分爲末。生薑、葱白杵爛。和捏爲餅。貼太陽上。一夕良已。

頭疼如劈。目中溜火。酒製大黃爲末。茶調服三錢。

偏頭風。蓖麻仁同乳香、食鹽搗貼。

頭風畏冷久不愈。莜麥麵二升。水調作二餅。更互合頭上。微汗卽愈。

拳毛倒睫。木鼈子一個。去殼爲末。棉裹塞鼻中。左目塞右。右目塞左。一二夜卽瘥。

爛弦風眼。黃連、淡竹葉各一兩。柏樹皮乾者一兩。如半溼者用二兩。㕮咀。水二斗。煎五合。稍冷。用滴目眥及洗爛處。日三四。

鼻瘜。瓜蒂、細辛等分細研。以棉包豆許塞之。化水而消。或以瓜蒂研末。羊脂和傅亦妙。

胃火鼻赤。每晨以鹽擦齒。噙水漱口。旋吐掌中。掬以洗鼻。月餘而愈。

鼻流臭黃水。腦痛如蟲齧。用絲瓜藤近根三五尺許。燒存性研細。酒調下。

食物從鼻中縮入腦中。介介痛不得出。以羊脂如指頭大。內鼻中吸入。須臾脂消。

物隨出。

齒腫痛。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

蛀牙疼。川椒爲末。巴豆一粒同研成膏。飯爲丸如綠豆大。以棉裹安蛀孔內立效。

脫齗。以酒飲之令醉。取皂角末吹入鼻中。嚏透卽上。

咽喉壅塞。吹皂角末於鼻中取嚏。外以李樹近根磨水塗喉外。

急喉痺口閉不得者。巴豆仁拍碎。棉裹隨左右塞鼻中。卽吐出惡物。喉寬卽拔去之。後鼻中生小瘡。亦無害。

喉痛危困。令人以手用力揪其項心髮卽愈。無髮者。用力撮其項心皮。

心腹久痛。梔子炭一兩。生薑五片。煎服。

鶴膝風。乳香、沒藥各一錢五分。地骨皮三錢。無名異五錢。麝香一分。各爲末。車前草擣汁。入老酒少許。和敷患處。

脚氣。袋盛赤小豆。朝夕踐踏展轉之。漸愈。

又樟腦排兩股間。以脚繃繫定。

脚氣上攻。及一切腫毒流注。以甘遂研細末。水調傅患處。另濃煎甘草湯服之。二物相反。須二人各處買。併不可安放一所。用之立效。

諸疝。以灰布門檻上。脫袴坐之。陰囊著灰。即有一印。左患灸左印。右患灸右印。須避四眼。五月五日灸尤效。

風顛神方。爲犀角四兩剉末。每用一兩。清水十碗。砂鍋內煎至一碗。濾淨。再加水十碗。熬至二酒杯。另以淡竹葉四兩。水六碗。煎二碗去渣。加犀角汁同服。盡四劑即愈。

稻芒著喉。鵝涎灌之。

誤吞銅錢。麵筋置新瓦煅作炭。研細。開水調溫服。未下咽者。即從口出。已下咽者。

從大便出。神效。未下咽者。以生大蒜塞鼻中亦能出。尤簡便。

誤吞鐵鍼。乳香、荔枝、朴硝爲末。猪脂入鹽和之吞服。

防蠱毒。須袖中常帶當歸。遇飲食訖。卽咀嚼少許。若有毒。卽時嘔吐。又法。食不輟醋。蠱不入肚。

解蠱毒。敗皷皮燒灰服方寸匕。須臾自吐。

又生甘草五錢煎汁。半溫飲之。入咽卽吐。恐未盡。再一服。

又馬兜鈴藤十兩。水一斗。酒二升。煑三升。分三服。

又升麻、鬱金煎服。不吐則下。毒自去矣。

又玉樞丹。井華水調服。

陰毛生蝨。生銀杏杵爛敷之。

烟火熏死。蘆菔搗汁灌之。

中砒毒。白扁豆生研細。新汲水下二三錢。

河豚毒。麻油灌之。

丹石毒。蒜菜頻煑食之。

狐媚。以桐油塗陰上。卽絕迹。男女皆可用此法。

邪祟。玉樞丹頻服之。併以燒烟于臥室。卽愈。

鬼交。鹿角末三指一撮。淸酒和服。

飛尸。玉樞丹以忍冬藤煎濃湯灌之。

走馬牙疳。蠶退紙燒存性。入麝少許。蜜和敷。加白礬尤妙。

小兒好喫粽。成積脹痛。白酒麴同黃連末爲丸服。或以熱酒調麴末服亦可。

又喫鴨蛋不消。用砂仁末錢許。棗湯下。

小兒口噤不開。猪乳飲之立效。若月內胎驚。同朱砂、牛乳少許抹口中。甚良。

小兒驚風。導赤散煎湯送瀉清丸。大妙。

小兒噤口痢。乾山藥半生用半炒黃色研細末。米飲下。

腫毒初起。用鷄子一枚。以銀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黃三錢。研極細末入之。仍以簪攪勻。封孔放飯上蒸熟食之日三枚神效。

又方。麥粉（即小粉乃洗麩造麪筋澄下者也）不拘多少。陳醋和之。熬成膏。貼之即愈。陳久者愈佳。

又方。稬米飯乘熱入鹽併葱管。杵極爛如膏貼之。

發背。玉樞丹內服外塗。即可得瘳。

翻花瘡。藜蘆末。生猪脂調塗。

腰疽未破者。新殺牡猪肝。切如瘡大貼之。以布纏定。一周時即愈。肝色變黑。犬亦不食。

雄按、一切癰疽。似亦可用。

痔瘡。蘆菔煎湯頻洗佳。

又玉樞丹服之良。亦治便毒。

又先以木鼈子煎湯熏洗。後以葱涎蜂蜜對調勻傅之立效。

陰囊潰爛。紫蘇末數之。杉木灰亦可並用。

便毒。棉地榆四兩。白酒三碗。煎一碗服。即愈。

臁瘡。先以淡鹽水洗淨浥乾。次用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

又爛擣馬齒莧傅之。並療多年惡瘡。百方不效者。

又松香一兩。輕粉三錢。乳香五錢。細茶五錢。共打成膏。先以葱白花椒湯熏洗淨。用布攤膏厚貼。用絹縛定。黃水流盡。腐退生肌。

耳疔。夏枯草、甘菊、貝母、忍冬、地丁。大劑飲之。

髭疔。牙關緊急者。用患者耳垢齒垢。併刮手足指甲屑。和勻如豆大。放茶匙內鎔

火上炙少頃。取作丸。將銀鍼挑開疔頭抹入。外以棉紙一層津溼覆之。立愈。兼治紅絲疔。

諸疔。用陳年露天鐵鏽。碾如飛麪。以金簪脚挑破疔頭納入。仍將皮蓋好。少頃黑水流出。中有白絲如細線。慢慢抽盡。此疔根也。抽盡立愈。或用甘菊花併根葉擣汁。以酒下之。

諸癬。先以溫漿水洗之。舊帛拭乾。用蘆薈一兩。炙甘草半兩。研細和勻敷之。

凍瘡。黃柏燒存性研。鷄蛋清調塗。破者糝之。

一切惡瘡。陳米飯緊作團。或用肥皂亦可。火煅存性。加膩粉研細。麻油調敷。

坐板瘡。松香五錢。雄黃一錢。研細和勻。以棉紙包撚成條。臘月猪油浸透。點火燒著。取滴下油搽之立效。如溼癢者。加蒼朮末三錢同包。

下疳。生槐蕊。開水送三錢。日三服。

又小薊、地骨皮每五兩。煎濃湯洗淨。鮮者更妙久侵即癒再以黃芩、黃柏、宮粉、珍珠、冰片。研末敷之。

梅瘡。乾荷葉濃煎代茶飲。甚效。

又松香、鉛粉研末。麻油調塗。

打撲損傷腫痛。生薑自然汁。米醋牛皮膠同熬溶。入馬勃末不拘多少。攪勻如膏。以薄紙攤貼患處卽效。

杖不知痛。三七、無名異、地龍共擣。白蠟爲丸。酒服。或以白蠟一兩。䗪蟲一枚。酒服亦妙。

杖丹。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水調敷之。

被笞身無完膚者。骨碎補爛研取汁。酒調或煎服。渣敷患處。

箭鏃砲子入肉。乾莧菜研末。沙糖調塗。

金瘡。黃牛膽煅存性。研細敷之。

湯火傷。松樹皮（自剝落而薄者更良）陰乾研細。入輕粉少許。生油調傅。如傅不住。紗絹縛之。

或用地榆末糝。

又夏枯草研細。麻油調。厚敷之。

竹木刺。烏羊矢擣爛。水調厚罨之。即出。

蜂螫。蚯蚓矢塗之。

犬齩。梔子研末。蘆菔汁調敷。猘犬齩者。服玉真散。（玉真散即防風天南星等分研末）並治金刃傷。

打撲跌墜及破傷風皆效。

疔疽發背瘰癧惡瘡。及毒蛇猘犬傷。並宜以艾灸之。

雄按、徐靈胎云。癰疽陽毒。及生頭面者。皆不可灸。

柳洲醫話終

〔清〕張景燾著

馤塘醫話

中國醫學大成

馤塘醫話提要

清、張魯峰著。魯峰字景燾。紹興會稽人。熊序有云。魯峰博學多能。著作宏豐。凡經史外。河渠、律歷、兵政、醫方、術數。無不精通。續學所致。已成書十三種。惜罹咸豐兵燹。晚年好學益勤。又著寓廬日記、馤塘醫話各種。熊君季和。於先生故紙堆中。始檢得寓廬日記八卷、馤堂醫話一卷。細閱一過。知其立論平正。推勘頗精。晚年遘肝病。手自調劑。因著肝氣論一帙。其中多所發明。可與東垣脾胃論。作對勘文字讀。此卷醫話。特爲先生醫學之緒餘。然其他既不可復得。即此數則。而先生學問之深邃。已窺一斑。遺金碎玉。叚足貴已。惟其原本已非先生手筆。魯魚亥豕。觸目皆是。即其破碎處字跡遺落。亦爲不少。一一爲其考正補綴。以臻完善。什襲藏之。俾朝夕觀摩。亦庶足以盡景仰先賢之意云。故本編誠名論也。炳章復得魯峰醫

談錄鈔本。附於卷末。名曰補編。更爲美備。

馤塘醫話

清 會稽 張景燾會峰遺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增訂

余年十七。患瘧幾及半年。通議公恐其勞心。不令讀經史習詩文。因授以醫書數種。令於養病時閱之。俾知保身立命之道。及病源藥性。可以自相印證。曰。古人三折肱而爲良醫。醫固病者所宜習也。受而讀之。頗有會心。未幾先慈勞嗽。百治不痊。次年棄養。痛天命之不留。憾時醫之無識。因是愈加研究。徒以舉業相牽。終未深造。迨三十外。間爲人治病。輒應手取效。或他醫誤治已危者。亦多挽救。然久而愈不敢自信也。蓋醫之爲道。廣大精微。實無涯涘。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嘗博採諸家之說。參以管見。著述數卷。悉遭兵火。蕩爲無遺。偶錄數條。苦於無書可徵。幸精

於斯道者。賜教焉。

手足十二經脈。配合陰陽表裏。猶河圖洛書之數。出於天然。蓋五府屬陽。五藏屬陰。手太陽爲小腸丙火。陽明爲大腸庚金。足太陽爲膀胱壬水。陽明爲胃戊土。少陽爲膽甲木。此五府也。手太陰爲肺辛金。少陰爲心丁火。足太陰爲脾己土。少陰爲腎癸水。厥陰爲肝乙木。此五藏也。手少陽三焦。厥陰心包。雖無所主。實與足經之肝膽相通。乃知腎與膀胱爲表裏。與心小腸固相通也。脾與胃爲表裏。與肺大腸亦相通也。手足之氣。上下相應。有如此者。昔人乃云。傷寒傳足不傳手。眞瞽說也。

十二脈相爲表裏。分配十干。人皆知之。而不知合五行者。亦應八卦。肺屬金。應乎乾天。天覆萬物。肺爲華蓋。乾之象也。脾屬土。應乎坤地。地育萬物。脾藏水穀。坤之象也。心屬火。應乎離。離主南方。心居中宮。離之象也。腎屬水。應乎坎。坎主北方。腎

居系闕。坎之象也。是故肺金喜涼潤。脾土應溫燥。治肺病者。欲其下通乎脾。無取過潤。治脾病者。欲其上通乎肺。無取過燥。有子母相生之義焉。則地天交泰象也。心火宜下降。腎水宜上滋。治心病者。欲其下交乎腎。勿使上炎。治腎病者。欲其上交乎心。勿使下竭。有嬰姹相依之義焉。則水火既濟象也。善治者。必令相資相濟。不善治者。每至相尅相傷。深於易理者。自知之。

若夫肝膽屬木。應乎震巽。膽陽主震。先於離位。故膽能生火。肝陰居巽。巽木屬風。故肝能生風。治肝膽病較難著手。仍不外從脾肺心腎四經治之。

東垣專重脾胃。有十二經脾胃病之說。縱横博辨。自成一家。但自乾嘉之交。至於今日。天下男婦多患肝氣病。隨人賦稟之陰陽寒熱各有所受。其症變幻百出。醫家率無把握。余卽謂脾胃病之變相。而要不能以東垣法治之者也。夫脾胃爲後天根本。人皆藉以生養。豈能爲他經作祟。其病皆肝爲之耳。肝爲五藏之長。而屬

木。一有病。則先尅脾胃之土。脾胃受尅。無所生施。而諸經之病蠭起矣。約略數之。則有如胸腹脹滿。左脅牽痛。上連頭頂眉稜等處。易驚易怒。煩躁不寐。寒熱往來。晡後潮熱。喘促燥渴。乾欬痰嗽。吞酸嘔吐。小便淋閉。大便或鞕或溏而瀉。吐血遺精。腰膝痠疼。皮毛灑淅。肌膚枯瘦。筋骨拘攣各症。分屬十二經。而一一皆係肝氣之所變也。余著有肝氣論一帙。似較之東垣脾胃論更爲確當。

肝經血多氣少。而病曰肝氣。氣者火也。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肝經屬木。木鬱則火熾。惟其鬱而爲火。故能遍擾諸經。而四體百骸。皆受其病。蓋肝氣上炎而心火生。木尅土而胃火生。木強反制金而肺火生。肝腎同源。腎有相火。君火不明。則相火失位。而腎火亦生。內經所謂諸病皆屬於火。丹溪所謂氣有餘便是火者此也。但火亦不止一端。果係有餘之火。則知、柏、丹、梔。甚至蘆薈、龍膽草。皆可用之。如屬虛火。則當以補爲瀉。甚或用桂、附熱劑。引火歸元。而火症自愈也。

世人每謂肝係五藏之賊。宜瀉不宜補。因有平肝伐肝之說。不知肝木屬春。生生之氣。如無此氣。人何以生。豈可伐乎。善乎經曰。木鬱達之。達之哉木喜條達。遂其條達之性。而生機自暢。則肝得所而不爲病矣。故善治肝者。不專治肝也。大抵陽虛者。中氣不足。宜補脾以培其土。土強而肝木無所侵凌。陰虛者。下元必虧。宜補腎以益其水。水足而肝木得所滋養。如此則肝患自息。諸症悉平。古人所謂隔二隔三治法。蓋如此。

補中土者。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之類。補腎水者。六味地黃湯、大補陰丸之類。要莫善於局方之逍遙散。用柴胡、薄荷。溫散肝木。以達其鬱。而加以歸、芍滋陰。甘、朮助陽。茯苓利溼。煨薑和中。兼脾腎心肺而治之。實爲肝病第一良方。有他症者。以意消息。自無不效。近見續名醫類案中。創製一方。用沙參、麥冬、生地、歸身、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減。名一貫煎。自矜爲治肝妙劑。此等和平之品。雖無大害。而斷

不足以治病。非篤論也。

婦人以血爲主。薛立齋頁方治婦科。專以肝脾兩經爲主。以肝藏血。脾統血故也。立方多用加味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大旨亦頗得法。但婦人善懷而多鬱。又性喜褊隘。故肝病尤多。肝經一病。則月事不調。艱於產育。氣滯血燥。寖成勞瘵。婦科之症。強半由此。則逍遙散最爲要藥。隨症加減。自無不宜。

易經損卦象。辭曰。懲忿窒慾。忿慾二字。致損之本。不惟損德。亦且損身。蓋忿則心火上炎。慾則腎水下竭。此受病之由。卽取死之道也。愼疾之君子。當切戒之。能懲能窒。勝於服藥百顆。又何患於肝病耶。

參、耆、白朮。陽分藥也。而古人多以之治血。陽生則陰藉以長也。地黃、歸、芎。陰分藥也。而古人多以之治氣。陰滋則陽得所養也。人身陰陽二氣。不可偏重。陽虛者。陰無所統攝。必隨之而涸。陰虛者。陽無所依附。亦隨之而亡。故治陽盛陰衰之人。但

補其陰。毋伐其陽。治陰盛陽衰之人。但補其陽。毋虧其陰。總不可執於一偏。而使藏氣有偏勝耳。(毋伐其陽。謂補陰劑中兼用氣分藥。毋虧其陰。謂補陽劑中兼用陰分藥。)

體質強盛之人。不易受邪。故常無病。病發必重。治之者。切勿因循輕視。體質羸弱之人。最易感邪。故常有病。病發則輕。治之者。不可過用重劑。宜隨其人之本質而異其方法。然亦須察看其症而斟酌之。未可執泥。以致誤人。

凡氣虛表弱之人。夏則易受暑熱。冬則易受風寒。稍有不謹。則頭痛身熱。欬嗽喘渴之症。相隨而作。古人云。服藥當在未病之先。宜於夏至前後。每日服生脈散。人參、麥冬、五味各等分。冬至前後。每日服玉屏風散。炙黃耆、防風、白朮各等分。此二方藥秪三味。而扶正氣以固表。不使感受外邪。最爲得力。然尤須恪遵月令。禁嗜慾。薄滋味。以培其元。則邪自無從而入。不可徒恃藥力也。若自覺已受微邪。則此

二方亦不可服。以五味收斂。白朮壅滿。非所宜也。

虛人感冒。本係輕症。不必服藥。但當避風寒。節飲食。靜養數日。或汗或下。自能解散而愈。倘過事張皇。誤投藥餌。輕者變重。速者變遲。甚至纏綿日久。轉生他症。醫藥雜投。浸至不救。世間此種抱屈而斃者極多。而在富貴之家。及少年人爲尤甚。余數十年來。所見所聞。不可勝計。眞堪悼歎。願病者與治病者。各各愼之。毋負鄙人之婆心苦口也。

何謂誤投藥餌。如病在表。而攻其裏。則乘虛而邪必陷。邪在裏而散其表。則泄陽而氣愈傷。邪在上焦而用中焦藥。則反致中滿而作脹。邪在中焦而用下焦藥。則引入陰分而難痊。其尤甚者。本係內傷。微感時邪。症似傷寒。而服麻、桂、羌、防。重虛其表。本係外感兼傷中氣。症似勞怯。而服參、朮、地黃。重錮其邪。此等治法。愈醫愈劇。即遇明眼人。改絃易轍。別用良方。而受困多日。已瀕於死矣。

余嘗著肝氣論。謂內傷發熱。用逍遙散主之。外感寒熱。用小柴胡湯去參主之。隨症加減。無不立愈。乃又有人謂柴胡一味。極易殺人。吁。何其固也。張景岳治受邪。有正柴胡飲。及一柴胡、二柴胡、三柴胡、四柴胡、五柴胡等方。具見新方八陣。如柴胡果能殺人。不應奉以爲主。而加入各經藥味。但用不得法。能貽誤致斃。或亦有人。則參、耆、歸、地。以及本草書中常用之品。無不皆然。如世俗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即斃。承氣入腹。陰盛即亡者。又豈惟柴胡而已哉。

欬嗽吐血。未必成癆也。服知柏、四物之藥不止。則癆成矣。胸痛不快。未必成脹也。服山查、神麴之藥不止。則脹成矣。氣滯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殼之藥不止。則噎成矣。面目浮腫。小便閉濇。未必成水也。服木通、澤瀉之藥不止。則水成矣。此論本趙養葵。確有見解。但舍却知柏、查麴、青枳、通瀉諸品。從何治病。患在無補氣藥以統領之耳。前四症。皆由正氣先虧所致。宜以參、耆、薑、朮之類參之。而後治嗽、

治脹、治噎、治水之味得奏其功。將所指斥者。無不可用。此亦治肝病者。所宜知也。趙氏所論諸藥。猶屬品味和平。不甚峻厲者。要之治病。猶治民也。用寬用猛。各適其宜。得宜則刑罰亦可稱祥。不得宜則禮樂適滋作弊。用藥猶用兵也。兵以殺賊。非以擾民。善用之。則干戈實啓太平。不善用之。則將帥皆堪召亂。故凡用藥以病爲主。果所當用。卽如黃硝、巴豆之導滯。莪朮、三棱之破氣。甘遂、大戟、芫蕘、商陸之行水。亦未嘗不取效如神。又當中病卽止。不可過劑。過則生災。醫者烏可以不慎哉。

專用攻瀉消導。而無補藥以制之。固有弊矣。近人喜補惡瀉。亦有遇病專用補劑。而不知治其病者。究之邪氣不除。則正氣不復。濁氣不降。則淸氣不升。勢必愈補愈傷。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卽如虛損症。亦各有受病之所由來。或寒或風。或濕或火。其類不一。宜一一淸理消除。而後血氣和平。自能復元無恙。否則卽日

服參、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古人治氣分之病。如四磨飲、四七湯、丁香柿蒂湯、橘皮竹茹湯。皆用參。治血分之病。如歸脾湯、養榮湯、當歸補血湯、龍腦雞蘇丸。皆用參、耆。又如治風之消風散、獨活湯、小續命湯。治寒之理中湯、四逆湯、吳茱萸湯。治暑之清暑益氣湯。治濕之中滿分消湯。治燥之麥門冬湯、瓊玉膏。治火之升陽散火湯、蓮子清心飲。亦無不用參。以及祛痰消積之劑。用參、朮者尤多。且仲景著傷寒論。爲醫家立方之祖。而治六經病用參者幾居其半。益可知扶正之卽以驅邪也。然此豈時醫之所識哉。

內經云木鬱達之。言當條達也。火鬱發之。言當發散也。土鬱奪之。言當攻導也。金鬱折之。言當制伏也。水鬱泄之。言當洩瀉也。此五句實治百病之總綱。除水火兩端而外。木鬱所以治風。土鬱所以治食。金鬱所以治氣。而其治法。又有正治從治。隔一隔二。上取下取之不同。神而明之。變化無方。不可勝用矣。

人之不足。由虛而損。由損而勞。由勞而極。損有五。一損肺。皮毛槁落。二損心。血液衰少。三損脾。飲食不爲肌膚。四損肝。筋緩不收。五損腎。骨痿不起。勞有五。一勞形。二勞氣。三勞思。四勞精。五勞神。極有六。一氣極。二血極。三精極。四肌極。五筋極。六骨極。又有七傷。過飽傷脾。盛怒傷肝。憂思傷心。強力傷腎。寒冷傷肺。風雨寒暑傷形。哀樂恐懼傷神。凡患此者。修德爲上。製藥次之。治心爲上。治身次之。

五運六氣論。分別年歲。如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之類。又有四時八節主氣客氣等說。何氣受邪。似有定例。而按之每年時症。實不相符。蓋天時有寒暑燥濕之不同。而人之受病因之。人性有陰陽強弱之不同。而病之變症因之。此非可以執一論也。

讀仲景書而不讀東垣書。知外感發熱。而不知內傷之亦有發熱。則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知陽虛發熱。而不知陰虛之尤易發熱。則殺人多矣。讀丹

溪書而不讀景岳書。知氣有餘便是火。祇宜滋陰。而不知氣不足即是寒。尤當扶陽。則殺人亦多矣。仲景每用麻、桂、黃、硝。而東垣易以參、耆、升、柴。此外感與內傷之辨也。丹溪專用知、柏、歸、地。而景岳易以參、附、薑、桂。此補陰與補陽之辨也。此相反而實以相成。皆不可以偏廢者也。然泥於景岳補陽之說。而陽亢陰消。亦復不無後患。又當參用河間、丹溪之法以濟之。則醫之爲道。庶乎備矣。是在善學者之會而通之耳。

大凡太極之理。分爲陰陽。故立法不能無所偏。而流極即不能無所弊。其大者如殷周之質文。齊魯之強弱。洛蜀之主客。朱陸之異同。遺患且流及數世以後。而要惟醫道之偏。其害爲尤甚。蓋惟仲景之書。系箸超超。無法不備。此外各名醫有偏長處。亦有偏短處。故不能無弊。然諸說俱在。良方甚多。參而用之。取其長而去其短。救其弊而補其偏。則生乎其後者。亦不可謂幸也。

仲景書名曰傷寒。而實兼六淫治法在內。後人得其一訣。便可出奇無窮。如千金以小續命湯用麻、桂治中風。以炙甘草湯治虛勞。外臺又以炙甘草湯治肺痿。機要以桂枝羌活湯、麻黃防風湯。分有汗無汗。治瘧疾之類。不可枚舉。陶節庵出而盡變其法。别製其方。不復分經論治。實爲長沙叛臣。後人畏難就易。故多祖述節庵。然亦開無數變化法門。且如再造散。用參、耆、桂、附。同羌、防、細辛。治陽虛不能作汗。實爲東垣、丹溪、景岳之所自出。要亦從仲景法中變化而來。

近人吳鞠通著溫病條辨。發明四時之病。傷寒少而溫病多。如春曰風溫。夏曰溼溫。曰暑溼。秋曰伏暑。曰秋燥。冬曰冬溫。其症多從手太陰肺經受病。（按此卽邪從上焦入。說見下條。）與傷寒邪從足太陽入者逈異。忌大汗大下。多用加減銀翹散之類。此與明季吳幼可著溫疫論。謂疫邪率在膜原。專用達原飲及重劑大黃。俱爲一得之論。間亦中病。而未可盡奉爲圭臬也。

自仲景以來。論治病者。皆知宜分表裏。謂足太陽膀胱。爲表中之表。足陽明胃爲表中之裏。足少陽膽爲半表半裏。自是而三陰脾腎肝皆爲裏。幾成千古不易之論矣。

本朝葉天士治病。獨於表裏之外。必分三焦。實爲發前人所未發。肺爲上焦。心脾爲中焦。肝腎爲下焦。邪在上焦。宜散宜吐。邪在中焦。宜和宜導。邪在下焦。宜攻宜下。蓋人之表裏。由外而內。如天之有緯度也。人之三焦。由上而下。如天之有經度也。一縱一橫。交相爲用。不可偏廢。且風寒中人。多從毛竅襲入。故宜分表裏。暑濕中人。多從口鼻吸入。故宜分三焦。此尤不可不知者。

人之一身。陰陽而已矣。陰陽所分。營衞而已矣。營衞所主。血氣而已矣。血屬陰。氣屬陽。血屬營。氣屬衞。人人共知。因謂氣欲其升。不欲其降。血欲其降。不欲其升。然氣下陷。則爲泄爲脫。而氣上衝。則爲喘爲呃。血上涌。則爲吐爲衄。而血下洩。則爲

崩爲漏。皆病也。故參、耆補氣。皆取升提。而必輔以補陰之藥。則升中有降。歸、地補陰。皆取潤下。而必輔以補陽之藥。則降中有升。

凡用藥甘以和中。苦以燥濕。酸以收斂。辛以發散。鹹以軟堅。淡以滲泄。此正治也。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此從治也。虛則補其母。又曰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又曰子能盜母氣。因相生而兼相爲用。此常法也。脾病平肝。肝病壯脾。腎病清心。心病滋腎。此隔二治法也。肝病益肺。（左金湯之類。）脾胃病煖腎。或助命門火。此隔三治法也。神而明之。思過半矣。

世人以張、李、劉、朱四家並稱。皆以張爲仲景。竊思仲景係東漢時人。所立方論。悉本素靈。實百代醫家之祖。豈三子所能肩隨者。後閱陸定圃學博雜識。謂仲景不在四家之列。張應指張子和。乃與東垣、河間、丹溪相伯仲。其治法亦各明一義。卓然成家。此論甚允。實獲我心。因亟錄之。

補氣藥多溫而少涼。補血藥多涼而少溫。此陰陽之所分也。然肺主出氣。腎主納氣。氣虛之症。有宜滋陰補腎者。涼藥亦爲所用。而要不得以知、柏、丹、梔爲氣虛人用。以過於寒涼。非所以助正氣也。陽生則陰生。氣壯則攝血。血虛之人。有宜扶陽補氣者。溫藥亦所宜用。而要不得以硫、附、椒、薑爲血少人用。以過於溫熱。適足以耗血也。

人參爲扶元極品。無論表散攻瀉。皆宜用之。故古方用參極多。但所用人參。出於上黨。地居中土。性味和平。

本朝用遼東參。偏居東方。故性溫而上行。至高麗參來自朝鮮。東洋參來自日本。則地愈東。而性愈偏。補虛之功不足。助熱之勢有餘。受外邪及素患肝病者。皆須酌用。非可執古方而用今藥也。推之白朮非野生。則性薄而枯燥。桂心非猺洞。則味辛而上炎。(安南桂已無有。)皆不足以濟事。而稍不合宜。轉多流弊。亦醫家

之所宜知也。

六淫以風爲首。天地之間。惟風無所不入。故人之受病。風症最重。又能兼及諸淫。變生百病。其兼諸淫者。如寒曰風寒。濕曰風濕。暑曰暑風。燥曰風燥。火曰風火。蓋各症皆能生風也。其變百病者。如頭風、腦風、喉風、肝風、胃風、腸風、鶴膝風、腎囊風、歷節風。以及風氣、風痺、風痱、風疹、風癱、風癩之類是也。而且輕則爲傷。重則爲中。總由真氣先虛。營衛空疏。而後風邪得乘虛以襲之。是以風症多虛而少實。東垣、河間、丹溪諸家治法。有順氣、養血、化痰、清熱之不同。不專用驅風之劑也。

仲景著書名傷寒論。蓋以寒病爲諸症之綱也。夫人之一身。陽盛則生。陰盛則死。寒者陰慘之氣。中人則爲病。而陽氣衰矣。故仲景立方多主溫劑。除攻下諸方之外。寒邪在表。則溫散以汗之。如麻黃湯、桂枝湯、大青龍湯之類。寒邪在裏。則溫熱以祛之。如理中湯、四逆湯之類。此實治寒病之心法。而爲後人所宜遵守者也。若

四時之邪。或溫。或濕。或暑。亦有似傷寒者。治法大不相同。切勿專用溫熱。以致貽誤。猶中暑中濕諸症。與中風迥別。故隨時制宜。爲醫家之要訣焉。

暑者。夏令之陽邪從口鼻入。脾經實先受其病。而心肺次之。乃熱症多陽。屬氣有餘。暑症多陰。屬氣不足。與治感受寒邪之法大異。宜溫散而不宜過熱。宜清涼而不宜過寒。仲景方多不可用。且暑之兼症甚夥。有兼傷風者。有兼傷寒者。有兼傷濕者。有兼傷食者。而要惟兼濕與食爲最多。蓋夏月土潤溽暑。暑必多濕。而內無積食。亦斷不致爲大患也。然或瘧或痢或霍亂吐瀉。發於當時者爲輕。入秋病爲伏暑。極難痊愈。秋深更甚。若至霜降後發病。十有九危。治者當留意焉。

五行六氣之理。脾爲濕土。濕者、土之氣也。從地而上。其著於人。則有內感外感之不同。內感者。嗜酒食麵。釀醇肥膩。及食生冷物。其傷在脾胃藏府。外感者。坐臥卑污。或身受雨水。汗浴淋漓。其傷在皮膚經絡。而亦有兼風、兼寒、兼熱、兼暑各症。且

有中濕甚重。而口眼喎斜。舌強語澀。筋骨拘攣。四肢麻木者。形如中風。而不可作中風治。大約濕在表宜汗。謂解肌也。濕在裏宜泄。謂通二便也。又須扶脾以實之。溫中以袪之。而治濕之能事畢矣。

經曰。燥乃陽明秋金之氣所化。金能生水。燥則無以滋腎陰而化源絕。腎水既絕。不能灌溉五藏。滋養百骸。則周身皆槁而愈燥矣。其病多由酒色過度而起。火盛水衰。遂至漸劇。亦有因肺受風火。欬嗽多痰。唾久傷液而成燥症者。或皮膚甲錯。或肌肉枯瘠。或嗌乾聲啞。總宜以甘寒生水之味治之。輕者天冬、地黃、梨漿、藕粉。重者龜髓膠、牛羊乳及燕窩等物。尤宜清心寡慾。嗽口嚥津。自能漸愈。若再用溫劑。或酒色不戒。必致傷生。慎毋忽諸。

五藏六府。各具真氣。氣有餘便是火。故諸經皆有火。而心肝命門三經實主之。勞傷鬱悶。盛怒極樂。悉能生火。肝火盛則傷脾。心火炎則傷肺。命門火熾則傷腎。此

火由內生者也。至風寒暑濕諸症。身發壯熱。久鬱而成火。則四時之邪所傳變也。又肝移熱於膽。心移熱於小腸。肺移熱於大腸。腎移熱於膀胱。而其患不可勝窮矣。火既爲患。必宜瀉之。而有以散爲瀉者。柴、葛之類。有以泄爲瀉者。芩、連之類。有以滋陰爲瀉者。知、柏、元參之類。有以補氣爲瀉者。參、耆、甘草之類。（所謂甘溫勝大熱。）是在善用者之變而通之耳。

凡感受時疫。初起總覺寒毛灑淅。或四肢發冷。故俗人遇外感。無論風溫暑濕。皆稱爲傷寒。而治以表散。日久邪入中焦。或自表而裏。總覺化熱。將有口渴便秘煩躁譫語等症。故俗人皆稱爲火症。而治以涼瀉。不知其中三因所受。變化多端。必須隨症分經論治。方能奏效。否則一方之內。不必全誤。但有一二味不宜服者。非惟諸藥無功。亦且其弊立見。後來者不知何藥未投。又復變法治之。如此則誤人必多矣。

治病之法。望、聞、問、切。四端並重。今人專取診脈。已多遺漏。況病人賦性有偏。脈亦各異。或遲或數。或大或小。醫者素不相習。而病家所告。症候又多踳駁。甚或輕重倒置。虛實互移。如此而欲憑所診之脈。便與定方治病。多不相宜。故凡初診切宜審慎。必須揆情度理。確有見地。而後立方。且於初方中預防其變症。如善弈者。開局下子。算到數十著以後。自能全局得手。若待用藥未合。而後別籌治法。卽能療病。終非良醫。謂其人抱恙已久故也。矧或變症迅速。不及改絃。又慮病家更易庸手。輾轉蹉跎。人命至重。豈得一誤再誤耶。

養生家當於平日調和氣血。保惜精神。酒色嗜慾。一無沈溺。喜怒悲恐。一無過傷。則自不至於感受時邪。卽染亦輕。無須服約。數日自痊。卽欲服藥。亦祇取和平輕淸之劑。投之輒效。此固非醫者所得居功也。

少年酒色不謹之徒。猝受時邪。必然頭眩身重。氣體困憊。此由正氣早傷之故。經

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者此也。此種在夏秋之間尤多。醫家最難療治。過表則汗多亡陽。早下則洞泄亡陰。延至日久。而神昏氣蹙。痙厥之症。交發而並至。醫者因前次已服攻散之藥。輒投以參、耆、歸、地。其或加入桂、附。若是者。決無生理。深可悼也。治法當於邪未入裏時。用參蘇飲、枳朮丸等方。加減調理之。倘至八九日。症猶未退。且必增劇。卽宜用復脈湯（卽炙甘草湯加減）助其正氣。滋其真陰。而後其邪自解。若藥餌誤投。勢已危殆。則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之類。酌而用之。亦可救其十之二三。此皆余所經驗者。

嘉道間。越中某醫。頗有名。而過於慎重。明知是症當攻當導。而不肯驟進補方。約需多日。始稍稍補之。而其人已極憊矣。余詰其故。則曰。古人立方。表散則有大青龍、小青龍。攻裏則有大承氣、小承氣、大陷胸、小陷胸。和解則有大柴胡、小柴胡。亦是審慎之意。先輕後重。如輕者得效。則重者不必施也。余笑而不答。夫仲景設方。

各有專治。宜重宜輕。絲毫不容假借。豈有先試輕劑。後用重劑之理乎。

俗云。百病皆由痰起。痰之名。不見於內經。仲景書有五飲。痰飲居其一。自後醫家言治痰者寖多。而要必以治脾爲先。蓋痰本飲食所化。脾氣健運。則痰無從生。脾氣一弱。則痰多而上出於肺竅。故治痰之方。大抵皆脾肺藥也。但痰有因寒而生者。有因火而生者。有因風而生者。有因濕而生者。治之各有其本。皆實痰也。而虛痰又有兩種。一則由脾虛不能化食。火鬱爲痰。痰稠而濁。一則由腎虛不能制水。水泛爲痰。痰稀而清。法當分陰陽以治之。或補其氣。或補其陰。不專主乎消痰也。今人多嗜煙草。終日吸之。兼饕酒肉。故晨起痰嗽必盛。此即日服藥餌不易消除。至積病既深。痰聲咯咯。由丹田而上至胸膈。則危在頃刻。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左氏傳言。非鬼非食。鬼亦病之一端。蠻俗同部。酷信巫鬼。每病必禱。越中婦女多好之。不知有因鬼而得病者。亦有因病而生鬼者。其或本無他恙。猝然暴病。昏厥

譫語。祈禱得力。即霍然愈。但元氣稍弱。此因鬼得病者也。其或病已數日。神氣薄弱。忽有鬼物。憑以求食。祈禱後。鬼去而病仍在。尙須醫治。此因病生鬼者也。總之旣遇鬼疾。自應祛遣。切勿恃迂儒無鬼之論。與之作難。致使病者受累。不過以醫藥爲主。毋徒聽命於鬼而已。若夫夙世冤纏。三生孽報。時至相逢。必取其命。雖佛偈仙經。亦無從爲之挽救耳。

形肥之人多痰。宜六君子湯之類。形瘦之人多火。宜瓊玉膏之類。童稚之人多陰虛。宜六味地黃湯之類。老年之人多陽虛。宜七寶美髯丹之類。此平時調理法也。

治病三法。鍼灸與藥餌並重。左傳所謂攻之達之者也。今鍼灸已失眞傳。灸法依銅人圖按穴炷艾。猶有治病奏功者。但亦惟勞損未成。及風濕痿痺之症爲宜耳。至於太乙雷火神鍼。尙傳數方。率無全效。乃近二十年來。治痧之術盛行。無論老幼男婦。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氣痛。以及感冒發熱吐瀉等病。率皆名之

曰痧。輒用刀鍼刺舌下。與兩臂等處之血。謂之放痧。間亦有得愈者。閧然同聲。以爲神技。徧行城鄉。故寒熱不節之時。民間之得免刺劉者鮮矣。夫痧非惟內經不載。諸名家皆莫之言。惟陰陽水治乾霍亂。俗名絞腸痧。見於後人。本草方書。亦未聞有刺取其血之說。大抵邪入血分。鬱結而成。故刺血多變黑色。若血色不變。則非痧也。本非痧而刺之。徒傷氣血。經絡空虛。適足以召邪而生病。故放痧之人。必多感冒。愈病愈刺。久之則成弱症而斃矣。要之鍼砭本係古法。久已無傳。茍非極悶極痛。命在呼吸者。皆可用藥調治。切勿輕試刀鍼。余嘗苦口勸人。多未見信。豈劫運所定。或以此代刀兵之數耶。吁、可慨也已。

邇來鴉片煙徧行宇內。半由游手好閒之子。花柳娛情。半由幕友吏胥之徒。深宵辦案。此外則有因藉以治病而吸之者。鴉片係罌粟苞漿。性本濇腸斂肺。夷人和以毒物。煎成煙膏。惟久瀉久嗽滑脫之症。及肝病不犯上焦者。吸之頗爲有效。然

病未除而癮已成。猶進狼以驅虎。而服之無效者。反添一吸煙之患。且卽治病果痊。全資煙力久之氣血虧損。嗽瀉肝病。一旦復發。必然加重。煙亦不效。并非他藥之所能治。而成必死之症矣。夫本草綱目、證治準繩、兩書。無數佳品。無數良方。何病不可醫。何藥不可用。而必假此毒物也哉。

馤塘醫話補編

清 會稽 張景燾魯峰遺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增訂

卷上

六經既敍。仍得而彙言之。先言表裏之義。三陽固爲表。而太陽非表之表乎。少陽非表中之半表裏乎。三陰固爲裏。而太陰非裏之表乎。少陰非裏之半表裏乎。厥陰非裏中之裏乎。再言經與臟腑之表裏。太陽經與膀胱也。陽明經與胃府也。少陽經與膽府也。非表中之表裏乎。太陰經與脾臟也。少陰經與腎臟也。厥陰經與肝臟也。非裏中之表裏乎。表裏之義得。而汗下之法可明矣。在表俱可汗。是陰症

可汗也。在裏俱可下。是陽經可下也。請再言其升降之義。人之身胸膈居上。心居中之上。腹居中之下。少腹更在下。邪在上。則越之可也。邪在上之中。則瀉之可也。邪在中之下。則下之可也。邪在下。洩之可也。越者升而散之也。瀉者徐而滋之也。下者攻而除之也。洩者就勢而推致之也。故除發汗解肌治表之外。又有瀉心諸方。以瀉中上之邪。有承氣諸方。以下中下之邪。有抵當等湯。以洩少腹在下之邪。外有和解一方。以治半表裏之邪。皆審邪之所在。順邪之性而治之也。俱不外升降之義也。請再言寒熱虛實之辨。正實則邪必虛。正虛則邪必實。其常也。正虛而邪亦虛。正實而邪亦實。其變也。治其邪實。而必不妨於正。治其正虛。而必無助乎邪。方爲善治也。熱則脈證俱熱。寒則脈證俱寒。其眞也。熱而脈證似寒。寒而脈證似熱。其假也。治其熱而必兼顧其陽。治其寒而必兼顧其陰。方爲妙法也。其間有寒熱錯雜之邪爲患者。則又有寒熱錯雜之治。而救陰救陽之理。愈可明矣。陰盛

而陽衰。必馴至有陰而無陽。此扶陽抑陰。應圖之於早也。陽盛而陰衰。必漸成亢陽而亡陰。此濟陰和陽。應識之於預也。陽無而陰不獨存。陰亡而陽不孤立。相維則生。相離則死。此又陰陽不可偏勝之大綱也。明乎此。則傷寒論六經之理已盡。而凡病俱可引伸觸類。其理無盡矣。此余之所以再爲伸言也乎。

古昔聖賢。治一病必有一主方。千變萬化不脫根本。

在氣分者。但行其氣。不必病輕藥重。攻動其血。在血分者。則必兼平氣治。所謂氣行則血隨之是也。

大凡體質素虛。驅邪及半。必兼護養元氣。參草之類是也。仍佐清邪。

暑病首用辛涼。繼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斂。不必用下。可稱要言不煩矣。而時下不外發散消導。加入香薷一味。或六一散一服。考本草香薷辛溫發汗。能泄宿水。夏熱氣閉無汗。渴飲停水。香薷必佐杏仁。以杏仁苦降泄氣。長夏溼令。暑必兼溼。暑

傷氣分。溼亦傷氣。汗則耗氣傷陽。胃津大受刼爍。變病由此甚多。發泄司令。裏真自虛。所以夏月用香薷者宜慎。春令發痧。從風溫溼。夏季從暑風。暑必兼熱。秋令從熱爍燥氣。冬月從風寒。(此是秘訣)痧本六氣客邪。風寒暑溼。必從火化。痧既外發。世人皆云邪透。孰謂出沒之際。升必有降。勝必有復。常有痧外發。身熱不除。致咽啞齦腐。喘急腹脹。下痢不食。煩燥昏沉。竟以告斃者。皆屬裏症不清致變。須分三焦受邪孰多。或兼別病。須細體認。

上焦藥用辛涼。中焦藥用苦辛寒。下焦藥用酸寒。上焦藥氣味宜輕。肺主氣。皮毛屬肺之合。外邪宜辛勝。裏甚宜苦勝。若不煩渴。病日久邪鬱不清。可淡滲以泄氣分。中焦藥痧火在中。爲陽明燥化。多氣多血。用藥氣味苦寒爲宜。若日多胃津消爍。苦則助燥刦津。甘寒宜用。下焦藥鹹苦爲主。若熱毒下注成痢。不必鹹以軟堅。但取苦味。堅陰燥溼。

論溫熱病舌黃

再論三焦不得從外解。必致成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與胃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就不可下也。但傷寒熱邪在裏。劫爍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溼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爲邪已盡。不可再下。溼溫病。大便溏。爲邪未盡。必大便硬。愼不可再攻也。以屎燥爲無溼矣。人之體脘在腹上。其地位處於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然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症治之。倘或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愼不可亂投苦泄。其中有外邪未解。裏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脘中痞痛。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俗之杏、蔻、橘、桔、等。是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再前之舌黃或濁。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溼熱。中有虛象。大忌前法。其

臍以上爲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矣。表症必無。或十只存一。亦要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沈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若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恐其中有溼聚太陰爲滿。或寒溼錯雜爲痛。或氣壅爲脹。又當以別法治之。再黃苔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寒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可也。

舌絳

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衞透營。兩和可也。純絳鮮色者。胞絡受病也。宜犀角、生地黃、連翹、鬱金、石菖蒲等。延之數日。或平素心虛有痰。外熱一陷。裏絡就閉。非菖蒲、鬱金所能開。須用

牛黃丸、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爲痙也。

再色絳而舌中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刦爍津液。卽黃連、石膏。亦可加入。若煩熱煩渴。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爍津。急用涼膈散。以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愼勿用血藥以滋膩難散。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溼熱熏蒸。將成濁痰蒙閉心包也。

再有熱搏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挾熱而搏。其舌色必紫而暗。當加入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不爾。瘀血與熱爲伍。阻遏正氣。遂變如狂發狂之症。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若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舌色絳而上有粘膩。似苔非苔者。中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逐之。舌絳若伸出口而抵齒難驟伸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舌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若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刦營。涼血淸火爲要。舌絳而有碎點白黃者。當生疳也。大紅點

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絳而不鮮。乾枯而痿者。此腎陰涸。急以阿膠、雞子黃、生地、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其有舌獨中心絳乾者。此胃熱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尖。爲津乾火盛。舌尖絳獨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瀉其火。

再舌苔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滋潤藥中加甘草。令甘守津還之意。舌白而薄者。此外感風寒也。當疏散之。若白乾薄者。肺津傷也。加麥冬、花露、蘆根汁等輕清之品。爲上者上之也。若白苔絳底者。溼遏熱伏也。當先泄溼透熱。防其就乾也。勿憂之。再從裏透於外。則變潤矣。初病舌乾。神不昏者。急養正。微加透邪之品。若神已昏。其內陷矣。不可救藥。又不拘何舌色。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卽去者輕。旋卽生者險矣。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溼盛也。或有傷痕血迹者。必問曾經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症。仍從溼治

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溼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口也。用大黃磨入當用劑內。則舌脹自消矣。

再舌上白苔粘膩。吐出濁厚涎沫者。口必甜味也。爲脾癉病。乃溼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省頭草芳香辛散以逐之。則退。若舌上苔如鹹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幕原達出矣。

煙煤舌

若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不渴肢寒。知挾陰病。如口渴煩熱。平時胃燥舌也。不可攻之。若燥者甘寒益胃。若潤者甘溫扶中。此何故外露而裏無也。

舌黑

若舌黑而滑者。水來剋火爲陰症。當溫之。若見短縮。此腎氣竭也。爲難治。急救之。加人參、五味。勉希萬一。舌黑而乾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若燥而中心厚瘖者。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之。

舌淡紅無色

舌淡紅無色者。或乾而色不榮者。當是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不可用寒涼藥。

舌白如粉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絳者。溫疫病初入募原。未歸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陷而入爲險惡之病。且見此舌者。病必見凶。須要小心。凡斑疹初見。須用紙撚照

看胸背兩脇。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爲斑。或雲頭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爲疹。又宜見少而不宜見多。按方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亦必看外症所合。方可斷之。然而春夏之間。溫病俱發疹爲甚。如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非虛斑卽陰斑。或胸微見數點。面赤足冷。或下利清穀。此陰盛格陽於上而見。當溫之。若斑色紫小點者。心包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黑斑而光亮者。熱勝毒盛。雖屬不治。若其人氣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尙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隱隱。四旁赤色。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閒有轉紅。或可救者。若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然斑屬血者多。疹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宜神情清爽。爲外解裏和之意。如斑疹出而昏者。正不勝邪。內陷爲患。或胃津內涸之故。

再有一種白㾦。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溼熱傷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

之。或未至久延傷及氣液。乃溼傷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或白枯如骨者多凶。爲氣液竭也。

驗齒

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爲骨之餘。齦爲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皆走其地。病深動血。結瓣於上。陽血者。色必紫。紫如乾漆。陰血者。色必黃。黃如醬瓣。陽血若見。安胃爲主。陰血若見。救腎爲要。然豆瓣色者多險。若症還不逆者。尚可治。否則難治矣。何以故耶。蓋陰液竭。陽上厥也。

齒若光燥如石者。衛熱甚也。若無汗惡寒。衛偏勝也。辛涼泄衛透汗爲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竭也。爲難治。若上半截潤。水不上承。心火炎上也。急急淸水救水。俟枯處轉潤爲妥。若咬牙嚙齒者。溼熱化風痙病。但咬牙者。胃熱氣走其絡也。若咬

牙而脹症皆衰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亦咬牙也。何以故耶。虛則喜實也。舌本不縮而硬。而牙關咬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卽欲作痙症。用酸物擦之卽開。酸走筋。木來泄土故也。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溼濁而重多死。而初病齒縫流清血痛者。胃火衝激也。不痛者。龍火內燔也。齒焦無垢者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刦也。當微下之。或玉女煎淸胃救腎可也。

東垣之久病不知飢飽。不見皮枯毛瘁。乃痰飮爲患。

葉案中風門。用人參必於病勢已退後。用以培元養氣。當病甚時。亦與於驅風之藥同用。其分兩亦不過幾分至錢。無不中度。餘病用參可類推。（肝風）火盛者。葉先生用羚羊角、山梔、連翹、花粉、元參、鮮生地、丹皮、桑葉。以淸泄上焦竅絡之熱。此先從膽治也。痰多者。必理陽明。消痰如竹瀝、薑汁、菖蒲、橘紅、二陳湯之類。中虛

則用人參。外臺茯苓飲是也。下虛者。必從肝治。補腎滋肝。育陰潛陽。鎮攝之治是也。久嗽而用建中湯諸法。治中宮之虛。乃補母之義。真古聖相傳之正法。若陰火虛勞之嗽。與建中正相反。此老用此得手。而誤施於虛勞。亦辨之不審耳。

凡上實者下必虛。薄味清其上焦。正以安下。令其藏納也。（吐血）凡咳血之脈。右堅者。治在氣分。係震動胃絡所致。宜薄味調養胃陰。如生扁豆、茯神、北沙參、苡仁等類。左堅者。乃肝腎陰傷所致。宜地黃、阿膠、枸杞、五味等類。脈弦脇痛者。宜蘇子、桃仁、降香、鬱金等類。成盆盈碗者。葛可久花蕊石散。仲景大黃黃連瀉心湯。一症而條分縷晰。從此再加分別。則於症自有據矣。

凡屬有病必有留邪。須放出路。方不成痼疾。惟氣血欲脫。一時急救。不在此例。稍定即當思治病之去矣。

諸項失音。皆有可愈之理。惟用麥冬、五味、熟地、桔梗等藥。補住肺家痰火。以致失

音。則百無一生。獨不言及何也。又麥冬、五味。是失音之靈丹。

大凡內損精血形氣。其胃旺納食者。務在滋填。如食減不納。後天生氣不振。濃厚塡補。於理難進。當用生脈四君子湯。脾腎雙顧。淸邪在上。必用輕淸氣藥。如苦寒治中下。上結更閉。

溼無陽氣不發。陽伸之極。溼發亦重。

凡久患虛損之弱體。吸受溫邪。脘悶渴飲。氣機阻塞。不敢照平人逕行開泄。如杏仁桔梗橘紅牛蒡子之類。應淸揚涌上。淡以和氣。庶上焦得行。可進養胃等法。

大凡六氣傷人。因人而化。陰虛者火旺。邪歸營分爲多。陽虛者溼勝。邪傷氣分爲多。一則耐淸。一則耐溫。膩性之陰陽。從可知也。

瘦人之病。慮涸其陰。肥人之病。慮虛其陽。

古人論病。必究寢食。今食未加餐難寐。神識未淸。爲痼傷元氣。而熱病必消爍真

陰。議用三才湯意。

凡衝氣攻痛。從背而上者。係督脈主病。治在少陰。從腹而上者。治在厥陰。係衝任主病。或填補陽明。此治病之宗旨也。

大凡津液結而爲患者。必佐辛通之氣味。精血竭而爲患者。必藉血肉以滋填。

大凡邪在陽可散。入陰之邪。必溫經可托出留邪。爲解之化之不同法也。

上實下虛。醫爲腎虛。萸、地填陰原不爲過。但腎水內寓真火宜溫。肝木相火宜涼。

凡益腎取乎溫養。必佐涼肝以監制。方無偏黨。如肉蓯蓉巴戟肉枸杞子加白芍之類

（腫脹）經云。從上之下者。治其上。又云。從上之下而甚於下者。必先治其上而後治其下。

內經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體肝。甘緩以益肝。宜辛甘潤溫之補。蓋肝爲剛臟。必柔以濟之。自臻效驗耳。

虛勞之脈必數。而有浮大細小之別。浮大而數。陰虛甚也。細小而數。陰中之陽絕矣。又有一種陽虛者。脈不數。但緩而大不收。奄奄無力。

土爲五行之本。土無定位。分配四季寄體中宮。火藉之而不焰。水藉之而不泛。金藉之而能生。木藉之而不凋。故脾神爲黃婆。心神爲嬰兒。腎神爲姹女。修煉家升坎塡離。欲男女交媾。須賴黃婆牽合。以脾胃爲後天之根本也。然非專以補脾胃而言也。仲景因胃實致心腎不交。用承氣湯下之。用和因脾虛。致心腎不交。制歸脾湯補之。皆是黃婆牽合之義。心肺爲一身之主宰。六經之綱領。凡病皆以氣血爲主持。氣血若足。卽邪犯六經。亦無所害。氣血不足。則君憂臣辱。君辱臣危矣。故初病之時。氣血未傷。猶兵多粮足國固。用軍之得其宜。則賊自散。若因循苟且。坐失機宜。則姑息養奸。賊勢自盛。正氣日衰。再思背城一戰。縱得賊去。而國未有不俱敗者也。所以過經壞病。或補正逐邪。或養陰退熱。其法不可不知也。凡用藥治

病。當因人而施。如皮膚嬌嫩。氣虛多痰者。宜用溫燥色。蒼體燥。血虛多火者。是宜清涼。皮厚肉堅。則表必實。解肌應施。胃強脾健。則內多堅。通裏當用。素生瘡癤。胎毒必盛。攻毒須投。此皆因人治症之良法。不獨痘科爲然。

兩腎爲氣血之本。腎火爲氣之原。腎水爲血之海。火足始能生土生金。水足始能生木生火也。蓋凡人具一太極。若陰陽和平則無病。如腎中陰虛。則肝心之病起。腎中陽虛。則脾肺之症生。至於陽盛陰涸。陰盛陽衰之症。皆造極中極之候也。一宜救陰以抑陽。一宜扶陽以制陰。若平治之法。滋陰可以降火。補火即可生氣。悟得此中理。方是醫中傑。不獨痘科爲然。即百病莫不如是。

老人少氣少血。宜陰陽並補。如八味丸右歸飲丸之類小兒爲嫩陽。又爲稚陽。本是無陰。賴此一點稚陽。以生陰血。寒涼之劑。最伐真陽。若因病致熱。自當涼解。非謂小兒純陽。素應涼寒也。

經言誤汗亡陽。必先亡離家之陰。再亡坎中之陽。陰虛陽無所附也。誤下亡陰。必先亡胃家之陽。再亡脾中之陰。陽亡陰不獨存也。（四損不可正治。）實症誤服桂、麻。得經妙手。尚可挽回。損症誤服硝、黃。雖有明醫。不可救藥。治虛損六症。可不慎歟。故孔以立用人參云。雖能固邪，然氣虛不能傳化者。非人參何以砥柱中流。地黃雖膩膈。然陰虛不能作汗者。非地黃何以澤枯潤燥。倘執袪邪存正說。擅用攻瀉。不知正氣衰微。必不能敷布津液。坐令虛人多致暴脫。亦必毒邪沈匿。終至不救。所以程芝田先生治實熱之症。議用逐邪存正之法。虛損之症。議用補正袪邪之法。其氣虛者。於袪邪解毒中。倍加人參以補氣托邪。貧者以黨參、沙參代之。其血虛者。於袪邪解毒中。倍用地黃以養血作汗。但疫症之中。惟陰血虛者居多。因疫症多屬熱病。熱邪最傷陰血。故余治陰虛熱甚者。惟玉女煎諸養榮湯之輩。陽盛而熱甚者。惟三黃解毒犀角地黃之類。間有陽虛者。惟參麥四君輩。桂、附究

不輕投。因論卽有過服寒涼者。暫與一劑。陰氣潛消。卽止後服。仍以養陰爲主。固不可以實症而報虛損之方。更不可以虛症而用實熱之法。虛實一差。毫釐千里。未有不夭枉民命者也。故臨症時。務宜於虛實上細心求之。

溫熱論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衞。心主血屬營。辨營衞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熱變最速。未傳心胞。邪尙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則加入薄荷、牛蒡之屬。挾溼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溼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刼也。溫與溼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爲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

其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症。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爲辨。

前言辛凉散風。甘淡驅溼。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刦。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卽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溼熱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參入凉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退斑爲要。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腎水素虧。雖未及下焦。先自徬徨矣。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耳。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卽成脫症。此時宜令病者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神。使其煩躁。但診其

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症。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汗大出。便爲氣脫之症矣。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症變法。如近時杏、朴、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可望其戰汗。大凡看法。衞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衞汗之可也。到氣纔可清氣。入營猶可透勢轉氣。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入血恐就耗血動血。宜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之類。否則前後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反生慌張矣。且吾吳溼邪害人最廣。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溼勝則陽微也。法應清涼。然到十分之六七。卽不可過於寒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耶。溼熱一去。陽息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云虛寒而投補劑。恐爐烟雖息。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

與之。愼不可直率而往也。又有酒客裏溼素盛。外邪入裏。裏溼爲合。在陽旺之軀。胃溼恆多。在陰盛之體。脾溼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然較之雜症則有不同也。

新病者。陰陽相乖。補偏救弊。宜用其偏。久病者陰陽漸入。扶元養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誤以重藥。轉增其竭絕耳。凡治陰病。得其轉爲陽病。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劑其偏。則無不愈。

今人外感病。兼內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爲引。庶無大動氣血等累。若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爲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散。蓋以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卽時發病。不比壯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內經云。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

余笑曰。吾非驚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合爲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能成銀色。所以神識昏迷。默默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能滑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脈失養。而動惕不寧耳。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爲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爲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冲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脣外吮咂。所謂水到渠成。乃更甘寒三劑。此後絕不置方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霖雨霡霂。日復一日。優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之恆耳。必識此意。乃吾知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素虛而反戕其

生耶。

曙修年富而勢重。勢重者。以冬不藏精。體虛不任病耳。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蓆。不能轉側。氣止一絲。不能言語。畏聞聲響。於表汗藥中用人參七分。伊表姪施濟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增人參入藥。服後汗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增人參一錢。與服。服後卽大便一次。曙修頗覺清爽。然疑下藥之早也。遣人致問。余告以此證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我謂卽日向安。不必再慮。

𥳑塘醫話補編

清 會稽 張景燾魯峰遺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增訂

卷下

胎前有病症。重在保胎。產後有病症。重在溫補。此至穩至當之理。

崩漏標本證治

崩漏不止。經亂之甚者也。蓋非時下血。淋瀝不止。謂之漏下。忽然暴下。若山崩然。謂之崩中。由漏而淋。由淋而崩。總因血病。凡崩漏初起。治宜先止血。以塞其流。加

減四物湯十灰丸主之。崩漏初止。又宜清熱。以清其源。地黃湯或奇效四物湯主之。崩漏既止。裏熱已除。更宜補血氣以端其本。加減補中益氣湯主之。要知崩漏皆由中氣虛不能受斂其血。加以積熱在裏。迫血妄行。或不時血下。或忽然暴下。爲崩爲漏。此證初起。宜先止血以塞其流。急則治其標也。血既止矣。如不清源。則滔天之勢。必不可遏。熱既清矣。如不端本。則散失之陽。無以自持。故治崩漏之法。必守此三者。次第治之。庶不致誤。先賢有云。治下血證。須用四君子輩以收功。其旨深矣。

近來諸醫誤信產後屬寒之說。凡產後無不用炮薑、熟地、肉桂、人參等藥。不知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竹茹。仲景亦不禁用。而世之庸醫。反以辛熱之藥。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我見甚多。案中絕無此弊。足徵學有淵源。惟善用人參。而少用血藥。消痰清體之法。尚未見及。則有未到也。

崩漏虛實證治

崩乃經脈錯亂。實係衝任傷損。不能約束經血而然。治宜大補氣血。當用舉元益血丹峻補本源。少加淸熱之藥。以治其標。補陰瀉陽。而崩自止。若血熱妄行。脈實有力。血氣臭穢者。方用四物凉膈散。入生韮汁調服。然治血藥。切忌純用寒凉。以血見冷卽凝故也。如血崩初起。遽止則有積聚凝滯之憂。不止則有眩暈卒倒之患。必須行中帶止。庶無後患。然旣止之後。必服入珍湯以收功。

古人治胎有證。每將人參、砂仁同用。取其一補一順。則氣旺而無墮胎之患。順則氣和而無難產之憂。甚良法也。

因女子以肝爲先天。陰性凝結。易於拂鬱。鬱則氣滯。血亦滯也。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從來有胎而病外感。麻、桂、硝、黃等劑。必加四物。是治病保胎第一要法。

胎產之後。係由營氣大脫。不論有邪無邪。必養血爲主。其行瘀消痰。降火驅風。種種治法。皆從血分中推出。變化不離本宮。

論婦女溼溫病

婦人病溫。與男子同。所異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減用之。謂護胎爲要。恐來害姙。如熱極用井底泥。藍布浸冷。覆蓋腹上等。皆是保護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處。用血膩之藥不靈。又當審察。不可認板法。然須步步保護胎元。恐病邪陷也。至於產後之法。按方書謂愼用苦寒藥。恐傷其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症用之亦無妨。不過勿犯下焦。且屬虛體。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總之毋犯實實虛虛之戒。況產後當氣血沸騰之候。最多空竇。邪勢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爲難治也。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

陷血室。少陽傷寒言之甚詳。不必多贅。但熱病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提出所陷熱邪。參、棗扶胃氣。以衝脈隸屬陽明也。此與虛者爲合治。若邪熱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宗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犀角等。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夾寒加肉桂。心氣滯者加香附、陳皮、枳殼等。然熱陷血室之症。多有譫語如狂之象。防是陽明胃實。當辨之。血結者。身體必重。非若陽明之輕利便捷者。何以故邪。陰主重濁。絡脈被阻。側旁氣痺連胸背。皆拘束不遂。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痛。卽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原爲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若此方大有巧手。故錄出以備學者之用。

傷寒每以風傷衞用桂枝湯。寒傷營用麻黃湯法。小兒肌疎易汗。難任麻、桂辛溫表邪。太陽治用輕則紫蘇。防風一二味。身痛則羌活。然不過一劑。傷風症亦肺病

爲多。前、杏、枳、桔之屬。辛勝卽是汗藥。其葱鼓湯乃通用要方。

姙娠一門。總以補氣養血安胎爲主。則萬病自除矣。

韓善徵闢產後忌寒涼宜溫熱及大補氣血論

善按世俗惑於產後忌寒涼。宜溫熱。及大補氣血爲主之說。醫家誤人。病家自誤。若此案者。我見實多。（引雷少逸治四明沈某室產後匝月忽然壯熱汗多口渴欲飲）徐洄溪、魏柳洲皆謂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犀角對症。亦不禁用。而庸手遇產後。不論何症。一以燥熱溫補。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蓋有是症。卽用是藥。非獨產後。卽產前亦然。世俗動以保胎爲主。豈知胎不安者。乃因邪氣內逼。故解其邪。勿使傷胎。卽爲保護。章虛谷云。如傷寒陽明實症。亦當用承氣下之。邪去則胎安也。若但事保胎。不辨其邪。妄施其藥。或引邪入內。或錮邪不出。

則輕病變重。毋與胎俱難全矣。

齬塘醫話終

〔日〕淺田惟常　著

先哲醫話

中國醫學大成

先哲醫話提要

書爲日本淺田惟常識此撰述。據淺田自述。少年讀先哲理療書。竊謂不粗鹵則過密。與己所見不合。故不終卷而已。因取仲景之經。一意攻之。略窺述作之旨。又質之於治術。數十年而後。閱諸家之書。始知先哲獨至之本領。悔當日不虛心凝思。從此尋繹。則至古人之域。亦不難也。惜乎日暮路遠。不復能與之相上下。以成一家。然亦不能自止。故錄先哲諸醫釋理實驗醫話一二。以爲後生解悟之資。上卷。列後藤艮山、北山友松、和田東郭、荻野台洲、華岡青洲。下卷。列永富獨嘯庵、惠美凝固、福島慎獨軒、田中適所、禮井楓亭、高階枳園。多紀桂山、多紀茝庭諸人臨床實驗。隨筆記錄。淺田博采約取。蓋醫話則優游饜飫。得深入人心。是則醫話不可不與詩話並存而傳也。因校而鉛槧。以供參考。

序

栗園淺田君以廓清吾道爲己任。其撰著布世。頃又聚亨元以降哲匠之論醫者。删定其文。各曰先哲醫話。余受而讀之。艮山先生以下凡十三家。其超邁之識。獨得之見。發前賢所未發。而於診候施設之法。的實明確。寓妙用於片言。寄活變於隻句。可謂醫林圭臬也。今夫稗說野乘所載古昔英雄之戰略。有神算可駭者。有勇敢可畏者。有運用轉化不可測者。然以冗雜無統。人或漫然不省記。一入良史筆。則耳目一新。永爲百世模範矣。斯編元以國字書之。多出門人手。故俚言俗語間失淺易。讀者慊焉。今經君删潤。而文理燦然。神機活動。如讀史臣所記良將戰策。使人躍然興起。君不特醫林韓白。殆亦方家馬班也。嗟夫庸陋無識輩。炫奇鬬異。辯給欺俗。苟以自售。此吾道之所以日萎苶不振也。則凡言之裨益治術。發揮眞理者。雖出今人。亦宜記以廣其傳也。况先哲之遺範。垂法百世者耶。昔人有觀楚漢戰處。而嘆時無英雄者。蓋假劉項慨當時耳。使斯編所載諸豪俊出。今日則必將有雄論快辯。起吾道之衰者焉。是蓋君撰述之意。余亦有感於此也久矣。及

其命序。乃不辭而書。

慶應二年丙寅三月笠間侍醫棚谷善撰

張序

予既序皇國名醫傳一書。而知扶桑國裏亦有杏林。若木華中豈無橘井。宜乎視祖州爲仙島而化海嶠作神山也。然祇詳其姓氏里居。師徒授受。與夫活國活人之事。而於孫思邈龍宮秘訣。未勒成篇。抱樸子金匱神方。未纂入册。徒令後之人流連往昔。景仰遺徽。有華陀不在之歎焉。今年夏季。幕中西席施君邦孚。因不習水土。兼失調攝。陡患癥脹。勢已增劇。遂延淺田君來視。察脈投劑。不三四服。而澤腹之堅。頓如桶底之脫。病遂霍然。始知扁鵲來齊。治腠理之甚易。太倉在漢。解顱腦而何難。眞三折肱而九折臂矣。日者復攜先哲醫話一書來求序於予。翻閱數過。見某氏治某病。察某候。用某藥。議論精卓。剖晰詳明。醫固井井而有條。事亦鑿鑿之可據。乃知太上玉經之說。猶傳諸王君。隱仙靈寶之方。堪師夫祿里。則是書之成。洵後學之津梁。醫家之圭臬也。因誌數言於簡端云。

大清光緒四年戊寅仲冬欽差大臣四明張斯桂撰并書

先哲醫話目錄

卷上

卷下

先哲醫話

日本 信濃 淺田惟常識此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余少年讀先哲理療書。竊謂不粗鹵則過窬。與己所見不合。故不終卷而已。因取仲師之經。一意攻之。略窺述作之旨。又質之於治術數十年。而後閱諸家之書。始知先哲獨至之本領。悔當日不虛心凝思。從此尋繹。則至古人之域亦不難也。惜乎日暮路遠。不復能與之相上下。以成一家。然亦不能自止。姑錄其一二。以爲後生解悟之資云。

後藤艮山

近世古方之學。以名古屋玄醫并河天民爲翹楚。而未免金元陋習。至艮山先生。

豪然崛起。一洗從前弊風。其識見理療。必當有迴異乎先輩者。世以爲好奇非矣。蓋吾醫術至一溪道三氏之門流碎殘極矣。是以享元醫人復轉而泝古。此亦自然之勢也。（拙軒曰。一部傷風約言。翁之本領在此。可謂善讀傷寒論者。後來豪傑輩出。皆聞翁之風而興起者。斯爲吾道中興先生起筆。茲非偶然也。）

穀肉果菜者。正性也。草木蟲石者。偏性也。故古昔養精以正性者。治病以偏性者。後人不知此義。擬以藥品補精氣。蓋亦誤矣。（素問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毒藥攻邪。此卽醫家大綱領。先生早標揭焉。而爲他日東洞諸輩立論之藍本。）

亂世人其氣慓悍。肝膽氣鬱少。治世人其氣游惰。肝膽氣鬱多。故宜以熊膽開其鬱。令肝膽氣達。（永富鳳曰。余徵之於都邑市朝之人。比比皆然。蓋太平日久。五民蕃息。金錢虛耗。奢佚日盛。則知巧之民不免病氣勢也。醫人施治之日從這處下工夫。則有大裨益矣。）

其人有癥癖而飲食減少者。譬之於人家猶廊頹廂敝。而堂室漸狹小也。故不去癥癖。則胃不能振。醫不知此理。欲與毒藥補胃氣。且非飲食。益損精液者。不亦謬

乎。凡療此症。先驅癥癖。以滋味養胃氣爲主也。癰疽餌食鷄肉或鷄卵。能托出其毒。優於參耆。故治瘡以餌食爲專一也。（徐靈胎曰服藥原爲治病而設。並非藉以生長氣血也。殆是同一見。）

外感以湯液爲主。內傷以餌食爲主。錯之則不得其治也。

赤蛙不止治小兒癇。亦治大人癆。蓋癇癆皆屬癥癖也。此品能治癖氣。妨害脾胃爲下利者。兼制蚘蟲。（楊氏直指曾氏口議幷云。十五以下爲疳。十五以上爲瘵。頗與此說合。而二氏徒用固陽滋陰之劑。更無發明。艮山特用唫血蕩氣之藥。以除腹裏之癥癖。其術高一等。）

癇利者。餌鰻鱺以炙乾爲可。

按腹自心下至臍。任脈突起者。病聚脈下故也。病不聚者。脈不必突起。老人肉脫發此證者。爲近死期。

按腹心下任脈左右充滿有力者爲實。若濡弱不充滿者屬虛也。

虛憊症。脣色不淡白。耳輪未萎者。可救活也。是宜熟察。

陽氣浮泛者。難認肉脫之候。先診背部。其人每欬或喘。背上陷下者。因氣逆見脫

肉之痕也。此證屬氣脹。故名曰虛浮。不必水氣也。

診病人宜先審問曾患黴毒否。何則。今世黴毒浸淫筋骨。多元氣爲之壅塞者也。

病至大患目不瞬者。眼胞元氣脫也。乃爲反目。兆近死期。

諸病以漸成者多難治。若肉脫或有水氣者不治。

凡有痛者。脈多緊弦。如太陽病頭痛者是也。動與緊似相反。而緊弦者。動之甚也。

動脈變遲者。正氣弛而邪氣未除也。如結胸脈遲是也。蓋動變遲者可救。不變而數者殆。

黃疸未發前爲腹痛者。多是屬癥癖。又有脾藏鬱結爲腹痛者可辨別。（金匱云。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此所以溼熱爲腹痛。又云諸黃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此係黃疸腹痛治法。）

噦噎一旦食進者。不可恣吃。其人元胃中虛竭。反招害。

卒中風。多係癥癖塞心。故人事不省。不能活。若不塞心者。半身不遂。或口眼喎斜耳。其雖人事不省。而六脈相應。手足厥冷者。一身大氣猶存。可救也。

男女俱年未壯而身不了了者。多係風寒。宜調護。若緩漫經日。則大便溏。以至重

症。故此證大便秘結爲佳。溏泄爲惡。

專發聲音者多吐血。而脈不數。是不足畏。眞吐血者。其脈必數急。是大可恐。

凡病不論六淫七情飲食男女。皆因一元氣鬱滯。故皮膚攣者。經絡滯者。遂皆及腹裏。猶水之湊陷地。醫者先得其大綱。治之爲要。

黴毒沉滯骨節者。經絡壅塞尤甚。故發種種變證。不可不知。

其人虛弱咳嗽久不止者。此由寒氣壅表。與虛火扇肺。故欬愈甚。而肺益涸。

奔豚證有肝氣兼黴毒者。有肝氣帶疝者。但黴毒與疝不爲奔豚。古語云。諸風掉眩屬肝是也。

瘞及痱之類。身體不自由者。苟健啖不運動。則脾氣不能行。故四五年後必死。患此證者。宜務運動以行脾氣。庶幾終其天年。名古屋玄醫曾患之。善全其終。可以證焉。

水腫咳嗽甚者。必水氣輻湊上部。又水氣發暴咳者。爲瀕死。

雜病饑而不能食者有二道。其人雖饑。聞食臭忽惡之者。蟲也。但饑而不能食者。癥瘕也。

痿與痺易混。而詳之。則痺者。主皮膚不仁。痿者。主筋骨萎軟。

風邪難愈。或雖差復發者。不必服風藥。唯以助陽氣散風邪爲要。

病陽虛者易治。陰虛者難治。何者。陰虛則陽益虛。如虛勞是也。故陰虛火動者。雖能食遂至死。陽虛者。脈不數而食減。是以多肉脫。故主餌食。禁灸。灸之則反脈爲數。其爲害亦不鮮矣。

虛勞脈細數者。脈乍見和平。則爲近死期。易所謂枯楊生華。何可久也。雖緩者。不出五七日而死。

一夫病似狂。恐懼惡見人。閉居陋室半年所。後神氣漸爽。而手足拘攣。舌強直難語言。心下如板築。癥癖妨脹。因灸脊際。服熊膽。病頗愈。蓋此證癖氣妨脹。故不發狂。若癖氣內攻。則精神失職。必發狂。今不然。故免此患也。

婦人臍下及任脈有塊者。不孕。凡癥癖所在。陽氣必不行。故以艾灸資陽氣爲可。

父母有癖氣者。其子必受之。猶如黴癩之係遺毒也。

黴毒入眼者。其始必頭痛也。

諸出血後。血氣未復。犯風寒。則多成癆。假令不成癆。證候錯雜。難遽愈。

一男子素有癖氣。偶感邪氣。其熱熾盛。讝語煩亂。醫治之。熱頗解。但心下衝逆。大便秘。元氣虛憊。數日不能復。余診之曰。癖氣耳。莫爲意。因使絕藥。治專餌食。而精氣漸復。大便快通。全愈。此證雖元氣憊。幸大便秘結。故知病可愈也。

喘哮下部肉脫者。屬癖氣。凡癖氣逆上者。多下部肉脫。

其人脈數。腹氣不和者。爲中風兆。宜速灸。若緩漫經日。則因傷食。或外感忽發中風也。

黴毒脈數欬嗽。與勞相似。但黴毒不肉脫。大便秘結。小便淋澀。如勞。雖小便濁。不淋澀。且肉脫或下利也。若黴毒下利者。在病末殆爲凶候。（按黴毒咳嗽似虛勞者。黴癘新書括蔞湯能治之。）

諸病將死時。多見厥陰證。是必然理。不止傷寒也。

火動證病未發喘者。係下元失守。爲難救。

喘哮甚者。與香效木、沉香亦可。仲景專用厚朴、杏子。此係無癖氣者之治。在今世則多屬癖氣。故沉香、木香奏效也。余爲製一方。茯苓、枳實、半夏、乾薑、木香。共五味。

鬱證與癆相似。但癆脈微細數。鬱脈多沉。或雖見他脈。未曾至微細。是爲辨也。

瘍之極。有便蚘蟲者。有下腸垢者。皆爲瀕死候。凡舊病羸劣吐下蚘者。皆瀕死候。不止瘍也。仲師厥陰所論爲有旨。

勞發白疹者。多在胸膈而不在面部。此熱氣熏蒸。津液外泄也。其理與元氣衰衞氣失守絕汗者。同爲惡候。傷寒發白痦者。邪氣從痦而解也。故爲善候。然宜與他證併看而決之。

畜水者。陽氣鬱於中焦。上下不相和。故發煩渇。如五苓散證是也。

狂證以白虎湯治其裏。以艾灸治其外者。此白虎消腸胃之鬱熱。艾灸散榮衞之鬱滯。卽寒熱並施。內外兼攻之妙用也。（狂症者。灸心俞患門三里數萬壯得效。扁鵲心書云。一人得風狂已五年。時止百方不效。余爲灌睡聖散三錢。先灸巨闕五十壯。醒時再服。又灸心俞五十壯。服鎮心丹一料。余曰。病患已久。須大發一囘方愈。後果大發一日全好。是亦同揆）

黴毒壅塞經絡者。患瘧或痢之日。善驅除其邪氣。則宿毒幷去也。如他痼疾亦然。

姙娠與血塊易混。然血塊者頑固沉着。無發揚之勢。姙娠者凝結溫然。有潤澤之氣。又訊之於婦人夜陰快寢後。小腹勃然突起者娠也。又乳頭黑者娠也。（婦人

經閉者。乳頭多黑。故難一定。賀川氏產論翼有詳說。宜併考。）
後世以黃耆、人參爲補澀邪氣。誤矣。今癰疽痘毒專用黃耆者。其毒自裏達表也。人參亦同。（古方用黃耆主表達非補氣。人參亦主滋津。故柴胡瀉心方中用之無嫌也。）

本邦人性剛悍。不喜甘味。若強食之。則泥戀生氣滯。西人性柔弱。喜甘味。故藥方甘草分量每過於邦人。譬之於病人。猶元氣虛者。雖服人參多量不泥。在壯實者忽生悶也。昔者今大路一溪翁悟此旨。專主順氣。常用香蘇散。而至甘草不用。匙以指頭排散少許爾。（按香川修德順氣說。世以艮山先生爲濫觴。殊不知先生實本於一溪氏也。蓋當時昇平已久。浩然氣皆餒。於是有順氣之說。蓋萬疢以根於氣也。）

求嗣法以溫腰爲主。故灸腰眼穴效。浴溫泉亦效。

婦人有血塊者。雖懷孕臨產時或難分娩。（拙軒曰。一種有橫骨狹隘害分娩者。非手術則不得治。不可不知。

一婦人腹痛在臍上一寸許。按之惕然徹痛。脈數。乃斷爲內癰。餌以鷄蛋。服以黃

者、薏苡劑。後十日。大便果下膿血。

暑邪概自汗出。故雖有表證。不可與發汗劑。與白虎湯類可。

狂證在婦人難治。黴毒在婦人易治。（婦人因瘀血發狂者易治。在男子發狂雖輕者不急治。）

四苓散加漢蒼朮治雀目屢效。雀目多屬疳。因治疳方中多用此品。亦能奏效。（拙軒曰眼科提要云。四苓散加蒼朮。更加夏枯草一味。治晩盲極效。）

戢桊能治結毒骨節痛。但其臭惡不易多服耳。

余每稱心小膽大之語。以爲醫家吃緊。（先生之術。固創出前賢。然先根底醫經。經方。而復致力於思邈諸子。故其於大疾沉痾。自然遊刃有餘矣。）（拙軒曰讀此條可謂名下無虛士也。）

黃連性燥。雖浸水出之必乾。黃芩性潤。雖去水猶溼。故知芩連同治痢而各異性也。治嘔亦然。

諸瘡內攻爲水氣者。與赤小豆湯。熱甚者。與大連翹湯效。

病人虛里動甚者。多遺精。（陳修園以龍膽瀉肝湯治夢泄。曰以肝實而火盛也。

沈芊綠曰。當先治其心火而及其餘。宜黃連清心飲。亦與此說相發。）
大病後表氣薄弱者。偶感風冷則卒厥。此雖在夏月。屬中寒也。（李挺曰。中寒冬夏同有之旨矣哉。）（拙軒曰與古人霍亂四時有之云者同。案俱皆理到此言足互發明。）

瘧與痢同因而異其位。瘧邪在表裏間。而痢邪卽着腸胃。故瘧在外易治。痢在裏難解也。（醫說云暑毒在脾。溼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而艮山能發其理。）

噤口痢者。毒氣劇甚。自腸中熏蒸胃口也。急與承氣湯下之爲得矣。若失下。腹濡口噤者。宜獨參湯

膈、噎、反胃三者。同病也。但反胃者。胃中不和。飲食難化。或朝食暮吐。膈噎者。胃管萎苶無潤。穀氣不能下。或癥癖壅閉胃口。飲食爲之妨害。故反胃反在壯年。而膈噎多屬老人也。

其人屢患喉痺者。多爲膈噎。此因喉痺氣管耗損。津液失潤澤也。壯年者可治。在老人難治。何則。胃氣衰弱。胃管硬強。譬之革囊。猶水漬火焦。剛縮不能容物也。

膈噎與鼓脹同因屬癥癖也。癖氣橫梁。腹皮爲之膨脹者。鼓也。癖氣潛匿。腹皮爲

之陷沒者。膈也。二病俱係精氣不振。腹裏失潤澤也。

凡長病面部腫氣俄減者。陽氣下陷也。不可忽諸。

其人氣血凝結。腹裏生鬱熱。水穀之氣漸蝕。以爲羸瘦者。名曰勞瘵。此不必虛乏人。雖壯實者往往有之。

喘急有因奔豚者。此癖氣上侵心肺也。（按三因息奔湯能治此證。）

喘家其證雖劇。甚多無害於性命。若傷寒卒中諸急病。或緩病欬忽止但喘者。有不測之變。不可輕忽也。

積年苦頭痛者。多屬癖氣。如偏頭痛尤然。故癖氣在右則右痛。在左則左痛也。

丹波一婦人患腰痛三年不愈。食乾過臘魚有效。（按恐是血瀝腰痛。花岡青洲治痿證。亦用乾過臘魚末。宜試。）

痛風與脚氣同因。而痛風其邪淺。脚氣其邪深。故其愈亦有遲速之別也。

方今所行脚氣。即千金外臺所謂風毒脚氣也。宋元以來所謂脚氣。即今所行疝氣也。（後藤徽曰。吾邦往昔風毒脚氣消熄無行。寶歷以來。流行復熾。是以先子有此說。）

中風偏枯。多因癖氣壅塞經絡。氣不能外達。故癖氣在右則右枯。在左則左枯也。
中風口眼喎斜者。因正邪分爭之勢而血氣偏勝也。故喎斜在右則病則左喎斜在左則病在右也。如半身痺痿者。亦同此理。
遺精多因肝膽氣鬱。又有因疝者。其證概腹中拘急。夢裏精水激動而漏出也。其人雖每夜有之反無脫陽之患與搆精者異。（拙軒曰論病精細近今世人多有此證。眞無大礙。）
小兒疳證。目盲而其病愈者。與黴毒耳目鼻自毀。而毒解者同理。
婦人懷胎則臟腑向上。故氣多塞。紫蘇能疏通其氣。是以妊娠方中使用此品也。
妊娠有水氣者。紫蘇大腹皮尤效。
按當時傳艮山先生術者。京師有香川修德、山脅尙德。浪華有市瀨穆。伊勢有山村重高。備前有赤澤貞幹。家著戶述不乏其人。而後來私淑先生者。以筑前龜井魯爲最。曾著病因備考。補翼其說。又賦詩云長沙太守元儒紳。述古兼醫百世人。直指經方歸易易。誰家私說言齗齗。樞機何用煩汗簡。糟粕須知恥劉輪。卓乎艮山藤老子。才良仁術足相親。

北山友松

友松胸宇洒落。以曠世之才。授閩醫之傳。善得法外之法。故治術別開生面。自有神識超邁。觸手生春之妙矣。

友松嘗善象胥學。又從禪僧化林學仲景奧旨。就戴曼公得內經本草精蘊。既而謂皇朝醫風亦不可不研。乃師小倉醫員原長庵。（岡本玄治高弟）遂大成其業。

虛勞有直腸疼痛大便難。或發痔漏者。此皆係肺大腸損傷。爲難治。（常屢診虛勞者。發此證頗多而百無一治。古云肺與大腸爲表裏。理或然）斂血品以牡丹皮、荊芥、蒲黃各炒黑爲奇。（本邦婦人套藥皆炒黑爲用。卽此意。）

阪本人年五十所。鬱鬱不對人。飲食減少。頗如勞瘵。先與補中益氣湯。後以九味淸脾加葳蕤得愈。凡開達肝脾之鬱塞。無若淸脾湯。若逢肝脾鬱塞。以認此湯主治爲要。

一婦人三年不語。一月內或一二言耳。乃以爲脫營類。與人參養榮湯。易麥葛而

愈。
盜汗不止者。與九味淸脾湯加地骨、鱉甲、椒目奇效。當歸、六黃加地骨、防風、桂枝、黑薑、椒目亦效。椒目能斂汗古人嘗論之。今忘其出典（香川修德藥選論椒目效最詳。悉宜參考。）
一男子得病。其證類膈噎。友松診之。以爲心脾腎氣不足。胸膈無潤澤。故食飮不能下。與八味丸料。加蕤仁、貝母、陳皮、縮砂。兼用金匱大半夏湯（參五分至一錢時用參附湯）
黴毒頭痛久不愈者。柘榴皮酒煎服忽差。蓋此證醫誤以風藥發之。故柘榴皮濇之則愈也。先醒齋頭風神方亦效。（土茯苓四兩。金銀花三錢。蔓荊子一錢。玄參八分。防風一錢。天麻一錢。辛荑花五分。黑豆四十九粒。燈心草二十根。芽茶五錢。河水井水各一鍾半。煎一鍾服。）
某生胸下上脘邊突出。氣急煩悶。與異效散加椒目愈。又目瘡。（俗稱女波津古一名女保者）用升麻葛根湯加椒目效。
友松以養榮湯或左歸丸料。治虛羸。專視十指爪甲血潮之多少爲消息。蓋辨血

色之好惡在爪甲。不可不知。（老醫傳云。診脈畢。宜以指按病者爪。按之白放之紅者吉。雖久病可治。放之紅不復者。雖頓病甚凶。香川修德行醫言亦載辨爪法宜考。）

嘔吐膈噎食不下者。半夏、厚朴湯。加海浮石、枯礬效。

乳腫屬氣滯。乳汁不通者。四物加王不留行、穿山甲效。

黴毒爲殘害者。主小柴胡湯。隨證加減多驗。（按醫綱小柴胡湯加草龍膽、黃連、胡黃連。治舊下疳瘡。忽頭痛發熱自汗。撮要小柴胡去大棗、生薑。加山梔、龍膽草、當歸、芍藥。治肝經熱毒下注。便毒腫痛。一切瘡瘍。或風毒惡核瘰癧。此類頗多宜考。和田東郭曰。凡黴毒有熱者。先不解其熱則不愈。此卽用小柴胡湯之旨。）

土佐翁（謂長澤道壽）隱棲西山。一日診京師商人癰疽曰。宜日服人參五錢。後五日診曰。未見參效。恐不治。病家告實曰。服參一日不過二錢五分。翁曰。賤命重財。無益矣。苟欲生則服參。宜今日五錢。明日六錢。又明日七錢。漸次相進。商如其言。七日病果愈。友松曰。用參將息適宜。可謂得補托之眞訣矣。

土佐翁著醫方口訣集。三日而成。有馬氏涼及手寫證治準繩全帙。以諳記其卓

識。篤志可並稱。
治頭痛。薄荷、石菖、葛粉、川芎、白芷。五味細硏。蜜煉服效。平常患頭風者尤妙。
雜著化痰丸如白刀豆。以治痰妙。凡痰結心包健忘者。無不效。一僧疫後患此證。服之速愈。
過服石膏下血者。補中益氣湯加肉桂、乾薑效。
婦人下部水腫。或小便不利者。枯礬細硏。以塗湧泉穴及指頭。則尿利腫消。
痘瘡以日數證候變者。其理與傷寒傳經同屬疫氣故也。宜知元氣旺衰。邪勢劇易爲要。若徒執黃耆、當歸、人參。終始療之者。不足與論也。（按隋唐醫書皆以痘屬疫。迨宋元胎毒說起。其理遂晦。先生特闡之。可謂卓見矣。）
疫證舌上白胎者。熱入府也。赤爛乾燥者。熱入藏也。張氏舌鑑論之爲確。
張景岳制人參胡椒湯。爲有深旨。凡極虛者。附子反走散元氣。故與附子則脈却伏結。不可無此湯之設也。
一婦人喜唾。數日不止。醫以爲蟲積或虛冷。治之無效。余以爲鬱。與正氣天香湯。速愈。（疫後喜唾不了了者。一老醫與大柴胡湯速效。是亦屬鬱者。）

準繩傷寒門傷寒類傷寒辨。學者宜熟讀諳記。使門人各書寫一通。

歸化醫某始療病每服藥重七八錢。甘草分兩尤多而無效。人皆以爲庸工。某曰。吾過矣。國人比之於唐山腹力頗弱。故不能中肯綮。便減其分量殺甘味以爲之。無不百中也。

治病必求其本。乃往聖之模範。隨證而施藥。是後學之應用。及治四時傷寒。各隨其類。豈可局於區區論說哉。（醫家宜當之羹牆）

明太祖論徐達曰。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吾業最爲然。（以救己之心。推以救人。所謂現身說法。誠千古不磨之論。）

夏布政字正夫。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虛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余續之曰。有善不作四可惜。有過不改五可惜。老來怨天更可惜。

骨空論曰。厲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鍼其按處出其惡氣。腫然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按常食以下八字。爲治難病之妙訣。不止厲風。故余一生以爲治病藥食之準則矣。又按張氏註云。食得其法謂之方食。無食他食。忌動風發毒等

物也。此說未是。方食卽謂方宜慣食之物。他食卽謂所不常食之物。言食膏粱之人。試以淡泊則惡。茹藜藿之人。試以美食則傷食。不唯却其病。反生他病。

東垣辨惑論當爲一卷。今別有二卷者。恐係後人之手。何則。舉補中益氣以至暑傷胃氣。卽說正月以下三四月治法。肺以下至脾胃虛。卽說五六月治法。下之至內傷。辨。皆屬九月以至十二月之治法。一意到底不可爲二卷者昭然。

李氏辨內外疑似證最精矣。且如氣少氣盛辨。益于後學不爲鮮。然至內外相兼者。李氏說未爲盡。宜涉獵古人書以補其闕。

下元虛損精氣枯槁。人外感風寒。頗似溫疫者。或宜先補虛。或宜先發邪。或宜補瀉相兼。此際醫最可苦心處。固非筆墨之所盡焉。

醫藥綱目別爲一家。與他書體裁自異。錢氏論小兒亦自一派。據之不爲可。不據亦不爲可。（拙軒曰。有明一代醫書之多汗牛不啻。所謂模擬飣餖者居多。戴復菴、吳有性、陳實功之外。僅僅數家耳。醫學綱目亦庸中之佼佼者。此言有味。錢仲陽之於啞科。頗爲大家。然見爲一派。眞是有識之言。）

療傷寒知去路來路爲要。或表入裏。或陽轉陰。或前在某位。後進某位。或始終一

位。審之以處方。思過半矣。喩昌曾辨之。可就見焉。

余常主賓學示子弟曰。經絡脈說不可不知。而深拘之則反失於實用。學者固不可無取捨之見。

余不喜講說。唯正月初八祭神農氏。使門人講上古天眞論耳。（其說曰。聽講義鮮益其效。不若熟講百遍。蓋在心悟。此可以爲世醫信耳不信目之戒。）

余晩年讀本草日夜不釋手。故其用藥雖一味無贅品。

余療南源悅山高泉諸僧。皆用大劑何者。西土人比之本邦頗厚腸強胃。非輕品所敵。風土人物之異。不可不知。（西土醫診病直記其藥按以與病者。病者購之於藥鋪以服之。故其品劑量適。正與邦醫輕劑射利者迥異。）

甘麥大棗湯。治產後似邪祟者奇效。（按所謂如有神靈者也。）

傷寒壯熱煩渴。小便赤。不大便七八日。舌燥目赤。時閉乍開。僅啜粥汁耳。一醫與清心溫膽湯去香附。加辰砂、淡竹葉。而讝語益劇。脈伏不應。因與白虎湯合黃連解毒湯。諸證自若。乃煎人參三錢。黑薑一錢。兼服之。脫然愈。（按此與吳有性承氣加人參合轍。）

建中湯入口則痛乍止者。甘以緩急也。甘草粉蜜湯治心痛。其旨頗同。膈噎服蜂蜜。一旦納食亦同意。大半夏湯之於蜜。不過此意矣。

張仲景一書。炳如日星。亘千古不可磨滅。熟讀者知其意。（當時醫多讀素難不讀傷寒論。故發此言。以示爲萬世理道之神書救人之秘典也）

內經終始一言以蔽之曰。亢則害承乃制。（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可謂真知其要者。）

東垣本於內經陽氣清淨則四維收之意。制補中益氣湯。深得經旨矣。在本邦土佐道壽善研究其意。故治脾胃手段最長矣。

羅氏曰。七分內傷。三分外傷者不治。是善得李氏之意者。

治療之法。先瀉後補爲易。先補後瀉爲難。

丹溪斥局方者係救時弊。門人戴氏專用局方。其意可知矣。

古林見宜療紀州熊野山中農夫水腫。服藥良久無效。因加青芋於方中。又以之爲朝夕餐而病愈。蓋其人生於山中。以此物爲常食而偶出於浪華請藥於衆醫。禁忌亦隨嚴。故脾胃失常度。藥力不能達。是以施方宜之術也。

咽喉痛頰腫及嘔噦者。小柴胡湯連翹各等分服之效

水氣不論新久。欲持脈不能遽舉手或欲按足跗不能伸脚而微喘者。死證也。腫氣一旦減乍復者。亦不治。

淋疾與五苓、平胃、瀉肝諸湯。莖中澀痛甚者。補中益氣湯加蒲黃（大）五靈脂金銀花效。（按內注下疳遠年不愈者。與此湯亦效。）

常誨初學用零紙書古人醫案。各處其方。以得其當爲上等。

凡方證雖相對。分量有不過。及則不能奏效。故葛可久損傷病論大黃多少至密矣。況如中氣卒厥之於人參。陰虛之於龜板。其多少不可不最密矣。

友松治腫脹用補氣養血湯。十愈七八。蓋此方不用利水品。而腫脹難治者。間奏大效。其意在專治脹也。

一醫生讀喩氏寓意草。友松聞之曰。喩氏之書不無益。然以之爲治療之模範。恐爲下工。

嘔逆諸治無效者。及諸嘔吐不能服藥者。與旋覆代赭石湯效。蓋此方人參、代赭相伍爲妙用也。如白通加猪膽汁湯。其妙亦在附子、猪膽相伍也。

閩人化林老漢傳治眼暗失明。用鷲首霜。此理高上可玩味。

攝津池田有一奇病。其證兩脚酸疼。漸肌肉削小難屈伸。遂成痿。俗名曰池田病。此病他人間患之。而皆受之於池田云。友松與獨參湯愈

八味丸爲轉胞之套劑。而服法非逐次增分量則無效。此卽益水源之意。宜三錢至八錢爲妙。

小劑藥量時不無效。醫學正傳有其說。汪訒菴亦論之。

積氣氣鬱。或夜中發熱等病。有發止者。詳其由有患瘧者。雖數年後兼用陰瘧丸。則奇中焉。

閩人傳治貧窶消渴。水中腐木一味爲散服。又治頭風。鷲頭霜燒酒服。友松治一武弁兩眼旋動。與鷲頭灰。蓋擴充此意云。

凡用滋補滋陰藥。方中無陳皮、半夏、木香、砂仁等。則不能達藥氣。此理尤不可闕。（按古人黃耆建中湯加半夏者。卽此意。）

方者法也。如毀舊屋而建新屋。故使方而不使於方爲要。假令如以中風方治咳嗽是使方也。若以風藥治風。以咳藥治咳。是不使於方也。況索病根而治之。諸證

不治而自治。乃上乘法。

下部腫與防已茯苓湯。上部腫與茯苓補心湯。並奏效。婦人腫氣多屬血分。防已能入血分。故多效。若屬氣分者。茯苓、澤瀉爲主。若男婦陰虛爲腫者。六味地黃丸加附子、防已、蒼朮效。又腫病元氣實者。大承氣湯爲丸用之效。

證治要訣爲必讀之書也。如藿香正氣散加木香以爲一方之類。其意尤可稱。江州堅田村北村道卜者。年可六十。患中風。京醫幾島氏療之無效。因延余。余診曰。欲速愈則後三年必再發。以至不治。若不欲速愈。則十五六年當延其壽。二者請選之。病者曰。荏苒彌年。何堪其久。願速愈以謝朋友。乃作異功散。加烏藥、白芷、青皮與之。服五十貼全愈。後三年果如其言。門人矢島安節問緩治之方。曰。十全大補湯爲得焉。

友松在北村氏家。隱几而坐。一女子將請診。望見叱之曰。汝妬心溢面。可深惡。女子赧然謝服。因語曰。汝神彩甚病矣。苟有悔心。余善療之。卽與藥而愈。蓋此女嫉妬多年。夜則穿戶窺隙。頗如狂人。而友松一見洞視。人服其技云。

阪陽老醫問起死回生之方。答曰。方無靈。唯求其本耳。不言其他。

凡病虛實難辨。補瀉難決者。能察其脈證。審脈可據。與證可執。而從其確者。則治法庶無愆矣。

江州北村左太夫虛羸不食。一日氣息淹淹將絕。急延林市之進診曰。血脈衰弱不絕如縷。庶幾萬一耳。乃作劑。僅用人參一分。龍眼肉一個。衆皆危之。翌朝來診曰。證候如前。而毛竅稍塞。肌膚少和。是脾氣旺肺之機。乃可望生。因倍人參、龍眼肉與之。果愈。友松聞之嘆賞曰。極虛者投大劑純補。譬如燈火將滅。急灌油。不滅何俟。林氏可謂得補法之蘊矣。

浪華菱屋素閑。年六十餘。形羸不食。其初得之於傷食。諸醫治以香砂六君子湯、七味白朮散。無效。友松與異效散加漢當歸三十貼而愈。又金田鋪某女不欲穀食。唯食他物。諸治無效。乃與四物湯加人參、白朮、橘皮而愈。門人問其故。曰。脾胃血液虛則枯燥不能食。漢歸味甘。能益脾中之血。是以爲進食之劑也。經曰。手得血而能攝。足得血而能行。肝得血而能視。據之則肝云云下當補胃得血而能食一句。

大七氣湯治婦人久咳不止。其意可味。

癱瘓經年者。一旦忽然手足動。目睛爽。即急變候。久病及大虛人。尺肉脫者。及指頭不能急屈者。多不治。（片倉鶴陵曰。凡病人肌肉柴瘠者。手腕後肉脫而形匾。醫握其中央指頭將相合者。不問何病爲死候也。雖飲食如故。此游魂之假息耳。勞瘵之病。累月後必見此候。唯傷寒痢疾脚氣後有此候者。往往愈。蓋本於此。）

脈要旨在頤生微論。不可他求。唯本草揭脈處亦可併讀。

痢疾嘔噦諸藥不入口者。黃連一味小劑服之。藥食共得下後見虻證。因前方合大七氣湯與之。此法本於薛氏治太宜人案。

友松所著醫方口訣集。纂言方考等首書。讀之深知學術富贍。游刃有餘。獨至北山醫案。徒摹倣古人。局守法度。終乏高逸之氣。學者讀之可。不讀亦可矣。

和田東郭

復古之醫術。以吉益東洞爲最。東郭出其門下。獨不奉其衣鉢。別成一大家。蓋譬之兵家。東洞醫如韓信行軍。背水絕糧。置之死地而後生。東郭醫如李靖用兵。度

越縱舍。卒與法會。各有其長。不易優劣。學者於此處着眼。庶幾得二家之眞矣。（一拙軒曰。古人往往以兵家之事擬醫術。先生以韓信李靖評二氏更妙。）
病癱瘓肩髃骨開脫如容五指者不治。又握掌不開者不治。開而不握者治。
證治準繩論嬰兒尤精。足以見王宇泰之苦心。轉胞六味丸治驗亦可玩味。
病轉胞臍下有塊。其形圓者治。若扁如柿核者不治。此證以八味丸爲套法而四逆散加附子。抑肝散加芍藥亦奏效。不可不審。
水氣不虛不實其腫光艷者。鯉魚湯爲得。
水氣入胸膈。及肩背拘急如束縛者。爲犀角的證。
一角能治水氣上衝。故用之脚氣衝心煩效。
打撲有似瘀血衝心而否者。曾覩山陬一婦人大損傷。精神昏憒。腹中如杯盆者。迫於心下煩悶亂。脈息僅不絕耳。余作走馬湯與之服已須臾煩躁吐瀉淸水數升。霍然而愈。故知不可慨爲瘀血而治也。
油風多用大柴胡湯而效。是宜治其腹。徒不可泥其證。（華岡靑洲治此證。以大柴胡加石膏湯曰油風多屬肝火。亦同見。）

每稱東洞曰。先生治足委弱不能步行者。與桂枝加朮附湯。兼服紫圓速愈。可謂妙矣。(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之旨。東郭夙入其室。)(拙軒曰。青洲翁療梅瘡結毒。頑結難愈者。用桂枝加朮爲湯。兼用消毒丸。應手而痊。蓋從此處脫胎來。)

一婦人年三十有五。背脊佝僂。身不能動搖。足屈而不伸。脈沈緊。其形如十歲許兒。卽與理氣湯兼服紫圓。六月後與慈姑湯。脚伸病方愈

桃花湯治痢病便膿血極效。蓋初起與之無益。其期在熱氣稍解。膿血不止。論曰。二三日至四五日。其旨深矣。

余常用桃花湯爲散。白湯送下得效。若少陰病形悉具。特便膿血者。以真武湯。服桃花散亦可。

世所稱中風。多因癥瘕爲偏害。宜診腹以處方。故大柴胡湯加甘草。抑肝散加芍藥等能治此證。其他如手足痺痿躄。亦世醫徒拘其證。不察其因。宜矣不得其效也。

一老人痰喘氣急有癥瘕。細柳安以爲勞役。與補中益氣湯。痰喘益劇。余診曰。此人性豪強。壯年起家。故肝鬱生癥。加之水飲聚結以爲喘急也。乃與寬中湯加吳

茱萸。病安後感寒爲下利。因與真武湯利止。以四逆散加薯蕷、生朮全愈。

一男子犯寒夜步。因感冒短氣手足微冷。醫以爲中寒。與四逆湯。服後短氣益甚。咳嗽面赤。因與越婢加朮苓湯頓愈。

病者目赤眼睛不轉如魚目者。爲難治之候。

病人不論緩急。將診之。宜隔床望見其形氣。形氣縮小。神彩枯瘁者。死候。不必持脈而知之。

脫證誤與攻擊藥。則爪甲忽失光澤。不可不知。

神闕脈亦爲治諸病要訣。按之沈小不移者。形體雖虛。爲實候。宜攻之。若浮芤無力者。爲虛候。如水分之動亦同之。

傷寒舌圓厚者。又薄小者。皆爲惡候。又始終白胎不變者。亦爲難治候。又厚者赤者。皆爲虛也。（盧不遠曰。傷寒可以視舌識病。則風暑燥溼。恐亦有定法。此言誠爲偶反矣）

臍下悸。按之與呼吸相應者。病人雖危篤。其死有間。脚氣、勞瘵、溼毒三病。當臍上五六分任脈外各一寸許。不拘左右必有動氣。脚氣則弦急。勞瘵則虛數。毒則無

定形。

凡大病眼中爽者惡候。不了了者反有生意。勞瘵及雜病眼神與病相應者爲佳。診大病鼻梁亦爲要訣。醫書徒論明堂而不及此。爲闕典。

腹脹攻下無效者。有漫遊散氣。則頓愈者。此因心下素有積爲脹滿也。（按靈樞云。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脅脹皮膚。故命曰脹。東郭所論。蓋斥此等之證而言也。）

石膏非大劑則無效。故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其他石膏諸方。其量過於平劑。世醫不知此意。爲小劑用之。譬如一杯水救一車薪火。宜乎無效也。（拙軒曰。此言甚好。傷寒諸方之石膏。則劑可大而服數不可多焉。至雜病則非大劑決不能奏效。放膽用之而益可。況今醫人恐石膏殆如蛇蝎噫。）

感風寒咽喉腫塞。藥汁難通者。作驅風解毒湯加桔梗、石膏冷服。極效。（拙軒曰。此證小柴胡加桔梗石膏。亦奇中。青洲翁曾用之。）

傷寒大熱煩渴讝語。欲飲水數升者。固爲白虎湯、承氣湯的證。而又有假熱者。有水邪者。故真武湯或犀角、生苄類。有時爲市醫者。宜審脈證諦腹診以決真假矣。

傷寒面合赤色者。升陽散火湯、犀角湯(醫學綱目)間效。若服之二三日不愈者。多爲戴陽難治。

治療有先後之序。紊之則無效。一病人足心至胯間煩熱。日夜數十發。殆如有火往來。醫以爲脚氣。治之不差。余診之。臍右以至少腹磊塊應手。此屬燥屎。因問其大便曰不通。乃作調胃承氣湯與之。燥屎悉出而後治其脚氣。諸證全愈。是其明徵。

疝陰囊腫大與治疝諸方不愈者。與半夏厚朴湯加犀角速效。又經閉與逐瘀諸劑不治者。與安中散、抑肝散等得效。是皆欲得南風。必發北牖之理。醫不可不知此活手段。

小兒慢驚風及中暑者。其口爲如笑者必死。

因毒氣而聲啞者。加喘氣則多死。

吳氏所論疫京師十年前大行。其後絕無。蓋疫者年年異其證。而發於柴胡者多。則募原說不爲無理。(仙臺工藤周庵著救瘟袖歷論因時運異證。亦可參考。)

黴毒家口中爛、耳鳴、咽喉腐蝕、頭痛、肩背痛、聲啞、吐沫、齒齗強直八證者。皆係輕

粉毒。宜詳之。

天庭色衰者爲虛。色盛者爲吉。色痿有皺紋者爲難治。日月額凹陷者死。失色者爲難治。鼻無生氣或羸脫者死。耳痿失色者死。髮際有白點者死。面冷或鼻冷或少商穴冷者死。額上冷者死。此皆望色決死生之要訣也。（按醫學正傳小兒門湯氏說云、山根若見脈橫者。知兩度驚相書鼻爲山根。山根有疾。尤非佳兆矣。然東晉謝安、北宋劉貢父俱有是疾。一則德望蓋世一則博識該覽居一代諸賢之右。亦不可拘物理小識云。小兒乳哺時母有孕。輒眉心黑泄瀉。據之則眉間亦可精察。）

膂下引背脊痛者。多屬畜血。不可概爲懸飲。

世所稱膿淋者非淋。卽外科正宗蝕疳也。宜解毒劑。

急喉痺祕塞不能飲下者。與苦酒湯效。或平素患咽腫者亦效。一男患咽痛。後元氣衰乏。下利咽腫而燥。難言語者。與苦酒湯。初痛楚不能嚥。後快通愈。

病人絕脈者暴出爲惡候。微續爲佳兆。不止脈如厥逆亦然。

治病求本爲要。譬如鼻痛、耳痛、耳聾、徒爲耳鼻之治。此卽捨本執末也。爲醫者宜

認其所以然而治之。

用方以活變爲主。某方治脫肛。某藥主下血。概用之者。不知活變也。一方以應萬病。萬病以歸一方。是謂活變也。

心胸痞塞。用芍藥、甘草類不應者。半夏厚朴湯加芎藭。輕其劑量而服之則效。（拙軒曰。如此條所言東郭翁極得意手段。玩味有餘。下條亦然）

泄利與附子劑不止者。錢氏白朮散奏效。此理可玩。

一婦人羸瘦盜汗。下利十餘行。腹中拘急如摸羅網。不欲飲食時喘者。與真武湯愈。

傷寒與下劑。以其脈沉實沉緊爲的也。（此語非大有見識。大明脈理者不能道。誠與仲師用承氣之旨符合。）

病人有心下痞鞕。腹中拘急而遺精或漏精者。概爲下元虛治之。則痞鞕益甚。先治其痞。則遺精亦隨愈。

病欬血。心下有水。左肋及脅下拘急動悸者。與柴胡薑桂湯加吳茱萸、茯苓愈。此治腹而血自治也。（拙軒曰。翁之用四逆散、柴胡薑桂湯、八味丸等。縱橫顛倒變

化無方。實極得心應手之妙。他人不可及也。然精思求之。豈不得其彷彿乎。)

諸瘡內攻及脚氣上衝。與木瓜、吳茱萸、犀角等無效者。四物加黃柏、山梔子或四物加浮萍能治之。蓋不制水濕而治血虛。最是上乘法。

生地黃能治心下痞鞕。乾地黃亦然。但其效不如生耳。

京師一時咳嗽大行。有人患之。諸藥無驗。荻野台州以爲下元虛。與八味丸不應。診之左脇拘急。因與四逆散加吳茱萸、牡蠣。速愈。

一婦人數日自汗不食。脚攣急。臍下有塊而痛。其狀頗似蓐勞。衆醫治之不愈。余以塊爲主證。與安中散。塊漸消。汗隨止。全愈。

久腹痛者。徒禁厚粱而不減飲食。則雖方證相對。更無效。

腹痛發嘔吐者。不詳其因而治之。則誤人不淺鮮。因者何。曰積聚。曰停食。曰蚘蟲。曰水飲。曰瘀血。曰腸癰是也。積聚心下痞鞕。按之則反脹。停食心下濡。按之如空。蚘蟲按之指下有氣築築然。瘀血多在臍旁及少腹。按其痛處塊應手。水飲其痛遊走不定。按之則鳴動。腸癰多右腹。按之左右異狀。且手足痛處則必覺潤澤。右足攣急。小便淋瀝。余多年潛心辨此六者。無有差忒。

風眼痛劇者。與紫圓六七分大下之卽效。（拙軒曰。專門眼科曾有此快活手段耶。）

黴毒熱甚者。以清解爲主。若解發不徹。則多爲沉痼廢疾。此法醫書未說及。爲可深惜矣。

偏枯證有治不治之辨。病者握手者決不治。試使握手仰臥。則其手必開。復起之則如故。是爲悪候。

禁口痢者胃口至胃中多畜水飲。故水分動氣甚。附子理中湯加粳米。或加薯蕷、生芐效。又將生鷄肝入醤煑熟取汁服之。

掘河丸太街一富商女年十八。患痲疹。其狀細小。欲發不能發。隱隱於皮肉。大熱如火。嘔逆。水藥不能納口。余以爲熱毒內攻所致。乃與調胃承氣湯。病阻不能服。因延田中信藏診之曰。余有浴法試之。家人疑議。余曰。藥不能下。施之而可。信藏乃以清酒和熱湯盛之於盤內。使病者沐浴其中。須臾出之。溫覆取汗。則嘔吐忽止。疹悉發。（拙軒曰。魏氏博愛心鑑水楊湯浴痘兒之法。與此條同巧異曲。）治痘法以辨胃強弱爲要。雖有下利、煩渴、寒戰、咬牙等證。胃氣強者可治。補瀉之分。

全在此一途。

老人頑癖。多因血液乾燥。濕熱熏肌表。故溫清飲爲的治。或加浮萍佳。

脚氣動氣甚者。四物湯或效。蓋以水分動爲標準也。

噦逆屬胸中者。主橘皮、竹茹、丁香。其屬腹中者。主附子粳米湯。合甘草乾薑湯。若有水飲中氣虛者。主香砂六君子加芍藥也。

產前後口舌赤爛焮痛者。實者以麥門加石膏湯。三黃加石膏湯爲主。在虛實間者。以加味逍遙散爲主。極虛者。以附子湯加當歸爲主。若赤爛生白點者。爲惡候。加下利者。爲不治。

諸病其脈時時變易者。屬癇也。

余曾謂芍藥緩肝。當歸潤肝。川芎疏肝。生地黃瀉肝。其能各異。而要之不能出肝分。

卒厥人趺陽脈應手者。爲惡候。何者。胃氣脫則趺陽反鼓動。宜審其神氣有無。吐與利證異而因同。醫當曉其理。

諸病凝結心下者。多屬肝氣。疫證亦多挾肝氣。宜察焉。

赤遊丹毒不早下之。則內攻爲走馬牙疳。宜涼膈散加犀角。

黴毒上攻頭上腫起爲凸凹者。屬火證。宜溫清飲。黴毒動生火。不可徒爲濕而治焉。

久病人左右偏臥者。一朝忽得自由臥。則死期在近。

池田瑞仙(錦橋)診痘甚粗。如不用意者。或人問之曰。診察過密。則反失真。其妙存於目擊之間。譬如覩刑人之就死地。雖剛強者其氣餒。憔悴之狀。在過眼之間。若熟視久之。則其形氣與常人無異矣。余治妙法大王臣菅谷中務卿男咳柿果傷胃。發大吐瀉。四肢厥冷過肘膝。換數百方治之無效。束手俟死。余望之形容自有生氣。因與理中安蚘湯。忽蘇息矣。是前醫則熟視刑人也。余則一見於道途也。可謂瑞仙真得實詣者矣。

患澼囊者。足痿就蓐。則多不治。

結毒入眼。瞳人陷缺者。爲用汞劑之的。非他藥之所治也。消息與汞劑。則瞳人圓滿復故。若不圓滿反緊小。神水流散者。不治。

因結毒成聾者。成青盲者。成聲啞者。皆不治。但聾耳有所少聞者。違房服藥。則愈。

服輕粉口中腐爛者。石榴皮、松脂等分煎服效。

凡與粉劑者。先與瀉火藥。而後與之爲佳。此與療打撲者先行拆水。而後服酒奏全效同一理。

會陰打撲小便不通。但少尿血者。與桃核承氣湯。若不差者。與大黃附子湯一帖。用附子二錢爲佳。服之小便快利血止爲度。又因證可與八味丸。是真藤元志試效方云。（拙軒曰。會陰打撲其證劇。併尿血涓滴不通苦悶者。內用甘遂、大戟峻劑。外施導水管。不然無救法。此條所言。蓋屬緩證。）

癥癖逼塞胸膈者。脈異左右。癖之所在。其脈必濇。癖之所無。其脈必數也。又有其人常脈遲。因癖而爲動數者。

癥癖人橫臥有下癖而眠者。有上癖而眠者。審之其下癖者。必因胸中衝逆甚也。

舌色純紅而柔耎。其形失常乾燥者。爲參附所宜與之。舌色不變者。惡候也。若無汗讝語煩亂。舌上焦黑無芒刺乾裂成皺者。亦爲附子所宜。蓋此證其脈雖浮洪或弦緊。必無根抵。與附子。病勢緩則脈必見虛候也。蓋舌純紅者屬陰虛而焦黑者屬虛火也。又有證具陽候而舌上反無胎潤澤者。爲惡候。若此證心胸有所閉

塞者。與藥開達心胸。則舌上生胎也。爲佳兆。又雖與藥制之熱愈熾。胎不更生者。爲不治之證。又服藥後。舌胎一去其色不和者。有宜石膏者。有宜附子者。有宜地黃者。當審別焉。要之舌與脈者。陰陽虛實之所判。不可不細精。故吾門加四診以腹舌而論定病因虛實也。世醫不知之。執腹診舍脈舌。可謂疎漏矣。（拙軒曰。寬政年間水戶土田恕庵著舌胎圖說一卷。據張路玉舌鑑等。附以己所見。頗爲詳明。可謂得東郭翁之心者。）

舌上不論黃白帶光滑而乾燥者。附子所宜也。其紅色者。益爲附子的證矣。

病人舌上白胎。其下含紫黑色如牛舌者。爲惡候。此舌候兼面戴陽。則更爲危矣。

按舌候大概諸疫無異。故疫痘皆同診。但至結毒則具一種舌色。不可不辨。（白胎中帶黯色者。及舌下赤色中成皺紋者。又紫色如牛舌者。皆屬結毒也。）崎嶴德見茂四郎者。（絲割符年寄）患鼻淵三年。諸醫以爲肺虛。百治無寸效。診之兩鼻流濁涕如簷滴。脈弦緊。腹拘急。予曰。此係肝火熏灼肺部。上下氣隔塞之所爲。世醫不知之。漫認爲肺病。或誤爲風邪侵肺。徒用辛夷、白芷之類。宜乎不得其治也。乃與四逆散加吳茱萸、牡蠣服之。半月許。病洒然愈。蓋此等病宜詳其脈腹。

而處方不必四逆散也。

凡病人胸膈不開。則心下不寬。故欲制心下者。先治其胸膈。是醫家一大緊要。竊比之於淨土門一枚誓詞。

一婦產後經二旬。卒嘔吐數日不止。左脅下衝逆痛劇。與吳茱萸湯（參用洋參）忽安。

產後腰膝痿弱者。多係癥癖所爲。蓋其初妊時患水腫或脚氣。至產後氣急者。與對證藥。前證愈後。當詳腹診治癥癖。此證最要艾灸。若施湯液及艾灸癥癖爲之壓不差者。與桂枝加朮附湯、麻黃附子細辛湯而二三日或四五日之間。以紫圓下之則愈。此卽先師東洞翁獨得之妙。而余則因其證與四逆散、理氣湯、十全大補湯等。時時以紫圓下之。每得效。

紫圓以蕩滌胸膈爲主。故發狂上炎。甚者及產後痿弱。心膈氣不能下降者。皆用之效。昔東洞先生曾以此方治龜胸龜背。卽此旨矣。

目疾屬內瘴者。艾灸最效。而專門者忌之爲可笑。其他如黃風雀目、肝虛雀目。不知其辨動誤治。蓋黃風者。白睛中生細皺發黃色。用滋陰明目湯八味丸。單楊抱

朮等效。肝虛者。爲睛白睛如常。但覺昏暗。故爲難治。

松原一閑齋者。吉益東洞山脅東洋師友也。本爲若狹侯臣。嘗治龜胸龜背。及瘻躄沉痼者。用起廢丸。其方大黃、生漆、二味研末爲丸。未乾時服一錢或二錢。服後大熱發赤疹爲知。而因證與他藥則全愈。

一閑齋門人橋詰順治。治一婦人頭髮發火。每梳之覺火氣至卽見光。與三黃加石膏湯痊。予親見一婦歸家。衣裏有爆響。投之於暗處皆見火。此皆肝火之所爲。不足怪矣。(拙軒曰。明郎瑛七種類稿卷二十六有衣火一條。與此同日之談。又見張芳洲雜言。按人髮貓皮暗中以手拂之。常見燈光。且聞爆響。西洋人以爲電氣發出之驗。不必肝火之所爲也。醫牘云。先考藍溪公所識一貴婦。每暗中更衣。火星爆出。同婦女櫛髮於暗中。及貓兒背毛逆摩出火之類。蓋體氣盛者。偶有擊而發光者。非眞火也。)

十棗湯證有下痢者。因上迫勢甚而熱下陷爲利也。故與脫利其趣逈異。如柴胡瀉心下痢亦然。

痘疹下利與傷寒合病下利同。但及十餘日者。與少陰下利同轍。正爲惡候。

大津小野又三郎者。患天行發呃逆。五六日微利。其脈變幻無測。衆醫以爲脫候皆辭去。予診視半日許。謂旁人曰。此脈非惡候。即肝火亢盛之所爲。因四逆散加地黃古金汁服之。脈頓定。諸證隨瘥。

便毒無膿潰勢將消散者。內托劑更無效。與三物楸葉湯。若不起發者。加附子。服之無效者。概因疝瘕爲之妨害。與四逆散加附子奇效。若終始無膿潰勢者。與芎黃散加蕎麥可下之。

小兒胎毒係先天。而世醫不知之。或言分娩時誤飲瘀血爲可笑。凡診其毒。先以指頭按肋下。心有凝結。而因其緩急可察毒之輕重。又面色灰白。或暗黑。或過光澤。皆屬胎毒也。若受父母黴毒者。最爲難治。

其人平生一手脈不應者。偶者之固無害。若四十以後。一手脈暴絕者。爲惡候。此證多房者多有之。宜詳。

大腹痛服建中湯無效者。認水分動氣。與莎芐湯則愈。又左脅下逆搶痛甚。與諸藥無效者。有水分動則與地黃劑效。

水分動有三道。屬肝腎虛火者。爲地黃薯蕷牡丹皮之所宜。其動在表汎應者。爲

茯苓之所主。其動無根蒂。臍中齊鼓激者。所謂腎間動屬不治也。

京師書肆梅村氏曰。江戶千鍾房有治積氣血奇方。名順氣散。卽四物湯、香附子等分硏末者。予以爲此方有理。因製莎芐湯屢驗。

一男子年二十四。得病五年。右膝腫起如別束筋肉。不能行步。其狀稍類鶴膝風。而其診腹右臍下拘急最甚。按之右足攣痛甚。其性急不能堪物。予以爲肝癖固結之所爲。卽與大黃、附子加甘草湯。數日癖塊發動。病稍緩。因與四逆散加良薑、牡蠣、小連翹全愈。此證世醫不知。徒爲脚疾。用葳靈仙、杜仲、牛膝宜矣。不得其治也。當詳其腹候而治之。此卽余積年粉骨碎身之所得。殆爲醫家之新手段矣。（拙軒曰。此治驗翁極得意手段。讀者宜究心焉。）

發癇人事不省。藥汁不下者。宜艾灸。最要大壯。不徹者。晝夜灸至七日爲度。傷寒發癇者。亦宜此法。大灸至癇差。則邪亦隨解。此理醫經所不闡。故世醫恐熱忌灸。可笑矣。（寶材曰。醫之治病用灸。如做飯需新。今人不能治大病。良由不知針艾故也。又曰。世俗用灸。不過三五十壯。殊不知去小疾則愈。駐命根則難。故銅人針灸圖經云。凡大病宜灸臍下五百壯。補接眞氣。卽此法也。彼此同見。可謂海外子

雲矣。)

平素有疝瘕者。得大病其塊忽移處者。甚爲惡候。

患黴毒不外達。蘊結臟府。兼見疝瘕者。不可徒治疝瘕。因疝瘕不急於黴毒焉。如已形惡候者。亦當先顧疝瘕。

一閑齋門人橋詰順治一嬰兒痘疹入眼。久未退去赤翳。用生地黃、芍藥、川芎、當歸製劑。日就愈瘳。是與余謂四味緩肝、潤肝、疏肝、瀉肝、分取。其治肝病同出一意焉。

傷寒誤下成結胸。用陷胸法者。是誤下。乃下不及病之意。故陷胸法再下之愈。(拙軒曰。此言未有見到者。曷能道之。誤下誤於輕下。正文原是失下。千古無人敢作如此解。)

承氣湯攻黴有捷於汞劑。

患瘵疾便先溏者。建中劑可用。便未溏咳嗽哺熱喘噦痰多者。非建中證焉。投之反劇。

瘵癆勿必由虛起。體質實者遇折傷久延。瘡瘍久不收。亦致癆瘵。然亦實者成虛

也。
傷寒七八日不大便。小腹高突者。爲惡候。
大津小野又三郎者。患天行瘟後。症似癆瘵。咳嗽盜汗。余與地黃劑。衆醫强欲用建中。五七日遂喘急。仍與地黃劑愈。（拙軒曰。建中法必在瘵疾便溏者用之）
久患便溏。到皮色皎白。肌肉脫削者。瘵疾已成。
癆瘵便先溏泄。艾圓灸天樞、膏肓、脾兪關元亦愈。灸膏肓可三七壯。灸關元可五七壯。
發癎人艾灸當有忍心。
黴毒亦能致瘵疾。
瘵疾起時有咳嗽者。必失血。
余嘗用薯蕷、生芐、加入四物劑。治愈娠娠嘔吐便溏。患白帶不止。形體瘦。痃癖結塊在腹亦愈。
癖塊食積胸膈。紫圓效。
打撲瘀結。大黃䗪蟲攻下卽愈。余治一婦人打撲腹痛。月水欲來不通。萃岡青洲

診之曰。瘀結於腹與余同。惟他藥多劑不知。遂投大黃䗪蟲劑。卽見黑瘀行而愈。

痢疾不得進藥爲噤口痢。然積食不消。胸膈癖塊結實亦噦嘔不可進藥。勿謂一律噤口也。

嬰兒吐乳。一吐直沖卽止者易治。吐了再吐。吐出順口而流也。不易治。當分別診之。

傷寒失下多。誤下少。

姙娠患傷寒當下之候。大承氣亦可投。

一婦人年二十有六。姙娠三個月有餘。患傷寒已十日。手足冷。身熱昏囈瘈瘲。大便秘結。口燥氣盛。胎動不安。頭額汗。衆醫以白虎證用生石膏、知母、生芐、多劑未知。危已極。胸膈悶急。腹鞕而痛。余謂承氣劑可效。投之果愈。（拙軒曰。有故無殞。此之謂也。臨危之治療。不可以有猶豫之意。不獨治姙娠傷寒。如見他證。亦當如是也。）

半身不遂。手足偏廢於左爲多。

痘證白色頂陷。保元湯效。

患黴毒者。兼發痘瘡。多危候。

偏廢症。亦有黴毒成之者。

中風證口開眼合撒手遺尿。亦有治者。余常用六君子加薑汁而愈。爲市醫者。宜審脈診神而治。

傷寒病後。因勞而復者少。因食而傷者多。

余治傷寒有用承氣法大便至數十行。猶見膠黑黏膩之糞者。豈可執一下不可再下之說也。（拙軒曰。斷病確。然後用藥準。雖一下再下。自亦無妨。然於診斷不可不加之審也。）

喉痺多有急不及藥者。若可進藥。須急投之。

產後治法。市醫必拘於生化湯。然亦有須審他證之急於去瘀生新也。不可不分別權衡。

產後中風。筋絡拘急。手足瘈瘲。四物合薯蕷、生芐、秦艽。補之則易愈。不可概作風治。

腹診似較脈診有據。舌診尤較腹診有據。

先師東洞翁屢以紫圓治痰粘膠結氣逆者。蓋亦善用紫圓之妙也。然亦用之當者方效。

松原一閑齋治一婦人。年三十有餘。姙娠漏下。用補中益氣合十全大補兩劑。早晚間投而愈。又治一婦年二十。姙娠亦患漏下。他醫曾用過補中益氣劑、十全大補湯。均不見效。閑齋用地黃劑卽愈。蓋一爲氣虛。一爲血熱。體質不同。治療豈可不諦脈診證而分別也。

桂枝湯治痺痛。亦能奏效。

脚氣上衝。先師東洞翁亦用紫圓治之。

艾圓灸足三里穴。可引脚氣不上攻。

瘡瘍用艾圓隔薑灸奏效甚速。

桃花湯治痺泄。亦可通用。

黄疸證茵陳蒿湯不應者。合五苓散必應。

嬰兒抽搐不必一定。因風、因痰、因食、因熱。如久患瀉利。及大病後抽搐更多。與附子理中湯。每每奏效甚捷。市醫有拘於驚風用麻桂各法。不救甚多。（拙軒曰。嗅

醒厚迷。活人之功大矣。)

艾灸之效甚捷。痺痛亦有不可艾灸者。黴毒痺痛多不可用艾灸。灸則反劇。當愼之。

按摩法宜於嬰兒症。因其投劑易誤也。

解毒劑治風疹見愈者。仍有黴毒夾症。

黴瘡症身體強壯之人。雖勿投劑。火毒漸淸。用當歸、生地黃、芍藥各治肝藥。每得愈。

患傷寒者投承氣湯大下。反見舌苔黃厚而焦者。必當再下。亦有下後熱反盛者。亦宜再下之而愈。市醫多以一下不敢再下。但余見因下而死者少。失下而死者多。

龜背龜胸。由黴毒而成亦多。

瘰癧亦有根於黴毒之作。不可不諦審也。

支飮易爲腫脹。理中法合金匱腎氣法得效。

余治一男子喘症。遇夏季必作。冬時反愈。與他人患喘症者相別。靑龍法投之不

效。香薷合六一散投之卽愈。以治暑症之藥治喘。蓋其喘實因暑而起也。所以治病必求其本謂可信。征韓一役。患喘者甚多。青龍法皆不效。惜乎未諦審及此。

卒昏倒汗出。肢冷。面現紅潤者。決死。

老人卒昏倒。脈見弦緊革等者。爲惡候。如支飲亦然。其面戴陽者。尤爲凶。（溫公詩話云。平時充實而光澤可也。唯暴光澤特甚者。死兆也。是如草木將枯。精華頓發而生雀鍚。司命者不可不知矣）

禀質強盛者。偶損下元。虛火上炎。加之以疫邪。醫誤爲實。與大柴胡湯一下忽脫者有焉。余故曰。視色不以目。聽聲不以耳。

咳嗽有自心肺者。有自胃中者。不辨之。則治方無效。

腹痛諸藥無效者。香蘇散加青皮薑煎奇中。姙娠大腹痛者尤佳。（征韓役先哲旣發明之。而世醫瞶瞶實爲可憫）

患瘵疾者。襟際肉先脫。與他病羸瘦不同。宜熟察。（拙軒曰。此診瘵疾一大候。揭出示學者。可謂深切。按蘇遊傳屍論云。此病若脊膂肉消。及兩臂飽肉消盡。胸前骨出入。卽難療也。靈樞五變篇云。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東郭說蓋有

所原焉。

久患癇癖者。差後其性躁者。爲惡候。

遺精白濁屬疝者多。概不可爲虛。如強中病亦然。

下血有下焦濕熱而虛者。宜茵陳四苓加附子。屬腸胃實火者。宜三黃湯。腸風下血。腸胃中畜水飲者。宜四君子湯加黃耆、白扁豆。胃中及下焦虛寒者。宜真武湯。如痔下血。亦可因此法通治。

甘草粉蜜湯治澼囊病痛甚者效。

傷寒以大柴胡湯或柴胡加芒硝湯下之。熱除後。肝氣大動。讝言妄語如狂者。與竹茹溫膽湯則安。世醫不知之。妄下誤治者多矣。

瘰癧成勞者。與痔漏成勞者。其理全同。但有上下分耳。（拙軒曰。不止瘰癧痔漏。凡瘡口不收。膿水多出者。皆成勞。血液虧乏故也）

妊娠熱鬱甚則多墮胎。麻疹疫毒最然。此因腸胃熱甚。熏蒸子宮。故用大黃、芒硝無所嫌。巴豆亦時可用。所謂有故無損也。但疫毒行下奪有機。不可忽諸。

兩脇凝結者。直灸章門。則易激動。因先灸風市。則反奏效也。凡灸艾易激者。可善

解此理。病在上者。先灸足。漸及腰。則上部寬不激動。因灸其部分。則奏全效也。是與大柴胡湯證候而阻其藥者。反與理氣湯利其氣。而後事疏通則不激同理。灸藥之於疾病。豈有二致哉。

姙娠下部有水氣。至產後不差。惡露不下。氣息促迫者。先利其水。則惡露亦通。治發狂用瀉心湯紫圓者。專取諸快利胸膈也。東洞先生治龜胸龜背以紫圓者。恐不過此意。產後脚膝痿弱與紫圓者。亦疏通胸膈氣以下達也。

癥癖衝逆心下及脇下者。其所衝之眼必爲邪視。又有因癖之左右而自異大小者。

姙娠嘔吐不止。水分動甚者。小半夏加茯苓湯、粳米、薯蕷、生苄奇中。若中氣虛極者。香砂六君子湯加粳米。各㕮咀爲炒黑。别入洋參一分水煎少少服之效。

暴吐血不止。或暈絕者。灸鳩尾穴數百壯奇效。(失血甚者。最要接續元氣。不可畏其炎焱。專尙寒涼逐漸消伐其元氣。)

小兒吐乳不止者。對證方中加精品麝香皮效。(大人嘔吐諸藥無效者。麝香、桂心二味爲末調服效。)

馬脾風、痲疹、丹毒三種。治法略同。而有馬脾風異治者。如無價散是也。（此說太似粗。而細味之有理。精於治療者自知之）

余嘗讀先生所著傷寒論正文解。深知其識見超乘於古人。又讀導水瑣言。養嬰瑣言。大見其治術入神品。特如方意解穿鑿臆斷。或戾古人立方之意。蓋方論創於成無己。而吳昆、李中梓、柯琴、汪昂諸家。各有發明。然或有擇焉未精。語焉未詳者。方意之難解。振古而然。豈止此書哉。（拙軒曰。方意解一書極辨矣。要之一家言。僕亦不能信焉）

荻野台洲

享和寬政之間。有以醫鳴於京雒者二人。其一爲和田東郭。其二爲荻野台洲。台洲加賀人。學醫於越前奧村良筑。後遊於崎陽。受喎蘭術於譯官某氏。業成。懸壺於京師。最以治瘟疫著。當時四方之嬰沉痾痼疾者。不踵乎和田氏之門。則湊於荻野氏之堂。是以二氏治術超越於時輩。獨得精詣。悉出於實驗。爲臨證處方之助。豈爲不可哉。余乃就其門生所筆荻野家口訣者。編纂以作醫話。如其識見。則

有台洲園叢書數種。宜就看而已。
溫疫小便閉。煩躁或昏冒者不治。若陰證小便閉。少腹凝結。按之不痛者。或小便數急淋瀝者。俱與加減真武湯。後兼用辰砂六一散。小便得節度則治。（按加真武湯說見溫疫餘編）
溫疫陰證雖不大便十日以上。不燥結者。不可妄與大黃。
溫疫舌心乾燥者。胸中有熱也。舌本乾燥者。下焦津液枯竭也。舌上白胎如着糊者。少陰虛火炎蒸也。白胎如鵝口瘡者亦然。
溫疫舌兩端有白胎。中央胎已脫者。及舌上潤滑如朱者。是邪熱陷于少陰也。可直與生地黃。若用附子。則倍加甘草。
溫疫熱將解。小便頻數者。熱從小便去也。又有移熱於膀胱而頻通者。但熱將解者。其色以漸清也。
溫疫小血疲勞甚者。宜參附養榮湯。
疫後健忘者。宜安神益志湯。
一老人患直中溫疫。頭痛如割。煩躁。須臾不能臥。手足微冷。脈沉而數疾。與冷香

飲子三帖。頭痛半減。仍服前方。四五日全愈。

直中溫疫頭痛如裂者。腎厥之邪直逼於太陽經。故項背亦強也。一男子患此證無熱。頭痛如裂。一老醫認爲陽證。與大承氣湯無效。更與柴胡清燥湯。遂不起。豈不浩歎哉。（按台洲潛心於吳氏。於達原逐邪之劑。莫所不試。而陰疫治法。亦發吳氏未言之祕、可謂吳氏之忠臣矣）

膈噎者。以蓄血、痰飲、脾腎虛三者爲因。因於痰者。飲食專噎於咽喉也。附子理中湯、旋覆代赭石湯二陳湯類加松寄生用之。且灸身柱爲佳。因於蓄血者。飲食專噎於胸中。且以右肋骨下有塊爲標的也。以溫脾湯送下爲神散。或二方更服亦可。因於脾腎之虛者。飲食下胸中必覺摩痛。或食一納口則吐白沫數口也。先灸氣海。次與松寄生油。又宜服炙猪肉煮汁。若得食其肉者益妙。此證最屬不治。婦人之膈多屬蓄血。亦不可不知焉。

鼓脹自心下漸及於大腹者。實也。宜生薑瀉心湯、大半夏湯。自中焦膨脹者。宜溫胃湯類。自下焦脹起者。宜壯原湯加木鱉子。此病以手鼓腹如皷者虛也。屬不治。是爲虛實之辨矣。血蠱者。自少腹脹起者也。先與生薑瀉心湯。則其塊徐徐消。然

非長服無效。蓋有血塊必停水凝結。其塊益爲大。故先利其水而後治血分。則其效捷矣。或副用鱉甲丸亦一策。

脚氣一證。以檳榔爲君藥。大概宜檳蘇散加木瓜。衝心者。以童便服檳榔末。或紫雪五分。以童便灌下。此證多屬不治。

熱毒脚氣者。以或有腹熱。或其人自煩熱。或灸之不堪熱。爲其徵。凡灸之不堪其熱者。多爲衝心候。若脈數者。益危。不可忽諸。若脈緩者。無衝心之患。乾脚氣證灸之不甚痛者。無害。雖脈數亦可灸。

每年夏秋之際。患脚氣者。宜腎氣丸料風引湯（恐謂外臺唐風引湯。非金匱方也）類。其人寒時預服腎氣丸料。則至翌年不再發。

脚氣麻痺及於口脣者。其毒深也。積年患之者。固無論矣。

脚氣煩躁者。宜粒甲丸。

風溼脚氣者。以疼痛爲辨。疼痛者。必不衝心。若將衝心者。宜唐侍中一方。但痛輕者。宜六物附子湯。

雲州侯（松江城主）患脚氣腫滿。侍醫與以鯉魚湯。雖小便頗利。其痛不可堪。因

請診爲風毒脚氣。服杜仲湯痛頓減。而小便日短少。其色漸赤濁。衆以擬議仍連進前方。其病遂愈。

凡水腫與鯉魚湯者。以腹大滿爲主。若不腹滿者無效。小林大陵（京師醫師）鯉魚湯合蘇子降氣湯亦效。（鯉魚治水病頗效。然脾胃不和便滑嘔惡者。不可食。按范汪方有醋煮法。則爲較和。醋食當佳。）

凡治水腫導水茯苓湯。以心下悸爲主。若心下專有水氣者。宜實脾飲。其他木防已湯、六物附子湯類。可隨證而選用。

水腫證有小便雖不多通。腫氣減者。蓋水之所湊氣亦湊。氣一散。水亦減也。若內陷者。其氣不振。故水不能流以陷於裏也。欲振其氣者。宜眞武湯、壯原湯類。其人自陰莖陰囊腫者。亦虛腫也。宜腎氣丸。

妊娠水腫隨胎氣長而甚者。胎壓水道也。分娩則愈。

子癇者。與芍藥甘草湯加乾薑。副用童便可也。蓋產前子癇與產後痙無異。故又宜甘草乾薑湯。婦人良方交加散亦治柔痙。產後之痙病與豆淋酒者。以酒氣緩筋脈也。此等法不可拘產後。可亦治雜病之痙矣。

痛風。以發表爲先。務宜越婢加朮附子湯。最後與下劑爲佳。宜神祐丸。此證不泄下水毒。則無全效。（痛風熱甚者。與禹功散無效。不如神祐之捷。）

嘔吐證與諸止嘔藥不應者。官參一味。五分濃煎。（以水二合煮取八勺。）去滓。伏龍肝末少許。取其澄汁服之。

吐唾不止。用安蚘藥無效者。屬素問所謂腎液。宜腎氣丸。又有屬胃上寒飲者。仲景曰。喜唾久不了了者。理中丸主之是也。

胸痛證有痰飲。有蓄血。痰痛多在左。血痛多在右。屬痰者淸溼化痰湯、枳實薤白桂枝湯、控涎丹類選用之。屬蓄血者。宜與大柴胡湯、龍膽湯、爲神散等。若妄投破血劑則吐血。不可不知。

眞心痛者。飲麻油爲佳。凡病屬心藏者多不治。

霍亂多係於胃中停滯。故盛暑時減飲食則無其患。小兒中暑霍亂。尤自飲食發。饅頭類不可食。乳哺者患之少。其因飲食可知矣。熱甚危急者。宜與竹葉石膏湯、白虎湯。乾霍亂者。宜大承氣湯。不可妄與瓜蔕散。調理當用附子理中加桂、補中益氣加附子類。

瘧疾用達原飲加柴胡。其他九味清脾飲類。伍草果者最可也。陰瘧別無治。方用達原飲類。迨病發於晝間宜截之。

左乳上痛而欬者。肺癰也。初起者宜四味薏苡仁湯、甘草乾薑湯類。其人無故臍中腐爛出水者。屬脾胃溼熱。與平胃散加大黃。以赤烏散或奇良末貼臍中爲佳。

眩暈有二道。因水飲昏倒者。宜苓桂朮甘湯奔氣湯加茯苓類。蓋奔氣湯加茯苓主降下。更加附子推下之力反優。因氣虛眩冒者。宜補中益氣湯加附子。

心下有留飲痞鞕者。生薑瀉心湯主之。不痞鞕者。宜茯苓飲、五苓散類。若留飲腹中有動氣。或腎虛其氣上衝者。宜桂枝、龍骨甘草牡蠣加茯苓湯。癲癇者。亦用此方。別有口訣贅焉。

血淋者。宜龍膽瀉肝湯、八正散類。膿淋宜萆薢湯。石淋宜透泉散。又以琥珀油塗導尿管插入之於莖中。則石從墜。冷淋者宜生附散。小便已惡寒者。此方最效。雞卵製芎黃散。亦治此證。

大便閉用鷄卵製芎黃散奇效。其方鷄子去白止黃。以芎黃散和其中鍊。將包經紙埋之於熱灰中。以灰冷爲度取出。去殼硏末白湯送下。

其人當右肋下有塊者。必吐血。婦人經水不利而吐血者。屬逆經。其血必黑。宜大柴胡湯三黃瀉心湯類。自肝藏發者屬蓄血。其血亦黑。并用前方。自肺藏發者鮮血也。其血雖一滴難治。先與加味百合地黃湯、犀角地黃湯類爲是。酒客吐血。屬胃中蓄血。宜三黃瀉心湯。若不止者。屬脾血。宜理中湯。蓋下血久則脾衰失裹血之職。自然止也。獨步散能治吐血下血。衄而屬鮮血者無效。下血者。宜食海魚。不可食河魚。(按獨步散乾柹一味爲霜服。)

痢疾初起。以發表爲緊要。若將禁口痢者。早可大下之。宜大柴胡加芒硝湯。禁口藥汁難下者。嚥以生蘿蔔汁。則得能下也。冷痢者。多屬瀉心湯。補中加大黃湯證。而附子之所治。亦往往有之。

欬嗽屬陰者難治。横臥則發欬。仰臥則不欬者。水飲所爲也。宜神祐丸。子嗽者。因胎氣生長。水停心下而爲欬也。宜當歸芍藥散。

泄瀉無異證者。宜胃苓湯、補中湯類。又有養胃湯、藿香正氣散、真武湯所宜。若食卽更衣者。屬脾虛也。輕者。宜補中湯。重者宜補中益氣湯。久瀉者。可理中焦。宜附子理中湯加赤石脂。或阿芙蓉丸。泄瀉證多因不能泌別水穀。故宜分利水與糟

粕。論云。下利不止。當利其小便是也。利小便宜春澤湯加附子。屬中焦者。宜補中湯。或生薑瀉心湯。泄瀉愈後。脈遲細而弱。至夜半或黎明而瀉者。此命門眞陽不足也。宜七成湯。或參苓白朮散主之。又有屬實者。宜大黃丸類。

嘈雜者。水氣挾火也。宜三黃瀉心湯、生薑瀉心湯。但心下不痞者無效。（按心下不痞而嘈雜者。宜旋覆花湯。又吳茱萸一味煎服可也。古今醫統云。嘈雜之爲證也。倏爾腹中如火發腔內空空若無一物。似辣非辣。似饑非饑。似痛不痛而有懊憹不自寧之狀。得食暫止者是也。可謂說盡嘈證矣）

黃胖或以爲感糞土氣。亦非無理。何則。此病中人以上患之者絕無。中人以下往往患之也。宜皂礬丸。又男子脫血後。或女子薄血作此狀者。宜四味補血湯。非皂礬之所治也。（按因食糞發黃者。本草圖經秦艽條引崔元亮集驗方云。夜食誤飡鼠黃亦作黃。識病捷法云。鼠盜飲食五穀遺糞在內。人不揀擇誤食。則生黃疸是也。）

風毒腫多壯年者。老人甚少。兩脚雖紅腫不能自潰。先可發散。宜一劑散。後可下之。宜禹功散。治法大抵同於痛風。

病人有呼吸乍失調度。乍復者。不出五六日死。經曰。呼氣出於肺。吸氣入於肝腎。其失調度者。呼氣不能歸腎。上越於肝也。

心中時煩脣紅。發作有時。時嘔惡。聞食臭顴骨紅者。屬蚘蟲。理中安蚘湯加甘草、附子。

反胃者斷穀食。但飲白米飲與理中。大半溫脾諸湯爲佳。又有因水氣發此證者。必心下悸。宜生薑瀉心湯。（按此證亦減飲。余聞台洲有減飲論未見。蓋減飲事詳見東坡集與孫運司書。可參考焉。）

穿踝疽不辨足內外腫痛者。宜杜仲湯加蝮蛇。病重者。副用禹功散。

解顱漸長大者。頭骨開壓額前肉也。當施繃帶。初起者。宜六味丸加鹿茸。此方能治解顱五遲二證。蓋本諸薛己之說。

蓐勞初起。宜當歸建中湯。（按千金內補建中湯主治可考。）

婦人肩背強急者。以坐藥導帶下則愈。若心下痞者。宜生薑瀉心。（按婦人肩背強急者。多係痃癖之所爲。延年半夏湯最效。）

喘息急者。半夏爲末和生薑汁加麪服之甚效。

津液虛燥不大便而窘迫者。下焦氣脫也。當升提其氣。宜補中益氣湯。若不窘迫者。宜六成湯蓋以補中益氣湯無腹力六成湯有腹力爲辨。若六成湯證而無力者。宜加鹿茸。

竹葉除胸中煩熱。竹茹主豁痰。所治各異。胸中煩悶者。梔子之所主。自心下及胸中者。黃連之所主。亦各有專長。

小兒夜啼。宜安蟲散。（按安蟲散治蟲動心痛。又小兒夜啼神效。胡粉炒黃。檳榔、川楝子去實。鶴蝨各三錢。白粉一錢五分。鐵器內火熬。砧杵共五味爲末。每服一字。大者半錢。溫米飲服。）

酒查鼻嚴禁酒。時時以三稜針刺去血。可與辛荑清肺飲。

腦漏者。腦中釀熱以出瘀涕也。古人以爲腦移肺熱誤矣。其初流黃汁。後變白濁。甚者溢於咽。且鼻中點滴連綿不止。其狀雖似清涕。以紙拭之。乾則發黃色也。宜腦漏一方。又似此證而鼻塞者。息肉也。其初生鼻中。漸逼鼻口。其色初白。次變桃花色。又一等甚者。色如李實熟。此證雖相似。以鼻塞與不塞爲辨。鼻息治方見於方鈴。又以瓜蒂末貼紙撚條插入息肉上。則黃汁出而愈。

丹後宮津侯（松平伯耆守）平素無他病。鼻常流清涕不止。余以爲肺寒所爲。以大棗煎汁服皂莢丸。灸大椎第一間身柱。七日而愈。

癧瘡屬表證。宜發表。楊梅一劑散加反鼻主之。其初與遺糧五寶丹等者。甚非也。

瘖瘡世貼膏亦非良策。但傅奇良末佳。（按楊梅一劑散方見於外科大成）

瘖瘡發陰莖表者。爲太陽經證。楊梅一劑散主之。發橫面者爲少陽經證。惡候也。莖頭上直筋不破潰爲要。若破潰則其毒忽上於咽喉及鼻梁也。燭淚瘖亦宜一劑散。兼用結毒紫金丹。

婦人妊娠十指麻木者。係血熱所爲。此證夏月尤多。輕者不及藥。分娩則愈。重者與柴苓四物湯。

婦人多屬帶下毒者。不可不諦。

奔豚氣屬虛。支飲屬實。其證相似。而其治迥異。可不精診哉。

水勢盛於外者。衞氣之衰也。宜黃耆湯。

梅核氣與半夏厚朴湯爲法。然厚朴無真品。姑與生薑瀉心湯可也。

杜仲湯能治脚攣急在右者。而不能治在左者也。

診病人宜察眼中之了不了。與音聲之爽不爽。此二者淸亮則不死。
勞瘵與虛勞易混。虛勞之熱浮泛無根據。勞瘵之熱熇熇熏骨而眼中甚瞭。不如虛勞之目中不了了也。四花患門亦治勞瘵。而不能治虛勞。又婦人虛勞者。經水早絕。屬血瘦也。勞瘵者。有至病末未絕者。乃知二病自異也。

暴得痿病。腰足兩股皆不仁。躄而不能步。脈滑而力者。先與瓜蒂散吐之。後以朮附劑逐水則速愈。

雀目當審腹候。若少陽經拘急者。宜抑肝散類。若因脾胃鬱熱者。宜平胃散加大黃或黃連。又用鷄肝亦佳。

積年發小瘡癢不可忍者。可與楊梅一劑散。加蝮蛇多量。外以西河柳煎汁浴之。此方亦治癬瘡。

血燥皮膚爲癢及風熱瘡疥爲癢痛者。宜當歸飮子。凡一劑散證帶血熱者。非此方不能治。

漏風當背七八九椎際惡寒者。屬氣虛。宜補中益氣湯加附子。又覺手足爪間有風者。亦屬漏風一種。宜補中益氣湯類。

噦逆因胃寒者。宜丁香柿蒂湯。兼用龍眼丸爲佳。因痰飲者。宜橘皮枳實生薑湯。

肺痿吐涎沫者。與甘草乾薑湯。兼用皂莢丸。

鼻僻者。多發中風。欲防中風者。宜灸章門穴。

中風證氣之所虛痰必湊之。故以順氣導痰爲治法。又中風未發時頭痛者。腎氣厥逆也。爲不治。

病人服甘遂、大戟、桃花、大黄類。不下利反腹脹滿者。當和胃氣。宜甘草乾薑湯加芍藥類。

帶下之塊多在卵門下。(斥卵巢耶。)按之則如綿裹。覺溫耎也。又婦人脚痛屬帶下者。十有八九可詳。

陰溼者。由穀氣下流。宜減飲食。徐服萆薢湯類。若其證輕者。地黄、枯礬。等分爲末。和生薑汁貼之可也。

某侯一日垂釣於水濱。時有溺者自上流來。侯深憫之。命救之。幾死。使侍醫將一角末以管嗜鼻。須臾吐水數升遂蘇。台洲園有雉雞誤陷於井中。飲水數口。扶之出。殆絕。急將一角末五分。和水服之。須臾吐水霍然痊。乃知一角能解水毒也。

血證脈弦數者。有不測之變。可恐矣。

下利兼脚氣者難治。以下焦虛故也。其他下部有舊疾而併脚氣者。不可不慮。癲癇有因蓄血者。當卒倒吐涎沫時。必咯血乃可去其蓄血。一婦人有此證。新產後霍然愈。乃蓄血盡故也。

喉癬間有屬胃熱者。宜涼膈散類。

腸癰看法。往來寒熱者屬右厥陰。無寒熱者屬左陽明。是爲左右別。又一種有二便共閉者。爲小腸癰。詳於外科大成。夫病在大腸則大便閉。在小腸則小便閉。在中央則二便共閉。理當然。而小大腸癰多在右。其在中央者形如硬塊。或於小便閉易混。學者宜於活物上而活看耳。治方不拘三癰。宜選用如神湯。四味薏苡仁湯。大黃牡丹皮湯。又有陰證者。當行附子也。若與下湯仍不通者。癰發於腸中。妨塞便道也。又便腸垢者。宜四味薏苡仁湯加大黃。最初宜如神加大黃湯一等重者。爲大黃牡丹湯也。

纏喉風與喉痺易混。纏喉風發於喉中深處。不可針。喉痺發於淺處宜針。若其腫深者。可吹入礬蠶。喉痺宜玄參升麻、或清咽利膈湯。副用冰硼散。纏喉風卽有一

方主之。（按一方未詳。余與以驅風解毒湯加桔梗、石膏捷效。）

血虛腫氣似黃胖。其腫雖及右肘上不及左者。專在血分而不在氣分也。古人以左右分氣血。可謂不誣矣。

肺癰其初痛陰陰咳則引胸中。而其痛多在左。治宜在始萌。若至其吐膿如米粥。則百可治一二耳。

痘發熱後不見點。通身腫滿而死者。是表伏之證也。名曰肉脹。治方早與反鼻劑可發表。

齒痛宜當歸建中湯者。外以黑砂糖擦痛處則捷效。黑砂糖亦貼陰囊癩風。并牛皮癬不堪癢者立應。

口腫有牙宣與胃熱之辨。牙宣者。上齒或下齒必發於一方。而後波及上下。如胃熱則否。且雖兩證同出膿血。牙宣者膿多。胃熱者少。是爲其別。牙宣宜滋陰降火湯。胃熱宜清胃加生芐類。骨槽風自胃熱來者。宜楊梅一劑散。

婦人姙娠七月以上。當與當歸芍藥散。逐水理血。否則分娩後多患下利也。又產後下利者。多因腸胃爲胎壓制者。一時得舒暢而水氣下奔也。不如乘其勢與生

薑瀉心湯。以盡水氣也。

產後咳嗽。多水浸肺之所爲。其治與下利略同。

痛風者。風熱入骨節也。可發汗。宜麻黃湯桂枝芍藥知母湯亦主之。表證罷。當以禹功散下之。

三井某年二十有餘。腹中拘急。大便鞕。飲食如常。但欲眠不能眠。來請診。診曰。子不能眠者。非心氣之所爲。其病在胃中。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是也。乃與桂枝加芍藥大黃湯。一劑而知。九劑而愈。

婦人積年有水塊痛不解。或吐瘀液如淡黑色者。或如赤豆滓者。宜溫脾湯。副用應丸。若有蓄血者。右脈閉塞莫怪。是血壓經也。又不論何病。右脈閉塞者。脾胃衰也。不可不知。

因蓄血腹大脹滿者。與血蠱異。其證發作有時。或至夜而脹。至旦則減之類。與桂枝茯苓丸料效。

小兒卒下利發搐搦死者。所謂真中也。先與附子理中湯。余數年雖欲覃志焦神救活之。未得其肯綮。

吐乳者。專用治吐乳一方。此證漸劇搖頭者不治。

急驚風者。宜桂枝甘草龍骨蠣牡湯。慢驚風因攻擊發者尤屬虛。可禁針。宜甘草、乾薑或芍藥甘草湯、抱龍丸。幼幼集成用靈砂亦效。

諸病拘急者屬閉證。倉卒勿錯置。必有開期。縱使至死。一旦解而甦。

崩漏輕者。宜當歸煎。重者。理中湯。其最劇者。加附子。兼餌食牛肉更佳。

芽兒衄血且鼻塞者。皆屬胎毒。宜五香加大黃湯。又育不育之辨。大抵俟五十日判然。詳於千金方。

風水腫自面來。經曰。面腫者風。足頭腫者曰水是也。

諸瘡翻花者。因榮衛衰也。宜黃耆劑。又痔疾翻花者胃氣下陷也。宜升提劑。

痧病或以爲左傳所謂蜮。又云蟲名沙工。吐沙人中之則爲此證。此皆就沙字爲說也。按此病本自沙漠之南來。故名痧。猶痘自北虜來。因名虜瘡。疳瘡自廣東來。因名廣瘡也。不可深拘焉。

痙痺但痺而無痛。其初痿弱。後發拘急也。病在表者當發汗。手足屈而不可伸者。宜四物湯加犀角、桂枝。

一婦人年四十餘。左足腫膝大而痛。不能步行者有年於茲。來請診。余診曰。此證似鶴膝風而非也。鶴膝者。膝腫大而膝已下必瘦。今不瘦者。是帶下所使而其病在表。可發汗。乃與楊梅一劑散。痛漸止。更逐帶下毒而全愈。

藏毒者。五毒欝熱流注之所致也。其形狀與痔漏類難辨識。然痔發於肛之左右。而不關任督之脈。藏毒發於任督之脈。而不關肛之左右。是爲別也。藏毒破血不止者。宜補血湯加乾薑、附子。兼用獨參湯。

風懿舌根如痿。言語不了然者。蓋中風之類也。又有痰迷心竅。舌強而語言不如意者。甚相似。然風懿者屬陰多不治。痰迷者屬陽多治。其痿者與強者。其治自別也。

肝瘍古來無明辨。此證肝藏中生瘍。後見腹中。故不治。其初當脊之右肝藏之裏而發者。或可治。宜透膿散。此病與流注易混。世醫動以肝瘍爲流注誤矣。蓋肝瘍比流注甚少也。

鰲瘕在右肋下而冒胃。魚之則堅不痛。是屬飲癖。不早治。則後必至脹滿不可治。用白馬溺爲妙。

肺痛證張氏醫通特論之。初起當中府雲門而痛。後或吐血而死爲難治。其初輕者。宜沉香降氣湯類。稍重者。宜補中益氣湯合生脈散。

肺癰痛而咳。肺痿咳而不痛。肺痛不咳而痛。肺癰痛在一陽者可治。在二陽者難治。（按末二句難解。姑書俟考。）

懸癰生於會陰之側。多由濕毒。藏毒生於會陰。真中陰毒腫自會陰上斜向肛門之傍。膿潰如刀割狀。三者相似而異。懸癰、藏毒宜樸樕石榴皮之劑。陰毒宜內托劑。

凡病人右身有所患。則當爲血分治之。是爲血證看法。

鼻痔瘜瓜蔕。世之所知。濕家頭痛者。亦以瓜蔕末點紙撚入鼻中。嚏出而愈。

小兒頭瘡爲胎毒。治之無效者。因母有帶下哺其乳而發也。速換乳母則愈。婦人頭瘡亦有因帶下者。更與八味帶下方。兼用坐藥則愈。（按八味帶下者。係本朝製方奇良。當歸、川芎、茯苓、橘皮、金銀花、通草、大黃俱八味。）

吐乳胃虛者。宜附子理中湯、溫脾湯類。若不愈者。與本事方青金丹。（按青金丹治霍亂吐瀉不止。乃轉筋諸藥不效。硫黃三兩研。水銀八錢。右二味銚子內炒。柳

木篦子不住攪勻。更以柳枝蘸冷醋頻頻洒。候如鐵色法如靑金塊方成。下再硏
如粉。）
神仙勞名始見董西園醫級。（此書四部舶來、荻野福井各藏一本。餘入江戶。）
此病蓋因胃口蓄血而生。是以不食至數十年。蓄血能養胃氣。故不死。用藥亦非
數年則無效。宜溫胃湯、後以禹神散攻之。（按醫史丹溪翁傳及垣赤道人吹影
編論似此證者。宜參考。）
凡胃中陽氣盛則不傾。若胃陽虛則必側垂。水飲因乘之。名曰澼囊。然按之不應
手。但以腹痛嘔吐爲徵。宜溫脾湯。若不愈者。服白牛酪效。（按時還讀我書續錄
云。荻野台州曰澼囊者。醫學正傳引東垣云。痞爲窠囊者。用紅花、桃仁。據此則澼
囊兼蓄血。宜溫脾湯。兼用血劑失笑散類。余嘗觀所吐物。與溫疫蓄血所下物同
色。故知其兼血也。）
腸覃在臍下子宮內。幾與胎相似。而經水將來。其痛不可堪者。服白馬溺效。（按
用硇砂亦佳。後條可徵。）
硇砂能治產後腹痛。

帶下者。其病從帶脈下流。故名帶下。蓋其始水飲聚於衝脈。傳於帶脈。以入於子宮。與血凝結爲帶下也。故與生薑瀉心湯去水飲。以坐藥去凝結則愈。凡用坐藥有法。深入子宮則其痛不可耐。若但在於陰口則無效。正在陰中。稍近於子宮處爲妙。妊娠者三月後不可施坐藥。固雖無害於胎。適脫胎則歸其咎於此故也。（按台州圜坐藥方。杏仁、甘草各三分。丁香一分。枯礬六分。片腦五厘。右五味爲竄。三日一換之。）

婦人淋疾。與露蜂房散有捷效。（按露蜂房能釀乳。今與淋同其治妙。）

崩漏與帶下同因。蓋水血混淆則爲帶下。不混淆則爲崩漏也。

肝氣厥逆爲耳聾。耳聾者。以瓜蒂散吐之。後與柴胡淸肝散類。若虛者。先與淸肝散。候其實可吐之。大率百藥無效者。得一吐必愈。

帶下有成虛勞者。其初以寒熱往來也。夫帶下鬱則生熱。係少陽則成此證。子宮亦屬厥陰。故睡覺時脣舌乾燥也。

華岡青洲

青洲學識才力。較之良山友松。不無軒輕。而專以精思攻苦。踵事涉歷之。故其治術多出人意表。蓋青洲次諸彥之後。熏陶之力固多。加之治瘍之聲。獨擅海內。此其人與時爲得宜也。

夫欲善外科。先宜精內科。何則。瘡瘍雖百端。不能出於陰陽虛實。苟審之而施之治法。則於外科無有間然矣。(青洲內外泛應。無不曲當。由其脈證分辨處。無不淸晰。更由其內外合一處。無不貫徹也。)

學醫者。如宋儒窮理。不先格知人身道理。而後審疾病。則不能至極致矣。(拙軒曰。青洲翁常誦醫唯在活物窮理之語。以教誘後進。洋學未闢之前。早着眼於此。故其截斷之術。窮洋人所未窮之理。翁之於瘍科。所謂斗南一人也。)

失榮氣癭委中毒三病。先哲以爲難治。予亦未得其治。嘗視橋本驛工匠某。左頸下發如瘤者。因諭價者曰。此氣癭。恐數日後出血至死。果如其言。又視同病者。不過四五日。迸血而死。如委中毒膝脛漸肉脫。骨尖黑蝕。惡汁出而死。世醫動謂治此病審之時毒。就足脛而漫腫者耳。

和州一婦人患失榮。瘡未翻肉而口禁難飲食。試用五寶丹。腫稍減。口能食。而遂

死。又一人與猛升汞丹。大瞑眩而病頗差。後再發至不起。

凡腫塊有動氣應手者。所謂動脈也。不可妄刺。誤之則迸血便死。

世所謂神仙勞者。與抑肝扶脾散。莪稜爲主。兼服辰砂散。或左金丸則愈。

肺部有毒者。必見數脈。不可忽。若微咳帶咽痛。或吐白沫脈數者。爲瘵狀。遂至死。

畜血下利者。不可攻。攻之則反促死。宜諦其腹候及舌色。千金黃土湯。或黃連解毒湯主之。

傷寒汗出惡寒。近衣被則汗益多。去之則惡寒反甚。數日不差。與柴胡桂枝乾薑湯。桂枝加黃耆湯等無效。或讝語不食。終至危篤者。蓋有二道焉。一則內熱燃盛。津液溢表者。爲越婢湯。一則表虛多汗者。爲溫經益元湯。(此證必舌上見白點。)

一處女年七八歲。(兩脚痿弱不能立。右足心發水泡。其狀如火傷。刺之水出。泡潰而外生紅暈。按之微痛。經二日水泡及足跗浮腫。指頭色點黑。此痿弱更不能流通血氣。故爲毒腫也。先與桂枝加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則愈。(此即東洞先生衣鉢。東郭先生亦續其傳燈。)

蝮蛇咬。內服烏頭湯。及紫丸。外塗柿實汁則愈。

石淋非生會陰者。多生在陰莖中。割斷去之。縫合貼膏。內插鶴羽莖補便道爲妙。

手足創傷絡噴血不止者。醫或縫裁其絡而血益甚。是與刺委中尺澤時縛其上際則血愈出。其理同。

小兒解顱初起者。急與葛根加朮附湯。兼以紫圓攻之則效。其證已成者。攻之則促命也。（紫圓能治上部毒。七寶丸能治下部毒。或以乾坤爲二丸名。有理。）

創家眼中見黃色者。脫血候。

咽喉創係氣道者。小則治。大則不能治。如食道創雖稍大多活也。

破傷溼治方見證治準繩。然不如越婢加朮附。虎杖莖湯神效也。（拙軒曰。虎杖根解散凝結。虎杖莖治破傷溼灸火熱。見青洲醫談。）

臟毒看法。先控肛門轂道腐蝕爲廣闊。下如赤豆汁。其臭甚者。臟毒也。毒甚爲翻肉者多不治。

舌疳療之可救十之八九。先割去其腐肉。用熏藥爲主。然腐蝕及齒齦者不治。癩癇眼目緊縮者。瞳子散大者。俱不治。

乳漏久不愈者。始以祛毒膏爲絍。後以長肉膏換之。內服葛根加朮附湯。兼用端

的丸。又毒凝結者。大黃牡丹皮湯。伯州散選用。

腐骨疽近胸腹及五臟者。不可納紙。紙之則反見脫狀。

眼胞或脣吻生疕瘩者。向裏面取之爲妙。

腫瘍見流注狀者。不論何因。與越婢加朮附湯而可。（此初起者。至日久者。不割破去膿。則無治法。）

黃癉始萌以三候爲徵。曰眼中黃。曰心下痞。曰小便黃是也。雖身色如故。有此三候。則爲確矣。又癉愈以眼黃去爲徵也。

喘息劇者。麻杏甘石湯。或麥門冬湯方中加沒食子效。蓋沒食子能袪胸中膠痰。而世醫知者鮮矣。（拙軒曰。治破傷痙以虎杖莖。治喘息以沒食子。皆翁之發明。亦窮理中之事。）

痼疾與汞劑以小量長服爲要。譬之如晴天灌一壺水於地上。漠然無痕。以小酌屢注。則水自徹底焉。

走馬疳。其毒甚猖獗。經日則爛齦腐骨。遂至死。若初起口臭出血時。早施治則向可救。文化十年六月。一兒年八歲。患此證。其腐已及齒齦。齒脫三四枚。服以蘆薈

消痔飲。兼以人中白散。不出旬日愈。齒再生矣。

痘疹雖出於後世。其證之陰陽治法之溫凊。與癰疽無異。（許叔微曰。能醫傷寒。則能醫痘疹。能醫痘疹則能醫癰毒。彼自傷寒悟入。此自癰疽入。道異而理同。名工所見略相同。）

風眼破潰出血不止者。犀角地黃湯。兼三黃湯效。血止而痛不止者。與通明湯。外施蒸藥則愈。

婦人頭瘡久不愈。諸藥無效者。與桃核承氣湯。兼用桃花散則愈。塗桃仁油亦可。

冷痢誤用疎滌劑。白膿反甚者。與東井和中湯效。

產後遺尿者。與參耆湯加附子效。蓋方中益智倍加爲妙。（又一方紅花、洋參各一兩。右二味。剉用爲一羽去腸納之於腸中。燒存性。溫酒送下。）

甘草乾薑湯。能治自汗、盜汗。其理與承氣湯治陽明自汗同。此湯又治胸脇偏痛。此皆毒迫於心胸所致也。世醫不知之。徒就汗與痛施藥。宜矣不得其治。

產後暴泄與胃風湯速愈。若數十行後。心下痞滿者。宜與生薑瀉心湯。

或曰。走馬痔疔之類或然。余視至其死者與疔無異。喘家以紫金丹攻之。則吐濁

唾臭痰而愈。白散亦能吐痰。然彼專吐在肺管者。此專吐在肺府者。其部位自異。

解顱初萌。與葛根加朮附湯。時以紫圓攻之則愈。若漸甚如斗大者不治。又小兒四肢痿弱者。用前方而愈。是其證異而其毒同也。若痿弱脊骨突起者。及左右證異如偏枯者。不能急愈。

凡欲用麻沸散。先與半夏瀉心湯疏心下。而後不用之。則不能奏效。（此法自奧村叟吐法脫化來。）

夫欲與麻沸散。宜審其證。若血色不爽。胸中有滯痰宿水。或心下痞鞕者。不可與之。先治其證候。而後不施之。則誤人不鮮。又服麻沸散不瞑眩。則不可施術。誤施術則亦害人矣。

服麻沸散瞳子散大。脈弦數者。是爲瞑眩之候。

發癇角弓筋惕。氣急促迫。或叫呼者。與甘草乾薑湯效。

委中毒初發寒熱甚。委中腫痛。後黑色腐壞。針之黑血出無膿氣。膝蓋肉脫。宛如天刑病。然其證固屬不治。

氣瘤氣癭不可妄下手。反生害。

痙病初發。必兩腮剛強。先與葛根湯。可針於合谷及髮際則治。若見脫候者。十全大補湯加荊芥、附子。兼用豆淋酒加荊芥。然角弓反張甚。水藥不下咽者。及口開者不治。(傳云痙病握手者刺合谷穴。其深一寸五分或二寸。刺髮際以淺爲佳。鑱針尤良。)

破傷風其初項背強。或言語蹇澁寒慄者可治。宜葛根湯、續命湯類。無患子、虎杖莖二味煎服亦效。若至角弓反張。則多難治。產後痙病亦同此法。

痙病脈浮濇爲吉。若浮數者必再發。

一婦年五十餘。患舌疳。其形舌傍疳蝕如翻肉。而腐爛及於齒齦。乃以腐藥拔去其翻肉。服以黃連解毒湯。而外用熏藥者凡百日。餘毒盡病痊愈。

行熏藥者後不用下劑。則無全功。舌疳者用紫圓。若由黴毒者。龍門丸主之。

近世患真流注者甚少。今見流注狀者。身體必爲瘡痕。與外科正宗所論大異。

一人年二十餘。腋下漫腫。按之少痛。其狀似瘰癧。而其左足有瘡痕。因爲外因流注。與越婢加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愈。

留飲兼畜血者。非精腹候。則難得其辨。

鶴膝風或結頑毒固難拔者。宜烏頭湯、桂枝加朮附湯等。加角石。凡治毒難動者。爲角石專長。

黴毒上攻凝結頭項者。與桂枝湯加茯苓、蒼朮、烏頭、細辛、防風。兼用消毒丸。

苓桂朮甘湯加附子。能治黃胖病。胸中有動氣者。爲鐵粉、蜀漆主治。

癩疝施針刺。淸水出者。不膿潰。血水交出者。必膿潰。膿潰者反易治。

腸痔血出者。實證也。水血交出者。虛證也。

乳岩有經水者易治。經水斷者難治。又乳岩者。懷孕則其核忽成大也。

脹滿一證。有因水氣者。有因結氣者。水氣者屬實故易治。氣結者多虛。故難治。

吉雄元吉曰。患脹滿而死者。茶毗之腸中一塊凝然存。視之堅硬如石。西洋人曰。

腹脹病動脈大管生如肉瘤者。四肢血脈爲之妨害。漸至手足削小。或然。

狂癇血暈。其證相似而異。不可不辨。狂者妄語不止。癇者易驚物。劇至角弓反張。

血暈精神昏冒。甚者口噤。此證汗出脈無胃氣者死。

瘈狗傷外貼中黃膏加杏仁、甘草。內服黃連解毒加木鱉子。兼食蟾蜍膾爲㒵。

脫疽覺痛者。未腐蝕也。不知痛者。旣腐蝕也。

淋疾爲小便自利者。與參耆湯加附子效。

肩凝腰痛左手有創。右手有塊。處處疼痛者。流注毒也。宜與越婢加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若虛脫者。宜參耆桂附劑。

金創在膈膜者。不論遲速必死。在臍上者爲險。在腹者不用絍。近臟腑故也。礬石、巴豆、斑貓、烏頭等毒皆屬熱。故解其毒以冷水爲佳。（按天地間不論草木蟲石。凡稱酷毒者。皆辛熱品也。故解毒藥以苦寒爲主。如黃連解毒湯、苦參湯是也。）

腐藥最爲瞑眩。不可不知。一病人臀上施腐藥。其毒忽上攻衝心死。腐藥瞑眩。其證微者。惡寒發熱。或渴。或飲食不進。劇者煩渴或煩悶。其毒迫於心下。遂至促命期。急當救之。宜黃連解毒湯。甘連加石膏綠豆湯等。

產後戰慄者。血氣新虛。邪氣襲之也。先與荊芥沉香湯。或與十全大補加荊芥、炮薑。更虛者。又加附子。蓋戰慄至四五發者難治。然脈緩者可愈。緊數者爲不治。

產後血虛。舌赤爛痛者。八物湯加鹿胎霜奇效。鹿胎霜亦能治產後下血不止者。

身體疼痛。概因血氣凝滯。如金創天刑爲痛者是也。故與行氣劑則愈。

癩疝病根抵於少腹。故大腸下垂陰嚢也。宜先辨其難易而施治法。陰嚢偏墜漸腫大者易治。陰嚢有消長而痛引少腹者難治。余嘗遭陰嚢消長證施針刺。則大便隨下。不堪臭氣。大困矣。又有因黴毒偏墜成頑肉者。宜以剪刀割去之。若貼腐藥反害。

胃脘癰疑似肺癰而不止肺部。痛亦連少腹。吐膿血也。治法宜排膿散、桔梗白散。

小兒發解顱者。其初必發熱。牙關緊急天吊。宜先其時治之。葛根加朮附湯兼紫圓。爲得矣。若解顱證已具。多不治。

角弓反張無吐下者。急驚風也。搐搦上竄吐下者。慢驚風也。四逆湯、柴胡抑肝湯、惺惺散、清脾散。或的里亞加隨證投之。後藤氏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未知其應否也。急驚風則病間明了。慢驚風則病間似睡。以是爲別矣。慢驚風則發以上必昏冒。多屬不治。

偏枯不論老壯。可用桂枝加朮附湯。其急迫者。以紫圓下之。診其腹不拘急者可治。拘急者不治也。是氣不能循環者。故雖下之。拘急不解也。

中風偏枯發作有時。多屬癎家。桂枝加苓朮附湯時時以紫圓下之。藥不久服則

難治也。又婦人手臂屈伸不止者。癎也。大七氣湯治之有奇效。（拙軒曰。以上數十則。盡是實際實語。翁精神之所注。百讀不厭。學者宜奉爲金科玉律）往年門人服部方行。（字子執。村上醫員）喜先生說。就其書中抄錄之。爲敍其略曰。先生醫術內外一理。隨證應變。渾從實際來。故方有準則。術有活用。後學不可以不研究焉。因請正於余。時方行嬰脚疾遽沒。後余有此著。乃删潤其稿以表遺愛。且繫以小詩云。多年曾樂與余遊。豈計憖遺忽一秋。殘月當窗人不見。滿天風露滴空樓。

先哲醫話

日本 信濃 淺田惟常識此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永富獨嘯庵

獨嘯庵能脫洒風塵。義氣慷慨。似不屑醫。而至其失鑒誤治。詳錄以爲後圖。是以年雖未滿強壯。治術多可見者。今就其遺著鈔一二云。

痢疾初起。尤可重發汗。而俟邪氣聚於胃。與大小承氣湯爲得也。（按疫痢汗下之機。最爲緊關。其初發汗徹透則十可治七八。若裏證不失下劑之機。則痢後諸患無起。誤其機則多至脫候。

傷寒二三日。脈沉數。虛里如奔馬。或心下痞鞕者。後皆爲大患。

病勢緩者。死生易審定。如勞瘵、膈噎、鼓脹之類是也。病勢急者。死生難預決。如傷

寒、痲疹、痘瘡之類是也。醫須精苦。勿誤此機。

癲癇固爲難證。而男子情慾未發者。女子天癸未至者。灸藥得當。則十可治四五。但稟之於先天者。決爲不治。

家猪膽通壅滯下逆氣。功不讓熊膽。熊膽多贋。非精鑒者不能辨也。(拙軒曰。按諸膽功用相均。牛膽猿膽亦可代用。勝贋熊膽遠甚)

韓參潤渴下氣。其功過諸藥。而世或謂韓參製焙失其性。不如芳野之產。可謂冤矣。(余聞之對馬人韓參肥大長四五寸者。人含之則走不必喘。雖冒煙火亦不爲熏殺。又聞插花者言採牽牛花。吹咀韓參傳其莖中則不急萎。蓋韓參當暑月浸諸甌水。俄而噴出泡沫如濁酷涬沸之狀。故用之足以見此說之確矣。

今世患黴毒者。多兼氣疾。故處方不兼理氣之藥。則毒氣凝而不散。

淋疾痔漏亦因氣發者不爲少。攻之兼理氣之藥可也。

痿躄初發。其人無濕毒及瘀血之諸證。而心下痞鞕弦急者。是爲氣疾。宜吐之。而後服瀉心湯爲佳。

勞瘵不可治。似勞瘵者可治。膈噎者。不可治。似膈噎者可治。世醫動謂能治之。蓋

其似者耳。

吐血因酒者易治。因氣者難治。一發尚可。再發多死。吐血後見腫者。危矣。

人多思慮。火易動。火動則津液涸。加之恣慾。則爲腎勞。腎勞亦多氣疾。

氣疾爲痿躄者。其陰多先縮小。及其將愈。其陰先舒暢。

黴毒稟於胚胎者。決不治。假令一旦得痊。後必發爲人父母者。可不愼之於其初乎。

痙病有表證。而手足拘攣癱瘓者。以葛根湯發之。表證既去。拘攣癱瘓不休者。與大柴胡湯而愈。

中暍吐瀉。手足厥冷者。有二途。一宜四逆湯。一宜白虎湯。醫應湛思診之。（霍亂熱厥冷厥之辨。亦宜審之。）

金匱胸痺心痛之治方。多用桂枝、附子。而澆薄之世。人民黠而多欲。以鬱蒸氣火。故可苓、連者多。可桂、附者少。宜詳其證候而勿誤之。（仲景門牆之外。別闢畦徑。非精思治術者。孰能爲之。）

產後血氣易涸。尋勞傷精神。則舌乾。泄利發咳爲勞。又新產時惡露不全盡。則凝

結上衝舌爛。泄利發咳爲勞。（蓐勞說二途。誠不磨之論。專門產科恐未能明悉此義。）

傷寒二三日。心下痞鞕。脈沉數者。後爲大患。可微吐之。（傷寒行吐。不可過二三回。得一快吐則止。用瓜蒂三分若五分。其治一逆。則急者促命期。緩者爲壞證。）

傷寒與承氣湯不得下者。當行吐方。而後再下矣。（此諺所謂欲得南風。先開北牖之意。尿閉亦有此法。陳修園曰。譬之滴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不通。去其上竅之閉。則水自通矣。用補中益氣湯或吐法甚妙是也。）

傷寒外證已解。胸中有停痰宿水者。微吐之。

月事積年不來。心下痞鞕者及淋疾濁證心下痞鞕諸藥無驗者。當先與吐方。而後服對證藥。

痿躄初起。暨病將發者。其心下有痞。則先吐之爲佳。（荻元凱曰。暴得痿病。腰股兩足皆不遂。脈滑而有力者。宜先與吐方。而後用鳥附劑。）

欲決病之治不治。定死生之期者。當審腹中虛實。凡候腹之法。如易而實甚難。何則。有如虛而實者。有如實而虛者。有因邪而虛邪袪而實者。有因邪而實邪袪而

虛者。其訣得於手而應於心。父不可以喻子焉。

水陸草木之花實不一。有乍開乍落者。有倏花倏萎者。有花盛而無實者。有無花而結實者有花小而長存者。有花大而乍落者。疾病之染人亦如此。醫當察其開落之機。愼芟刈之期。

醫爲病制。則雖藥峻劑大。其病不易治也。醫制病。則雖藥慢劑小。其病可治也。醫宜謀諸未病之日。徵諸既病之日矣。(拙軒曰醫爲病制醫制病。語極妙。醫書中無此文字。學者免爲病制之醫則難矣)

閱諸病者不治而自愈者。百人之內不過六十。其餘四十。十人者必死證。十人者難治。十人者險證。非良醫不能救。特下工所療者。十人耳。世醫不知此區別。漫忽施治。取狂妄之名。遂歸罪於古方。何不省之甚哉。余奉古方以汗吐下之方療癲癇、勞瘵、喘息、鼓脹、膈噎之類數年。始知此區別。診視不迷。左右逢源而後信古人之技。不在既病。而在未病也。

惠美寧固

獨嘯庵遊藝州也。專講吐方。始學之者。爲奥文叔。其次爲惠美寧固。寧固亦與吉益東洞切劘古方。別爲一家。其徒所著寧固醫談吐方私錄吐方撮要。斑斑可以徵古方之盛焉。

淨心誠觀曰。四百四種病。以宿食爲根本。三塗八難。以女人爲根本。又南海寄歸傳。載斷食療病。據之則食之一途。爲病最夥。而吐之一法。袪病最爲捷徑矣。（拙軒曰。百病飲食爲本。人唯與口謀而不與腹謀。故往往致災。將食問諸口曰可也。問諸腹曰未可也。乃止口從腹。從而后下箸。此是養生第一義。右出廣瀨梅墩塗說。雖不關吐法。語甚有味。）

水氣妨氣道。喘急腫脹者。宜鎭氣道水氣。越婢加朮苓木防己加苓。兼服石中黄丸爲佳。

食慾之害人。甚於色慾。而世人徒知色慾之害。不知食慾之害。悲夫。

小兒疳眼。大人雀目。皆因胃中宿毒。妨害精氣之運用。小兒早斷乳爲飲食者。此證最多。按其腹必滿。故袪胃中之毒爲要。

傷寒病胃實。與水結易混。而水結證有宜下劑者。有宜附劑者。舌胎脈候。當精思

甄別。

消渴有因黴毒潛伏者。不可不知。

因閟逢（方名）瞑眩而口中腐爛者。將嚴醋少少嚥下爲佳。若煩渴熱者。白虎湯加黃連。咽喉及口中痛者。甘連湯加大黃、桔梗。

天行熱病。兩手或舌上瞤動者。爲凶候。（此證有發癇卒厥而死者。不可忽視。）

病後髮禿落者。貼蒲黃霜爲佳。（拙軒曰。此證反鼻霜麻油調塗患處亦佳）

小便閉者。瓜蔞實二錢爲散服效。此理可玩。

狂、喘、勞三病。皆屬胎毒。毒攻心中者曰狂。攻骨亂者曰勞。攻胸膈者曰喘。其根同而枝葉異也。若狂愈而爲勞者死。

大便閉與巴豆、大黃等不通者。他藥中加木香效。（按三和散中木香卽此意。）

渴有因水氣者。有因熱者。又有病將解而發渴者。可辨。

傷寒有自得吐者爲佳兆。若不吐則爲結胸。若欲吐不吐者。可與一物瓜蒂散。

動悸有因氣血凝滯者。凡血氣之所凝。皆爲動悸。不止心下也。

喘家不可妄吐。苓桂朮甘湯加蘇子、杏仁佳。

髮禿落宜苓桂朮甘湯。雀目亦與之。蓋此二證爲同因。何則。水氣凝滯於頭中。毛髮不能爲之榮。故禿落。水氣壅遏於上部。精華不能爲之注。故晡時失明。其理一而方亦活。（拙軒曰。融解貫通圓機活法）

黃胖其因多屬胃中不和。爪甲白剝者。胃氣不足。氣血不能達也。

一男子頭幷兩手振掉不止。得之二三年。腹中和。飲食如故。余謂仲師所謂四肢聶聶之類。與防己茯苓湯愈。

和胃湯本於芍藥甘草湯。故任脈拘急者與之尤效。若不差者。爲建中湯。蓋此證疑似柴胡湯。然柴胡專係心下。此方全涉腹中也。

山錫杖一名土山毋。主瘀血痛。故能治產後手足疼痛。

小便閉。先與調胃承氣湯加滑石爲得。（按鷄峰方治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漸冷。無脈。以大承氣湯。此卽通後竅而前竅自開者。此方卽係前後雙解。亦一手段。然施之於虛憊溺閉者。恐生大害。金匱八味丸主治宜參照耳）

陰狐疝多難治。而胡蘆巴丸能治之。予近得之於江都醫人稻村三伯者。

治舌疳椰子油一味煑沸。以木綿浸之。色黃爲度。將其綿貼疳上。以燒針熨其上。

日二。以不堪其熱爲知。內服涼膈散加石膏。時時與豆黃丸下之。（拙軒曰。此方奇甚。他日須試之。燒針直刺疳上止腐蝕者。予亦屢用。十中可治三四。）

鼓脹、勞瘵、陰狐疝、膈噎、天刑、喘息、肺痿等。概屬不治。故不敢下手。

反胃先與柴胡瀉心湯陷胸湯等。疎其胸腹而後與吐劑則全愈。

遠年患腹痛者。吐之則愈。又安中散加薑黃蒼龍丸奏效。

漆酒治瘀血痛。其效勝於起廢丸。又能治舊腹痛。中其肯綮者。必發吐下。

凡欲行吐方。先審其腹候。其心下堅實者。與瀉心、陷胸、柴胡之類。制其胸腹之毒。一二月或三五月而與吐劑爲得。不然。則吐方無效。且不堪瞑眩也。（土生昌有嘗從寧固受吐法。其說曰。凡用吐劑。先與黃連解毒湯六七日而後用之。詰朝啜熱稀粥一碗。禁午食。瓜蒂散六分。以豆豉湯送下。少頃爲吐。吐了。又與瓜蒂散如前法。又吐了。更服鹽湯一碗吐之。又將拈紙探吐。凡吐四次。始藥力達肯綮而後徐徐進熱稀粥一碗。又與黃連解毒湯六七日。或兼用滾痰丸。此吐法之大概也。宜參用。）

心下有小塊。或病毒妨氣道。短氣者。不可吐。

服峻下劑以平旦爲是。前夕宜減晩餐。其明服之。若食穀在胃。則反發嘔吐。無藥效。如微下法。則非此例也。

用瓜蒂散（瓜蒂三分。赤小豆三分。）亦以平旦爲是。服畢將吐者。一人持其首。一人按其章門穴。以要快吐。吐時宜少俯首。其人嘔氣不止者。藥力在中也。宜強吐之。或鹽湯促之。胸中煩悶者。必發吐也。若欲止者。與砂糖湯。若病不差者。又當與獨聖散三分。（此機非熟達者難施用。）凡服瓜蒂散後下利者。爲吐已之候。又發渴者及舌上發黃黑胎者。爲毒盡之徵。吐後一日禁食餌。至翌日少與糜粥。不可遽食膏粱油膩。若犯之。滯食至死。

淋疾小便難通者。蠶沙二錢。滑石一錢。甘草五分。煎服頓愈。

老人患淋疾四五年不治。或至死者。是積年之毒。流注於膀胱也。其治在胸中。宜三黃瀉心湯加阿膠、滑石。兼化毒丸。

淋疾先施對證方藥。外以手巾浸熱湯蒸腰眼八髎邊。又將陰莖插入竹筒中蘸之於熱湯中。須臾欲小便時。以手摩擦小腹通之。（所謂洩閉術。）一蒸一擦互施之。下焦氣運。小便分利。不然。則雖服藥無速效。

千金漏蘆連翹湯。以芎藭代漏蘆效。大黃牡丹湯。亦以白芥子代瓜子。白芥子能散血故也。(按聖濟總錄大黃牡丹湯用消石、芥子。名大黃湯。與此說暗合)

外臺桔梗湯能治肺癰始萌者。雖證候未具口有腥臭者用之尤效。敗醬或代薏苡。

小兒陰狐疝者。水氣着經絡注陰囊者也。附子、茴香、甘遂之類。爲末服之效。

小兒喜食焞炭或壁土者。輕粉、砂糖等分爲末糊丸服之。消疳飲紫圓亦效。

小兒聹耳。獨聖散點入於耳中。則黃水出。卽令兒橫臥去其毒水。

啞者。係胎毒壅閉上部也。耳不聾者可治。聾者不治。

小兒初生。湯藥不能下咽而溢鼻者。爲惡證。

小兒驚風。角弓反張欲死者。紅花、鬱金等分爲散。以新汲水送下得效。

生兒兩手瞤動。如弄傀儡。臍下左邊拘急者。與千金陷胸湯。兼用紫圓速效。凡毒着胸中者。陷胸湯主之。

胡黃連能解胎毒。故古人往往用以治小兒五疳。今甘連湯加之特效。(此品本草云。治女人胎蒸消果子積。亦可活用。橘宗仙院以此品一味爲糊丸。治婦人惡

阻不止者。亦奇驗。）

婦人赤白帶下。其病多根柢於心下。故與三黃瀉心湯。加阿膠、滑石。兼用化毒丸。凡不論男女中年以上。腸胃生癥癖。腹底如石者。及平生舌生黃黑者。若得新病。雖輕淺荏苒延日。治之有法。當先治其新病。若誤攻其癥癖。則反生大害。若新病瘥後。其癥可攻。則當治其痼疾。（仲師先治其卒病之旨。其說最著明。）

婦人前陰生蟲者。與汞劑效。（此恐陰䘌。俗擦以輕粉速愈。）

婦人陰門大腫者。龍膽瀉肝湯效。

婦人經事不調。因飲食者。多下白濁污物。宜審耳。

一婦人崩漏百餘日。衆工束手。余與茯苓四逆湯加浮石愈。

子癇世以爲胎中子病。誤也。此證多因催生水毒衝逆者也。故與瓜蒂散吐之則分娩。而其證速愈。又與千金陷胸湯、熊參湯可。蓋此證與產後痓病相似而大異。

姙婦惡阻。飲食不下。諸藥無效者。宜桔白丸。（恐桔梗、白散爲丸者。）

難產者。得小吐則愈。是升降氣通故也。世醫或用鹿角菜、雲母。余槪用瓜蒂。

一婦產後腫脹數日。氣息促迫。喘滿絕汗。小便不通。食不進。衆醫以爲不治。余謂

留飲之所爲。與甘遂半夏湯一服。淡水吐出。須臾瀉下如傾。諸證漸愈。

一婦平生便秘。心下動悸。加之頭熱不堪風寒。耳前後生疙瘩瘡癢難忍。歷三年而不愈。與反鼻解毒湯、芎黃散安。

產後胞衣不下。氣逆吐臭沫者。多死。

產後血暈有屬水氣者。不可不知。

產後失心不省人事者。得吐則愈。又有宜附子瀉心湯者。

膈噎壯年者可治。四十以上者必不治。

膈證心下結塊。累累如拳者。爲惡候。又舌上發紫色斑者同之。

人過強仕而發膈噎者。此年來宿毒凝結於胃中漸上。迫塞於喉間。胃中爲之萎縮頑固。按之自心下至臍下。如撫竹筒也。此證誤與吐劑。則不堪瞑眩速死。世所謂肺痿肺癰。間有屬胃口留飲者。今以吐劑湧之。膿血黏痰多出於食道。不可概爲肺而治之。

鼠毒散漫周身者。必發熱。宜刺委中、尺澤出血。

中砒石毒者。與白虎加黃連湯。飲冷水亦佳。

桔梗能內托瘡腫。治咽喉痛。亦不過此意。此品生乾尤效。水曬者無效。（本草稱苦梗者。恐是生梗）

樺皮能排毒氣。永田德本多用之。曲直瀨道三亦使之。（樺說見本朝醫談青囊瑣探未確。寧固單用樺皮近是。）（拙軒曰青州翁荆防敗毒散加樺皮名十味敗毒散。爲諸瘡套劑。蓋本此。）

仙人草專治口中病。故瀉心陷胸等方中加之妙。

脹滿鼓脹。其發非一朝一夕之故。若病欲解。發太熱。或發譫語者。爲吉凶之界也。

脹滿鼓脹絕穀者。與赤小豆、蘿等間效。

五寶丹能治痿躄。不可不知。（世醫以五寶丹爲專治上部結毒之藥。故有此言。）

舌疳難治。但痛者可救。

吐血下血色黑者不可止。鮮血者可止。灸命門捷效。

健忘屬畜血者。宜抵當丸。

頭汗多因胸中逼迫。故結胸類必有之。

脚氣衝心。與控喘（喘恐涎字之誤。）丹效。

脫肛不愈者。食鱉頓愈。若愈後發咳嗽者。遂成勞狀死。

張子和曰水病脈洪大者可治。余驗之洪大者。屬實可治。若弦滑者。必有急變。

嬰兒頓嗽與左金丸愈蝙蝠霜亦效（蝙蝠霜名獨聖散片倉鶴陵用鼹鼠霜亦效云。）

一士人年三十許。項背強直。不能回顧。背肋牽痛。右脇下鞕結如伏卵。捫之不堪痛楚。其狀如木偶。起居動止皆廢。衆醫治之無效。余診之曰他年肉食之所毒。不祛宿毒則不能愈。某曰實然去年役於江戶。屢食野猪爾。後發斯患。因以陷胸湯桔梗白散吐下之。尋與國木湯加土茯苓全愈。余常以土茯苓解肉毒。故加之。

小兒痘後。顏色萎黃。吐乳者上焦鬱毒未解也。與紫圓三丸日三服愈。

救急易方以蝸牛水治消渴。余乃治消渴用蝸牛霜反便捷奏效因名三國散。取之於莊子則陽篇也。

一夫得病二三年。頭面及兩手大戰掉。胸腹無餘證。飲食二便如常。此病在絡者。古人所謂四肢聶聶動也。宜防己茯苓湯

霍亂不止夏月。四時共有之。小兒尤多。大抵理中湯主之。（按外臺有冬月霍亂

字。可徵焉）

產後痿躄爲難治。初服烏頭桂枝湯。尋用荊芥湯而已。或間服汞劑效。

一婦乳岩腫起頗難治。一夜夢友人來告曰。宜當歸生薑羊肉湯。余從其言用之。大托膿血因兼用閟逢丸、梅肉丸等全愈。（羊肉吾邦乏用。今代用牛肉。）

水腫堅實肌表見紫黑色者屬實也。宜發汗。一人年五十許患此證。余與麻黃加朮湯發汗。數日全愈。

水病急大汗出。或急泄利。或急腫減者。反爲惡候。不出四五日死。又有醫數下之。續爲大下利。腫氣急減而死者。蓋治水氣之法。譬之於傾滿盆泥水。急傾之。則滓泥必着盆底。緩淘以傾之。則水與泥滓同去。故與汗下之藥要緩攻。若急攻之。則病去身斃。不可不慎焉。

仲師曰。水病脈出者死。譬之於溺水者。有生氣者必沈。既死者必浮。其元氣衰者。脈自浮。元氣不衰者。脈自沉微。故水病脈浮滑爲凶。沉實爲吉。聖訓千古不磨也。

腋臭及聤耳有膿者。皆屬胎毒。

過酒後吐下或心下痛者。葛根黃芩黃連湯有效。（按傷寒論酒客病。不可與桂

枝湯條。柯琴注云。仲景用方愼重如此。言外當知有葛芩連以解肌之法矣。偶與此符合。）

下後心下痞鞕。不能食者。茯苓飲尤效。（按吳氏曰。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鞕。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下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益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益氣湯。此與茯苓飲證相反者。若誤投之。禍不旋踵。）

肺癰吐膿血。胸中痛者。與對證藥。兼服伯州散則愈。

雀目與苓桂朮甘湯加車前子爲佳。

縮砂投酒中。酒忽化爲水。故能解酒毒。又幷消食也。

中河豚魚毒者。可以藍汁吐之。染匠新製者最宜。凡中毒。吐藥爲佳。藍汁卽其一也。

凡服吐劑。自辰牌至巳牌爲佳。服下劑以人定後臨臥爲佳。利水之劑亦然。夫人日中百事紛錯。元氣爲散。入夜安臥。精氣下行。故通利之藥。最宜臨臥也。

小兒常食多好惡。日羸瘦腹滿者。由膏腴之毒。熏蒸腸胃。故腹滿肉脫。飲食爲好

惡也。治法宜驅腸胃之毒。流通津液。古人用消疳湯。亦不過此意。然此證多屬不治。

平素健啖者。有忽發身體強直或不遂者。不可妄藥。但減飲食則必自愈。(寧固曰。病多成於食毒。專用吐劑。而於此證云不可妄藥高出前人一籌。)

衄血諸藥無效者。三黃瀉心湯中加荊芥二錢奇效。(按衞生家寶治血氣妄行。其出如湧泉口鼻皆流。側柏散。側柏葉人參、荊芥穗共三味。此亦荊芥爲效者。而其治虛實相反。並存而可。)

福島慎獨軒

愼獨軒嘗受松原一閑齋衣鉢。林栖於芳野數十年。志不拘檢。神情曠蕩。無甚可否。是以其理療自然融活。不似當時古方者流所爲。門人中川故能記其成蹟著芳翁醫談。其可謂翁之忠臣矣。

凡腹中有塊而發攣急氣急等證者。不論血塊積聚。與起廢丸效。

其腹有塊而腹裏拘急。形體瘦削者。名曰乾血勞。起廢丸長服爲是。

反胃難治。然驅除停飲。和胃氣則得愈。宜長服小半夏加茯苓湯。時時以大黃甘草丸除其腐穢。

中風卒倒者難治。與附子瀉心湯間得效。

偏枯言語蹇澀者。與麥門冬湯加石膏。但偏枯者。與續命湯。此證石膏最爲主。一貼用至五錢。(偏枯用石膏。山脅東洋原之於續命、風引諸湯。翁亦同時同見。所以古方盛也)(拙軒曰。麥門冬湯加石膏。似戾立方之本旨。然用之往往奏奇效。古方之妙。不可思議。)

偏枯癱瘓及痿躄麻痺者。皆係陽氣衰廢。故雖用烏附之類。不能奏效。

休息痢因穢物不盡。宜服篤落丸下之。兼用半夏瀉心湯之類。

下利久不止。其證如休息痢。而無膿血。唯水瀉時作時止。腹滿時痛。瀉則覺快。日漸羸憊。面色萎黃。惡心或呑酸者。非巴豆則不能奏效。故用篤落丸。兼服半夏瀉心湯爲佳。紫圓治久痢。亦此意也。

癇證百端。不可枚舉。而眼胞惰數瞬。呼吸促迫。如唏之類。三黃瀉心湯最效。若衝逆甚自汗出者。前方加牡蠣。若見諸怪證者。兼用辰砂丸。

癇家概治千金溫膽湯爲最矣。凡諸證變出不定者。皆係肝膽之氣鬱。宜主此方。而勿眩其證妄易之。

上市買人之子。卒然厥冷戴眼。不知人事。予以爲癇。與三黃加芒硝湯。三日不差。因請治於松原白翁。翁與風引湯三劑而全愈。一男子年十有八。素患口瘡赤爛。一日直視不語。心下石鞕。醒復發。予擬前治。與風引湯十帖。始知人事。後與三黃湯全安。

癇家舌焦或滑白如漬水者。內服麥門冬湯之類。外以黃連石膏末貼之則愈。

多羅尾候性躁拘物。患失精數歲。與人並坐而不自識其漏泄。諸治無效。予診曰。此癇也。與三黃瀉心湯全愈。

內痔難愈者。內有結毒也。宜驅盡其毒。蝟皮最效。如痔漏亦然。長服下劑。可蕩盡其毒。勿漫施外敷求速治。

病有不可不爲者。如汗吐下是也。若失其機。則病不治矣。有爲之而不若不爲者。如鶴膝風、流注毒是也。何則。筋脈有條理。而皮外不可見。故妄施鍼刺。則多害屈伸。若服托裏之藥。毒氣外泄。終自膿潰。則無後患。余故曰爲之不若不爲。治瘡腫

者。不可不知。

瘈狗毒鼠。古今論其治。而至貓毒寥寥無聞。予嘗爲家貓所咬。痛楚苦惱。不可名狀。因普檢毒獸咬傷之方。將水晶一味煎服。其病霍然如脫。後復發。乃作黃連解毒湯。加虎脛骨兼服之。數十日全愈。

余嘗見磨古鏡者。將石榴皮磨之。則銀光剝盡爲銅色。乃知水銀之所忌。世解輕粉毒。專用石榴皮。洵有以也。

水腫衝攻。或脚氣衝心垂死者。取巴豆一味去皮碎。與赤小豆合炒而去巴豆。赤小豆一味煎服之。則咄嗟奏效。或赤小豆湯方中用此品亦佳。

齒痛難堪者。宜桃核承氣湯。（齲齒、齗疽、牙疳、骨槽、諸齒痛難堪者。余用之屢效。蓋屬血氣衝逆者多故也。）

一人患噦五十日許。衆醫束手。余審其腹候。與建中湯二劑全止。（按洋說以噦逆爲膈膜攣急所致。建中湯所以效也。蓋翁非信洋說者。治術精思偶詣此耳。）

外臺瀉脾湯。治癥癖成勞者。世所謂積聚之類。有腹痛者。用此方往往奏效。

發狂者。與三黃加芒硝湯。兼灌瀑布泉爲妙。灌泉法。使患者着褸。而以麻索縛之

於梯。別以手巾覆其頭。而後灌百會。又以手當額上禦眼鼻。而灌天庭。次至胸間膻中。則其人易堪。而克奏效。(泉水濁者不佳。宜擇清冷者)

凡漫腫堅硬。皮色不變。而其勢甚熾者。以礬石湯蒸之。則能消散。懸癰、淋漏、痔毒之類最效。又治癱瘓不遂不止。脚氣衝心也。

娼婦始入妓院。與客接十日餘。必發寒熱腹痛。俗稱曰淫腹痛。海蘿能治之。如寒熱不已者。宜小柴胡湯加海蘿。(按蘭軒醫談載海蘿湯治驗可徵焉。凡海草能避黴氣。故京師妓院多食青海苔。大和本草云楊梅瘡家食昆布面不發瘡。是亦其一證。)

人中白能治血暈。不論產前後與金創損傷。以井花水送下少許。則暈立止。一婦人產後患口眼喎斜。半身不遂。余與桂苓丸料加沉香、人中白而愈。以血分有病。人中白能治之也。(產前後口舌赤爛痛甚者。以人中白貼之效。以能入血分也。)

金創出血難止者。以紙條緊縛之。以淡紅粉撒其間。隨縛隨撒。纏畢而妄動則血止。如其更甚者。數礬石粉。痛發必止。

癎家有數證。而屬火熱者。屬瘀血者。宜甄別舌上苔。其色或黃或黑。常苦上衝。脈

數而有力者。爲火熱。宜麥門冬湯加石膏、柴胡加石湯瀑布泉選用之。兼見血證者。爲瘀血。宜三黃瀉心湯。加犀角、芒硝。或沉香、薑黃之類。若手足痿躄者。宜天麻。間有婦人老後自愈。卽與患癇之婦產後不藥而自愈者。一理也。禁口痢有宜半夏瀉心湯加檳榔者。有宜眞武湯者。不可概治。婦人經閉成癥瘕者。成鼓脹者。灸腎大小腸膀胱諸俞及腰眼。至十萬壯以上。則必效。

黃胖用鐵粉而不效者。宜辰砂。

一人傷寒差後久不食。衆醫治之無效。余診之。腹中有動悸。與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食忽復故。

醫有上工。有下工。對病欲愈。執方欲效者。爲之下工。臨證察機。使藥要和者。爲之上工。夫察機要和者。似迂而反捷。此賢者之所得。而愚者之所失也。人生固有自然之理。而疾病亦不外於人身。故醫審其理而治之。否則施治益謬。是以長沙氏之書務矯其弊。可不鑒哉。

田中適所

本朝八九十年前。越前有奥村良筑者。始闡吐法。而其門人永富鳳介著吐方考。荻野元凱著吐方編。田中信藏著醫事談。皆紹述師說。所裨補不爲鮮矣。

汗吐下異法而同歸。可吐而不吐。同於可汗下而不汗下。而世醫或遺吐之一法。故病處於不死不起之際者。比比有之。長門獨嘯庵特得其法。而其所著吐方考。皆有徵驗。

余從奥村先生學吐方。十餘年而後行之。年不下數十人。頗知其效驗。然至其機變。則非言之所能盡。唯考徵已明。試驗必審。精與識合。膽與信符。而後可庶幾焉。

凡欲行吐。當審腹候。按之不得其可吐之候者。雖上下堅實。不可吐之。

凡快吐者必快下。上竅開而下竅通也。而張子和更下之數十行。是宜權其勢而斟酌之。

凡行吐法得之於緩病。而後得之於傷寒卒病。則遠害矣。

癲癇者。以三聖散吐之後與鉛丹劑佳。

喘息腹滿者。不可吐。宜同春紫金丹。若不滿者可吐。宜瓜蔕散。

傷寒汗出不解。胸脅苦滿。不欲飲食。大便或利或祕。舌上白胎。短氣而煩者。當吐

之。瓜蒂散主之。失吐者死。

發汗吐下後。心中懊憹結痛者。當吐之。失吐者死。(吐方或指梔子豉湯而言。)

鹽湯吐痰。地黃吐蛔。五苓散吐傷寒。葱白頭吐頭痛。此數方非能吐人。惟在知其義。對其證而得其法耳。

反胃諸嘔。少腹有塊動悸衝巨里。心中熱痛。飢不能食者。不可吐。吐之必死。

汗出而後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若胸脇滿而嘔者。其熱雖潮。未可遽下之。世醫不知此機。多方誤投。輕至重。重至危。悲夫。

下利下重。雖脈洪數。當審其腹候。有宜汗。有宜下。有宜和。不可一概下之。下如魚腦肝。食飲不下。脈細數者。數日死。能食而下膿血。久不已者。以腸癰藥治之。

下利欬逆。痛引脅下。不欲飲食。寒熱去來。欲爲勞者。急下之。宜十棗湯。

醫之臨病。猶將之對敵。苟不得其時。不知其機。則一敗塗地。思之必精。察之必審。而誤者未之有也。書云惟時惟機。天下之事皆然。不止醫事也。

中風口眼喎斜。或半身不遂者。與瓜蒂散得效。若卒中風者無驗。

痿躄多由熱氣上逆。故下焦氣血枯燥。而至足痿。此證必小便頻數。大便秘。後遺

尿失禁。甚則下血而死。與吐劑而後與白虎湯爲得。

耳病用宣明論瀉青丸效。

被灸火發壯熱喘息者。小柴胡加黑豆、牡蠣尤效。

腸癰經日屬陰者。薏苡附子敗醤散加黃耆佳。若痛甚者。加沒藥。

痘瘡至貫膿時。煩渴悶亂搐搦者與風引湯效。蓋此證痘科鍵用滿天秋。活幼心法用辰砂益元散而不如此方最捷矣。（拙軒曰運用自在。雖存於其人古方之妙也。西土之醫家或乏此識。藥方之日增月加。職斯之由。）

不由邪氣而口中乾燥者。屬血虛。故虛勞多有之。發熱亦有屬血虛者。不可不知。

生薑發開心胸結邪。乾薑溫散心胸寒冷使用雖多。不過此二端。世醫無深知生乾之別者。噫。

休息痢屬疝者。宜當歸四逆湯。

禁口痢不能納藥汁者。鮒魚爲泥。和以吳茱萸、麝香少許。貼之於臍中得效。

食傷不吐下難奈者。升麻、鬱金二味煎服捷效。

霍亂轉筋甚者。與理中加石膏湯爲佳。（古人治轉筋以理中湯加石膏。治胞衣

不下以平胃散加芒硝。其意難曉。蓋陰陽相摩。剛柔相濟。妙在其中。適所得之於實驗。其言非虛矣。）

福井楓亭

楓亭醫術自是高手。京師人傳其起痼扶衰。懸決生死日時。多奇驗。今就其門人所記醫按提其要云。（拙軒曰。楓亭翁喜讀千金外臺。故其論病說方。多本其書。於先輩着鞭之後。欲別開生面。不得不假手孫王二氏也。滿淸醫人無此見解）

世有面色萎黃。肌膚乾枯如老耋。眼多眵淚。鼻流淸涕。氣逆心煩。胸中怫鬱。按其腹。鳩尾至臍腹。任脈拘急如張兩細。按之則痛。動悸甚。脈多滑。喜飮茶湯。或吃雜食。每眠睡。心氣懶惰。臨事狐疑。或憤恚不樂。漸目下足脛生微腫。或中年夭折。或癡騃全生者。醫以爲黃胖。或以爲癇。治之無驗。特不知此病本因情欲不遂。飮食失宜。不勝其勞。遂蘊蓄濕熱。其熱熏蒸爲面黃。甚者鬱熱消爍肝膽。憂慮恐懼。百事不決。晝夜不能眠。以致此病也。蓋此證有虛實之分。肌肉敦阜者屬實。身體羸瘦者屬虛。虛證面部或足脛浮腫者無害。若實證歷日足脛目下微腫者。脫候也。

爲可畏。余名之曰脾勞。（千金方所謂脾勞與此證大異。本草百病主治鐵砂條。
所謂脾黃病爲稍近）凡脾勞濕熱泛溢於膜外爲水腫者。宜聖濟紫蘇賁散。若
鬱熱流於腸中爲脫肛痔疾者。宜潤下劑。但便難者。宜脾約丸。若下利不食者。屬
虛也。若鬱熱侵膽府。則善衄。移熱於肝臟。則善驚恐。熱鬱於胸背。則肩強。左肋攣
急。或咽喉不利如梅核氣。或水飲客於衝脈咳嗽。或心下如盤。食不下時吐逆者。
宜半夏湯。（外臺方）若噯氣吞酸心下痛者。宜四味枳殼散。蓋此證鬱熱支衝
脈。水飲不能爲之流通。因心下悸。若認爲留飲治之。反生害。但解其熱。則飲自去
也。若其人羸瘦。津液乏少。心下動甚。目下微腫。耳鳴目眩頭暈者。屬虛候。宜沉香
降氣湯。若熱傳於大腸下血見前證者。宜鐵刷湯。若能食下血不止者。宜赤小豆
當歸散。若下利腹痛如五更瀉者。宜真武湯。若腹鳴下利者。宜半夏瀉心湯。若不
下利。心下右邊當委食之府痛者。香砂平胃散。若左肋下至少腹攣急冷痛者。柴
胡鱉甲湯。若熱熏蒸胸背。涌痰咳嗽。喘逆肩息似支飲者。宜九味半夏湯。若兩肋
急脹。腹滿不能食。頭痛壯熱。身體疼痛者。宜延年枳實湯。（外臺方）若舊年脾
勞。冷熱不調成澼。積食不下。虛滿如水狀者。宜前胡枳實湯。若性稟薄弱。憂思不

遂。久鬱不解。血液枯燥。往來寒熱。盜汗咳嗽者。聖濟所謂痃癖成骨蒸也。宜秦艽鱉甲散。若熱熏蒸脾胃。及肝膽疑慮不決。心下如盤。舌上沈香色。其人如狂者。宜半夏湯加石膏。若心下痞悶。痛引乳下。或衝脈支結胸中牽痛者。宜柴胡白朮散。近世患此病者頗多。蓋現證有全似他病而屬脾勞之變態者。有他病爲主脾勞爲客者。能審辨之以處其方。則思過半矣。（此一種內傷病。脾勞名未知當否。然其反覆辨症處遡流窮源。其次第用藥處得心應手。近患此病者最多。則其治法宜研究也）中風病由素問單云風。劉河間以爲火。李東垣以爲內傷。紛紜難適從。但外臺許仁則所論似是。此證先宜與千金竹瀝湯。若不能服湯者。用烏犀圓。可以開達咽喉。若胃氣反逆嘔吐者。百不治一。

一人年四十餘。病溫疫下血後。身重難轉側。四肢不收。口眼開脫。語言不出。其狀如塑人。脈滑。舌上生芒刺。似欲冷飲。余以爲下證悉具。即投以大承氣湯服之。一帖。眼睛活動。語言少出。續服前方全愈。又一人患同病。而精神稍爽。瞳子和。口中津液粘涸。不能語言。絕食數日。人以爲死證。時患者動指。其狀似欲飲水。因與之。少得語言。如此數次。余試與白虎湯遂愈。蓋承氣湯主精神昏憒不能語言。白虎

湯主精神爽快。津液黏涸。不能語言。雖均屬裏實。二湯之所主自判然矣。（中西深齋名數解有白虎承氣。辨頗明晰。而楓亭得之於實際。宜彼此參稽處之無差誤。）

肺痿有冷熱之分。而金匱但載肺冷治方。不及肺熱諸方。千金外臺亦從無發明。特聖濟總錄人參養榮湯論肺熱證治。余試之效。若其熱盛者。宜秦艽扶羸湯、知母茯苓湯若腹滿者。秦艽鱉甲散加檳榔。蓋肺熱者。多屬不治。肺冷者。反易治。不可不知。

世有咽喉不利。似膈非膈。聲音如小兒弄草笛。不能臥。脈數急。忽吐膿血一升餘而死者。此肺癰一證最爲難治。

奔豚證。桂枝加桂湯主泄氣。奔豚湯主和痛。若此證喜苦味者。宜奔豚湯。喜甘味者。宜上方。

四飲中支飲最爲可畏。此水飲停積胸膈間。支乘心故也。其初胸膈實痞強支心。心下反濡。咽喉喘逆。氣急不能臥者。聖濟旋覆花湯尤效。若此證心下堅硬。水飲支結甚。或與此湯再復者。宜木防己及去石加茯硝湯。此二方外余未見其效。（

拙軒曰。支飲之證。古人所論不一。或以爲心藏痞塞。或以爲脾胃不足。或以爲腎氣虧乏。予謂不然。凡人心肺之下。有所謂膈膜者。水飲瘀到其間。則上致肺氣不利。下致胃氣上逆。心下痞堅。是支飲之候也。巢源云。水飲過多。停積於胸膈之間。支乘於心。故謂支飲。出方讀便解錄。爲此條注脚）

水腫下利者。爲惡候。先有水氣而下利者。宜木防己湯。外臺所論可徵。先下利而後見腫者。屬虛勞。爲危候。脚氣腫下利者。急衝心而死。故水腫證概主利水而禁下藥。若服利水藥下利者。亦爲凶兆。

胸痺心痛。當心中及心下痛劇者。吐血而死。余往往視之皆然。

一人卒發心痛。手足厥冷。脈絕欲死。余投赤石脂丸料速愈。

婦人經水不調。小腹冷氣。屬瘀血者。溫經湯奇效。經後腹痛者。亦屬瘀血。宜滑石散。（無盡藏） 若行經中腹痛者。屬氣滯。宜四烏湯。若經水不調。氣滯肥滿有畜血者。宜逍遙散。正氣天香湯。若產後瘀血上逆者。辰砂最效。若行經前患頭痛者屬飮。宜桂枝、橘皮、乾薑等。（醫通）

姙娠五月後墮胎者。概係癖塊所爲。早制其塊。則多保全。先輩不知之徒。與滋補

藥更無效。（此說原於仲景最有理。惟恐女科專門徒由父祖傳。未嘗留心古學。而講求夫通變化裁之活用。固執溫補爲安胎之要藥。受其害者不少噫。）

產前水氣微者不足畏。若上部有水氣。氣急喘逆者。產後忽衝心而死。或蓐中有肺血乾而吐血者。俱爲可畏。又有產後湯浴感溼。邪爲脚氣腫者。不早治則爲不測之變。

黃疸煩渴吐逆腹脹者。爲惡證。若夜不得眠。煩躁熱渴者。不出二三日而死。腹中有癖塊。而一身發黃者。名曰癖黃疸。亦難治。

病者初脈沉數。忽變緩。似病解。而其人氣鬱。默默欲臥。身重食不進。小便如蘗汁者。卽發陰黃之候也。

虛人瘧熱與勞熱爲易混。但瘧脈弦大而不數。勞脈數而不弦大。是爲別。

虛人截瘧以灸大椎爲最。其法明旦三壯。午時三壯。將發時三壯。

瘧病內熱熾盛。頻渴飲水。發露當風取涼。邪氣不能發泄者。變爲水腫。宜越婢加朮湯。余嘗治此證。水氣除而後再發瘧。是其徵也。

霍亂發振寒者。陽氣復之候爲佳兆。若虛人不堪振慄者。宜四逆湯。

卒然發嘔吐者。有霍亂。有卒中風。其證相肖。但中風吐後脈緩而不緊。手足不厥冷。嘔吐中能左右手足動搖。吐止半身不遂昏睡。是爲別矣。

世醫漫認足腫爲脚氣。特不知脚氣以疼痛或攣急或懈怠或麻痺爲徵。不啻水氣也。蓋此病溼氣勝則腫滿。風氣勝則不仁。有病在腹而後及足者。有在足而後及腹者。脈忌洪緊弦而不忌數。心下及人迎動高者最在所忌也。

余治脚氣。先辨表裏爲治標。以腫滿麻痺腰脚痿弱爲表證。以發汗解毒爲主。以風熱熾盛。動氣甚氣急腹滿嘔吐。爲裏證。以降氣利水爲主。世醫動以表證爲危篤。以裏證爲輕易。治方乖錯。生不測之變不尠。

蛔蟲有寒熱之分。永田德本以太乙丸治熱證蟲積。以木香丸治冷證蟲積爲得。

凡鬱熱盛於膈間。則必爲蛔動。醫概爲蛔厥治之誤矣。（胃熱吐蚘。吳又可既論之而無的治。陳治曰。溫熱病而吐蚘者。此胃熱也。胃虛有熱。蟲隨熱氣上行。亦吐出也。宜犀角黃連湯。傷寒辨註清中安蚘湯。治胃實熱嘔吐長蟲。亦爲其合治。秋吉質曰。吐死蛔者屬熱。吐活蛔者多屬胃寒。死蚘色白。活蚘微紅色。是說似理而不可必矣。）

痢疾不論下利多少。以熱之輕重爲治法之標準。故先以調中湯。（外臺）發汗後參用大柴胡湯、芍藥湯和解。若讝語舌燥黑赤白膿血下重甚者。以大承氣湯、檳芍順氣湯下之。其熱解則利自止也。

噤口痢虛煩。宜竹葉石膏湯、百一選方。人參、黃連、陳皮、蓮肉四味者亦佳。此證發噦逆者不治。

休息痢但下白滯者。宜真武湯加赤石脂。

張子和曰。凡頭瘡發腫瘍處。水氣必湊焉。故宜下劑。余本其說頭瘡加蒼朮。卽爲去其水氣也。其實者。用牽牛子能奏效亦同旨。

金匱瀉心湯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其主治茫乎無據。按本草百病主治大黃條曰。下瘀血血悶。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胸脅刺痛脹。同黃連黃芩煎服。余據此說治吐血衄血胸脅刺痛者。百無一失也。

凡下齒痛者。灸肩井卽效。肩井者。係陽明經之所行也。又奧齒下齦腫者刺之。血出則愈。蓋血氣妄行。聚於齒齦之所盡故也。

骨槽風證詳見外科正宗。此瘡生於耳前頰骨。而腐潰穿孔。口中噴膿。其初欲發

時。或爲口眼喎斜。後至上齶腐潰。不能飲食。遂有至死者。若因黴毒爲此形狀者。去其毒則愈。骨槽初起者。宜醫通茵蔯散（茵蔯、荆芥、薄荷、連翹、麻黃、升麻、羌活、殭蠶、細辛、大黃、黑丑。以上十一味）

其人無咳。唯語聲不出者。宜外臺茯苓安神湯。平素嗜茶者。多發此證。蓋有治不治之別。屬上焦虛冷者。多不治。若上焦虛寒。語聲不出者。宜外臺黃耆理中湯。若咽喉腫或癢。咳嗽聲不出者。宜聖濟黃耆湯。

後世中暍外別設中暑名者。誤矣。中暍中暑及中熱。皆一病。非別因。東垣不知之以動而得爲中暍。以靜而得爲中暑。制清暑益氣湯者。非矣。又世論古方者。謂傷寒外無中暍。亦益非矣。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其來既在仲景前。且夏月身熱汗出。惡寒咽乾。身重疼痛者。與仲景中暍門白虎湯。則其效宛如漑水於焚火。又夏月臥寐中感冷氣。惡寒發熱身體疼痛者。隨傷寒治法。與桂枝麻黃則霍然而愈。此二者。豈可混焉哉。

後世以霍亂一證爲止夏月者誤矣。凡有吐瀉而揮霍撩亂者。四時俱有。外臺、儒門事親可徵焉。蓋此證夏月多而冬月少者。冬時陽在內而溫。夏時陽氣走表。陰

在內而冷。加之貪冷飲冷食。故多發此證。其狀似傷食傷滯。然傷食傷滯者。腹滿痛而吐瀉如傾。則明日霍然而愈。至霍亂則雖既吐瀉。腹痛不止。反發熱身疼痛。劇者手足厥冷。煩悶燥渴。此證四時俱有。而夏月者尤重。故世或以霍亂爲中暑。益誤矣。

凡霍亂心下痛者必吐。臍下痛者必下利。

理、治也。中者。指中焦胃氣而言。乃胃中虛冷。水穀不化。變亂吐下。譬之亂線。漸理可治。故名理中丸。建、健也。卽健胃中之意。故名建中湯。其義頗異。世醫不知之。合爲一方。名建理湯。非古意也。

半夏瀉心湯。瀉心下痞滿也。後醫以爲瀉心火。概治癇證。大誤矣。

骨空論曰。衝脈之爲病也。氣逆裏急。凡衝脈不足而血燥。故鳩尾下痞滿。或氣上逆胸中。腹皮如貼背。爲心懸痛者。謂之胸痺。故桂枝枳實生薑湯、枳實薤白桂枝湯之所治。皆邪客於衝脈也。

心下動悸有三道。一爲寒氣客於衝脈。支衝任而悸者。炙甘草湯、大建中湯所治是也。一爲因水飲而悸者。桂枝茯苓白朮甘草湯、真武湯所治是也。一爲有毒悸

者。脚氣衝逆是也。

凡狂癇證。狂走不安靜者易治。唯妄言笑語者。卽癲也。又名失心風。難治。素問論陽癇陰癇爲可據。本事方茯苓散、寧志膏、狂氣圓皆陰陽通治方也。夜不得眠者。宜準繩靈苑辰砂散。又吐唾不止者。宜局方養正丹。陽癇者。宜灌水。其證劇者。大桶畜水。乘病人不意一時可灌沐。其實者。浴瀑水亦佳。是皆降陽氣上升故也。

世稱流注者。自胸至小腹腰間手足流轉。甚則生塊。其形平塌漫腫。以手撫之。不堅而肉底有塊。其塊潰則膿汁出。一塊愈一塊又隨發。重者至生三四塊。終不治矣。此證發胸以上者。爲溼痰流注。發胸以下者。爲瘀血流注。發胸以上或手足者易治。發小腹或腰邊者難治。瘀血流注者。將發其塊。則腰脚難屈伸。微熱有發作急者。不出一月而死。緩者延半年或一年而死。其塊將潰時寒熱特甚。不可妄與敗毒散、小柴胡湯等寒冷藥。陳氏用木香流氣飲。然此證多屬虛。其初宜益氣養榮湯。虛憊者。宜十全大補湯。又流注發小腹者。疑似腸癰。蓋流注屬虛。腸癰屬實。故治法有補瀉之別。不可混焉。

肺癰之爲病。其氣塞不通。熱聚於肺中而致膿潰也。金匱所謂口中辟辟燥咳。則

胸中陰陰痛者。尤爲的證。當早辨知之。臨其未吐膿前施之。治若失期。則不可救。其初寒熱往來。咳逆膿臭短氣不能側臥。胸中痛。咽喉不利。呼吸宛如吹笛。是有物礙肺管故也。其脈滑實而數。未吐膿血時咳。則有如嗅瓶中腐水之臭氣。病久者。其臭滿一室。終吐膿血而死。吐膿血則如吹笛者忽止。卽礙滯肺管者去也。古人試膿法。投水沉者爲膿。浮者爲痰。今視之痰唯黏稠而已。至膿如煉葛粉。不可切斷。是爲辨矣。

支飲之爲痞。古人以爲心藏痞塞。或爲脾胃虛弱。或爲腎氣不足。其說不一。余熟考之。心肺下有膈膜。其形如薄絹。橫覆心肺。水飲支乘於此處。則上使肺氣不利。喘急煩滿。下使胃氣逆至心下痞堅。是爲支飲之候。病源候論云。水飲過多。停積於胸膈之間。支乘於心。故曰支飲是也。其脈弦緊。或沉緊。至夜半後。則必氣急促迫極甚。其證疑似喘哮。然喘哮者。胸中不利之所爲。故唯覺咽如塞而已。支飲者。其初有胸痛而發喘。或手足厥冷不得臥。必面部及腹中四肢爲微腫。或氣急後有大浮腫者。其狀雖似水腫之氣急。水腫者。初無氣急。漸至腫滿而氣急。支飲者。初爲氣急而漸至爲腫。是爲其別矣。治支飲法。以禁食爲第一。嚴忌油膩辣醬等。

若腫甚者。要斷鹽。其法同水腫。又支飲似懸飲。而痛劇者。可以控喘丹下之。又與木防己湯。水氣益甚氣急者。可兼用甘遂末。若氣急甚。嘔逆者。宜甘遂半夏湯。與此等方一旦雖得效。再發者難治。凡此證經一二年不愈者。不可妄攻。攻之則速虛虛之害。若實者有因攻擊脫死者。此病近世極夥。當悉意而治之。

白虎風始見於聖濟總錄。其證自肩端連頭腦痛如嚙。至夜半後。則其痛益甚而無腫氣者也。凡痛至夜半後甚者。陰氣凝結故也。又有白虎歷節風相似而少異。歷節者。散見諸書。風溼共通稱之謂。有熱而骨節痛者。白虎者謂無熱。但陰氣凝結而痛者。又有痛風者。謂有腫而痛。與此證自異。白虎風宜聖濟羌活湯兼用本事方麝香圓亦可。若與此方不知者。可與金匱烏頭湯。

脚氣說以巢源及千金、外臺爲確。外臺中蘇恭說最可據。

肺脹爲病。與肺痿肺癰自異。蓋斥肺葉怒張而言。其證咳而上氣。有喘而氣急。其狀似支飲。然支飲之喘。其初有胸痛。或手足厥冷。氣急不能側臥。肺脹者。熱勢甚。上氣卒發。目如脫。面部下部共浮腫而不至。難側臥。是爲其分也。其說詳見於金匱要略。

脚氣。精神恍惚。發妄語。熱甚有腫。上衝頭面而赤。驚悸者。世醫認爲癇證療之。非也。凡大病見癇之形狀者。多至死。此非真癇證。素問所謂六經盡證也。

疝本因水氣與瘀血。爲痛之病也。余故於大黃牡丹湯。取牡丹皮、大黃、桃仁於牡丹五等散。取桂枝於無憂散。取牽牛子、木通於四烏湯。烏沉湯取烏藥。又加延胡索一味。立爲一方。以治臍下及脚攣急。陰囊腫或痛。或婦人引腰而痛。或痛引陰門。或陰戶突出者。莫不有效矣。（世所謂福井八味疝氣方是也。）

脾勞證心下痞。腹中雷鳴。無痛而下利。利後心下不快。反痞脹者。半夏瀉心湯主之。若脾勞下利而腹痛無熱。心下有水氣而咳。或下部有水氣。腹痛下利者。真武湯主之。此方亦用五更瀉效。

錢氏白朮散治脾癉。脾癉多屬虛。消渴病中多兼此證。食物偏覺甘者也。

下血多屬脾勞。而脾勞下血忌妄止血。是古所謂腸風屬也。宜赤小豆當歸散。若動悸甚下血者。宜香艾湯。若牽攣下焦者。宜鐵刷湯。此諸湯非止血劑。而下血自治也。（香艾湯。艾葉、香附子、甘草、生薑四味。係福井氏家方。鐵刷湯出局方。）

凡失精者。多因下焦冷而起。故以湯火溫腰。且每夜臨臥灸三陰交。則免其患矣。

古以失精屬虛證。今視不必然。實者間有之。其人過食。則往往爲此證。故以節飲食爲第一也。（按遠行者。往往患之。亦同一般。又屢失精者。屈兩脚而臥。則免此患。）

羚羊角治下血。其效優於犀角。犀角所主。多在吐血衄血。後世吐血用升麻。下血用黃芩。一偏見也。升麻亦治下血。故千金云。無犀角。以升麻代之。

陰毒病發於陰經。陽毒病發於陽經。故異名而已。朱肱以陰毒手足冷爲陰寒盛者。用烏頭、附子類。誤矣。王安道辨之是也。此病醫宗金鑑以爲今痧病。似可從。

天泡者。爲火爍瘡。酷暑時發細疹。其色正赤。其初自脇下至肩背痛如針刺而後發。觸衣被則痛益甚。後皆爲水泡也。用解毒瀉心湯。與荊防敗毒散亦佳。

高階枳園

枳園名經宣。字子順。高階氏。文化、文政之間。以醫鳴於京師。救濟之澤。洽於一時。致仕之後。隱於鷹峰。優游自養。卒年七十有三。枳園生於楓亭、台州、東郭諸人之

後。治術融會。頗有機警。所著醫譜、方譜、藥譜、認證錄等。足以窺其一斑。今錄一二。以備省覽。其他三角、小林竹中、有持諸人。亦聲譽相踵。而余未能詳之。故期他日云。

診病有四因、六證、十二候、三診、七視。四因者。謂外因、內因、內外別因、內外合因。六證者。謂初、中、終、順、險、逆。十二候者。謂寒、熱、虛、實、淺、深、緩、急、平、間、常、變。三診者。謂持脈、按腹、審稟。七視者。謂問原、尋證、望色、觀形、聽聲、嗅氣、諦習。蓋此五法三十二則。乃和漢往聖先賢之遺訓。而吾門之所歷驗。苟審診視察病源證候者。不可不精究焉。

瘟疫初起。食不減。味不變。精神爽慧。起居如故者。必至熱解。食將進時食反減。或絕穀元氣衰弱者。間有之。與輕疫食不減者不可混。凡瘟疫自初起至熱解。食不進者。不足深慮也。

其人卒然暈倒。不省人事。醒後精神恍惚。或兩脚痿弱不能起。爾後身體灼熱。口舌乾燥。時時讝語。或言語錯謬。自汗出。痰喘壅盛而煩躁。其狀如中風。半身不遂。或下利嘔逆。或噦逆。或四肢微冷者。醫不知而爲風治之誤也。是瘟病熱劇。直傳

於裏。元氣衰弱之所致。虛稟者及老人多患之。選用柴胡潤燥湯、柴胡括蔞湯。若痰喘者。宜蔞貝養榮湯。然多屬不治。

瘟疫淹纏不解。或邪氣沉淪。遽然變爲脚氣者。屬危候。

瘟疫初起、手指微抽者。後必發癇。多難治。

傷寒、瘟疫、瘧痢、霍亂差後。有發脚氣者。或有病不解變成脚氣者。世醫不知。而爲病後水氣治之。遂至衝心而死。不可不愼焉。

產後脚氣。四肢痲痺軟弱。難起居。心中煩悸。腹中不仁。體常煩熱。或洪腫。或微腫。或胖脹。筋脈弩脖。或尫羸筋脈攣急。小便不通。脈緊有力者。宜犀角麻黃湯。醫不知而見其頭疼、衝氣、惡露少等證。爲血氣之所爲。與調血劑者。誤也。

風腫之爲病。在上則耳後項際。在中則胸膺肩背。在下則腿股脛腨。流注爲腫。其狀如癰。或壅或漫。或痛或不痛。或消散。或潰膿。其初見憎寒壯熱。頭疼體痛等表證也。風腫在耳後項際者。大則如欒子。小則似梨子。而見前表證者。宜荊芥敗毒散。

風腫初起。不辨傷風時氣者。見憎寒壯熱。頭疼體痛。而有表證解後發者。或有表

證中見腫脹而熱隨解者。或有寒熱發作有時如瘧狀。或有身熱無間斷。其狀似溫病者。俱皆自初爲腫。而至其變。或未爲腫。或有表證絕無而但爲腫也。

痲疹初起自汗出者。邪從汗而解。嘔吐者。邪從上焦而解。吐瀉兼發者。邪從上下二焦而解。鼻衄者。邪從血而解。皆痲疹之佳兆也。不可遽與止汗鎮兜澁血之劑。疹快發則諸證自愈。

痲疹初起。與排毒、升痲、葛根、解肌、越婢、連翹、涼膈等湯。不發透者。乃爲瘟氣收束疹毒之所致。與啓蘊湯以散瘟氣。則必出透也。(按啓蘊湯係高階之家方。柴胡、黃芩、厚朴、半夏、草果、枳實、甘草、生薑。俱八味。蓋九味清脾湯變製也)

痲疹已出。其色如丹朱不紅活。痲沙混淆不勻淨。地界淡紅或微黯。發熱煩渴。睛多赤絡。口臭甚。脣舌乾燥或焦裂。躁擾不寧。小便濇少。大便不通者。乃爲熱毒內伏。燔灼血液之所致。涼血攻毒飮。加犀角、石膏。或兼服獨聖散、紫雪等。疹已出。或焦紫。或紅斑。壯熱如炙。煩渴引飮。小便赤澀。大便秘硬。口氣加混。驚狂讝語。煩躁不安者。宜鬱金散。服後暫就眠。則精神卽爽然。

癥之爲病。上在鳩尾脇肋中。在臍上左右。下在少腹左右。或浮現於上面。或沉着

於下底。或支兩脅。或侵兩肋。其形或圓或橢。或匾或厚。大者如拳毬。如盤鱉。小者似卵茄。似梨杓。或堅硬如石。或柔韌如肉。或軟虛如綿。或牽攣肩背。或引拘脊膂。或疼痛。或不疼痛。或臍下無力。或腹內覺狹小。脈多沉遲者也。病在少腹。初起小如桃栗。或雞蛋。或似茄子、梨實。漸長大。久之。其狀如懷胎而正圓。或蹲踞不匾長。不成稜礀。大者充滿腹中。宛如南瓜狀。在正中。或微倚左右。按之浮凸。或沉着不移。其處無痛。或雖痛亦不劇。月信以時下。或經血過多。其塊必膨脹。飲吃談笑如故。但俯則覺妨礙耳。名曰腸覃。此證難愈。雖不愈。不爲大害。或其狀如懷胎。經年月則漸減至如初。若當覃始萠時。早服通氣鬆滯之劑。則或可防之。宜爲苓通氣散。

解勞、緩痃二湯之所治。係將爲勞之兆。故二方俱腹力虛軟者。加人參。微咳者。加貝母、桑白皮。熱深者。加地骨皮效。（枳園所自驗自古經方至俗間單方而又出於自製者。居四之一。如緩痃湯、潤肺湯九味柴胡湯之類。今用之屢得效矣。）

疝熱甚時讝語。或口渴舌燥。或黃胎。或白胎。大便如熱痢。小腹拘急。腰臀下迫難忍者。宜融疝散。窘迫重墜甚者。加大黃。疝無觸犯之因。卒然小腹堅硬。痛難忍。或

從右。或左上搶衝脇。脇氣急息迫。手不可近。煩悶擾亂。身熱甚似溫病。口渴舌燥。小便不利。大便秘。或嘔吐惡心。或時呃逆。從少腹直上衝心下。或下牽陰囊。但坐不能臥。或肚腹脝脹。彈之爲聲者。名曰衝疝。其證多屬熱。宜融疝加大黃湯。

嬰孩或幼少時頸有結核者。俗稱爲瘵之兆。雖未必然。間亦有之。不可不知。（按金匱虛勞篇云。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古人以頸核爲勞是其一徵。）

虛勞初起。腹肚脹滿堅硬而痛。或引少腹咳嗽。盜汗有微熱。食了腹乍膨悶。或食不進。大便多瀉。甚者日四五行。或時下腸垢。下後腹中稍覺快。若不下。則脹益堅實。而短氣煩悶。頸脈甚動。或口咽乾燥。欲嘔。或四肢微腫。而趺上豐滿。或喉間微響。時鼻扇。或腹肚疼痛難忍。身體疲困者。吾門謂之腹脹勞。是素有痃癖而發勞者。多屬不治。若與柴平湯、柴胡檳榔湯。大便漸硬。腹脹隨減。痛止熱退者。爲佳兆。此證在虛勞頗爲逆候。世醫不知。而漫認爲脹滿。大誤也。

傷寒桂枝證兼嘔吐者。多因停飲拒格微邪。故治停飲則邪從解。是以不與桂枝湯而與和解湯也。

發散劑加氣藥。則其效反捷。此氣道疎而邪自祛也。如大邪非此例。（家君於二

陳湯加葛根、羌活、桔梗治輕淺風寒。即此意。按豐公征韓之役。人多得外感。醫投以不換金正氣散無效鬼將軍部下有老醫。與以香蘇散立驗。人問其故。曰。遠征人多兼氣鬱。非氣劑則不能達焉。北山壽安曰近來醫家唯以香蘇散治感冒時氣。氣滯頭痛痞滿脚氣皺脚等。而不言能解食毒之功。亦闕典也。皆與此條相發宜參考焉）

溫病裏證悉具。而舌上白胎滑者。認爲藏結。不可失下。能審他證具而可下之。平素大便秘澁者。得溫病忽粘滑或鶩溏此非因胃虛邪氣猖獗之所使。緩漫失下。則胃氣消爍。噬臍無及。

人方湯浴時。身如被束縛。或如灌冷水者。肌表有熱也。

千金方以浮爲表脈。以沉爲裏脈。而醫家奉爲典型。余質之於實際。浮有病散脫之候。沉有病收閉之候。而此二脈陰陽俱有之。槪不可爲表裏。

夏月因暑熱遺尿者。宜白虎加人參湯（按或云三陽合病條遺尿二字。疑當在發汗則譫語下。此說似有理。然有間屬實者。宜於實際而徵焉）

有人臨臥時肩背如負千斤重。漸及通身。須臾冷汗淋漓。煩悸難堪。而其苦頓止

者。發中風或支飲之兆也。
風病昏絕。須與醒又發者。爲難治。
中風醒後。諸證稍緩。但肩髃接骨分離不遂者。爲難治。若分離不甚者。間得痊。脚氣無手足痲痺、軟弱腫脹、筋攣等。唯心下微急。小腹不仁。食如常。食已短氣。臥則氣息稍平。其人上體豐滿。下部削小者。此欲上衝之候。不可忽視。
乾脚氣聲嗄咽中痰壅者。多死。
支飲、脚氣、產後血氣三病。其證大同。而其源大異。不可混治。宜以脈辨之。脈大按之虛無力者。支飲也。脈洪數按之緊有力者。脚氣也。脈軟弱而數。按之中止者。產後血氣也。（按此三病本不同。證亦有所區別。宜審焉。）
肺痿咳嗽吐沫頗已。其人忽吐血發熱者。爲惡候。
久咳不止。唾血引紅線。或爲點斑者。屬肺損。雖外候似輕。最爲難治。余爲製一方。即於桔梗湯方中加白芨、桑白皮。名白芨湯。
虛勞吐紅不一。有痰中引血縷者。有痰中爲粒顆者。其大或如蠶豆。或如赤豆、菉豆。見血雖小。不可忽諸。

久咳唾血如紅縷。或爲點斑者。此屬肺損。他證雖微。終至難治。早可與白芨湯。世所謂不食病。卽醫級所載神仙勞之類。此證婦人尤多。男子至少。或纔嗜焦餅豆糕。或喜食果蓏、生萊、昆布、海苔。其甚者。絕穀粒唯飲水。而肌肉潤澤。臥起步動如常。小便能利。大便秘澀口乾貪飲。以至年餘。其病多出於鬱氣。故宜氣劑而不宜補住也。

人無故飲食減少者。將發大患之兆。當攝養。若緩漫失期。則藥餌灸焫無及。蓋此證有暴漸之別。暴減者可治。漸減者難治。一種有神仙勞者。雖不食與此證自異。哮喘脈數屬陰虛火動者。宜滋陰降火湯。若裏邪實。大便不通。脈實者。宜承氣湯。幼時患哮喘者一旦治之後。有發癲癇或心風者。又有癇疾者。皆係先天遺毒。故爲難治。

幼少時患哮喘者。治之後。多變癲、癇、狂、心風四病。或有不服藥自變此四病者。又有初患癇治後變哮喘者。又有幼少無事。壯歲始患此五病者。俱係先天遺毒。但因其人體氣有遲速耳。吾門皆名之曰胎病。（胎病名出於素問奇病論。可以徵焉。）

風痰家時發熱惡寒頭痛。身體疼痛。或肩背強急。或咽喉發痛者。皆痰之所爲。非感冒也。俗名曰痰風。

胸痺痛在皮肉間者。爲惡候。

背胛或右或左拘痛。動搖則益劇。而其痛驟去者。多變爲胸痛。狀與胸痺相似。而筋脈糾戾之所致。故氣息妨悶。飲食微噎。其痛亦與胸痺徹痛不同也。宜本事方桂心散。

噦逆與熱藥無效者。屬蘊熱。以瀉心湯、麻沸湯服則速愈。（按萬病回春以黃連解毒湯、白虎湯治傷寒熱證。醫者誤用薑桂等藥。助起火邪。痰火相搏而呃逆。即同旨。）

其人食味皆苦。或甘醋或酸澁者。將發噎之候。但覺苦者爲易治。

打撲傷損。瘀血不去。歷年後卒然氣急。心下逆搶。或昏冒不知人。或妄語。或健忘者。是即瘀血作風狀者。

水腫遍身滿腫。唯兩手膞肉脫而枯柴者。爲不治。

婦人手足麻痺者。多七情鬱結。經絡凝滯之所致也。正氣天香湯。或香蘇散、二陳

湯相合加爲藥。

婦人素鬱悶。牝戶覺痛癢。時水液滲出。飲食少思。肢體倦怠者。宜加味歸脾湯。心中失血養則必爲怔忡故治此證宜選用四物、八珍十補人參、養榮諸湯。俱加麥門、酸棗仁爲佳。

患腸風者。槪爲氣急耳鳴。而偶無之。唯目眩頭暈者有之。不可不知。

頭暈屬實者。宜防風通聖散加菊花。

其人無故夢寐恍惚。語言妄錯。兩手微顫。顔耳潮紅。或時喜笑。或作持握狀。劇則爲瞪視狀。須臾覺悟。爽慧如故。此人多壯實。飲食失宜。七情乖錯。因勞動倦怠。熱痰壅蔽心竅之所爲。名曰心慌。不急治則必發風癇。至不救。其始如密佗僧圓。而後宜清神湯加減清神湯。

人値雨濕則必腰痛者。宜滲濕湯、除濕湯類。

人卒然盜汗出而不止。飲食起居如故。氣亦爽快。大便自調。小便纔少者。是水飲滲溢毛孔之所致。早利其小便則愈。宜茯苓甘草湯。不必須止汗澀收之劑。若小便不利而汗自止者。後必發水腫或下利。不可不知。

耳鳴唯聞鳴鐘柝聲。而不能聞他聲者。欲聾之兆也。

癇疾有跗上或膝蓋痛者。可不與歷節混。

小兒十歲前後肛門生小蟲。數十爲羣。或數百團如鬼燈狀。痛癢難堪者。至弱冠多發勞瘵。

龜胸名恐不的。當稱雞胸似是。蓋雞胸病證在幼稺爲疳。在少壯爲癇也。

嬰兒生七八月無病。至九十月漸肌肉肥胖。時時發熱。如外感。或如瘧。吐乳青便。項顱光瑩。顖門或塡滿或凹陷。睡中微抽者。將發陰癇之兆。庸醫不知。認爲胎肥。可笑。

兒四五歲。鼻衄血月一次或二三次。每次五六勺。多至數合。其血黯紫而稠黏。或鮮紅而稀薄。當其發。必氣逆面赤。手足微冷。消穀善飢。大便秘。小便數也。此證有乳癖腹痛後發者。有痘後發者。千金竹茹湯方中去芍藥、人參、朮桂。加麥門冬、黃蘗、梔子、升麻效。（竹茹、甘草、芎藭、黃芩、當歸、麥門冬、梔子、升麻、黃蘗。右九味加茜根佳。）

百會邊時時如有物衝。或時痛。或淚管無故而噴出者。是將發腦風候。

結毒有胎癥二因。而因黴者十之八。胎僅居其二。其狀多屬冷毒。而屬熱者甚少。露敗瘡與漏瘡同義通諸瘡而言。非一病也。但彼則漏泄。此則閉結。雖其狀異。至其不痊一也。

黴毒有冷熱之分。不可不詳。冷毒尤少。而熱毒常多。冷毒屬氣而痊遲。熱毒屬血而痊速。冷毒輕緩似易。熱毒劇猛似險。又冷毒面色皓白如常。熱毒面色慘黯隱顯不定。冷毒生瘡多年不痊。而其勢不劇甚。熱毒則生瘡浸淫爲激發。是爲辨。世醫不知一概治之誤人最夥。（拙軒曰。梅毒分冷熱。翁之創見。非經歷深者不能也。）

流注毒稠膿漸化爲稀水者。非佳候。若膿止唯鮮血淋漓者。雖能食神爽。死在近。不可輕忽。此與產後脫血其候同也。（敗液流注往往發此證。最爲危急候。）

多紀桂山

桂山先生著書之富。從前醫家無比。皆醫林鴻寶。一日不可少。猶布帛菽粟。而治療之盛。年不下七八百人。是以一匕之驗。半句之話。亦可以範後生矣。

小野氏乃政年十八。姙娠彌月。胎水漸盛。遍身洪腫。下體尤甚。口舌生瘡爛壞。不能啖鹽味。日啜稀粥僅一二碗。小便赤澁。大便隔日一解。脈滑數有力。醫以爲胃虛不能攝水。與參朮等藥。勢殆危劇。遽邀予理之。予曰。胎水挾濕熱者。非胃虛也。投以猪苓湯加車前子、黃連、梔子。蓋車前子一名芣苡。不止利小便。亦取毛詩云宜懷姙之意。服五六日。逐漸小水快利。腫脹稍散。口中亦和。飲啖復常。因改用紫蘇和氣飲加白朮、黃芩。至月盡而誕。母子兩全矣。

御藥局小吏兒生五個月。吐乳日六七次。無他證。惟面色青白。似稍疲倦。父母憂之。請理於予。予曰。此責在小方脈。敢辭焉。渠曰。凡小方理吐乳。非錢氏白朮散、香砂六君子湯則涼膈散、紫圓之類。其變慢脾者。比比皆是。願君別爲處置。以救豚犬命也。懇請不已。予因製一方。以與之。半夏爲君。茯苓爲臣。藿香、伏龍肝爲佐。丁香爲使。生薑爲引。每貼一錢。水煎。別以養正丹爲散。以挖耳頭挑散子入口中。兩麻子許。以前藥汁送下。日五次。不浹旬而吐止。神色復。故此予常用理翻胃方。藉以療吐乳。未足以爲奇。而世之啞科徒守常套。而不知此等策。聽其夭殤。悲夫。

一商家僕年二十歲。患膿淋數日。時時發微寒熱。飲食少進。診之。脈沈小而數。腹

中無病。第似神色不太樂者。予以爲肝經濕熱。與龍膽瀉肝湯。後十餘日忽走使曰。下血數升。命在須臾。余倉皇往診。仰臥蓐。氣息綿惙。六脈洪數而虛。急灌獨參湯。下咽卽吐。尋之乾嘔。額汗淋漓。苦悶。吐蚘七條。試作小半夏加茯苓烏梅蜀椒湯與之。嘔逆益甚。余沈思謂孫思邈以單甘草止吐。今用之蛔必安。因如法服之。吐忽止。氣息稍平。時看護者將更蓐除汚穢。披衣視下體。陰囊破壞有孔如剜。雙卵墜在蓐。其大如雞蛋而稍扁。色白而紅縷纏繞。衆驚愕報予。予曰。昔江篁南以陰囊破裂爲千古稀見。況陰丸脫落者。可謂奇中之奇矣。雖然。人有閹豕有豭。此皆割勢而猶能生。此人黴毒結於陰囊。故有此變。與壞鼻蠟燭疳亦同。調護得宜。當不死。後調理果愈。

脚氣所因。有濕邪中足。壅塞經脈而致者。有腎氣不足。飲水失道而致者。有膏粱過度。脾胃濕鬱而致者。故預防之法。忌久坐陰濕地。或着滋濕衣。或冒霧而行。或步久雨霽後地氣蒸發之處。忌過食魚鳥餅麥一切厚味。忌大酒及醉睡。忌房事過度。及醉後入房。忌久坐久立及行步勞動俱失其常。愼此五者。則不止脚氣。亦諸病不生。久視之要訣也。

小兒吐乳雖數端。大要不過虛實二途。蓋有胎元胃虛。不能消化乳汁以分布下部而吐者。有飲乳過食結成癖積。拒格新乳而吐者。又有胎毒潛伏於腸胃之間。格拒乳汁。或兩者相搏。遂爲頑涎結聚胸膈而吐者。此證特多富貴而貧賤最少。故治法宜清涼者多。而又有宜溫補者。又有不拘攻補從中治消痰化食降氣殺蟲以奏效者。當審其證而治之。

虛勞及極虛證。間有手指末節以下腫黑者。蓋經脈不能盈四末。而瘀血敗惡之所致。未知前人言及否。

余曾聞之於太田隆元水腫幷脚氣心下痞鞕者。有辨衝心與痞之訣。其痞浮顯。按之易知者。無衝冲之患。其痞沈着。按之難認者。反生不測之變。宜潛心辨之。

久病不問何證。脇肋露歧骨如皺襞者。得生少。

仲景曰。少陰病。脈微細。但欲寐。此少陰邪深入裏。陽氣衰竭故也。不止傷寒。諸久病語話飲食之際亦眠者。死候也。

證治要訣曰。諸中風忽吐出紫黑色者死。驗之於諸病皆然。不止中風也。

醫者對病人未診之前。問其證候。胸中預擬其方。則診畢後反失其真諦。宜虛心

精診。而後熟慮下按矣。
俗所謂疝瀉、疝痢、疝淋者。醫書所謂氣瀉、氣痢、氣淋是也。
欲識古人臨證施治之妙。莫如善讀其治驗。予將掇其精英類爲一書。而年老未果。哀矣。（讀前輩成案。可拓後學之心胸。擴庸醫之見解。第變通則在善學耳。）
月信痛。用桃核承氣湯加附子效。蓋本諸喻氏寓意草治傷寒後腰痛按。（一說云柳沂所發明。）
木乃伊、血竭二味等分爲丸。能治乾血勞。蓋木乃伊活達瘀血。振興真元故然。
半夏厚朴湯加浮石。以治梅核氣奇效。
痲疹餘熱不解者。宜柴胡四物湯。（茝庭曰。疹後大抵主清潤。故宜此方。）
諸大患卒發嘔者。多不治。如脚氣衝心最然。
今時稱淋者。多屬黴毒。瘡瘍經驗全書所謂內注下疳。（用小柴胡加龍膽、車前子者。）證治要訣所謂小便注桿甘瘡類也。不可與古淋混治。（東郭亦有此說。而考證未確。）
一奴隸患手大指觸物。則氣宇鬱塞。不可名狀。諸治無效。余以爲血氣流注。與活

絡流氣飲。速愈。

痰火點雪云。勞疾左脇痛不能轉身者。此乃肝葉已乾。名爲乾血痛。肝經已絕。死不治。此說本於直指方。而其證今多有之。醫誤認爲肝積。與熊膽等無寸效。宜矣。（山田業廣曰素問刺禁論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其所謂生者。言生長其氣於左。凡素問中言生者皆同。言左者。非言位置。肺藏於右亦然。驗之於實際。病在左者。宜疏肝瀉肝。可以見也。）

祝氏心醫集云。瘧疾每日如期而至。名曰瘧信。此當原證發散。未可直攻。未可截也。或前或後。此正氣漸旺。邪將不容。名曰瘧衰。方可截之。試之甚理。

痢疾似虛而不虛。似實而不實者。用參歸芍藥湯。兼聶氏治痢第三方。米糊爲丸。白湯送下。

俗所傳奇方者。多出於本草附方。不可不讀。

水戶侯（文公）有疾。其初登圊大便不快下。胸懣短氣。如此兩三日。或發或差。乃召余診之。其脈滑數無根底。面色青慘。心下微滿而拘急。腹裏無動。臍下空軟如綿。乃知其病上盛下虛。非一日之故也。但侍臣視其起居如平。無能察知病情者。

余出語之曰。侯病雖似支飲。實由中氣虛耗。殆爲危證。治法宜峻補方中加沉香。更進黒錫丹以回陽鎮逆。猶恐不及也。侍臣聞之。或驚惶。或疑惑。不知所爲。明日診之間吐痰沫。其色茶褐色。厥明又診之。脈十動一止。因謂侍臣曰。此證此脈。俱爲藏氣竭絶之候。恐有急變也。須灸天樞、氣海、三里、絶骨等以培下元。醫不信。逡巡進降氣之劑。而至日晡將登圊。短氣息迫。卒然昏倒。急使人召余。至則絶矣。余嘆曰。候之疾縱屬不治。使侍臣早見其機。醫察其微。則未遽有今日之變也。

多茝紀庭

夫醫者。必取鎔醫書而後識見正。必參酌經方而後手段精。必廣療疾疢而後運用極。故不明醫經經方之旨者。雖業大行。僥倖不足觀。明醫經經方之旨者。雖一匙半劑。亦具有規則。如茝庭先生以名家子弟。加之學術兼至。是以超逸前輩。泰斗於一世。古人所謂讀仲景書用仲景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者。非耶。

文化丙子夏秋之交。江戸大疫。其證初起熱勢猖獗。直進於少陽。不日至精神昏

憒。大概宜大小柴胡湯。黃連解毒湯。而及於陽明胃實者至少。爾後流行往往類此。而如陰證甚鮮矣。余嘗視先教諭治傷寒多用參附。故老亦言先年多陰證躁擾者。噫風氣變遷所使耶。(疫因歲運有變替。亦見於工藤周菴救瘟袖歷。及荻野台州瘟疫辨。蓋辨六氣之環轉。拆神氣之出入。陰陽消長之妙。虛實遞更之變。首尾貫通者。唯仲師書爲爾。後學當細心辨之。)

辛巳歲。春來多旱。至夏秋之際。炎熱特甚。疫邪流行。其證不惡寒。肌熱如灼。脈洪數或緊細。手腕顫掉。下利日四五行。或溏泄過多。渴好冷水。舌上無胎而乾燥。心下支結。腹虛滿雷鳴。讝語。或昏睡不語。吐沫頭汗。甚者嘔逆上竄。速羸瘦。下黑血。遂死。余以爲是暑熱侵肌肉。邪氣著筋脈。津液乾枯。血分沸亂。故至下血而極矣。治法清潤補三法中兼利水而得效。蓋比之於丙子之疫。其證候亦少異矣。

少陰病輕證有既濟湯。與薑附益氣湯之別。上焦津液乾枯。其證似白虎湯而脈浮數無根。脚腹部軟弱。且微利。雖渴無欲飲水數升之勢者。爲既濟湯。若夫邪氣緩漫漸見讝語煩躁。肌熱不甚。舌上濡潤。所謂勞役感寒者。爲薑附益氣湯。此證卅年前多見之。而至近時唯見導赤各半湯、升陽散火湯等證。而此證絕少。時世

之變。亦可以知已。

冬月傷寒發汗不解。下利數行。或不下利。三四日後熱彌熾。讝語煩悶。口舌乾燥。呼吸促廹。脈弦濇或滑數。無根底。舌上黃潤。心下痞。小腹無力。面赤耳聾。余以爲直中證。與以附子劑無效。後謂上熱下冷。與乾薑芩連人參湯。其效如桴鼓。

文政己卯仲夏至仲秋。都下痢疾大行。斃者不知數。其證皆熱毒痢。邪氣熾盛。下利至百餘行。治法發表攻裏。或淸凉奏效。而偶有挾虛者。桃花湯所宜。若誤投粟殼、訶子類必害。又虛家屢下之後。血水泄下羸脫者。又腹裏拘急至夜燥渴。用地黃得效。

痢疾久不愈。舌上如粟粒。其色黃白或純紅。甚者及牙齗。此證多屬不治。又有舌上咽喉牙齗一面生厚黃白胎如鵝口者。有發吃逆者。皆爲不治。（按諸痢久不愈。口舌生鵝口瘡者。皆胃氣衰敗之候。固爲死證。）

痢疾發渴者。多好熱湯。不可槪爲陰而治寒下劑間效。又痢疾手指逆冷者。屬熱。陽脫於上故也。又熱痢失下處極者。必手指冷至肩上。而足僅過踝而已。俱非溫藥所宜矣。

痢疾初起。脈數無倫。下利頻數。精神不安。額上汗出。面部肉脫者。皆爲不治。

文政庚辰春夏之交。淫雨數日。霽後暴催溽暑。時人發奇疾。其證如乾霍亂。心腹卒痛暴熱。脈洪大。心下支結。飲食不進。大便秘結。因與備急圓、大陷胸湯類。則反痛甚。熱不去。徒生煩渴。余以爲雨濕內鬱。毒氣上攻者。試與增損理中丸料。（代白朮以蒼朮）痛頓減。不日快復。遂活數人。後閱東郭導水瑣言。京師亦行此證。東郭用外臺桑白皮、吳茱萸二味者得效。蓋一類也。（按桑白皮、吳茱萸二味方。原治急喘。而東郭運用之。元和紀用經名之降氣湯）

痘疹發熱疑似者。診虛里。其動亢盛及缺盆者。痘也。此動無者。他病也。余得此訣於小川檉齋。而驗之果然。

黴毒雖分四證。不出二端。何則。下疳在肌肉而毒淺。故發則爲楊梅瘡。便毒著筋脈而毒深。故潛則爲結毒。然亦有虛實之分。下疳其人虛者。毒易侵入。故其愈遲。便毒其人實者。毒易外托。故其愈速。竟亦不出二端焉。

舊疾暴變者。多因邪氣內伏。能認其候。不拘本病。直與發散劑則效。是卽先治其卒病之意。

和田東郭以地黃治心下痞。蓋本諸吳氏參附養榮湯。治下後反痞之說。余以爲地黃之痞。與瀉心湯之痞相似而異。腹部宗筋急。津液乾枯。其勢上迫於心下。故以地黃滋潤筋脈。則痞自愈。若飲邪併結。心下支㒼者。非瀉心湯不能解。是所以相似而大異也。

世醫將證候錯雜難名狀者。概曰癇證。蓋本諸香川氏行餘醫言云。先教諭曰。癇本小兒病。在大人當稱曰癲。如香川所謂癇證。則大病奇論所說氣疾。戴復庵所謂心風爲相近。余嘗考其病由。係心肝膽三藏。有由心神虛怯。與心氣不寧者。有由肝氣抑鬱。與肝氣過亢者。如膽氣亦由虛實。證候各異。能讀古人論此三藏病證者。則於其治法思過半矣。

難以小便黃白辨寒熱。戴復庵既論之。而如以渴之冷熱定陰陽。亦不可拘執。熱利喜熱湯。風濕欲冷飲。同類相求之理。不可不知。其他以所喜冷熱定病寒熱。大抵爲不差。

傷寒熱劇證。用柴胡、黃芩類。非多服則不能奏效。水氣洪腫者。與淡滲藥非大劑則不能達力。屢驗果然。

嘔吐不止。諸治無效者。畑惟和診曰。脈浮數。屬表邪壅遏。與葛根黃芩黃連湯速愈。又有同證者。片倉周診曰。脈沉伏屬鬱熱。與白虎湯果止。可謂二子診異表裏而併妙矣。

古方之妙。殆不可思議。今舉其二三。如牡蠣澤瀉散料。(或加大黃)治實腫陽水。括蔞瞿麥丸。治腎氣丸證而嫌忌地黃者。黃連湯。治霍亂吐瀉不止。心腹煩痛者。梔子甘草豉湯。治膈噎食不下者。苓桂甘棗湯。治澼囊累年不愈。心下痛者。白頭翁湯。治腸風下血。余數年所實驗。桴鼓影響。妙不可言。用古方者。豈可不精熟哉。(陳修園曰。旋覆代赭石湯。今於嘔吐不止之證。及噦逆借用甚效者。取其重以降逆也。乾薑黃連黃芩湯。今於食入卽吐之證。取用甚效。又借用麻杏甘石湯。治中暑頭痛汗出而喘口渴之外證。黃連阿膠湯。治心煩不得臥之內證。借用麻軺豆湯。育陰利濕。俱從小便而出之類。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澼囊治方雖居多。無如苓桂甘棗湯者。余又以三因方補脾散煉蜜爲膏。服得奇效。若便秘內實者。起廢丸爲妙。

千金紫蘇子湯中當歸。取之於降氣。本草云。主欬逆上氣是也。人參敗毒散中枳

殺。取之於驅風。本草云。主風癢脈痺是也。世醫日用而無審其效用者。噫。
余嘗治一男子傷寒數日不差。讝語面赤。脈緊無力。微下利。上熱下冷者。與薑芩連參湯無效。小河雄齋（吉益南涯門人）與當歸四逆湯速愈。曰。予往年患此證。柴田芸庵用前方得蘇矣。

病人足指甲溫而兩脛冷者多死。腿脛無水氣。但足跗腫者亦危。

大病人忽兩頰筋弛如落架風者。屬不治。和劑局方烏荆圓主治云。頭頷寬嚲不收。手盛頷能食。蓋此類。

噦逆諸治無效者。與熊膽效。又與左金丸料屢驗。

脚氣雖小便快利。脈駃胸動甚至衝心者。水毒外壅侵內也。又雖脈候胸動俱穩。小便不利。以至衝心者。水毒內鬱遏脈動也。此二證係局外之變。不可不精思。

脚氣下部無水氣。胸背頸間面部或手背浮腫者。忽至衝心。不可輕視。如水腫上盛者亦然。

脚氣嘔逆喘急者。爲衝心之漸。不可忽諸。然復有似而非者。一壯夫脚弱脛腫。喘滿短氣熱熾。診之疫邪挾痰者。乃與柴胡陷胸湯。兼服利水劑亟愈。又一人痲痺

痿軟。嘔逆不食。診之脚氣兼蛔蟲者。乃作腎氣丸料與之。兼以烏梅丸而全。治此等診在脈與胸動。而非精詣者難與言。（嘗聞先生以一味連翹膏治脚氣嘔逆衝心者。可謂得古人不傳之妙矣）

脚氣發熱類風寒者。不衝心則爲脚痿軟。爲可懼。救之偏制脚氣爲妙。若眞挾風寒者。非此例。宜比較以辨其差。

診視之際。有病情隱微難認者二端。一則勞瘵肝鬱之類。始萌時感招外邪。外邪雖解。病不可愈者。內爲有奸也。若徒爲外感治之。則其取敗不尠矣。一則舊疾人得疑似之新病者。假令如痼瘕之得腸澼。澼囊之得飲食傷。若拘執舊疾。不治新病。則其害在反睫。此二端最宜精診熟察。張景岳曰。醫有慧心。心在局外。醫有慧眼。眼在兆前。其是謂乎。

病名古今異稱。或一證及數名。極爲繁衍。如一病蓄數義。最易致誤。今舉一二辨之。腫本癰腫。轉爲水腫之腫。瘡本創夷。轉爲瘡瘍之瘡。疳本蝕爛之義。而小兒嗜甘爲病亦名疳。痰卽澹飲。古作淡。而後世概爲稠涎之名。癉、熱也。省文作疸。而轉爲黃病之名。又移爲丹毒之名。瘤者、懸贅也。後世轉爲丹瘤之瘤。悸、心動也。而古

來概爲動築之義。奔豚、難經以爲腎積。傷寒論以爲氣衝。欬逆謂欬嗽氣逆。而後世謬爲噦逆之名。此類宜甄別焉。（桂山先生瘟疫類編序辨病名字義亦精晰。宜與此條參看資益。）

近來舶齎醫書。大率蹈襲陳言。未有所發明。而其序跋徒極稱揚。顧不讀古書者之所爲要之優孟衣冠。不過追時習釣名利耳。

讀醫經與他書異。若讀傷寒論。最當虛心平氣。就其至平至易處。研性命之理。使文義與治術吻合符契。而後博徵諸載籍。多驗諸疾病。優柔厭飫。浸潤涵泳。真積力久。始足以應變無窮。此之謂善讀者矣。世或有穿鑿拘泥。固執偏見者。有膚淺浮疎。自夸心得者。有徒騖論辨。而不察證治之要者。有專拘字訓。而不究微意之所在者。此皆不善讀之過也。又有不學無術。臆測懸揣。以爲得經旨。聞有不合己意者。概謂之後人攙入。妄刪改之。此所謂夏蟲疑冰。越犬吠雪者耳。蓋據經以洞病理。此其常。而亦有由驗病而悟經義者。不可不識焉。（醫之所貴者。力學之外。又得名師益友。日舉其所治之證與聖經之異同。合而講論。始知其妙。此亦由驗病而悟經義之一端也。）

嘗考諸家注釋。成聊攝順文直解。稍屬淺拘。然創闢之功誠偉。能爲來者所矜式。方中行亦出新裁。非無發揮。然憑其私顚倒經文。實作之俑。喩嘉言略本中行。更益端緒。後人何以崇信之。至柯韻伯學識頗高。最有所見。而猶多臆斷。程郊倩間話俚語。失解經之體。至論理精密。殆非諸氏所及。汪苓友處心平穩。疏通前注。雖未能脫洒習。固與專己守殘。相去懸隔。張隱庵及令韶。率由舊本。不敢錯易。蓋不蹈時趨者。錢天來辨訂不遺餘力。然或失太鑿。亦不無膠柱。醫宗金鑑匯纂之治。殊爲有益。其删章改句。無所不至。抑亦妄矣。（多紀柳沜曰。古人註張子傷寒論者。既無順文釋義之弊。克闢守陋襲膠之說。旨義明鬯。別開生面者。柯韻伯來蘇集是也。劃裂舊章。以爲類纂。雖不免妄改古書之責。錯綜有條。端緒井然。足以爲臨局施治之便者。錢天來溯源集是也。蓋二家之集。精則精矣。奈何博辯冗議。讀者不能驟窺其要焉。在經之書其說多原於韻伯。其分治法倣天來而變其例。更出新意以啓發之。辭約理該。直截易了。雙珠一貫。斯供把玩。是亦活人之手段也。二子說議論切當。爲後學楷則。當與呂滄洲論歷代諸醫文並傳）讀書法務遵古人。古人之言既妥矣。固無須贅說。而徒鬬博誇多。更生異見。右傅左會。喋喋費

解。謂之無用之辯。吾不取也。

凡讀醫經遇訓義有確據。則舉其一二而足矣。不必取於繁冗也。訓詁雖精。而其義不切於治術者。未爲得也。訓詁雖不精。而施之於疾病必有實效者。乃爲得經旨矣。

凡立說者。非通貫全經。則不可謂之盡理蘊。非該盡萬理。則不可謂之得經旨。矧乃欲以變律常及拘於常而不通變者。皆善讀之過也。講研軒岐長沙之經。抉擇歷代良師之著。以切臨病處藥之際。是吾家爲學之方。亦卽吾家爲醫之訣。是以先君子蒐羅天下醫書以貽子孫。其意一在後之人善讀而善用之焉已。(此數條爲後學開正路。一一書紳之語。余嘗謂自古以來醫籍充棟。賢愚不等。偏見迂論者。不可勝數。亦毋庸詳辨博考。只驗聖經賢傳緊要之書。揣摩精究。自然學術自進。鎖末字句。置之不論。別風淮雨。何必一一查考耶。)

先哲醫話終

黃跋

先哲醫話上下二卷。日本信濃人淺田宗伯撰。考文淵閣著錄之書。凡醫家類九十七部。一千五百三十九卷。列於存目者。又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證之內外藥之氣性。方之佐使。無不備也。然未有輯醫論以成話者。醫之有話。實自宗伯始。夫醫者意也。病有萬變。醫無一定。自和濟局方專主燥烈香熱之品。而劉守真救以寒涼。至於張子和舉一切病以汗吐下三法治之。東垣興而重固脾。丹溪出而重滋陰。景岳作而重補陽。夫古之人。覃精研思。竭畢生之心力以從事。當夫縱心孤往。必熟察夫天時之寒熱。地氣之燥濕。世運之治亂。人身之強弱。一旦豁然貫通。或補或伐。如良相治國。名將用兵。投之而無不如意。其一偏之論。皆其獨得之祕也。或不察所由來。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說。物而不化。是何異刻舟求劍。以爲劍在是乎。至鑒其無效。轉謂古方適足以誤人。如陳起龍、黃元御。詆諆先哲。不遺餘力。抑又傎矣。蓋先醫真積力久。而有所獨得。單詞片語。皆精微之意。行乎其間。雖涉一偏。學者能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復神而明之。用均無不效。又況其言之純

粹以精者乎。是卷蒐羅名言。間附評論。皆折衷精當。託始於後藤艮山。艮山蓋唱復古之說者。而末卷多紀茝庭之論。於讀經之審。運用之妙。尤三致意焉。非唯舉先哲之法以示人。且示人以效法之方。淺田氏於此得其力勤而用心苦也。日本之知漢醫。自新羅百濟來。逮隋唐而盛。其後李朱之說大行。丹水友松號倡復古。醫學昌明至於今。此書所錄。自享元至文政。凡十三人。取其尤著者耳。淺田氏名惟常。號識此。一號栗園。舊幕府醫官。今隱居不仕。以醫名五大洲。著醫書三十餘種。斯其一也。頃療余疾。因得讀其書。他日歸。將致之醫院。以補金匱石室之缺云。

大清光緒五年閏正月嶺南黃遵憲公度跋並書

書先哲醫話後

歲遇豐熟。穀盈百室。露積其粱。而遺秉滯穗。猶且可拾。寡婦所利。較諸農夫所慶。雖有多少之等。豈異其堅栗乎。向栗園公著皇國名醫傳。敍先哲事迹。猶穀盈百室。然雖此篇屬遺秉。堅栗則同焉。後進嘗其旨否。所利不少。絡善且多者。必有矣。因想初公苦學。蓋亦不與農耕隴畝蹈泥淖驅牛馬耘耔費精而時刻望秋異。今之學富業殷。亦復與農遇豐熟。黃雲漠漠表嘉瑞同。吾曹推公爲困窮。爲倉城。則此刻告竣。其可不慶乎。喜而跋。

今村亮謹識。

趙雲崧著甌北詩話。於唐宋明清四代。取十家以爲學者之圭臬。從來詩話無出其右者也。栗園淺田君之著先哲醫話。體例似甌北所載十三家。雖儒醫異道。其爲大家一也。予曾謂我邦文字之事。輸籌西土。獨至醫術洵有出藍之妙也矣。清朝醫家尤飲鶴、徐洄溪稱爲大家。徐氏醫學源流論議論正大。學力可見。至讀蘭臺軌範。則殆如出別手。尤氏金匱翼稍可見醫學。讀書記則甚少可取者。無他。坐文勝而實不足耳。此編之成。使辮髮兒讀之果何如哉。若有王梅庵其人。則敍而

傳之也必矣。然則君之此舉。可謂補醫林一缺事矣。明治已巳晚夏朔。

後學　村山淳拜識

趙宋以降。詩話之夥。累積可柱屋。而至文話則唯宋有王銍文話。明有閔文振蘭莊文話。李雲文話而已。如醫話絕無。不亦杏林缺事乎。邇者讀詩人徵略引靈芬山館文鈔云。黃凱鈞夙工於醫。以濟物爲急。合善藥以施。輯其所得爲醫話瘟疫論類編序云。劉奎亦著松峰醫話。而未見其書。每以爲憾焉。栗園先生嘗倣其目。輯皇朝名哲之說。名曰先哲醫話。蓋醫有案有話。醫之有案。猶吏之有案。斷章取義。有格定之式。而話則優游饜飫。入人心者深。是則不可不與詩文之話並存而傳也。因校以授梓。

門人　信濃　松山挺謹識

後記

《冷廬醫話》五卷。清代醫家陸以湉(公元一八〇一至一八六五年)撰於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刊行。以湉，字敬安，號定甫(圃)，浙江桐鄉人，進士及第，博學多識，精工醫術。其研究學問，必窮理索奥，認爲醫理至深而難言，於是涉獵衆書，隨筆載述，「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輯醫論以成話。醫之有話，實自先生始。書中醫範、醫鑒、慎疾、保生、慎藥等所述，皆堪稱金玉。於古今醫家、醫籍之評議亦尚公允。論病專以辨證爲主，推究虚實原委，指摘醫家利弊，文字淺近，語多精警，口碑頗佳。

陸氏前有《冷廬雜識》刊行於世，其中多岐黄家言。鄞縣曹炳章從中摘輯凡四十條，經别類評訂，命曰《冷廬醫話補編》，附刊於後。先生尚撰有《再續名醫類案》十二卷，惜未刊行。此次校正，以一九一六年千頃堂本爲參校本，《補編》部份以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冷廬雜識》作參校本。

《柳洲醫話》不分卷。清代醫家魏之琇(公元一七二二至一七七二年)撰，王士雄(公元一八〇八至一八六六年?)輯評。之琇，字玉横，别號柳洲，浙江杭州人，世代業醫，曾撰《續名醫類案》十六卷，以補江氏《名醫類案》之不足。然脱稿未久，尚未删定，先生辱逝，因卷帙浩繁，未克付梓。後經錢塘王士雄(字孟英)輯録書中魏氏案語八十五條及單方一百餘首，並加評按而成。魏

氏評論諸家得失利弊頗爲中肯，而於陰虛肝燥之義闡發尤徹，單方亦多實用，得王氏按評，更彰其說。

本書曾被集入王孟英《潛齋醫學叢書》中，今據此以爲校。

《馤塘醫話》一卷。補編二卷。清代醫家張魯峰撰。魯峰，字景燾，紹興會稽人。張氏博學，凡經史、醫方、律歷、術數，無不精通，著書甚夥，悉燬兵燹。晚年又撰《馤塘醫話》等，爲熊氏季和得於先生故紙堆中，雖遺金碎玉，亦可窺先生醫術學問之一斑。原本破碎，經考正補綴，以臻完善。鄞縣曹炳章氏復得《魯峰醫談録》鈔本，附於卷末，名曰「補編」。是書以內科雜病證治爲主，所述皆其體會心得。補編以醫論爲主，其中關於温熱病、舌診驗齒之論皆録自葉天士《温熱論治》，足可知先生之學術淵源。本書未見其它版本，其錯訛處，逕從文義醫理改正。論温熱病及齒舌驗診部分，以葉氏《温熱論治》參校之。

《先哲醫話》上、下分卷。日本淺田惟常撰於明治年間。惟常，號識此，一號栗園，信濃人，原爲舊幕府醫官，後隱居不仕，以醫名於世。共著醫書約三十餘種，本書爲其中之一，其集享元至文政間醫家後藤艮山、北山友松等十三位的臨床實驗、筆記隨録，博採約取，删潤整理而成。諸家各有所長，言多精核，每有獨得之見。本書體例詩話而曰醫話，使學者能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深入心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識之士，宜勿輕慢之。是書尚有《三三醫書》本，乃據此爲校。

陳文國